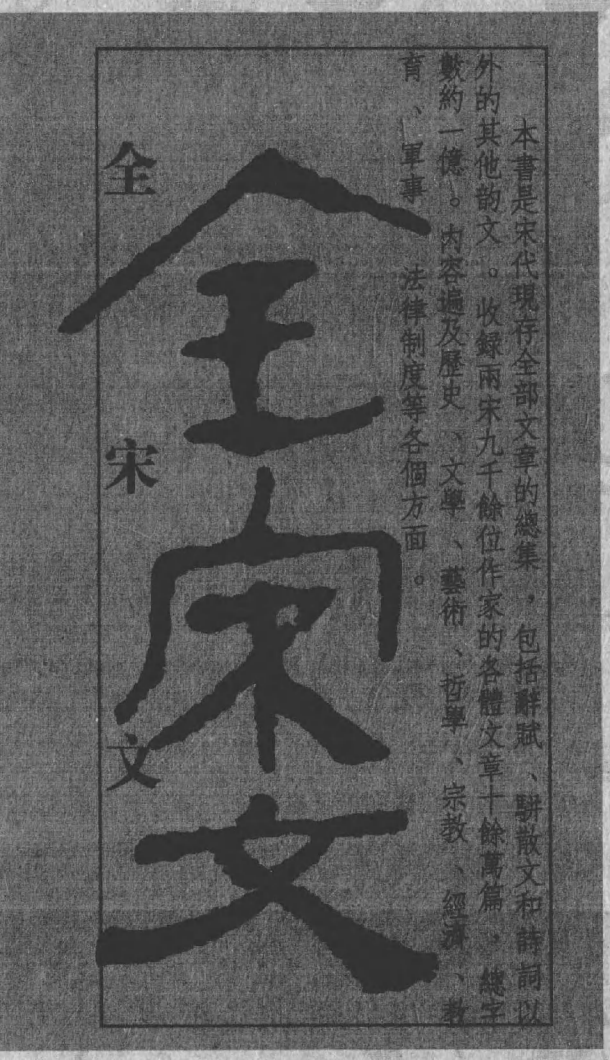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一一四册





第三一二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目録

全宋文卷七一〇七

魏了翁　五五

洋州天慶觀聖祖殿記……一

邛州白鶴山營造記……三

觀亭記……五

正齋記……七

江陵州叢蘭精舍記……九

篤齋記……一一

知耻齋記……一二

全宋文卷七一〇八

魏了翁　五六

高才卿靜菴銘……一六

計祖孟存耕堂銘……一七

何仲敏介軒銘……一七
牟節叟子才存齋銘……一八
潼川于充實節甫不欺堂銘……一八
潼川運司新建懷咨堂銘……一八
潼川府新城銘……一九
嘉定府延祥觀鐘銘……二一
高斯謀壯禮堂銘……二一
游景仁似弘毅堂銘……二二
宋伯謨震龍達齋銘……二三
表兄高南叔絜矩堂銘……二三
存菴銘爲張點詠之作……二四
毖齋銘爲裴夢得及卿作……二四
恕齋銘爲師遇厚卿作……二五
顧齋銘……二五
彭城陳如愚愚齋銘……二六
虞退夫兢敬和堂銘……二六

臨江彭應龍省齋銘……二七
合州陽醇三勿齋銘……二七
江萬里子遠古心堂銘……二七
曾三異無疑歸全庵銘……二八
當塗辛欽夫克承孰菴銘……二九
莆田陳師道宿克齋銘……二九
靖州李升父登升齋銘……三〇
衡陽李芾肯齋銘……三〇
高瞻叔敬身堂銘……三一
湘鄉趙縣尉與臻茅齋銘……三一
清湘滕景重處厚己齋銘……三二
湘鄉蕭定夫佐師友堂銘……三二
金華邵曾習齋銘……三三
番陽許槩晉齋銘……三四
湘中萬伯宗宗大兑齋銘……三四
清湘蔣成父公順一齋銘……三五

渠陽唐吉父佑之敬義堂銘……三五
臨江蕭應祥遺經堂銘……三六
全宋文卷七一〇九
魏了翁　五七
祖妣孺人高氏行狀……三七
知靈泉縣奉議郎致仕高君載行狀……三八
知黎州兼管内安撫高公崇行狀……四一
敷文閣直學士贈通議大夫吴公行狀……四七
全宋文卷七一一〇
魏了翁　五八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許公奕神道碑……五九
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致仕真公神道碑……六七
全宋文卷七一一一
魏了翁　五九
安德軍節度使贈少保郡王趙公希鎔神道碑……七六
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贈特進謚文靖朱公神道碑……八一

故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贈少保陳公神道碑……八六
全宋文卷七一一二
魏了翁　六〇
處士高君大中墓誌銘……九〇
處士魏君雄飛墓誌銘……九二
楊君慶崇墓誌銘……九三
太孺人賜冠帔黎氏墓誌銘……九五
郭君杭墓誌銘……九七
鄉貢進士樂君材墓誌銘……九八
龍水錢君安國墓誌銘……九九
費子文墓銘……一〇一
魏府君和孫墓誌銘……一〇一
譙府君春墓誌……一〇三
史夫人墓銘……一〇四
教授彭君子遠墓誌銘……一〇六
全宋文卷七一一三

魏了翁　六一

魏府君天祐墓誌銘……一一〇八
知南劍州洪公秘墓誌銘……一一〇
通直郎致仕張君簡墓誌銘……一一四
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李君炎震墓誌銘……一一六
榮州司户何君普墓誌銘……一一九
宣教郎致仕史君堯輔墓誌銘……一二〇

全宋文卷七一一四

魏了翁　六二

綿州教授承奉郎致仕唐君季乙墓誌銘……一二三
承事郎胡君仲舒墓誌銘……一二五
四川茶馬司幹辦公事韓甲墓誌銘……一二七
中江吴先之巽墓誌銘……一二九
貴州文學高君道充墓誌銘……一三一
僉書劍南西川判官李君惟正墓誌銘……一三三
魏府君純甫墓誌銘……一三五

魏府君景翁少翁墓誌銘……一三六
知嘉定府宋君之源墓誌銘……一三七
朝奉郎通判台州曹君易墓誌銘……一三九
全宋文卷七一一五
魏了翁　六三
承奉郎致仕李公僑墓誌銘……一四一
顧夫人墓誌銘……一四三
朝請大夫太府少卿直寶謨閣致仕張君午墓誌銘……一四五
直煥章閣淮西安撫趙君綸墓誌銘……一四七
陸伯微持之墓誌銘……一五一
全宋文卷七一一六
魏了翁　六四
中大夫秘閣修撰致仕楊公墓誌銘……一五四
朝奉郎新知邛州何君墓誌銘……一六〇
朝散郎主管華州雲臺觀彭侯墓誌銘……一六二
全宋文卷七一一七

魏了翁　六五
知南安軍宗丞都官邵公墓誌銘……一六六
太常博士李君墓誌銘……一六九
宣教郎致仕宋君墓誌銘……一七三
朝散大夫知眉州王君墓誌銘……一七六
朝奉大夫知榮州蹇君墓誌銘……一七八
知文州主管華州雲臺觀安君墓誌銘……一八〇
全宋文卷七一一八
魏了翁　六六
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主管冲佑觀虞公墓誌銘……一八五
宋故籍田令知信州王公墓誌銘……一九三
隆州教授通直郎致仕譙君墓誌銘……二〇〇
全宋文卷七一一九
魏了翁　六七
直寶章閣提舉冲佑觀張公墓誌銘……二〇五
鎮江府教授徐君墓誌銘……二一一

李中父墓誌銘……二一四
知江原縣兼權通判成州馬君墓誌銘……二一六
全宋文卷七一二〇
魏了翁　六八
朝奉大夫太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累贈通奉大夫李公墓誌銘……二二〇
宣義郎致仕牟君墓誌銘……二三〇
鬱林州僉書判官陶君墓誌銘……二三二
全宋文卷七一二一
魏了翁　六九
江油縣尉馮君墓誌銘……二三五
藏脩先生李公墓銘……二三八
李次琮墓誌銘……二三九
張晞顏墓誌銘……二四二
孫仲卿墓誌銘……二四四
處士高君墓誌銘……二四六
天台陳子淵墓銘……二四八

知達州李君墓表……二四八
全宋文卷七一二二
魏了翁　七〇
果州流谿縣令通直郎致仕宋君墓誌銘……二五二
朝散郎知宜州董君墓誌銘……二五五
華容縣丞奉議郎致仕沈君墓誌銘……二五八
孫武義墓誌銘……二六〇
孫和卿墓誌……二六一
歸州推官承奉郎致仕張君墓誌銘……二六三
處士黃君墓誌銘……二六五
從義郎胡君墓誌銘……二六六
於夫人墓誌銘……二六七
全宋文卷七一二三
魏了翁　七一
贈奉直大夫丁公墓誌銘……二六九
承議郎通判叙州李君墓誌銘……二七一

安人史氏墓誌銘……二七三
太孺人吴氏墓誌銘……二七五
朝議大夫知叙州魏公墓誌銘……二七七
大理少卿直寶謨閣楊公墓誌銘……二八〇

全宋文卷七一二四

魏了翁　七二
故太府寺丞兼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郭公墓誌銘……二八七
國學貢士胡伯清墓銘……二九二
故迪功郎致仕史君孟傳墓誌銘……二九三
恭人楊氏墓誌銘……二九六
迪功郎致仕程君墓誌銘……二九七
永康軍通判杜君墓誌銘……二九九

全宋文卷七一二五

魏了翁　七三
故秘書丞兵部郎官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張公墓誌銘……三〇二
雒縣丞章公寅臣墓誌銘……三〇六

楊大夫墓銘……三〇七
知南平軍朝請江君塤墓誌銘……三〇七
朝奉大夫知巴州常君有開墓誌銘……三一〇
姪女端意墓誌銘……三一一
知巴州郭君叔誼墓誌銘……三一二
杜隱君希仲墓誌銘……三一五
程叔運掌墓誌銘……三一六

全宋文卷七一二六

魏了翁　七四

知富順監致仕家侯炎墓誌銘……三二〇
學究焦君巽之墓誌銘……三二四
監成都府錢引務鄧君應午墓誌銘……三二五
中奉大夫知邛州李公駿墓誌銘……三二八
漢州通判楊君令圭墓誌銘……三二九
知威州禄君堅復墓誌銘……三三一
蘇伯起振文墓誌銘……三三三

全宋文卷七一二七
魏了翁　七五
顯謨閣學士特贈光禄大夫倪公墓誌銘……三三五
宣義郎致仕别公墓誌銘……三四四
全宋文卷七一二八
魏了翁　七六
蘇和父墓誌銘……三四七
太常博士知紹熙府朝散郎王聘君墓誌銘……三四九
大理少卿贈集英殿修撰徐公墓誌銘……三五三
故知辰州大夫張君墓誌銘……三五七
全宋文卷七一二九
魏了翁　七七
朝奉大夫通判夔州累贈正奉大夫師君墓誌銘……三六一
太令人程氏墓誌銘……三六四
蔣恭人墓誌銘……三六六
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曹公墓誌銘……三六九

全宋文卷七一三〇

魏了翁　七八

哭杜威州文……三七六
代哭楊端明輔文……三七七
哭袁參政説友文……三七八
哭楊寶謨震仲文……三七九
哭趙廣安昱文……三八〇
哭女璧海文……三八一
家廟祭文……三八二
哭外舅杜威州文……三八三
哭族兄德先文……三八四
哭表嫂李氏文……三八五
哭楊修撰虞仲文……三八六
哭吴侍郎獵文……三八七
哭虞萬州剛簡妻趙氏文……三八八
哭宗五弟文……三八八

哭史致政□□母范夫人文……三八九
全宋文卷七一三一
魏了翁　七九
哭外舅楊提刑熹文……三九〇
哭宇文樞密紹節文……三九一
哭張致政□□文……三九二
哭劉少監靖之文……三九三
哭表姪女高氏文……三九三
外舅楊提刑熹哀詞……三九四
哭史帳幹□□文……三九五
哭知遂寧宇文侍郎□□文……三九五
哭韓運幹廷珪文……三九六
哭張總卿□□文……三九六
哭李郎中道傳文……三九七
代開三兄同諸弟哭叔母文……三九八
哭樊李二表嫂文……三九八

哭薛秘書紱文……三九九
哭將作張少監從祖文……三九九
哭許侍郎奕文……四〇〇
哭史孟傳守道文……四〇一
代南叔諸兄作先叔母大祥祭文……四〇二
哭先叔母文……四〇二
哭張宣義文……四〇三
哭宗三弟文……四〇三
哭楊通判申之文……四〇四
哭表嫂李氏文……四〇四
哭宣撫安少保丙文……四〇五
哭劉閣學光祖文……四〇六
哭李參政壁文……四〇七
哭閣學葉侍郎適文……四〇七
哭王常博萬文……四〇八
哭楊尚書汝明文……四〇九

魏了翁　八〇
哭高嘉定泰叔文……四一一〇
哭虞仲易提刑文……四一一一
哭茂叔兄文……四一二一
哭張義立提刑郎中……四一二二
哭張大監文……四一三三
哭叙州弟文……四一三三
哭郭興元文……四一四四
哭楊季穆知縣文……四一五五
導善觀人日祈雨文……四一六六
焚黄告先墓文……四一六六
焚黄告楊孺人墓文……四一七七
祭先墓文……四一八八
代鄉人祭周孔祝文……四一八八
梓潼廟祝文……四一九九

先聖祝文……四一九
載英堂釋菜文……四二〇
謁蘇文公祠祝文……四二〇
祈晴文……四二一
謝晴文……四二一
祈雨文……四二一
社稷及諸廟祈雨文……四二二
謝雨文……四二二
寺觀祈雨文……四二三
祭先墓文……四二三
謁趙衛公雄祝文……四二四
寺觀祈雪文……四二四
告射洪廟文……四二五
改除潼川運判辭廟祝文……四二五
社稷壇謝晴文……四二六
射洪縣截江告射洪神文……四二六

春祈祝文……四二七
社稷壇祈雨文……四二七
社稷壇謝雨文……四二七
全宋文卷七一三三
魏了翁　八一
祭江神文　一……四二八
祭江神文　二……四二八
祭周孔文……四二九
代鄉人告靈應神文……四二九
代鄉人祭靈應廟文……四三〇
靈惠廟祈雨文……四三〇
天慶觀祈雨文……四三〇
社稷壇祈雨文……四三一
靈惠廟生辰祝文……四三一
靈應廟神父生日祭文……四三二
祭靈應神文……四三二

再祈雨文……四三二
社稷壇再禱雨文……四三三
詈湫文……四三三
撓湫文……四三四
東嶽生辰祝文……四三四
進士題名大成殿舍菜文……四三四
明堂後祀百神文……四三五
社稷諸廟禱雨文……四三五
周程三先生賜謚舍菜祝文……四三六
告先墓文……四三六
告楊宜人墓文……四三七
社稷壇祈雨文……四三七
諸廟禱雨文……四三八
再祈雨社稷壇文……四三八
社稷諸廟祈晴文……四三八
春祀祝文……四三九

過資州展外舅提刑楊大夫墓祝文……四三九
赴召辭先墓及諸廟祝文……四三九
焚黄告先墓文……四四〇
禡祭祝文……四四〇
池州祭文孝廟文……四四一
祭富池廟祝文……四四一
立秋祀五福十神太一祝文……四四一
顯恭皇后下宫修砌山墻告遷神御表文……四四一
八月半禱浙江設醮青詞……四四二
皇帝甲子本命就開元宫設醮青詞……四四二
告太一祝文……四四二
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奏告太廟景靈宫祖宗祝文……四四三
青詞……四四三
遷居設浄宅醮詞文……四四四
文昌醮啓壇詞……四四四
青詞……四四四
青詞……四四五
青詞……四四五

散壇……四四六
祈雨醮詞……四四六
祈雨醮詞……四四七
再設九龍醮詞……四四七

全宋文卷七一〇七

魏了翁 五五

洋州天慶觀聖祖殿記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書，始以正月三日爲天慶節，四月朔爲天祺節。二年，遂詔郡縣建天慶觀；五年，增設聖祖殿。由是著令，凡官吏皆有到謁罷辭之文。既又因事建節，有天貺、先天、降聖之目，與正、至、元三日皆有朝謁。二百餘年，郡縣奉行惟恪。洋之爲州，夙號樂土，乃自比歲阨於寇抄，聖祖之象或寓佛宮。臨邛高侯始至，愀然曰：「是在令甲，而褻慢乃爾！」即召匠計徒而更新之。經始於紹定三年之二月，已事于明年十月，凡用工徒若干、緡錢若干，而移書某，命記成役。某竊惟自昔受命之君，由秦而上，皆有始封之祖，受姓受氏，冑緒可考。漢、唐以來，始費尋繹。左丘明所書劉氏之始〔一〕，雖一再見，而上下傳文了不相屬。故明帝時賈逵上疏，謂五經皆明無劉氏爲堯後者，惟左氏有此文，而孔穎達疑左氏爲漢儒傅會增益之語。李唐之先亦莫知所始〔二〕，自乾封追崇

老君之號，天寶而後則加名以聖祖〔三〕，館之新廟，太清、興慶之祠，殫極鉅麗。蓋世儒之説，謂帝王之生皆出神明之裔，鄭氏至謂帝王之始皆感天而生，語雖神怪，大抵推世德以崇帝胄，神天命以弭奸覦，此聖祖殿之所爲作也。然而典禮之行有未及盡正者。某待罪奉常日，嘗欲條陳以請，亦未及言。今摘其切於是殿者言之。且官吏到謁罷辭與一歲十餘朝謁，此令也。今大駕駐杭，杭之官吏朝謁如令，而朝之公卿百執事則否，行則皆行，已則皆已。均爲王臣也而異其事。景靈宫前殿以奉聖祖，則用道家之儀，中後殿以奉帝后則行家人禮。既曰始祖，則有廟祧之制，設謂天神，則有壇壝之典。每月之吉，奉常官吏行告朔之禮于太廟，而景靈宫則天子以四孟月朝饗。夫月必聽朔朝廟，天子所以稟先王之命，大會群吏，聽政决疑也。今使有司行事則如勿行，如謂禮不可廢則親行之。三歲將有事於上帝，則先二日告原廟，純用俗儀；先一日饗太宫，乃陳禮器。二日之間，胡爲而古今迭用焉？議禮制度，天子之事，某職在宗禮而不及言，因侯命以記文，併識是説其後，以待有司之講求云。侯名稼，字南叔，嘉定七年進士，某同産兄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〇。又見《道家金石略》第三九八頁。

〔一〕左：原作「在」，據四庫本改。

〔二〕知：原無，據右引補。

〔三〕加：原作「知」，據右引改。

邛州白鶴山營造記

紹定二年四月

臨邛虞侯叔平以書抵靖曰：「州之西直治城十里所，有山曰白鶴，林麓蒼翠，江流縈紆，蔚爲是州之望。山故爲浮屠之宮，自隋廟迄今，菴院凡十四所。遠有胡安先生授易之洞，近有常公諫議讀書之菴，泉有滴珠，樹有木蓮，白鶴有臺，玉兔有踪，中峰信美、平雲之觀，西巖翠屏、萬竹之境，皆山中勝處。壁間繪像率范瓊、杜措、丘文播諸人名筆〔一〕，雖丹青剥落，而筆法具在。山門之外有明月橋，兩山對峙，危磴矗立，閣道周複，大殿中峙。方等院之應真殿踞其後，與山門直如引繩，半有覆壞之憂。郡人郭侯起鎮興元，同遊茲山，相與浩嘆，若有所屬。予乃僝功鳩材，敗者易之，堅者因之，又將拓而大之。或以諗予曰：費大役勞，君將悔焉。予曰：節用而不斂民，雖費無傷也；庸工而役民，雖勞無怨也。於是寺之後殿欲壓，更其不可支者，翼之修廊，達以複道，前爲法堂，後爲飛閣，旁爲丈室，僧廬庖湢次第爲之。寺在唐名鶴林，乃更爲鶴林禪寺，請于今部使者厲公題其顔。經于八月日，訖于明年月日。昔者吾友蘇和父過我，嘗爲我叙所以作，今以屬記于子。」某執書慨然曰：世無不可爲之事、不可爲之時，顧無必爲之志、能爲之才耳。且儒流而墨習，若非其事；時屈而舉贏，若非其時。而侯定規於立談之頃，復言於期歲之間，侯之風力亦可概見。然而侯非若世俗之溺志於異端以徼福規利者之爲也。侯始守長寧，崇學校，繕宫宇，甓修涂，缸四谿，清鹽筴之弊，創貢

士之宮，陶覆茅之廬；其守普也，繕館城郭，皆爲一新；其守蓬也，自學校至於橋梁靡不畢舉，而抑豪奪，戢讒辭，境内肅清。又以餘力爲池臺，與民樂之。蓋侯視荒茀必除，顛危必支，苟可以從民欲者率勇爲之。今卷卷是山，亦曰一州之望，而庸僧敗屋，汙穢雜襲，風氣壅底，山川弗寧，吾可坐視而弗之恤乎！推是心也，見善而遷，有過而改，必將如風厲雷迅，不晷刻安也；匹夫匹婦有不被澤，必將如救焚拯溺，不斯須舍也。忠肅公當金煬之變，不過受督府記，犒師趣將，無與乎戰守也，而奮身顧行，以社稷爲己任。其後并唐、鄧、海、泗與陝西新復諸郡，公守外藩，亦無與乎朝論也，而以死争之，多者至有九疏。嗚呼！以其事則非己責，以其時則莫我知，皆無一可爲也，而義理所關，則利害禍福有不暇計，是所謂必爲之志、能爲之才，故願侯之充拓以用之於所當事者，而後爲無忝焉。此忠肅公傳心之要，而亦吾州之民之願也。予爲浮屠氏作記實昉乎此。《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父母之所植不敢忽也，是用敬恭以承侯命云。侯名方簡，郭侯名正孫，厲使者模，和父名君鍾，予則古鶴山魏某也。紹定二年四月甲子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〇。

〔一〕「人」下原有「明」字，據文意删。四庫本作「令聞」。

觀亭記

紹定四年四月

靖爲州南距廣西，東障湖南〔一〕，北抵沅、辰，西極夜郎。四竟之外，降自靈均，代有顯人，播之詩騷。靖以晚出，未嘗有顯者來，惟程子山以忤檜居歲餘。士人田氏爲作疏亭，今下闕。渠江之左僅存，然已非始卜。予嘗行今江右，愛其修篁巨木，嘗欲爲亭其上，而永平大夫張仲車請受其役，未旬月而告備。會積陰解駮，風日熙融，晴江漲流，瀰瀰渙渙，客喜謂予曰：「美哉，斯觀也！子其發之。」曰：「予未知子之觀也，亦如予乎？」「然則觀不同與？」曰：「不同。」「天下之理一也，奚其不同？」曰：「觀物而不之察，與不觀同。今夫天之高也，即日月而知有遠近之度；地之厚也，即星辰而知有升降之節。日一南一北而爲暑寒，月一東一西而爲朏望。列宿更互而歲時正，五緯贏縮而災祥生。以至感遇聚結之變，爲晦明風雨，爲霜露震電，此孰非至教精義之著？而人由之不知。古先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知是身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以作八卦，以叙九章，以制律命歷，以立經陳紀，以類族辨物，莫不由之。吾夫子所謂『吾無隱乎爾』，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凡皆即夫人耳目之同，得以發其德性之良。猶慮人之習焉不察也，因川上之觀而指以示人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盈天地間，夫孰非是理也？而水根於陽〔二〕，行險而不失信，剛中而心常亨，聖人所以亟稱而必觀，非以其切近而易見乎？至孟子時，去聖未久，已莫知其奚

取。孟子言曰：『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他日又語人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蓋觀其瀾則知其有本，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千數百年，文人相承，例以爲死生之説。夫死生特形而下者之一端耳，使聖人之教人而止於是，不已疏乎？」客曰：「文人之説未可廢也。且天運周流如循環，如轉轂，而水也，亦能往而復反乎？」曰：「子未睹夫陰陽翕闢之妙也。且天行至於東北，日月會于娵訾，陽浸而長，於是乎爲雨爲水。迨蒼龍昏見，水日以往，天行至於西北，日月會于大火，陰浸而盛，於是乎雨畢水涸。迨營室昏中，水日以反。蓋日趨乎北陸則朔易之方，而始終萬物之地也。夫陰陽五行未有不反生者，雖五緯之有辰星，亦附日而右行，起自北陸而反乎北陸也。」客曰：「三江九河之水，三條四列之山，皆自西北注乎東南，如之何其反之？」曰：「水陽物也，陽升則日息，陽降則日消。知鬼神之情狀則知之矣。子謂反既往之氣以爲方伸之氣邪，體諸吾心，驗諸噓吸，亦莫不然。學者唯當循循勉勉，始乎下學近思，充之於深造自得，則知幾於屈伸之感，精義於變化之神，世之口耳之學，尚足進邪！不然，誦先民之遺言，陽浮夸詡而實無得於己，祇以自欺焉耳。」客曰：「大哉觀乎！盍遂以名亭〔三〕？」仲車遂言曰：「鍇不佞，請併識斯語以諗同志者。」紹定四年四月甲子，臨邛魏某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〇。又見康熙《靖州志》卷六，康熙《永州府志》卷一六，嘉慶《湖南通志》卷一八一。

〔一〕東：原作「來」，據四庫本改。

〔二〕根：原作「糧」，據四庫本改。
〔三〕遂：原作「逐」，據右引改。

正齋記

建安張子壽名其室曰「正齋」，而爲箴以自儆。其意蓋曰：觀於《乾》則知大者無不正，天之道、聖之事也；觀於《坤》則知正可以至於大，地之道、賢之事也。大者不敢跂而望也，而於其正焉，不敢不勉。子壽所以深自約飭亦云至矣，猶以爲未足也，馳書某，俾申其義。予未之能信，而安能以語人？雖然，竊願有質焉。天命流行，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與聖人一也，所居廣居，所位正位，所行大道，人與聖賢亦非有異也。人惟局於氣質，梏於物欲，則有曠其居而失其位者矣。聖人雖曰生知，亦曷嘗不謹所以養之者？是故教人之法，習之幼儀，視以毋誑，立必正方。事父母則和氣婉容，柔聲怡色；侍先生長者則正容恭聽，安坐執顏。蓋所謂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者，非特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爲然也，雖州序閭塾無不然也；非特學者之事爲然也，雖生知上聖亦莫不然也。迨其長也，則有鸞和佩玉、竽瑟管磬以養其耳，盤盂几杖、車旗弁冕以養其目，和容興舞、綴兆舒疾以養其血氣，賓祭射御、登降周旋以養其筋骸，孝弟謹信、親仁誠善以養其心志。割不正不食，非特如特牲、少牢，所謂腊俎之饌必方、肵俎之心舌必去本末而午割之也，凡鼎

豐豆籩之不以其制，獻酢酳旅之不以其節，房蒸觳折之不由乎命數，皆不正也。又充類而思之，富貴而得不以道，萬鍾而受不以義，不敢一日安也。席不正不坐，非特如《曲禮》盡後盡前〔一〕、尚左尚右、蹠席踖席之別也，凡尊卑少長之不循其序，朝廷鄉黨之不異其尊，車旗器服之不殊其衰等，皆不正也。充類而思之，立本朝，在高位，乘君子之器，居士民之上，而德不稱、道不行〔二〕，不敢一朝居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言養於純一未發之初，則作聖之功也。又曰：「頤正吉，養正則吉也。」言觀其所以養德，所以養身，雖天地養物，聖人養賢，皆是理也。然則正顧出於爲賢乎！子壽謂聖人知不可跂及〔三〕，子壽循序而進，以無蹈乎陵節蹠等之病，則善矣。而予必謂士而不志於聖，猶水而不志于海也〔四〕。吾非爲是大言也，人與聖人非有二本也。聖人之爲聖，行正位而居體者也。學者則學知利行，又其次則困知勉行，凡皆由乎正路以復乎正位者也。行乎正位，是亦聖人耳矣。古今惟孟子謂堯舜與人同，人皆可爲堯舜，而近世周子、程子亦篤信而屢言之〔五〕，子壽乃曰聖不可跂及〔六〕，不自遏其躬乎！子壽其疑吾言，則試以問諸吾友希元，相與共評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〇。

〔一〕特：原作「時」，據四庫本改。

〔二〕稱：原作「彌」，據右引改。

〔三〕跂：原作「改」，據右引改。

〔四〕于：原作「之」，據右引改。

〔五〕言：原作「吾」，據文意改。

〔六〕跂：原作「跋」，據四庫本改。

江陵州叢蘭精舍記

臨川羅季能以京湖制置司幕府寓治江陵，嘗即承天院故基爲叢蘭精舍，而移書渠陽曰：「子爲我書之。」且承天院以黃太史重固也，而叢蘭之名何居？乃復以請。季能曰：「院即晉侍中羅君章含之故居也〔一〕。君章致事還荆，而蘭菊叢生于階庭，人謂德行之感。子爲我併識所以。」予觀世之論君章者，不過謂其感文鳥之夢，藻思日新，其譽魯直亦曰「詞人之巨擘」耳。噫！張華、蕭繹嘗博物矣，朱异、江總嘗屬文矣，近世如丁〔二〕、夏、吕、王亦操觚弄翰矣，而他無足法〔三〕，祇足以爲國家之妖孽，則君子奚貴焉？君章之事於史罕見，其僅見者，謂湘中之寶、荆楚之材、江左之秀耳。然觀其從庾元規、友謝仁祖〔四〕，則猶未免爲曠逸之士。惟是桓温氣豔翕赫，公卿大臣皆卑躬屈膝唯後，雖謝安石之賢也而猶不能免，君章獨以宅近囂塵，結茅于城西之小洲，布衣蔬食，晏然自處。温大會寮吏，君章雍容末至，若有氣吞奸豪之勇。以其世論之，不謂賢乎！若夫魯直所遭，則又有人所甚難者。章惇爲政，蔡卞諸人首治史事，魯直坐謫黔戎凡八年，僅以徽宗初起之謫籍〔五〕。道出江陵，爲承天院作浮屠記，而轉運判官陳舉承望趙挺之風指，又摘其「蝗旱」「疾疫」等語，以爲幸災謗國，

坐徙宜陽〔六〕。嗚呼！彼所謂卑躬屈膝、所謂承望風指者，洋洋然自謂得矣，朝榮暮槁，糞壤同腐；而矯矯獨立者，垂芳簡策，其爲蘭菊不已多乎！況君章來陽人也，江陵特仕國耳，且《渚宫故事》謂其厭喧嗜寂，徙居城西三里，而盛弘之《荆州記》乃謂距城西里餘〔七〕，瞰川爲樓，因名羅公洲。按此二説，則前後凡三遷。今承天故址或始居，或改卜，亦未可知也。而劉名明之假其宅，若有見其象貌，杜子美貽詩厥弟，亦卷卷於短墻喬木之間。以是知賢者所寓，雖名存實廢，而隱乎斯人之心者常與所寓俱存，此天理之良感，閱千載如一日也。《承天院塔記》，《豫章集》以其因是兆禍不忍録，而七十二年後再勒石于故處，又知以士大夫正心修身當以千載自期，苟有所好樂恐懼而不得其正〔八〕，祇以自遏其躬耳矣。季能名愚，文恭公之子也。家有蘭菊而紉芳擷華於簡策間，尚友古人〔九〕，此其好學之誠未有窮已。予故謂二賢不專以文藝稱，亦冀季能充而大之，必至於師友古之聖賢，明善誠身而後爲學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〇。

〔一〕晉：原作「晝」，據四庫本改。

〔二〕世：原作「知」，據右引改。

〔三〕法：原作「去」，據右引改。

〔四〕友：原作「仁」，據右引改。

〔五〕「起」下原衍一「起」字，據右引删。

〔六〕徙：原作「徒」，據右引改。

〔七〕里：原作「首」，據右引改。
〔八〕樂：原作「學」，據右引改。
〔九〕友：原作「支」，據右引改。

篤齋記

紹定四年六月

盧陵戴幼學通守潭陽，以職事游辱于靖，博聞强志，語未嘗不移晷也。最後別去，謁一言以識諸齋廬，予名之曰「篤」。幼學曰：「盍爲我言其義？」予因記王文公云：「其本强大堅實者竹也，其行盡力有所至者馬也。竹其性然，馬則策而有所志，故篤之字從竹從馬。」先儒以爲泥於偏旁也〔一〕，哂之。然予謂堅實盡力之義不爲不是，特策馬之云誠有可哂耳。且傳者之釋經，例以篤訓厚，《書》《詩》《記》《語》所稱如「篤慶」、「篤祐」、「篤親」、「篤忠正」等語，雖有「厚」義，然而曰「篤志」「篤恭」，曰「篤敬」「篤誠」，曰「篤信」「篤行」，則亦有「重實深固」之意兼備乎其間。《公劉》六章，以此字冠篇；《中庸》三十三章，以此義終篇〔二〕。蓋聖賢之學，所以成終成始其最大，其於厚也，相近而不同。幼學曰：「然則子之名吾室也，何居？」曰：吾觀諸《易》，惟《大畜》有有剛健篤實之德〔三〕。剛健，乾也；篤實，艮也。欲知篤之義，盍於艮焉求之？《艮》之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人惟内蔽於己，外狥乎人，則有非所當止而止者。爲人君止於仁，爲人

臣止於敬，吾止於理而已。不知有己也，不知有人也，茲其爲篤熟大焉！然則篤云者，既重厚而深固，有自靖自克、惟理是止、不求人知之意。故聖賢之教，博學矣而必曰篤志，明辨矣而必曰篤行〔四〕。厚之爲義雖大，而言各有條指也。幼學曰：一善一佞，敢不敬共從事以毋忘德云！紹定四年六月辛巳，臨邛魏某記〔五〕。《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〇。

〔一〕泥：原無，據四庫本改。

〔二〕終：原作「中」，據右引改。

〔三〕有有：疑衍一「有」字。

〔四〕篤：原作「駕」，據右引改。

〔五〕「魏」下原有「京」字，據右引删。

知耻齋記

孔子之言仁義，雖見於《易傳》〔一〕，而《魯論》所記惟求仁之爲務，若義若耻，亦必言之，不與仁並言也。至孟子始兼明仁義之實，而示人以惻隱羞惡之端，尤切近而易見。蓋仁者本心之全體，而義則仁之分、事之宜也。耻己之不善，則緩於氣〔二〕、顙於泚而有羞焉；耻人之不善，則心於戚、頰於蹙而有惡焉。恥不恥之間而善不善之所從判〔三〕，於以求仁〔四〕，不以亦近乎？或曰：禮義廉恥，

是謂四維。不知廉耻者固羞惡之所發見，柳文惠所謂不可抗而爲維者也。予嘗爲湘士許君晟大記耻齋，發聖賢之餘蘊，庶幾其有益矣。而未數月，吴門衛君林亦以耻齋屬記。此義不競久矣，今爲士者亟稱之，俗之興也其猶有望乎！夫人之常性有善而無不善，人之本心好善而惡不善。惟上智而生知之資率而行之，則不以耻言。其次則有誠知夫善不善之正者，是故耻不知，不耻不見知〔五〕，耻不信，不耻不見信〔六〕。其次則遇困耻辱而知非、困啞笑而自悔者，固多有之。其下則有知善之若可好，而氣狃於惡，亦將胥於不善矣〔七〕，則既爲之，復耻之。如周厲監謗、秦禁偶語、漢殺腹誹，隋誅動心〔八〕，本以蓋耻，適以滋耻。如晉趙憚董孤〔九〕，齊崔殺南史，衛寧畏諸侯之策，苟知畏之則如勿爲。如王允慮謗史，賈充憂謚傳，張濬避人以拜田令孜，鄭縡爲相而恐爲天下笑，苟謂可笑則速已之。既昧於爲之而猶謂旁撿曲覆足以誣民惑世，不知是非邪正，千古一心，爛然史册，近若疇昔。若此之四君七臣，祇以自塗耳目，人誰肯賢之？其最下則拂鬚摩足，舐痔嘗糞，又陷溺之極，無以議爲者。惟夫昧於習俗，不善，而舉世以爲善可耻也，而舉世謂無足耻，此則不可以不辨焉。夫皋、稷、伊、傅亦人耳，今也富貴利達以沈其不貲之軀；周公、仲尼吾師也，而異端小道以喪其固有之善。夷吾、臧武仲奢僭犯禮，蘇季子、公孫犀首諸人位高金多，下至秦、漢間士人〔一〇〕，乘駟懷紱，誇蒼頭廬兒，陳車馬印綬，死權殉貨，以詡庸夫孺子之爲，讀史至此，誰不羞道？而夷考其所行，則有聲求氣應、深喻而篤行之者。嗚呼！斯人也，五帝三王所與共治也，而善不善異見、耻不耻異情乃若此，則亦何可不思其故乎〔一一〕？《大學》之傳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厭然揜

其不善而著其善。」此極言不誠之情狀。而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目，則有以物有不格〔一二〕，知必不至；知有不至，意必不誠。而《中庸》亦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則世之苟焉以自欺者〔一三〕，亦坐乎未嘗知之，使其誠知之，善之可好也，如食之必飽，不善之可惡也，如臭之自穢，則雖萬鍾千駟之富誘其前，五流三刖之刑驅其後〔一四〕，有必不敢爲、必不肯已者矣。予非能之，而嘗從事焉，故願以告諸衛君，與同志共之〔一五〕。《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〇。

〔一〕見：原作「是」，據四庫本改。

〔二〕緩：右引作「綏」。

〔三〕間：原作「聞」，據右引改。

〔四〕求：原作「未」，據右引改。

〔五〕耻不知：原作「耻不耻知」；不見知：原作「不見如知」。據右引删。

〔六〕「不見」下原有「次其」二字，今據四庫本改作「其次」并移下句。

〔七〕亦將胥：原作「年利壓」，據右引改。

〔八〕動：原作「體」，據右引改。

〔九〕如「原作「知」，據右引改。

〔一〇〕下：原作「不」，據右引改。

〔一一〕其：原無，據右引補。

〔一二〕「則」下「有」字疑衍。

〔一三〕以：原作「亦」，據四庫本改。

〔一四〕驅：原作「軀」，據右引改。

〔一五〕「與」下原有「共」字，據右引刪。

全宋文卷七一〇八

魏了翁　五六

高才卿靜菴銘

火陽根陰，水陰根陽。動靜互相，體用以章。周流貫徹，無迎無將。其在人焉，勿助勿忘。方其靜也，物生而蒙。湛然未發，乃所謂中。及其動時，維由斯衷。匪譽匪交，爾痾余恫。執靜而求，靜而無靜。執動以觀，淵乎有定。陽上爲艮，在下爲震。厥彰厥微，匪靈弗瑩。物之對峙，理固云然。蓋必體立，用乃有行。人生而靜，性命於天。感物而動，好惡形焉。聖人主靜，以立人極。學者匪靜，疇保天則？至日閉關，非一絶物。所主寂然，天心以識。主之奈何，其惟敬乎。事物未交，存養弗渝。隨所發用，本體自如。謂不然者，羲文我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計祖孟存耕堂銘

吾鄉計祖孟甫秉心端靖，克世厥家，期有以遺子孫者，采摭古語，名堂曰「存耕」，而屬余爲銘。銘曰：

人以一心，成位覆載。虛靈明徹，萬化之會。厥初維何，有生攸同。無町無畦，充周莫窮。爲間不用，若彼濯濯。未嘗有材，胡爲萌蘖。夜旦所息，不足以存。居之而餒，矧裕後昆。介然用之，存存弗失。既耨荼蓼，勿使能殖。我耘我耔，千耦澤澤。匪今斯今，自古孔碩。匪碩而家，厥施孔將。凡我同宇，于倉于箱。存耕之義，其究在茲。式昭斯銘，無斁而思。《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何仲敏介軒銘

靜虛則明，惟明故通。吾觀諸豫，雷出地中。莫靜匪地，莫震匪雷。靜而無靜，神氣有開。人居動中，以動爲境。即動觀動，胡能有定。如石之介，斯止其所。靜極而動，沛乎莫禦。坤立其體，石象其質。豫之爲義，以是爲吉。其吉維何，知幾之微。其知維何，敬以主之。主之弗渝，動靜一如。謂是介者，其庶幾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牟節叟子才存齋銘

人之一心，虛靈公溥。中天地立，以奠廣宇。氣化流行，陰陽寒暑。職職並區，芸芸同宇。或飛或躍，或散或聚。發見在彼，吾若無與。有觸吾前，豁然呈露。而有至近，飲食男女。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是無顯微，存不存故。存之奈何，以敬爲主。勿正勿忘，勿長勿助。在立則見，無行不與。吾非能之，嘗事斯語。敢述所聞，以告節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五。

潼川于充實節甫不欺堂銘

毋謂不知，莫余之睹。人將視己，帝實臨女。所以古人，不見是懼。敢告于君，力事斯語。《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潼川運司新建懷咨堂銘

維天生民，羣植並驚。作之君師，用爽厥庶。大夫卿士，牧長殷輔。陬維挈持，細大具舉。皇猶

惕茲，嗟遠士女。爾忱弗屬，彼鬱誰愬。肆命使臣，衆感是籲。禮樂之光，赫赫載路。臣拜稽首，榮不蓋懼。圖惟斯酬，爰疚厥慮。孰施而理，孰蔽而斁。孰後孰先，孰若孰否。孰爲無告，未就理所。孰爲不臧，慆我憲度。蚤夜以懷，庶無爽侮。咨咨乃度，于仕于處。于邑于野，忠信是與。懷而不于下。豈惟使臣，君都美譽。視彼沾沾，寵利云詡。縣疲弩矢，郡避繡斧。是將夸榮，祇赫童孺。下使不佞，嘗事斯語。揭名斯堂，職念其居。謂莫余覿，上帝臨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又見民國《三台縣志》卷五。

潼川府新城銘

嘉定十二年春，眉山李侯被命守潼。夏四月庚午，興元禁旅爲亂，批利、閬，擣果、遂，將闕潼川。永嘉曹君奉使按刑，盛守備以待。侯聞變疾趨，厥既領州，益大修武備，威聲外憺，賊不涉境。秋七月庚子賊平，乃建治城湟，且包牛峰、移西溪爲久遠計。伻來以圖，屬臨邛魏了翁爲之銘。銘曰：

若昔生民，戢戢同宇。維辟奉天，綏爰九土。經畝立極，陳軌設度。體天之險，等威以叙。因地之宜，溝封以固。猶慮有欲，不相保聚。弧矢取睽，門柝取豫。俾居無甌，而害有禦。然後禮義，教

化有錯。我猷爾迪，爾慼我籲。爾之恫瘝，則我鞠苦。茲忱弗屬，世壞倫斁。大綱既失，衆目隨蠹。蚩蚩赤子，莫爾燠咻。上怙其彊，則下怨怒。上安於弱，則下違拒。極於叔季，末大不舉。有開真人，爰審厥御。諸鎮内屬，廷紳外補。如榦役枝，如腓從股。事權雖削，財力猶故。承平日久，歸獸偃武。維時羣公，爲郡國慮。然而猶有，城郭兵伍。乃自金陵，讀《周官》誤。剜肉艾膚，以啗胸腑。郡鮮餘財，民無留賦。寧復念亂，徙薪徹土。矧中興後，張弓未紓。國媮於和，財耗於賂。壤堞弗坏，簿籍弗顧。雖遇小偷，壅蠛井鮒。彼封疆臣，無所於訴。携持負任，繈屬道路。肯於狄難，效死弗去。士恃常心，匪城是阻。況棄其常，守在平楚。蜀之鉅屏，如益梓部。益城弗葺，多歷年所。比因創難，始議興堵。梓非無城，鞠于水滸。侯吴侯王，侯沈侯許，元豐汔今，績用亦著。人心弗同，前作後沮。或修或否，靡届靡究。況城之南，殷彼牛首。如薄而登，如俯而取。方時寧晏，未睹其咎。卒然有戎，委柄授手。斤斤李侯，我事孔疚。維時膚使，同德相友。迺量弘網，迺審薄厚。迺上事期，彼大阜。如滌帝牲，如麗辰牡。維南有闉，屹若登豆。維西有溪，繚若篆籀。人謂斯何，私相與語。我城我池，山岳儷久。我牧我監，城池比壽。仍俾後人，永念拮據。人之有善，則若己有。先壞而防，先變而懼。毋生戎心，棄成恃陋。我銘不磨，式穀爾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又見《蜀中名勝記》卷二九，《南宋文範》卷三六，民國《三台縣志》卷一。

嘉定府延祥觀鐘銘

二五之運。徵爲五聲。周疏相濟，硜緩相成。人於天地，稟氣受形。蓋與聲律，一本而生。故爲大鏞，以首八音。夙夜聽之，和平其心。是謂天合，匪石匪金。樂廢禮壞，聲謝器沈。二氏之宫，僅存于今。制雖庚古，所發亦深。尚敬爾聰，后帝女臨。《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又見《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三七，嘉慶《四川通志》卷四一。

高斯謀壯禮堂銘

兄子高斯謀請余名堂，爲取《大壯》「非禮勿履」之義，榜曰「壯禮」而爲之銘。曰：

民受帝衷，有善無惡。氣質攸拘，剛柔厚薄。學問之道，將揉其偏。有能用力，人十己千。日改月化，薄者可厚。柔者可剛，聖賢是蹈。是以《大壯》，繇曰利貞。其象正大，見天地情。其象雷天，非禮勿履。守正由禮，壯孰大是。陽動於《復》，於《泰》而通。至于《大壯》，剛長不窮。乘《乾》之健，爲《震》之動。如人方剛〔一〕，血氣拳勇。而能於此，以正用之。有不可奪，有不敢爲。以約守勇，以義勝欲。兹其爲壯，百倍賁育。顔主克己，曾子任仁。子輿養浩，仲由喜聞。雷天之壯，曾

不是過。彼自菲薄，則沈於愒。心褊忌修，質柔狃安。習久恥異，形躁病難。泛泛悠悠，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茲甚可畏。斯謀敬止，格言是依。申以銘詞，卧興對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一〕如：原作「姑」，據四庫本改。

游景仁似弘毅堂銘

果山游景仁甫作堂曰「弘毅」，屬臨邛魏了翁爲之銘。曰：

大哉心乎，出入造化，進退古今，皆我所得爲。彼自待之凉，則我不敢知。幸而知自好焉，或衷褊氣盈，無所容受，或質柔形躁，不能自持。古所謂士，則仁爲己任，之死靡移。其弘無不包，如天之於萬物；毅不可奪，如金石之與四時。我獨奚爲，徇同恥異，嘆陋嗟卑。嗚呼！顔何人斯，曾何人斯，其亦未之思與？先民有言，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維景仁甫，其反思乎而，其懋敬乎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宋伯謨震龍達齋銘

王萬里名宋伯謨之室曰「達齋」，魏了翁爲之銘曰：

於皇上帝，誕降民彝。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具乎其心，是曰良知。能者迪茲，造次不違。主於質直，行而適宜。審於言色，敬以自持。匪譽匪交，爲所得爲。循循不已，泉科澤陂。既盈而達，誰能禦之。彼所謂聞，潢潦澗谿。崇朝兩集，夕爲兆龜。賓主内外，所差毫氂。善利之分，跖蹻隨夷。聖門申畫，日揭星垂。惟伯謨父，惟是訓之依。《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表兄高南叔絜矩堂銘〔一〕

表兄高南叔以「絜矩」名堂，魏某爲之銘曰：

規圓矩方，制器之具。人之絜量，奚取於矩。矩生於規，地之體數。半矩爲宣，丈方爲堵。車輿垣室，皆於是取。人以一心，成位載覆。充周範圍，貫徹今古。存之爲忠，推之爲恕。己有不欲，亦人所惡。以我所惡，事上使下。一膜之外，即分爾汝。是以古人，以身爲度。舉一反三，瞻前知後。譬諸大辰，既正于夏。則春爲龍，秋蛇冬虎。日之北至，日在南斗。四時夜旦，皆可逆數。雖天之

高，不出句股。況我同類，儲精二五。既云一本，安有異慮。所惡勿施，所欲與聚。是心所加，縱橫仰俯。公平正大，無一闕處。浩乎六合，何憂何懼。伯也名堂，嘗事斯語。我銘申之，式穀來者。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一〕此題原無，據原本總目補。

存菴銘爲張點詠之作

眇然一心，形骸之内。貫通古今，包括細大。日用飲食，于墻于羹。出入起居，于前于衡。誠之斯存，隨事耿光。旦晝雖梏，實未嘗亡。漢存雅樂，周存尊彝〔一〕。所謂存者，常常在兹。張君敬哉，爾心爾知。爾不自存，我銘奚爲？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一〕尊：原作「奠」，據四庫本改。

毖齋銘爲裴夢得及卿作

毖之爲義，或勞或謹。莫知字始，相承爲訓。勞則勿逸，謹則無失。敬哉爾室，毋曰不覩。《鶴

恕齋銘爲師遇厚卿作

聖門之學，推忠則恕。參賜伋軻，習察行著。然而是義，於文已具。中心如心，見於傳注。人物之生，職職同宇。是心之靈，貫上徹下。參前著後，窮今亘古。放之則準，絜之則矩。無適不同，以一本故。人或不仁，喪我權度。徇己所欲，施人所惡。既非如心，紛擾百慮。遇也念茲，反覆參顧。毋爲空言，心感形喻。《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顧齋銘

潼川嚴師夔過予江陽，孜孜焉敏學而審問。與之語，氣聽神受，將以研覈理道，釋回矯偏，惟君子之歸非若世之剽竊語言爲譁世誣民計也。嘗從容言曰：「昔者吾摘《中庸》語名吾齋廬曰『顧』，夫子其爲我銘之。」嗚呼，斯爲學之大端也，予曷敢辭！銘曰：

仲尼之道，博大如天，仰高而鑽堅，似不可企及，然而其言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事父事君與施諸兄弟朋友之間，此庸德庸言耳，而仲尼自名以發於詞，子思不諱以著于篇。人謂德愈

盛則詞愈謙，豈知知愈明則言愈艱。言之艱則言必顧行，知之明則行必顧言。謂顧者何？《詩》之「乃眷西顧」，《書》之「開厥顧天」。反求熟察，周覽還觀，蓋反覆而視後，非果敢而直前。嗚呼！子韶其尚勉旃，此衆人之所易，而仲尼之所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彭城陳如愚愚齋銘

聖門之學，貴知賤愚。而陳氏子，以名其廬。如愚不愚，與聖爲一。愚而不移，則民之疾。中庸教人，是疾不痊。則百其勇，以及於千。陳君念哉，退省其私。勇於克之，明以爲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虞退夫敱敬和堂銘

「肅雍和鳴，先祖是聽」，此詩人以肅敬雍和形樂之聲，而記人推之曰「夫敬與和，何事不行」。蓋操心而存則體安而氣明，閑家而威則分定而志平，涖官臨民而肅則上下有序而交致其情。先儒嘗記敬者禮之所以立，和者樂之所由生，雖則云然，有主有賓，敬存於志慮則和見於氣形。尚敬之哉，以徵我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臨江彭應龍省齋銘

孔門弟子道師之言，而有子之後曾子繼焉。曾以守約爲事，異乎諸子之淪於偏。其施諸人必以察諸己，其盡諸己又以參諸人。有一毫之未合，斯虧體而辱身。嗚呼！此其所以卒能任聖賢之重，歸父母之全。苟有志於是者，其視茲而勉旃。《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合州陽醇三勿齋銘

浩然之氣，生於集義。未嘗知義則義外，不慊於心則氣餒。必有所事焉，勿正心以豫待。然勿正之敝則忘而廢，既勿忘之，又將有助長之害。其朝益而莫習，庶身體而心會。吾非能之，粗識其概，以告諸陽生，相與祇勤而無怠。《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江萬里子遠古心堂銘

人心之靈神明所舍。至近而遠，至微而著。毋云不覿，萬目攸睹。毋自菲薄，可舜可禹。往古匪

前，來今匪後。今吾子遠，有聞于愈。乃以古心，扁諸環堵。古前之今，今後之古。先民與我，異宙同宇。氣有澆淳，俗有隆污。心而古今，是二天下。勉哉江君，天實厚女。毋問於予，請研諸慮。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四〇。

曾二異無疑歸全庵銘

曾君無疑，爲百歲居。衣厥祖訓，歸全名廬。抑所謂全，非苟全軀。人物之生，一本萬殊。仁義忠信，自生與俱。物物備具，無欠無餘。我居廣居，我位正位，我行大涂，百年一日，乃知免夫。譬諸有國，弗終是虞。豈惟兢兢，懼失一夫。大訓大玉，兑戈河圖，有一弗備，猶忝厥初。譬諸農夫，全付有家，疆畎室垣，有棄弗畬，有茀弗除，得爲孝乎？或疑求全，愛及髮膚，則舍生者，不得全與！可仕可已，可生可死，不辱其身，不虧其體。苟得正焉，斯爲全矣。曾子之孝，戰陳無避，樊侯保身，彊禦不畏。謂茲不然，託訓私己，則干逢非，而孔張是。太史了翁，特發斯義，以告無疑，以儆同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當塗辛欽夫克承孰菴銘

荆州辛侯以「孰」名菴，臨邛魏某發所以爲孰之義而繫之銘曰：

其耕澤澤，其達驛驛，陰陽既索，我黍我麥。其釋叟叟，其烝浮浮，水火既交，我酒我羞。自生而成，俱謂之孰，而於其間，迭爲見伏。黍垂而實，麥仰而榮，酒漿以氣，殽羞以形。四時之宜，九獻之節，升降後先，皆從其朔。蓋所謂孰，陽反歸根，陽伏而實，陰見而文。人物之生，其本則一，能者養之，斂華就實。其不能者，與氣盛衰，不躁而戾，則柔而坯。是謂不孰，剛柔胥失。辛侯念茲，以孰名室。惟侯之資，則厚且夷，而能善養，如耨如炊，剛柔節適，乃底成德。我銘不誣，日用飲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莆田陳師道宿克齋銘

性命之原，純乎天德。有氣有形，則感於物，喜怒哀樂，臭味聲色。雖感而動，乃性之欲，以命節性，罔匪天則，徇欲而流，斯爲蟊賊。人心天理，此出彼入，勝負之幾，間不容髮。是以先民，示人用力，威愛剛柔，毋過不及。左申孔訓，以勝爲克，顏事四勿，則克之目。有能於此，隨事察識，

如陽排陰，外消内息。黄宫既孚，其卦爲復，在初即仁，二比爲吉。其端甚微，其流不測，式昭斯銘，勉勉無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靖州李升父登升齋銘

地中生木，日夜所息。聖人觀象，以明順德。盈天地間，一降一騰。道無孤立，獨此言升。巽體剛中，坤陰柔外。有本有文，乃升之義。萬物反生，復命于身。由貞而元，爲利爲亨。生道不窮，所立有本。於滅而進，於盈而反。人一於外，貪高騖遠。本之則無，升極乃困。所以聖人，命曰冥升。而云所利，不息之貞。人能知此，主以剛實。貞元相生，何有限極。《中庸》之末，凡八引《詩》。愈斂愈約，天德之歸。聖賢垂訓，賁若草木。我申此義，以勸謹獨。《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衡陽李芾肯齋銘

衡陽李芾名齋曰「無暴棄」，而請予書之，予請更名曰「肯齋」，又繫之銘曰：

父生師教，人所同然，而有父師，所不能傳。譬之菑室，子播子堂，子而弗肯，彼自肺腸。學乎爲己，仁乎由己，或聖或狂，一念攸始。嗟嗟李君，不自暴棄，我銘肯齋，康庸爾志。《鶴山先生大全

高瞻叔敬身堂銘

劉文節公嘗爲吾表兄高瞻叔名堂曰「悦親」，書之，又詩之。既事與志違，瞻兄參用孔曾子語，更曰「敬身」，以述劉義，某爲之銘曰：

陽健陰順，體性相成。子於父母，同氣異形。終風之噎，陟岵之行。此感彼應，山夷鐘鳴。是以古人，跬步弗忘。事君必忠，居處必莊，臨陣必勇，取友必良。髮膚之末，猶懼毁傷，矧受之親，五事五常。毋問窮達，與親在亡，秋毫弗盡，即忝厥生。豈待辱身，始遺惡名。曾子之敬，子思之誠，孟子之守，孔訓益明。嗟我小子，夙聞于兄，還以贈之，爲堂之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湘鄉趙縣尉與臻茅齋銘

茅之爲物，可葅可茜，可藉可鼎，可包可束。堅剛潔白，君子之屬。肆古宫室，編茅架木，土階簡簡，清廟肅肅。侯苴分社，農綯乘室，上下同然，儉而易足。匪惟著儉，抑亦觀德。於《泰》象陽，於《詩》比玉，瓦葺之分，《考工》所録。迨其流敝，文題刻桷，去潔尚華，損剛從欲。趙君之

居，澗泉之目，章泉之詩，古義是篤。睹名知訓，我銘維服。《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清湘滕景重處厚己齋銘

人之一心，至壹不貳，所居廣居，所位正位。學者，蓄德精義，各欽厥止，夫豈有爲。雖云善身，所以善世，舍曰爲人，孰非爲己。毫釐之差，厥繆千里。氣盈徇飾，氣衰徇利，氣暴恥安，氣柔恥異。爾性爾命，而人作止。篤哉滕君，念茲已久，我銘申之，聳善扶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湘鄉蕭定夫佐師友堂銘

湘鄉蕭定夫佐以書來曰：「佐之外祖王父爲黎君明師事文定胡公，建炎間避地荊門，外王父爲室廬、具器幣往迎之，胡氏奠居南嶽實昉乎此。佐之先人事五峰先生，與張宣公爲同門友，佐繇是亦獲拜宣公于長沙，宣公授以居敬一言。又十有五載，朱文公師帥湖湘，佐又從受學，以進德修業請問，文公不彼而幸教焉。歲月慆邁，大懼無以迓續師傳，永負先志，嘗裒粹胡公父子及宣公、文公手蹟，築室以貯之，凡爲一堂二內，建安真公爲文題識。佐摘其語名堂曰『師友』，以

請于吾子，既辱書之，又摘宣、文語名二内曰『居敬』、『進德』。雖然，不得一言無以穀來者。」

余以學未能信謝焉，而請至五六，乃爲之銘曰：

在三之義，曰君父師。大倫有五，朋友終之。父生母育，而君所司。兄弟夫婦，凡皆天彝。彼師與友，若弗是倫。孝敬弟順，賴兹以存。是知師友，亦命于天。尚論世變，必觀師傳。古之師者，傳道喻德。爲己之功，極於成物。其次專門〔一〕，如漢授經。末流之敝，僅擬金籯。其次愈降，習浮承陋。詞華之趨，科目之誘。其下胥失，求爲人師。雖官學校，循格計資。况於朋友，亦罕古誼。相鬻以文〔二〕，相蠱以利〔三〕。天開周子，師道復明。至于中興，世載其英。前授後承，不越居敬。謹厥攸居，則德之進。勉哉定夫，允踐所聞。毋使往帖，徒爲空文。《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八，《南宋文録録》卷八。

〔一〕其：原作「共」，據四庫本改。

〔二〕鬻：原作「酗」，據右引改。

〔三〕蠱：原作「鹽」，據右引改。

金華邵曾習齋銘

邵曾名齋以「習」，臨邛魏某爲之銘曰：

人而不學，自暴自棄。學而不習，不有諸己。其習維何，灑掃進退，起居飲食，夫孰非事。是在《魯論》，羣言之首。邵生敬茲，如酌孔取。《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番陽許槩晉齋銘

大虛無形，月星無光，大明照之，儀象乃章。朝東夕西，夏南冬北，標準四遊，綱維八極。是孳孳者，誰實使之，人有明德，而不自知。謂莫余覿，不謹闇室，謂姑可已，自棄自畫。況以是心，方之大明，瞻前靡間，垂後有光。彼日而明，有窒斯晦，而心無時，貫徹内外。乾離同位，垂象示人，我猶模繪，以告許君。或云四土，以晉爲厲，晉而不已，夷傷乃至。晉極而傷，蓋以位稱，不息之身，何厭乎升！《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湘中萬伯宗宗大兑齋銘

湘中萬伯宗宗大名所居之室曰「兑齋」，而屬予銘。銘曰：

朋友講習，於義爲大，聖人觀象，奚取於《兑》？兩澤相麗，衆水之匯，孚實在中，和柔處外。同氣相感，朝滋莫溉，如人相觀，匪命匪誨。筋骸之束，肌膚之會，漸摩不已，睟面盎背。萬君名

室，克自儆厲，我銘申之，尚穀同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清湘蔣成父公順一齋銘

蔣君築室，命之曰一。原一之初，冲漠無迹。其物不貳，其生不測。兩儀其感，五行異質。於爻用六，而蓍用七，卦八玄九，河圖則十。引而伸之，時萬時億，而此一者，流行不息。職職芸芸，各一太極，驗之人心，虚靈湛寂。五行之端，五性之實，必有事焉，不顯不覿。是戒是懼，靡徐靡亟。致用之原，皆由此出，始於尚絅，終反天德。蔣君敬之，一在爾室。真知實踐，亹亹無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又見《粵西文載》卷六〇，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三四。

渠陽唐吉父佑之敬義堂銘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雖比而言，有主有配。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即事常存，至壹不貳。内體既直，清明純粹，施諸君臣，父子兄弟，仁民愛物，各正其位。唯直故方，非敬無義，聖經賢傳，已約而備。然非實見，如食知味，非篤行之，如跣視地，言之雖似，未睹其是。我非曰能，而嘗從事，敢告唐生，庸輔厥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臨江蕭應祥遺經堂銘

黃金滿籯，不如一經，鄒魯諺語，本無足爭。獨嗟是邦，聖人所居，曾幾何時，流風蔑如。漢室之初，猶有魯生，斂名遠跡，不爲利行。乃自中世，立經設科，上誘下趨，民散俗訛。公孫弘後，儒相十一，齊魯假儒，居其六七。如志青紫，如陳車馬，亦號大儒，皆出齊魯。近聖人居，近聖人世，淪胥已爾，他不暇計。況所謂金，敗家亡身，糞壤不若，而經是倫。蕭君作室，榜以遺經，聖賢森列，爛如日星。萬世雖後，聖賢同心，有爲若是，匪今斯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七。

全宋文卷七一〇九

魏了翁 五七

祖妣孺人高氏行狀

祖妣孺人姓高氏，諱□□，邛蒲江人。曾祖皎。祖惟謹。父永堅，迪功郎致仕；妣廖氏，封孺人。生二男子、一女，祖妣長也。温任綱直，有儀法，迪功憐之，以歸我王考。事尊章無違志，於内外屬亡戚疏，皆盡恩意，以及於僮妾。家故居邑外，田家邛市，亡明日儲，脱緩急扣門，則貧者訾之，耕者種食之，疾病死喪者處業振贍之，予取予求，用勤相我王考，爲鄉里善人。王考即世，於是祖妣年五十有一矣，杜門寡居，釐身治家，延師教子，翕翕有理，用不墜先志。乾道七年春饑，米爲石萬二千，浮孥相枕藉死，吏亡政，民至弄兵。祖妣慨然召諸子謂曰：「民流移至此，吾幸有衣食業可延旦夕，而忍坐視弗恤乎？」乃發廩出穀，民取給者襁負相望，既得無死，又免於從亂，爲田里患，民德之至今。先是數喪婦孫，後徙邑中，小大畢慶，子孫具宜。歲丙午貢士，季子在選，明年以

慶壽恩得初品封，康寧壽考，閭里榮之。年七十八而卒，淳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七子男：長敏孫，次即余考上行，皆先卒；次和孫，以後叔祖鄉貢進士邦達；次南壽，次直行；次孝壽，以後祖妣之兄黃中；季□□。二女子，適同里高大成、樊居義，皆卒。孫男七人：丙孫、淳、了翁、灝、淞、漸、洪。內孫、洪已卒。了翁既忝己未進士，今典校中書，兄弟皆能以詩書持門户，而後高氏者預紹熙四年鄉舉，復有子聯取科第，士咸謂積善好施之應云。嗚呼！始祖妣葬我王考於善何鄉辛岡之原，建壽冢其旁，謂當同穴。他日謀葬祖妣，即陰陽家問月日，則競持拘忌之説，使人疑而多畏。亦嘗欲置陰陽拘忌不問，惟治命之承，而或又謂得卜至今，多歷年所，澤鄉易圮，動或有悔，凡二十年莫敢決。至是諸父日就零替，了翁與兄弟大懼皋緩，獲訾幽明，謀於高氏叔父，去昔之壽冢百步地名文池改卜焉。山川鬱蟠，顧揖先壤，域雖異而岡相連，遂決意翦除，以四叔父其配趙、七叔父其配高咸從葬焉。用明年某月□□即窆，敢先事狀平生以求銘於當世顯人，冀託不朽，儻可贖緩葬之譴云。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八。

知靈泉縣奉議郎致仕高君載行狀

君諱載，字東叔，世爲邛之蒲江人。自爲兒時，穎異越常，八歲能屬文。嘗爲犬所噬，作賦以詈之，其間有云：「逐利不顧則從跖而吠堯，爲養所移則事齊而背漢。」父師得其文大驚，由是不敢以

凡兒蓄之。少長，通六學，尤精於毛氏《詩》，旁及子史百氏、異端小説，率數行下。遇有扣質，則事詞顛末、姓名月日，語端駱驛無窮。以詞賦冠鄉舉，登嘉泰二年第，調嘉定府峨眉縣尉。前官以廨圮僦民居，君至拓而新之，未半歲，百廢具舉。太守果山游君仲鴻、廣都費君士戣聞其才，召攝嘉定法曹。永康陳君謙爲詳刑使者，亦甚器之，取置幕下，且除館授粲，遣子從游。建人劉君崇之代陳，君固請還邑，弗聽，事無細大，異席諮之。轉丞丹稜，邑號難治，會闕令，君以次攝，以公勤重吏足，以文雅服士心。聽訟本諸義理，嘗有兄弟交愬而父直其弟者，且曰季能食我，君語之曰：「孔子爲魯司寇，釋父子之訟，漢韓延壽不肯決兄弟之爭議，天倫所在，麗於法則害於教。今爲之兄者既不能養其父，儻繩以令甲則寧翅不祥之離。姑令百拜以謝，幸其幡然以返于彝也，而猶不悛，以干于僇，則縣令風之未至，將無詞于責，敢緩閉閤之思乎！」於是兄弟感泣，拜唯而退，遂爲父子兄弟如初，訟鉏因以浸稀。俄丁父憂，喪葬盡禮。嘗於讀《禮》之餘，覽前朝史牒，嘆熙、豐、祐、聖、符、靖、崇、觀、政、宣汔于建、紹、乾、淳熙元黨論屢變，國勢僨起不常，慨然有感於來今，乃取制詞之褒貶、廷論之是非，粹成巨編，而自以己意識其後。大抵雖以《國史》、《實録》、《長編》、《會要》爲之據依，而一時詔旨訓詞、封章奏疏，則必於先賢文集私史簡稽參質，以潰于成。凡百數十年間一治一亂，開卷瞭然，亦庶幾爲時事之補，非今世類書比也。服闋，調瀘州録事參軍。前給事、侍郎許公奕爲州，州事悉經其手，裁處明隽，許公既上其績，去之日又以所知薦焉。吏部范公繼至，則君治任將歸，乃曲留之，俾攝帥屬。主賓從容，惟孜孜講學之務，或語及前言往行，誦荅如響。范公

即郡齋修地理書，語寮吏曰：「無踰於高君者矣。」首以委付，又參以劉君湜、史君堯輔。君夙夜究心，不日而成，又取佗人之未竟者爲粹成之。世所謂《寰宇》、《九域》、《堪輿》、《輿地》諸書，亦略備矣，君復以國史、郡乘、私志、野録參繹貫通，凡郡縣之升降，諸道之分合，職官之沿改，風俗之微惡，人物之盛衰，與夫宣畋丘乘、封國江河久遠難明之事，鳥獸草木選蠕細瑣殊尤詭異之物，皆親爲筆削，靡微不周，往往前之爲丘乘者莫加焉。嘉定九年正月，改宣教郎。居數月，制置司辟知靈泉縣。君至則曰：「縣令民社之寄，徒自近世視爲冗惡，數日待滿。況此邦民貧地瘠，夏賦雖輕，秋輸最重，脱又恣吏侵牟，民何從出？」於是取先民格言凡有涉於爲宰者輯爲書，寘諸坐隅。視事窮晨夜，受輸者立得券劑以歸，無復它日所謂寄廊攬納之弊。又曰今爲令者率以簿書不報期會爲大故，漫不省訟，且拘以定日，民有緩急將焉愬。乃立爲剖決，立未容決則貯之紫囊，俟公退反復籌惟，厥明即以書判示兩詞之人，莫不厭服愧謝。嘗被制置司檄差充類省別院點檢官，會本路詳刑使者護試事，始下令曰：「異時考官往往不深惟朝廷取士之意，背公首私，吾儕尚懋敬之，毋枉有司。」衆皆曰諾。無何，與同舍大會堂皇上，作而曰：「今有某所某士以某經應選，所當籠取。」衆復唯唯。君獨徐而前曰：「夫朝廷以糊名取士，可焉取之，不可黜之，不知其他也。今以公之初公明若此，而以是終之，無乃不可乎？」使者爲改容。君夷易疏暢，洞無城府，雖居官亦敝衣羸馬，不改其度。請謁者或以情告，則厚加顧予，不則善辭焉。親族之貧者，歲以俸廩周之，戚疏厚薄，各足其分。自掃一室，繙閱舊書，每語人曰：「人斯須廢學，則無所措其身。」以故孜孜兀兀，如不能終日，下至詞章小技，

亦積累成編。與賓朋語，毋問經史，有觸其機則絲貫繩聯，娓娓不絶，或講論至夜分無倦。意所予，雖晚出後進亦折輩行與語；所不與，雖大官貴人視之亡如也。然亦以是狡險者欺之，已所不予者謗焉，至其自信則凛不可奪。今年春，忽覺氣血不仁，洎夏四月又聞母病于寧川，憂厲熏心，遂感忪怔淫熱之疾，乃即白府乞身，以便省侍。諸弟尋以母喪赴，君執書慟泣，曰：「吾何以生爲也！」於是柴瘠加等，疾不可爲矣，遂以七月之九日屬纊。嗚呼，痛哉！痛哉！君取同郡安仁計氏，生三子男：斯立、斯和、斯美。一女，巽，早卒。斯立兄弟將以今年十二月庚申葬君于眉州丹稜縣長寧鄉仙水里乾山之原，與計夫人同兆。重惟君自幼力學，考質經傳，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爲文不事鈎棘，和平贍逸，自成一家，當世之儒生聞人咸共期以遠到，而未見有所施設，賫恨以歿，宜有立言君子爲識其窆以詒世信後。顧事嚴日薄，其孤有志未就，姑爲撰次其爵里行義年，刻諸墓石以竢。《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八。

知黎州兼管内安撫高公崇行狀

高公諱崇，字西叔，世家邛之蒲江。維高氏以學業行誼聞于州閭，至大夫而家益昌。生六男子：冢子載，故奉議郎、知靈泉縣；次稼，今爲朝散郎、前知榮州。公在第三，幼英晤，受學于鄉先生杜德稱希仲，爲文宏以肆，聲律所不能束。大夫與譙夫人持家矩度嚴，程督諸子窮晨夜弗懈。公勤禮篤

學，大夫愛之，遣從李中父惟正學《周禮》。未冠，已馳聲士林。尋著録于成都之學官，李子周崟、何叔堅德固以國士期之，春秋試事必居第一。紹熙三年，大夫以詞賦舉于鄉，由是十年間師友兄弟接踵科級。公每試輒居首選，而實大聲宏，人所媢忌，率降待補生第一。蓋嘗因《周官》慢朝援陳靈公與孔寧儀父戲昵事，有司黜之。又嘗論紹興狄難，因及劉豫入寇，有司謬謂劉裕嘗篡晉，紹興間安得此人，又黜之。若此類者三，公不以芥蒂，益大肆于學，與仲兄、二季弟處。某時以館職補外，得與聞講肄之餘，寒燈破窗泊如也。大夫即世，公哀不自勝，盡瘁喪葬，母心以寧。嘉定六年，與仲兄各舉于成都、潼川路轉運司，同赴類省試，公以《周官》擬首選，知漢州許子然沆私其客羅傳之，與主文何叔堅論議激觸，移公爲第四。入對大問，海内人士望二高風采，恨不先睹。真希元德秀爲人言：「使二高不爲舉首，是盲有司也。」時任伯起希夷嘗爲廟堂言，政事與議論自爲兩途，不必徇人言以摇國是。於是任爲詳定官，而蜀士皆不在前列，故公與仲兄各以進士出身得官。李思行鳴鳳時以館職校試殿廬，出爲人言：「高西叔嘗擬甲科，爲他人所沮。」録其對以示人，至今户有此文。筮仕爲眉山尉。八年春視事，郡有老嫗獨居夜死，穿穴具在，莫知殺者主名，公以厚賞重罰得賊于成都〔一〕。又白縣宰，得三鄉顧役錢月給部曲，不愆于期，士爲公盡力，盜賊用稀。尉廨在南門外，屋敝階圮，公作而新之。前堂後室，東窗西圃，教閲有地，眺瞻有所。眉易治而難服，公涖以清嚴，一辭起敬。故參知政事李公壁家居，於士少所容接，而卷卷於公，春秋之月〔二〕，戚友之會，公未嘗不得與。太守宋正仲德之引入幕府，張義立方繼至，尤所敬禮。校試于簡，號得士。監司牧守薦舉交集，陞從事

郎，堂差教授眉州。以母喪去官，既除，語不及仕。工部尚書楊叔禹汝明白丞相，請以教授成都。南海崔正子與之來帥成都，一見奇公。未幾攝制置使，移治利州，公往餞之，請罷舍選法，復養士田。蓋先是懲養士泛濫之弊，以舍法限弟子員，舍選之名雖美而教養之數十減其六七，教官往往以學糧之羨爲媚上之資，故公首及之。朔月月半講授，公辯析精微，音吐洪暢，聽者屬心，士之就公養者倍於昔，士人謂三十年所未見，公歷控于臺閫，得緡錢萬餘以益之，增齋廬以贏之。轉運判官范君仲武由漢嘉守將漕成都，頗眷故封，俾公校士于嘉，同事無小大，於公取決。未既厥事，以疾引去，使者以所得之士率出於公，乃上諸朝。張義立時爲刑獄使者，楊無悔師復爲總領財賦，汪茂明果爲提舉茶馬，皆願公出其門，公未嘗自請也。崔公抵益昌，薦書從置郵以來，又薦公，請加召用。制司薦士舊以四人爲限，公官簿居五，僅得陞擢之命，寶慶元年改宣教郎，堂差知什邡縣。縣爲廣漢劇，積弛既久，帑人告匱。公爲更催科之令，分額刻期，書之于册，俾民自視其條目以上諸縣官，人情勸趨，不兩月間，庫管充羨。未幾入外省，充點檢官，首謂：「士之涉獵淺浮者，掇拾關洛方言，竄入舉文，以阿時好，最後學膏肓之疾，宜痛除之，以救文弊。」茶馬使者應文叔懋之時爲主文，嘉納其説，揭之棘門，凡所拔擢皆視其言而進退之，時論浩然歸重。二年旱，明年春饑，公發常平米爲食以食之，移書張義立，請飯飢一月，散之日又給一月，使者是之，所活不下千人。又立爲社倉規約。俾邑士遵行之，至今不廢。决嚚訟，懲鬬狠，質明而視事，日未中而退，綱條既立，百廢具修。以其餘力尋繹經史、容接人士外，至橋梁舍館、闤闠術徑，罔不新美。衛元包之宫舊在縣旁，歲久榛圮，公讀其書

而異其人，爲葺祠宇，俾學者知所矜式。縣有滑胥持吏短長，弟兄盤結，久不能去。公至，白諸刑獄使者，迸之遠方，人謂非潔己者不能。縣爲防以溉田，貳令者往往取徒長之金而私其利，雖旱乾水溢不恤也。公悉更其法，第賦役之高下，式竹楗之大小，俾民自修，官吏不得以並緣爲姦，役簡而隄固，至今爲便。用登極恩轉奉議郎。在邑三年餘，無絲髮擾民。紹定元年，至利州謁制置使富川桂公如淵，一見留賓幕府。先是利東、西路分置安撫，一治興元，一治新沔。自鄭損以制置使移司新沔，虜嘗入寇，損倉皇回利州，人情震懼。公謂爲今日計，宜循舊比，以二帥分治梁、沔，守衛邊場，制置使還利，端居堂奥，委任責成，庶幾緩急不致貽輕納侮。譬諸象弈，大將不出宮、不臨河也。又嘗謂川秦茶馬可分，利東、西路戎帥可分而不可合，時論以爲識時務之要，後皆如其言。公才資爽亢，遇事可否，不少回屈。時有餉所屬官吳震乙依憑王人，陵籍州郡，公移書諸司，數其害民蠹政，斷不可舉。且誦言于衆，謂今視蜀餉爲何等事，乃付之此輩，聞者快其言，而媢疾者衆矣。公自度不可留，辭至七八，桂公姑聽其去。二年，通判黎州，尋磨勘承議郎。黎爲西川屏翰，而備邊市馬，關係重大，自奴兒結構難以來，率以馬直爲兵端，事隸郡丞而錢帛制于茶馬司，每歲三千爲額，前人常賴其賞，然歲入輒半之。公綏御有法，夷落四集，一歲之馬當前官一任之數。茶馬司本錢未到，乃以他錢代支，不足又以私帑繼之。餘直未充，蕃部流言，公日夜調護，關白茶馬司。先是茶馬司移書朝士，馬直之當發而不發者爲寬剩錢，丞相聞之，將以充蜀中科降之數，敝蒙牽掣，相持益堅。及事轉急，遣屬按視，始究其實，即發緡以償之。是役也，微公盡言無隱，幾啓夷釁。事定邊寧，不以及格

爲賞，反以要脅爲罪，公一毫不較，涖職滋恭。近山有蒙秦化，相傳爲古爛柯地，符溪薛仲章紱嘗仕于彼，建玉淵書院以來學者講習，久廢不治。公修其墻屋軒户，將與邦之秀彦肄業其間。會闕守，以公攝郡。該慶壽恩轉朝奉郎，四年六月被命即真。未幾韃虜盜邊，羽書絡驛，盡發牌丁以備戰守，裹糧積倉，夥費醲賞，去輒不返。又召雄邊子弟多至千數百人，邊地空虚，夷輒伺隙。或報白蠻踰河而來，數幾七百，公厚募勇士，一日而千餘人，鳴鼓揚旌，布列高阜，番落望見，奪氣屏息。甲仗軍需積久刓敝，公命工改爲之，凡弓矢、弩鏃、刀戈、甲冑，數皆五百，軍容一新，鄰州資其用焉。移屯戍卒歲以千人，自邊釁開，益部内守，久留不遣。公慮夷人瞷知，力請于制置副使，僅得其半，俾與州卒共守，嘗罰信核，士氣懽踊。虜知有備，久不敢窺。置籌邊庫，凡圖回貿易之利皆貯其中。煮備邊鹽，俾土人日用飲食無艱，而官賴其用。始至，弩緡五百，去之日鹽米雜物多至十餘萬，而它藏名色不與。自夏徂秋，疾日以亟，視事如昔。秋末始得報罷之命，即忻然曰：「吾欲退閒久矣，苟以是生還，爲幸曷甚！吾奉法潔身，恃以無恐。黄公辟書謂官箴士檢，雅尚端潔，人所共知，不識坐我何罪。」暨堂帖以臺疏至，讀半，徐曰：「吾不欲久居幕府者蓋以是。如抑求郡之僥倖，塞覓舉之姦貪，結憾同列，取惡餉所，今之得罪固其所矣。而吾嘗移書數潘福之不可用，帥不我聽，報書具存，今謂朝廷用人，大閫命將，皆我之由，是誣天也。敗蜀殄民，責有在矣，然而不足復計。」後九月癸酉，忽索紙處分家事，命魏良貴書之而自題其末。十月癸未乃卒，語不及私，辯不及謗，第言「無負君親，吾奚憾」。公積思力學，抱負奇偉。自爲布衣，識遠才邁。刑部侍郎吴德夫獵諭蜀，公謂今蜀道

始平，士修不率，宜推明正學以厲人心，吴公爲建三先生祠，人謂知本。公窮經析理，明暢精詣。遇事感慨，奮髯抵掌，視王公貴人亡如也。逮爲吏，益以直道自信，遇所譏評，皆推見肺肝，故善者與居，喜其交警玄發，而不善者並游，則常病其盡言以招過。然善者少，不善者衆，是故雖見知於善類，亦受侮于群小。天分過人，自經史傳注下逮騷典，記聞博洽，名章俊語層見錯出，絶去畦畛，自成一家。雖弄翰戲詞，亦殫極精妙。以科目舉者，楊叔禹與吏部侍郎胡仲方榘、兵部侍郎杜忠可孝嚴；以召用請者，前崔後桂。今上嗣位，以賢能才識舉士，今工部侍郎黄德常伯固與一時監司皆列上之。平生著述有《周官解》十二卷，有《經史雜議》□□卷、歌詩□□篇□□卷。其言論風指可爲後法者，又莫之勝載。生於乾道九年，卒于紹定五年。娶同邑樊氏，卒于開禧二年，年三十有四。再娶新津扈氏，卒于嘉定十二年，年四十有二。皆贈安人。子四人：斯猷、斯仁、斯和、銀菟。次斯仁以後季弟茂叔。女二人、長適前綿州教授唐季乙，先卒；次適譙似曾。内外孫男女九人。斯猷兄弟將以六年正月壬申，舉公之喪葬于縣之普慈鄉仁惠里坎山，事嚴未及謁銘於立言之君子，敢爲次其閥閱行治卒葬如右。謹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八。

〔一〕得：原作「敗」，據四庫本改。

〔二〕之：原缺，據右引補。

敷文閣直學士贈通議大夫吴公行狀

曾祖象奇，故不仕。妣李氏。

祖子民，故不仕。妣易氏。

父唐年，累贈太中大夫；妣劉氏，贈碩人。

公諱獵，字德夫，潭醴陵人，自太中公徙名數于善化。公年十五，補郡博士弟子負，受業于里人陳仲思符、王明遠公明，尋受《易》于陳善長元。會魏忠獻張公寓長沙，太中公以《易》受知，因得交張宣公，於是年二十有三，遂從宣公卒業。宣公見公弘裕疏暢，喜曰：「吾道其不孤矣！」兩以鄉舉試于禮部，皆黜。嶽麓書院成，以選爲諸生。乾道三年冬，朱文公來會宣公，又獲親炙焉。公每惟聖賢教人無先於求仁，自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乃以孔門問答及周子、程子以來諸儒凡言仁者粹類疏析，以求正于宣公。宣公嘉之，授以大義，勉以體察。尋與郡博士異論，辭歸。七年，即城北僧舍受徒。太中公交遊道廣，公力貧養志，不概有矣。宣公嘗與其弟定叟枸及吴伯承銓、吴晦叔翌，皆一時聞人，過之，張安國孝祥時爲守，爲賦四公子詩。夏六月甲子，太中公卒，執喪一循古制，不用浮屠。踰月，葬東郭門外。湘中士大夫喪禮黜浮屠自公始。淳熙元年，公又與賓貢，劉樞密珙再以郡守舉送，譽不釋口。明年春試南宫，遂之婺謁吕成公，與語，奇之。且行，拊而勉之曰：「小小得失，

亦足以驗學力也。」尋以選射策廷中，賜同進士出身。五月銓試，授迪功郎、潭州平南縣主簿。冬十一月視事，宣公方經略廣西，檄公攝令，尋又攝靜江府教授，兼節度推官。郡建學，屬役于公，公一倣長沙校官，宏敞過之。宣公移使湖北，司業劉公煒代爲帥，問士於宣公，以公對。六年春，以舉主關陞從事郎，劉公辟公經略司準備差遣。夏五月，陸川妖寇李接殺九州巡檢以叛。癸酉夜聞變，劉公戒僚吏趣發兵，公請以沙世堅將效用軍自梧藤趨容，效用粟全五人爲之導，陳立國以高州戍兵自化與世堅會，調雷化州水軍截海道，趣漕司轉餉，募白霞土丁，調巡尉吏士，以至增郵兵，明間諜，携賊黨，招叛亡，貸脅從，纖悉畢陳，劉公悉如其請。賊勢益急，陷容、雷，撤高、化，破貴、鬱，掠陸川、博白等凡八縣。秋七月，劉公被命以節制軍馬督捕，以公輔行。露潦熏蒸暍死相望，公扶持拯療，士感激思舊，遂請分軍薄賊營，爲連珠砦十三以斷賊往來，聲勢聯屬，賊氣浸索。將抵貴，太守馳騎報賊二千來自興業，謀襲静江，上下愕眙。公叱之曰：「第流移者返，不聞有賊也。」劉公以詰貴守，既聞果流移者復鬱林，劉公往撫之。公夜請曰：「師久不功，主知故乎？有勞不賞，有罪不誅，逗遛者獲全，偃蹇者幸免，人奚憚而不全且免也？」劉公於是大會將士，録鬱林之功而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與其州胥黄益、龍翼，人人警厲争死寇。寇窮之海，以有備不得前，生縛接及賊將彭四十諸人二百六十有五，與接之妻孥以獻。六州八縣平，建留屯以守。冬十月丁未師還，十一月辛酉至自鬱林，壬戌磔接等于静江市，膾其肝心以哭死事者。七年三月，以功遷文林郎，爲轉運、刑獄使者所劾，改主管廣東路轉運帳司。初，盜起，劉公詰刑獄司佚捕，轉運司之興，二司懼且怨。事平，有

希賞不得與者，遂乘間抵巇。劉聞公之得譴也，曰：「是將何以勸功？」上疏力爭。七月丙寅，丁母憂。九月，跣護還里。服除，赴選，注辰州溆浦令。先是公以憂乞身，劉公亦移鎮湖北，刑漕司遂劾公，公坐降授修職郎，劉公亦坐褫職罷鎮，尋卒。公至是受命，慨然嘆曰：「平南之役，帥屬惟龔總、楊炤與僕三人。炤任督捕，總任居守，而始終同患則劉公與我耳。吾而不言，將爲死公乎！」遂上書闕下，盛陳六州之功，謂犯不測者四，居甚難者六，且曰：「臣今不負劉焞，乃是不負陛下。」辭義慷慨，以忤時相不報。當上溆浦，念劉公誣謗未白，不往。郡守林公栗方館致之，故相衛文定趙公雄守荆州，移書趣行，林亦贊其決。縣介于五谿之間，蠻徭歲抄邊，公拊而誨之，相戒毋敢犯。士不知學，公命歐陽誠之爲師，儒術浸明，其後郭褒、張逵相繼舉進士，風流文獻至今有存焉。十二年春，有王涇者以公之官違年，持吏部符代公。公去，其秋叙復從事郎。明年赴選，叙文林郎，調監桂陽軍贍軍酒庫。歲餘之官，刑獄使者宋公若水以公攝常寧宰丞，尋又以湖南路安撫潘公畤致之幕下，且命兼獄麓書院堂長。陳公傅良來爲守，願得公助，潘公弗許。會郴、桂大饑，潘公命還郡賑給。公取南豐曾公法，率五日計口授泉，惠洽而民不勞。又請發常平金貸下農，陳公從之，全活甚衆。趙文定公舉公之詞曰：「才資有用，氣節甚高，使在要塗，必不負國。」此知公之深者。十六年，以光宗即位遷儒林郎，尋又以年勞循承直郎。紹熙元年，以舉將及格，改奉議郎，知常州無錫縣。縣爲浙右劇，前令鮮以善去。公使五家爲甲，甲有長；二十五家爲保，保有大長。凡一百二十五家，則揭其黨里姓名于都亭，其有不孝不友、不婣不恤，凡以泯彝敗俗，合衆而撻罰之。若顛連嫠獨，則以告于

縣，縣稱給之。比及旬歲，教行訟清。明年，陳公以公聞于上，謂公與平李接之亂，未嘗言功而屢訟帥臣劉焞之冤，逮及桂陽酒官，助講荒政，甚於飢渴，詔赴都堂審察。三年冬十二月，召試館職。四年春正月，差禮部貢院點檢試卷官。二月，以年勞轉承議郎。三月丙子，給筆扎于學士院，問以兵財之策，公對略曰：「大義不明而委兵民於交病之地，此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禍，天地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使南渡以來，君臣上下朝思夕勉，如勾踐之報吳，田單之復齊，則將必其將，兵必其兵，上無賄取倖得之門〔一〕，下無虛籍冗費之敝，民之力庶其有瘳。而紹興以來，厄於權臣之和議；乾道以來，格於機會之未集。馴至于今，又非前比。以偷安爲和平，以不事事爲安靜，天經地義陷溺而不自知，竭州縣之力以養不耕不戰之軍，不惟不可用於外，亦未保其能恬然於內也。」策入，戊寅除秘書省正字。夏六月，召姜特立，公率同列上封事，命隨寢。上以疾久不朝重華宮，秋九月，公又率三館之士上封，不報，公又自爲疏以諫。會慶節，公又率同列三上封，不報，退以書責宰相。冬十月，與同列三奏，略曰：「今慈福宮有八十之太母，重華殿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否則無以慰兩宮之望。」詞甚切至也。五年春，遂白宰臣，乞召朱公熹、楊公萬里。且曰：「使朱公端委以立於殿陛之間，聲容氣色必有以感發人主，風指意向必有以作興人心。」時相納用焉。夏四月，又率同列上封事，亦自上疏極言之。陳公爲中書舍人，以不用去，公爲書留之，且曰：「今天下安危之機已判然可見，而未聞有叩頭流血、牽裾折檻之士，方且曰是不宜激，激則已甚。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不欲歸過君父，然則身雖退而奚益！」陳公爲改容謝。七月丙寅，

以寧考登極恩轉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八月辛卯，遷秘書省校書郎。九月丁卯，除監察御史。其冬以災異求言，公疏五事以諫：一曰服喪次以答神人之心，二曰審菆殿以徼宗社之福，三曰寢御札以專廟堂之責，四曰體乾剛以强主德，五曰建皇極以正人心。是時上趣修大內，韓侂胄已從中用事，黜陟賞刑率託之御筆，君子小人之勢將不兩立，故公縷縷及之。尋又詔侍從臺諫言事，公上疏謂求言未廣，願更令百執事，悉許盡言。上將移御大內，公又上疏，略曰：「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爲高宗服三年之喪，壽康屬疾，以是付之陛下，萬一輕棄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況太母春秋高，壽成又當大變之後，皆悲切不自聊。今陛下在行宮，瞻前顧後，猶有所馮恃，一旦舍之以去，不知兩宮何以爲懷。陛下即位以來，未見上皇，其間必有幾微曲折，非外庭小臣所能盡言者。陛下固宜篤厲精神，少紓歲月，以俟上皇和豫，徐爲祇見之謀，何苦爲是趣迫之舉？而況行殿之次，三年之喪，所以祈天永命之意，實肇基立本於此乎！」自後御札日盛，公復上疏，略曰：「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一宰相，明日出一紙去一諫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幾。昨日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之祠禄，中外相顧皇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熹當世老儒，善類攸歸，清議所出，陛下毋謂天下爲一人私有，而用捨之間爲是輕易快意之舉。」疏上，權倖側目。閏十月，被命監掩攢宮。十二月，集議孝廟配享，公謂：「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與賊俱生，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始終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議不合，求去，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慶元元年春至部，下令曰：「其有下陵上，卑

踰尊，賤犯貴，不孝不友，若當官貪殘，居鄉武斷，在役受賕，苟以事至，必罰無貸。」其後歷官，率以此爲首。公在江西僅半載，爲言者所劾，降奉議郎罷歸。五年夏，始盡復元官。其冬，主管華州雲臺觀。嘉泰三年春，除廣西路轉運判官。廣右十六郡，漕司歲借鹽本錢有差，郡率不能盡償，故比歲靳不與。公曰：「是趣使斂民也。」即給借緡錢十餘萬。尋宣公舊規修校官，闢漕司酒庫以爲桂林精舍，與同志共學焉。嘗請蠲静江府昭州折布之錢九萬餘緡，及廣西攝官悉從漕司注擬，未報。三月，改知鄂州。有父祖死于瘴、子孫落南不能歸者數百人遮道，公命給其歸貲。夏五月丁卯至鄂州，諭民以義利之辨〔二〕，凡家人族姻之訟悉以分義爲斷。考覈歲入而裁其出，以惠商旅；又請募胡南北茶商以助大師，江湖水手以濟水軍。僅及期歲，除户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蓋開禧元年夏四月也。時柄臣議開邊，虜諜知增戍。公移書當路，請號召沿邊忠義人以保邊場，刺軍中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虜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軍宜有儲峙，乃併輸湖南米於襄陽，凡積米五十萬石、馬料一百三十餘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又蓄銀一百萬兩，爲萬一進討之備。其後董達守郢，孟宗政守隨，柴發守南漳，克有成績，皆公所拔，而襄陽、安、郢之圍亦賴儲峙，人心不摇。閏八月丙寅，被命赴行在奏事。冬十一月癸未，除秘書少監。初對，首言：「臣所聞於師友者，惟大義是究。嘗奏疏先朝，及叨召試，未嘗舍是而言他。今縱未能一舉以大快神人之憤，謂宜簡拔人才，蒐

練軍實，使一日有一日之積，一歲有一歲之功。」其次招勇敢，葺險要，廣招募，明間諜，大抵皆申述前在鄂州所請，而論光、鄂當經理，江、黄當增戍，於良家子中增爵賞以募間探，擇近臣授之節制，視前請加贍。公峨冠大衣，儀狀開偉，至是造朝，疏暢明亮，朝論歸重焉。然倡議者方指期克復，而公所陳二疏大抵必欲先内後外，日積月累，使規摹先全，異論不摇，故往往不快於心。會上流告饑，十二月辛未，除秘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出大農十萬緡賑貸。陛辭，又申前説，辟黄榦準備差遣，陳椅營田司幹辦公事，弟猶書寫機宜文字。明年春二月至武昌，即馳遣岳璠、董道隆招商分糴。三月視事，發米二萬石，糶給各有差，米價爲平。又念虜萬一窺襄陽，則荆州爲天下劇，方高氏有國，嘗注水爲防，號三海，先是守荆者雖嘗經理而未有緒。公用五十餘萬夫，緡錢半之，築金鑾、内湖、通濟、保安四櫃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于沙市爲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尉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穴隄以相灌注。公嘗招某方而履之。其後虜騎東至竟陵，北窺荆門而不敢睨荆州者以此〔三〕。公嘗數請募茶商、水手，至是行之。又刺親效五百人，調荆、岳、鼎、澧義勇防城。冬，虜犯棗陽，公謂棗失則郢重，郢重則荆危，請調沿江及關西兵。未報，虜圍襄陽、德安，亦遣二千人由建陽、荆門屯百頃援郢，一千三百人由基城、馬梁會百頃，義勇千赴襄陽。十一月丙午，被命節制軍馬。十二月庚戌，虜遊騎至官陂，迫竟陵。辛亥，守臣林管亡，公劾之，請于朝，得夔州

路鈐轄張榮，以八百人援竟陵，統領李橫提軍五百護送京西參議官魏良忠繼往。時神馬陂潰軍所至剽掠，下令招集，前後共得萬餘〔四〕，以三千人援襄，八百援安。癸亥，除寶謨閣待制，辟王觀之主管機宜文字，胡庚幹辦公事，薦豐忠簡趙公之孫綸于朝。三年春正月壬午，即拜湖北京西宣撫使，仍治荆州，辟吴竽、于革爲參議官，張忠恕，張岷爲機宜文字，弟猶書寫，王觀之幹辦公事，陳椅、李壽朋、陳之經、董道隆、周郁、趙師蒼準備差遣，胡庚、羅穎、李儒用、王坰準備差使，康彦明、吴必達、王灝、黄輔準備使喚。魏友諒乞濟師，予之千五百。又分命章彦珍將義勇軍、金安世忠勇軍，皆五百，駐龍涴、灘市，馬瑾以義勇千、官軍四百再援竟陵、應城，董逵、郝恩各將兵援郢，陳椅以義勇四千守荆門。丙戌，虜犯竟陵，張榮死之。癸巳，虜圍郢。戊戌，夔路漕司以吴曦反書至，内阻外制，公爲寢食俱廢。某自春正月道荆西歸，公謂其可與語，嘗挈與分視守備，至是馳書至峽中挽回，俾攝參議官，且曰：「其爲我任西事之責！」公方以襄陽、德安之圍未解勤勞夙夜，募士入郢責王宗廉以死守，而數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郢圍既解，尚有襄，安二圍，乃督董逵、李謙亨、嚴江、彭國自京山援德安，而趣董世雄、孟思齊會黄陂，李橫、雍政、馬旺仍隸魏友諒，約山砦馬伸、柴發及忠義統領孟宗政、咎世雄解襄陽之圍。部分既定，惟西事方殷，會彭輅避亂至自金州，秦世輔以失津謫荆，公以二將爲問，某因請分授民兵，付以襄、安之圍，又贊公請以王大才爲池州都統，將萬人戍江陵，爲討叛計。公遂移書當路，請降御札付大才、輅，咸任西事。尋又募水軍捍江，令鈐轄趙翰以禁軍三百、陳寶吉仲以御前軍六百扼秭歸巫山，立柵石門，王舜舉亦以三百人控均、房，轉

歸、峽粟以待王師。俾余求一人往説僞夔帥祿禧，三月戊子，露布至荆，公率吏士拜表賀，遣人勞安公，復馳書當路，乞厚平蜀之賞。壬辰，除刑部侍郎。戊戌，上手書付公，略曰云云。書至荆，則西事既平，公執書感泣知遇。又念江北、漢南之地創殘未復，發緡錢十三萬八千賑湖北，六萬三千賑京西。新潼川僉書判官趙彦吶與夔州判官希混、進士晉世忠、朱元之等誅祿禧，公爲上其功，尋又請城荆門、應城，請以歸、峽二州專隸湖北，未報。除四川宣諭使，賚詔諭蜀，而自以御札付公，有曰：「比以逆曦負國，付卿西討，賴宗社之靈，賊不旋踵已誅。然遠方亂定之初，猶軫憂顧，必得信實之臣，單車所至，往宣德音。惟卿素知體國，就輟以行，其遂疾驅，爲朕訪求民瘼，鎮安群情。如武興一軍兵數偏重，今欲分半屯於益昌，别命一帥統之，卿可與宣司商略，條具來上。諸有經畫，併悉以聞。」且令至沔州、興元府、金州都統司犒軍。五月己丑發江陵，吴竽爲參議官，自黄往金，宣布詔旨，王觀之幹辦公事，李儒用、董道隆準備差遣，岳璠準備差使。秋七月丙子至夔，吏民扶杖聽詔，以蔣介當黜揭諸行司，以丁焴名聞。尋分遣觀之、儒用往成都、潼川布詔，公由果、閬至利，區畫分屯。道大安，爲文以吊楊節毅公震仲，即學宫祠焉。九月己卯至沔，與安公定議，分兵駐利。十月還至利，首奏楊公死節及李好義有大功，皆請賜謚立祠，且乞以官田給賜好義之家，劾蔣介不忠。遂以十二月戊辰至夔，將以淑慝功罪歸報天子，會除敷文閣直學士，即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公惟受任若此，無以上報，遂列上倡義之士十有五人、守節二十有九人、去官二十有三人、受僞命九人，猶以爲未足也，復上人才五十有二人，以李僑爲

首，且援王文正公之説曰：「臣所薦之士，非欲陛下一一召用也。士大夫既爲近臣所薦，必知愛重，若加養成，可爲異日用。」公之心蓋若此，而人不及盡知也。又請蠲賦役以幸蜀民，其略曰：「竊惟蜀之利病莫甚於賦斂，姑以養兵言之，歲有二千萬之供，取民百端，未易毛舉。鹽課之在建炎，總爲緡八十萬，後改行引法，遞增至四百萬。今雖數數寬減，尚存三百餘萬緡。酒課之在建炎，總爲緡一百四十萬，後改場店法，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今寬減之餘，尚存四百餘萬。産茶之郡，初亦無幾，自熙寧始行榷法，至元豐而倍增，及建炎改收引緡，至紹興而倍取，今爲緡二百餘萬矣。布估不過六州，自薛田創於天聖，每疋給以本錢三百，至建炎不給本錢而匹二千，今爲緡一百三十七萬矣。以至二百萬緡畸零之錢與三十萬緡激賞之絹，當時固曰軍興暫科，事已即罷，其後取之自如，展轉滋甚。異時養兵費二千萬緡，今又倍增至五千萬矣，不知何以爲繼。兩界錢引已五千萬緡，今又添印五百萬，且增一界又二千四百萬緡矣，不知子母何以相權。重以逆曦之變，總所之積耗於妄賞，關外轉輸焚毁略盡。今平賊之後，諸軍累資俱高，每歲俸給增添，何啻二百萬緡。軍興之際，起夫運糧，固不可免，地遠者出夫庸，是亦權時之宜，然有令人寒心者。臣始至巫山，士民遮道，謂巫山科夫五百，夫爲錢八十緡。以鄙小縣刀耕火種裁自給，而輸緡四萬，餘可類推矣。方軍事之殷，非財莫濟，顧以蠲減之議爲獻，似亦不知時義者。願廟堂之上，明詔侍從郎省之臣有懇惻愛民之心、備諳蜀事者，相與討論來上，然後行下宣制總司研窮節目，條列利病。凡無名之供、煩重之賦，一切蠲減，庶幾與民更始，咸被實德，祈天永命，無越於斯。」其言雖不果用，人以爲知本。嘉定元年夏四月至成

都，蜀士學于成都者春秋試率數千人，弟子員五百餘，公揭朱文公《白鹿書院學規》誨之，既又祠周、程三先生于學，朱、張氏配焉，俾某記其事。多士聞風胥勸，學者益勉。公念成都爲西南都會，師少堕壞，不足以控制諸道，乃與宣撫司列上，移興元中右軍二千分屯，罷潼、綿歲戍五百人。又念蜀之楮幣舊號交子，隨閏更易，曰兑界，近歲以二千五六百萬爲界，惟兩界並行，今乃增印至八千萬緡，漸不可繼，與宣撫司、總領所共請，以帑金三百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更自朝廷賣僧牒，收回增數。未報，而總領所忽下令於利州收兑，人情皇駭。公截留九十三界新引五百萬，就成都置局，且諭民以收兑不盡之數行用如故，浮議遂止，然自是與總餉者異嚮矣。趙衛公有子曰昱，聞曦變，號慟不食而死，劉公之子曰堅，時亦去官而卒，偶皆公所嘗事者，遂併上其事，趙公賜謚文定。制置使滿歲得薦士，遂以李嗣文、何憙彦、度正、劉靖之、何應龍、李鳴鳳上之。秋八月乙丑，公被命召赴行在，候黄疇若到日起發。九月，安公除制置大使，會彌羌結連青羌寇邊，尋即竄伏請降，公欲增戍防捍而安公欲擊之，卒以取敗，二司由是不咸。明年四月癸亥，解印去。七月至荆州，吏民迎拜聚觀，象而祠之。公俯江嘆曰：「吾昔守此，正兩圍未解，西事方殷，嘗指天誓心，事幸而濟，即幅巾還里，今因循累歲。」遂力上歸田之請，徑還長沙。八月，以臺疏落職，罷召命。五年春三月，差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公以行年七十請致其仕，優詔不允。明年十有一月乙亥，以疾卒。卒之日褚無餘貲，帥守衛公涇與漕使曾工部槩爲給喪事，詔以前請特復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尋覽遺表，特贈四官致仕，遺表恩澤如令云。公襟度恢弘，色莊而氣怡，人之有善，不翅己有，過焉，曰：「此必非其本

心，當徐察之。」與公久處者，咸曰未嘗見公有盛氣矜色，藏怒廋怨，而聞言必復，見義必爲，則勇不可奪。從張忠獻公聞「復讎」二字，及從宣公，又聞求仁之要，終身誦而行之。以故士心豫附，所至林立，幕府往往不下三十人，館士亦數十計。自爲吏凡四十年，奉賜緣手盡，或咎公施予太濫，公曰：「通有無者理之常。余少苦貧，資人以活，今幸有禄，可以及人，而閉户獨享乎？」迨其乏絶，亦處之夷然，無一豪追咎也。於諸弟尤極友愛，均財共産，廉遜之風被于國人。嗚呼！自師友道缺，後生末至不及師事前輩，儕類渙散，典刑云亡。公以湖湘之英，歷款諸老先生之門，得張公父子爲之依歸，碩大寬深，山嶽鎮而江河流也。使不幸而不及事前輩，其亦幸而親炙如公者，猶有以考言行而察世變焉，而暫起復僵，多忤少逢，方欲引年謝事，聚友求志，以私淑後學，而天亟奪之，志士仁人聚泣交吊，嗚呼，是惟哭其私也歟哉！奏議□卷、經解□□卷、雜著□卷，藏于家。元配李氏，故湖南路提舉常平茆之女，歸公五年而卒。繼室王氏，故廣東路經略趯之女。皆贈碩人。子彌昭，宣義郎、前僉書歸州軍事判官；彌慶，承務郎。孫男女二十人。余以受知之久，彌昭屬叙公閥閱年行，以求銘于立言者，乃不果辭。謹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九。又見《經義考》卷二四四，《張宣公年譜》卷一。

〔一〕上：原作「且」，據四庫本改。

〔二〕辨：原作「便」，據右引改。

〔三〕門：原缺，據右引補。

〔四〕餘：原作「分」，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一一〇

魏了翁 五八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許公奕神道碑

嘉定十年，女真敗盟，首犯淮漢。其冬闚蜀，剽西和，批天水，奪散關。明年春，四川制置使倉皇進治利州，大將敗亡相屬，沿邊忠義人忿於散遣之令，於是西和、成州及河池、栗亭、將利、大潭縣莽爲盜區，羽書狎馳，蜀道震擾。顯謨閣直學士許公時守潼川，先是公自遂移潼，積以時事爲憂。會前起居舍人真景元德秀以書抵公曰：「昔侍右坳，因直前爲上言人才進退消長繫天下所以治亂。開陳未竟，上忽宣諭曰：『許奕骨鯁。』德秀對曰：『誠如聖諭。』」公得書感激，至泣下，益思所以補報。會成都路漕臣梁綸以邊遽關移，公頓足呼曰：「事急矣，吾不言而誰言！」乃具録以聞，因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四蜀，仍給降詔榜，信必賞罰，以奬忠義，以收人心。刑獄使者丁必稱亦請竄名以聞。上得奏，中夕封付宰臣，明日奏事又問，宰臣方以蜀近事對，蓋疆吏驛聞而行理後至耳。遂詔綸

與待闕州郡。公知必且得譴，獨念夙被殊尤之知，今不忍坐睽狄難不卒爲上言也，又奏：「忠義人雖已就招而虜禍固未已也。況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濟，且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至此而不決，將有後時之悔。」既又上書丞相，涉筆數千言。御史劾公欺罔，秋八月丙午，詔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理作自陳。先是以言者論公牒避親舉人過數降一官，至是未數月，乃以詔書特復元官，改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距前命纔一昔，或者旋悟言者之過乎？公念歸已久，及聞命，趣治裝，置酒與丁君別，握笑如平生。忽感末疾，家人請毋行，公曰：「吾歸乃愈。」遂自力登車。迨歸，氣體浸平，惟疆事之憂終弗釋也。十二年春二月，虜忽大入，擣河池，大將吳政陷陣，虜遂破鳳州、漢中，趨大安，中外喧沸。公聞之，憂悒不自聊，而疾病矣，即上章謝事，且自占遺奏曰：「臣自念本非衰病，初緣偶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爲諱，及針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靖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絡不通之故。」凡三百餘言，率以身體國，如吕中丞告老之語。家人環問，終不及私。以二月己酉屬纊，享年五十。嗚呼，自吾有狄難，能無所顧畏、空臆以告吾君者幾人乎！邦伯師長胥動浮言，邦君御事罔不返曰艱大，殷、周之君未嘗有一語詰其非也，曰「尚皆隱哉」，曰「允蠢鰥寡哀哉」。曰隱曰哀，凡皆動於志誠惻怛，殆欲君臣上下共推此心以圖濟國事，方懼其忱之弗屬也，而敢孰何之乎！嘗哀公之忠而不見察也，爲文以吊之曰：「藉令過實，主聽公耳〔一〕。魏高平侯，文靖公李，數奏四方，盜賊災異。是卷卷者，今昔一意。數不加罪，一已見忌。」蓋指此也。其孤象祖兄弟讀之，慟曰：「公必知我父者！」十三年春，余過其家，進諸孤問緩

葬故，泣不自勝，曰：「吾世墓在甘泉鄉之癸山，吾將以吾父祔而撓於史巫之紛若，執事盍爲我決之乎！」余挾日者往視之，則皇考資州君之左亦惟癸食，象祖入白其母，遂卜以十月乙酉即窆。既又再請于余曰：「識窆之文，非執事誰屬？」嗚呼！與公同升，今適後死，弗忍辭也。謹按許氏系出姜姓大岳之後也，自元公結爲楚滅，遷于容城。子孫有家咸陽者，唐中和間扈駕西幸，遂家于簡。公之曾王考載，故贈朝奉郎；王考國，故任朝請郎、通判瀘州；皇考延慶，故任朝奉郎、知資州。以公貴，兩世皆累贈太中大夫。妣碩人劉氏。初，瀘州有二子，長即資州，次曰延之，終承議郎、通判遂寧府。方瀘州之卒也，資州未冠，遂寧未睟也，兄弟相依以立。其後資州年四十未有子，遂寧取勾氏，生公，遂以爲之子，名奕，字成子。任補將仕郎，階迪功郎，調遂寧府長江縣主簿。丁內艱，服除，調潼川府涪城縣尉。舉慶元五年進士，時韓侂胄排擯異己，中外多事，公枚舉慶曆、元祐事勸上以靜爲治。上覽奏篇，親擢爲第一，授宣義郎、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到官未期年，以遂寧卒持心喪。嘉泰三年五月，召赴行在。明年五月造朝，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開禧三年，遷起居舍人。明年改元嘉定，爲通謝使聘金，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使還，除權禮部侍郎，俄兼侍講，陞侍讀。二年十月，遷吏部侍郎。三年正月朔，兼修玉牒官。三月，又以給事中闕官，申命兼權。八月，除顯謨閣待制知瀘州。五年二月，除知夔州，表辭不行。十月，改知遂寧府。八年七月，進龍圖閣待制。九年七月，加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十二年八月，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階官自迪功郎改授宣義郎，積官至朝請大夫，贈通議大夫。

爵封自陽安縣開國男至郡侯，食邑自三百户至千户。公試吏，爲部刺史王君勳所知，攝屬刑司，論議平允，識者固已期之。佐東川幕府，思職勤事，無盛氣矜色。召爲館職，故事三人及第率得超進，公例由五遷以長著廷。嘗與唐安張伯修從祖及余凡三人約，遇下直非報謁問疾及休沐之會毋出。其後公拜起居舍人，侂胄語人曰：「蜀士政自佳，未嘗有私請謁於余者。」蓋爲公等發也。兵端之開，士鮮不揣摩以希進，公獨移書侂胄，謂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無事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王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爲參謀；廟堂之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禁衛單薄。又奏乞將贓吏顯著者必加鞫勘，永廢勿用；凡特旨放行以啓僥倖者，亦宜遏絶。所言皆用事者所不樂也。蜀盜既平，以起居舍人往四川宣諭軍民，公謂使從中遣，必淹時乃至，既又徒云犒師而不以旌別淑慝爲指，皆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宰執是公言，乃改畀京湖宣撫吴獵，便道入蜀，人謂公知大禮。公每嘆今左右史絶戾古意，因歷舉元豐王存及隆興胡銓嘗所論奏，極言其弊。其略曰：「今前殿坐則侍立官從東朵殿徑過，後殿坐則臣寮奏事畢方外殿近黼坐，面西少立，所聞無公事，所見駕興而已，未嘗有一事可得而書。陛下總攬之初，謂宜一正前失。今後如遇朝會，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如常儀，前後殿坐則令輪當侍立官由東朵殿徑至御坐東南，面西立，豈惟獲聞聖訓，傳示無極，抑使臣寮奏事不敢恃陛下如天之度而肆其頗僻。」上以其疏下禮寺，秘書省討論。時上下既苦兵，大臣求成于虜帥者三，上疑小使不足仗，擇見大夫衎命往議之。及疆則勞逆之使不至，久乃與其屬以書幣還。會侂胄以誤國即罪，虜益逞于我，

朝廷懲前侮，謂無以易公。公亦受命弗辭，與家人爲死訣，詣執政趣受指，請行期。執政顧公曰：「狂虜要索，議未決者尚多，今君往，奈何？」公曰：「奕有言非特今日矣。議和之初，小使方信孺自虜還，持要索之目以來，朝廷下兩省集議，奕嘗謂虜人久困於兵，未嘗不欲和，特倔强不肯自己出。今中國務在息民，雖小屈所不較，然宜於要索之間審所從違。如增歲幣、歸虜俘或可爾，外此其可從乎？奕又嘗舉富文忠答劉六符語及王倫受趙忠簡指，請以所不可從者死守之。今非行其所言之時也？」會小使王柟至自虜營，以其書來要索未已，又詔集議。公以嫌乞不與議，退即治行。然虜自聞遣使，漸不敢桀，旋脩館逆之備。朝廷謂和有緒，乃以通謝使致命焉。尋除起居郎，以國事未濟力辭，不許。虜酋方辟暑萬寧宮，他日泛使自館徂宮凡二十里〔二〕，騎而往還，苦之，酋特爲公還內。迨燕射，凡破的十有一，而它矢不與。仍卒成，還奏，上優勞久之。公復奏，毋以和爲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復歸于我。客有以使事賀者，公憮然曰：「是豈得已者，吾深爲天下愧之。」拜禮部侍郎，條六事以獻，削藁不得聞。二年春，請補外，不允。時諫官王居安、傅伯成以言事去職，公上疏力争之，其後又因災異申言曰：「十餘年來，上下以言爲諱，士節糜爛，國之精神索矣，作而强之，正在今日。今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盡，況疏遠乎？」又論用兵以來，資賞汎濫，僥倖捷出，宜加裁制。淮東總領所糧券於未用兵時增四萬餘人，鄂州所增至五萬人，而殿步司招填未已，亦宜止勿復補。又因夏旱求言上疏，略曰：「間者暴風雨雹，正晝常陰，星變見于上，蝗蝻孳于下，日中月光炯然。陰陽乖和，成此旱證，

此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于死，不可責償於禱祠之間而已也。發內儲以救民病，四方之民非陛下赤子乎！況如蝗蝻之作既有日矣，迨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酺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若守令之爲者，脫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爲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懽聲如雷，而近來浮議漸謂不然。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也。」又曰：「內降非盛世事也。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伸何人，驟爲帶御器械。」時應詔者甚衆，其剴切莫如公。公侍經筵，務在開益，不苟爲誦說。上既察公之忠，會侍讀章穎出迓使客，公攝進讀，援古陳今，析理華暢。一日宰執奏事，上迎諭曰：「許奕進讀極佳，其遂除之。」公每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必曰：「願陛下試思，設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俟上凝思，乃徐竟其說。他講官在旁皆竦，而公發於愛敬，辭氣和婉。上嘗喟然曰：「如此講論，經筵不徒設矣。」上臨朝淵默，而公二年經帷，數被詔奬。攝官瑣闥，前後僅數月，所論駁凡十六事，皆貴族近習足以撓政體者，而於封還故資政殿學士劉德秀之贈典及前中書舍人高文虎之奉祠，士論尤韙之。三年六月甲子，制楊次山除少保、永陽郡王，公上疏略曰：「臣適睹楊次山制詞有『可限彝章，夐揜前聞』之語，是代言者亦知其於典故有所不可矣。國朝自元豐以來，如曹佾、向宗回、宗良、韋淵、吳益、郭師禹皆以元舅乃得王，獨孟忠厚以隆祐盛烈故，此不可以例言也。最後如韓侂胄，人不敢言，卒之天怒神恫，已事可睹。今次山杜門遠權勢，深得外戚之體，而況中宮儉勤令德，最知古昔成敗之鑑，次山后兄也，疏茅土之封，前此嘗聞之乎？自古外戚恩寵太甚，鮮不禍咎，天道惡盈，理所必至。臣愚謂次山即辭，宜

特從所乞，如欲更示優恩，則超轉少傅，在陛下既隆於恩，在次山知止於義，顧不休哉！」貼黃又謂：「東宮册禮告成，故事儲寮之外未聞加恩親賢者也。近者嗣秀王師揆等加封既非是，臣不敢一一上瀆聖聽，獨於此甚不可者，不容不冒昧一言。如聞宰臣史彌遠方力辭恩命，陛下宜遂曲從，以成其美意。」疏入不報，公遂卧家，疏凡三上〔三〕。朝廷知不可留，遂有瀘川之命。過辭丞相，問所欲言，公曰：「比觀時事，調護之功深，扶持之意少，非朝廷之利，願使外廷得可否異同，以爲朝廷助。」丞相聞之瞿然。去之日，禮部尚書章穎面對，上顧嘆曰：「許奕已去乎？聞瀘亦大郡，令姑去。」章公乃追送出北關外，具以告之，士大夫始知上固不以言爲忤也。其後又參以真景元所聞「骨鯁」之語，而前事益信。四年七月至瀘。嘉、叙、瀘俱接夷壤，嘉以西則成都路刑獄司主之，叙以東則瀘之帥府主之。是歲董蠻米在大入嘉之利店，殺巡檢，俘邊民，官軍數戰不利。西路創安邊司，方窮治其事。公得夷黨三人，遂質之以致所掠，由是與安邊司忤。未幾，制置司遣吏經量瀘、叙隱賦，公言于大使安公丙，訖止之。尋命以官田若干畝充普州學廩，公再移書，曰瀘不爲無學也，又止之。夷酋楊粲世服王官，守白錦堡，乞陞堡爲錦州。事未行，粲已浮杉板萬計入賈，公慮其蕩水陸之險，命吏驅出而没入之。又以白安公，且欲即其地建寨。會去，則以屬新尹范公子長，後爲平泉寨。疊是數事，其不爲苟同若此。初，安公新有大功，讒忌日聞，宰相錢公象祖出謗書以問公，公喟而言曰：「士不愛一死以濟大難，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矣！奕願以百口保之。」宰相艴然曰：「公悉安公若此乎！」適宇文公紹節宣撫京湖還，亦曰：「僕願益百口以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委寄益專。

且公於安公蓋深相知者，而職事所關必反復辯數，以求其是。其後安公鎮長沙，士多畔去，公獨與書疏往返愈數他日，士尤以是服公之素守云。六年二月視事于遂寧，城之東故有晁公堤，比歲水激而西，漱齧堤足，公乃浚東流故道，爲堰數百丈于西偏以翼蔽之，人謂晁堤有功於郡而許堤有助於晁也。又賞捐數千萬緡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養士，即校官爲層樓，跨外濠爲浮梁，亦爲錢數百萬。遂人相與語曰：「公淡於宴娛，薄於厨傳，儲互餽之緡，罷不急之役，凡以遺我也。」乃肖公象而祠于學。至潼川未期歲，霖雨隳城，公撤而築之。凡費錢三十萬，不以請于朝也；厚庸以鳩功，不少勦民也。明年夏大水，又明年盜掠内郡，人始知城之爲功。又嘗捐錢十二萬緡爲十邑代賦，且因邦人之欲修舉廢墜，創淳化右丞張公祠，建東南橋，徙東山寺，拯涪城于火，脱鹽亭于水。於是潼人之歸德于公者如遂，亦相與祠于東山。迨公卒，有哭諸祠者。取吕氏元祐名臣給事中陶之元孫故太府寺丞凝之之女。三子：男象祖，承奉郎、前果州南充縣丞；彪祖、鴻祖，俱承務郎。彪祖以後伯父奬，鴻祖以後叔父契。孫男一人，繩之。公色温氣夷，見義凛不可奪。始居資州之喪，辭賻布數百萬，遂寧奇之。出疆勞還，視隆興故事官居守者一人，公首以弟契爲請，特授迪功郎，免銓入官，皆異恩也。聞契卒，號慟欲絶，送死恤孤，恩意備至。嘗欲行古社倉法，捐錢五百萬，命弟契買善田，試之一鄉，自爲規約，貧者月有廩，歲晚有衣褐財粟，而藥疾槥死舉生，隨求而應者又不與也。于遂于潼，復推行之。嗚呼，充是心也，寧止於一鄉兩州之近乎！公詞章雅健，字體端勁，兼通籀篆書。其孤哀粹斷藁，僅得《毛詩説》三卷、《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十卷、《奏議》三卷、詩雜文二十卷，所逸

多矣。公自補郡凡九年在外，非公事未嘗以書至帝城，而知無不言則不以中外爲間也。劉起居光祖，鄉先生也，知公爲尤深，其誄公之文略曰：「有違古制，躐處王爵，侃侃論奏，黽勉從之。廷紳曰然，椒房不怡。春秋尚盛，而久於蜀。寧不我召，靡皇牋牘。牋牘靡皇，急馳封章。當宁震驚，乃罪張皇。」嗚呼，公之心於是爲暴白矣！然竊原公之初心，固不願其言之卒驗也，尚申之以銘曰：

先幾豫計，人曰妖言；後時而發，曰如勿焉。先而可忽，事至則跲；後而可勿，橫潰莫遏。允毅許公，維忠維純。遽令之達，戚畹之陳。寧妖我先，寧責我後。有犯無隱，則過乎厚。義理不競，從諛成風〔四〕。有聞弗告，腹誹面從。尚於公言，求全伺間。我銘公心，以勒于窴。《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九。又見《經義考》卷八二，民國《簡陽縣志》卷四。

〔一〕聽：原作「耳」，據四庫本改。

〔二〕里：右引作「日」。

〔三〕疏：原無，據右引補。

〔四〕從：原作「恐」，據右引改。

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致仕真公神道碑

真公德秀，建寧浦城人也，字景元，後更希元。紹定六年十月，上始親萬機，凡在外服者不旬月

間召用無遺。公時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兼福建路安撫使。端平元年春正月至郡，時朝廷多故，中外臣民章交公車，咸以召公爲晚。上亦思公不置，厥四月内出手書，除權户部尚書，人始知上意夙定，特牽於外廷耳。九月丙午入見，上謂公曰：「卿去國十年，久切思賢之念。」反覆問對良久。越十日乙卯，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二年正月己未，差知禮部貢舉。二月癸巳，以竣事復命。三月戊戌，忽以風淫感疾，中外皇皇問疾者皆在。越八日乙巳，除參知政事，詔使宣召入堂，公不能起，累疏辭謝，詔再予告〔一〕。四月辛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五月甲午致仕，其夕公薨，年五十有八。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詔贈銀青光禄大夫。其孤志道護其輀以歸，厥八月壬寅，葬于縣南之珠村。上聞公葬，詔奉常以「忠文」易名，志道乃狀其行而求誌了翁。嘗觀先正司馬文正謂范忠文公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後死則誌其墓。了翁何敢以是自擬，重惟與公同生於淳熙，同舉于慶元，自寶慶訖端平出處又相似，然而志同氣合則海内寡二，然則公之誌非後死者之責與！竊嘗嘆天之生賢也不數，幸而得之，則又以黨論儐興靡常。熙豐變法之臣前後二十年，逮元祐更化則韓、富諸老已不及見，而文、吕、馬、范或疾或老矣。紹興主和之臣操持二十年，逮高皇親政則李、趙諸賢已不及見，而張、胡歸自謫所，又以扼於檜黨，遲遲累年而用之，則餘齡無幾矣。以公之年固不當止是，然自柱史後凡補外十餘年而後召，立朝未三月又坐言事屏廢七年而後起，幸遇聖上親政，由郡移郡，公之精力已不逮前。脱使招延於衆正之先，枋用於始至之日，則猶及温公爲政之歲月，天下事尚有可爲者矣。懷人感事，可爲千古

一嘆，乃爲叙而銘之。公生四年，少師授之書，已能一過成誦，長游黨庠，群兒聚嬉，則併其書而讀之。年十五而孤，吴夫人劬躬教育，不以家事累其志。同郡楊國瑞圭一見曰：「三犀貫頂，此異人也！」以女女之。公自年十八舉于鄉，再舉登進士乙科，授南劍州軍事判官。或勉令應博學宏詞科，公慨然從之，開禧元年遂中其選。二年，除太學正。嘉定元年〔一〕，遷博士，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聞小行人之遣，凡虜所欲如增歲幣之數、函姦巨之首與稱謂、犒軍及歸附流徙之民，一惟其意，獨不滋嫚我之意乎！況使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願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此也。」次論：「比年以好異好名疑士大夫，今改弦之初，當先鑑此。」是月召試學士院，越四日除祕書省正字，差充御試編排官，尋兼玉牒所檢討官。二年，除校書郎，尋兼沂王府教授，兼學士院權直。三年夏，除秘書郎。六月輪對，引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王安石、秦檜、韓侂胄違之，天可違乎？臣願朝廷用人立政，一以公議爲主。」四年春三月，除著作佐郎。秋八月，兼禮部郎官。其冬上疏曰：「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而可爲中國憂者二，多事之端，正自此始。」是時本朝賀金國生辰使余嶸至涿州良鄉縣，以燕城方被圍約回，始知金人有韃靼之擾。五年夏，除軍器少監陞權直學士院。六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吕祖儉、周端朝之徒以上書斥，其後吕祖泰之貶，則近臣已莫敢言。又其後也，盜平章之名，起邊陲之釁，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而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

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今欲爲陛下言者三：一曰勤訪問，二曰廣謀議，三曰明黜陟。」秋八月，兼太常少卿。冬十月直前，申言北虜必亡，然後可以安元元、固社稷。是月，差充金國賀登位國信使。十一月至盱眙，北方亂，不克成禮而返。明年二月入對曰：「臣等日聆邊報，或云韃靼已陷燕山，或謂西夏方窺秦隴，或稱兵陸梁有鐵槍之號，或志復父仇興縞素之師，臣等間自揚而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彊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强兵足食爲進取資。而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知收拾，一旦有警則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倣漢搜粟故事，顓爲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饟，皆爲精兵，退足以守，進足以攻。女真與韃靼相持蓋非一日，而吾邊臣迄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烏林答忠之歸，紇石烈執中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他可槩見。此亦當申飭將帥，明賞罰以嚴間諜。」秋七月，又直前略曰：「臣竊聞韃靼之圖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至，獵亦從之。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或如邪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此尤非我之福。昔李綱建議，以爲欲保江南，當經理淮襄以爲家計。今淮有鬻海之饒，有沃野之利，其齊民健鬬，易視虜兵，豪民氣槩相先，能鳩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於不足守哉！中興之初，未暇及此，講和之後，則又束於要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口，敵之糧道所出，而淮陰無城無兵，徒以山陽可恃。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

若敵以重兵遮前，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絶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浙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口，亦敵之糧道所出，而濠、梁、安豐城庳池狹，兵備單虚，徒以盧、和可恃。然有安豐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他徑可由，而吾以盧、和當前，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其能長驅深入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説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揚、廬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綱又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爲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雖然，又當重閫外之寄。今江陵、建鄴雖名制閫，事無小必稟命于朝，又有請而弗獲。宜於近臣中擇二人以鎮之而假之權。汴都者，我祖宗立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群臣之地也，而虜竊居之。夫列聖所以得，宣、靖所以失，莫不由乎用君子小人之間，願陛下赫然發憤而深思之。臣又惟虜既以遷徙來告，顯絶貨幣，移以犒軍修備，此上策也。削比年增數，還隆興裁減之舊，此中策也。彼求我與則無策矣。今遠夷群盜覘吾舉措，女真深仇亡在旦暮，而奉之唯謹，此召侮之端。」冬十一月，除秘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陛辭，首言待敵之策三，次論韃靼與山東群盜皆不可忽，末又言：「議者以虜存亡爲戚欣，願陛下勵自强之志。」公數年之間，論奏懇懇無慮數千萬言，權相爲之側目，而海内人士抄傳誦詠，於是藹然公輔之望，中外無異詞矣。八年春，始領漕事，其冬又言政、宣致禍之由有十，而終之曰：「臣觀韃靼無異女真，萬一與吾爲鄰，亦必祖述女真故智。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我河南，以觀我之辭受；女真嘗與我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我之從違。」除右文

殿修撰知泉州，凡和買蕃舶官司市物不讎，縣豫斂民賦，皆憲禁以儆之。削秋苗斛面，令民自行槩量。修居養、安濟之政，常平舉子之法。十一年春，上時相書，言：「生日之禮，前代所無，而昉於開元，盍不以古人之相業自勉！」因反覆論諸葛武侯開誠布公，時相方託生日爲斂財之資，不能用也。夏，温、明海賊犯境，親授方略討捕。五月平，尋以功轉朝散大夫。十二年秋，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安撫江西。明年太夫人卒，十五年服闋，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修郡學，新漢賈太傅、晉譙閔王、司馬丞祠，人士翕然鄉風。平道州賊，免飛虎軍永戍壽昌，創惠民倉、社倉、慈幼倉。上即位，召公赴行在，尋除中書舍人兼侍讀，改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寶慶元年正月上印過家，六月辛丑對垂拱殿，極論：「三綱五常，所以扶持天地。陛下不幸居人倫之變，扶綱常於幾墜，全恩義於已虧，當考雍熙秦邸之事，始雖降遷，終議恩卹，故有追封之典、賜謚之榮，下至諸子，俱蒙甄擢。當時宰臣稱頌太宗皇帝之德，以爲睦族推慈，舍罪卹孤，足以感動天地，此陛下之家鑑也。」又口陳：「自古聖人無不盡倫，而舜獨爲人倫之至者，象至爲不道也，舜親愛之心不爲少衰。惜陛下之處濟王不如舜。大抵人主當以堯舜三代爲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皆不合理，難以爲法。此既往之咎而臣猶有言者，欲陛下知此一大欠闕，自此益進聖學，益修聖德。」次又言收人心四事。如雪川之議不詢於衆與賞罰徇私、餽賂公行、規摹褊小，皆人所難言。末又請召用傅伯成、楊簡、柴中行、陳宓、徐僑。上爲斂容，而權臣益媢忌矣。公未去長沙日，已移書時相，謂：「昔者王季能推因心之愛以友泰伯，顯宗能始終亡間以遇東海王彊，明皇能起居飲食與俱以安宋王成器。若秦、隋之廢，適又

輕信讒邪以擠之死，故亂亡相尋。今將爲久長安治之計，亦惟於友愛天倫，加之意而已。」然書至已無及於事。公以論建不合，卒辭内制。初，上至自邸，宫室未備，其秋始御清燕殿，公因經筵侍上曰：「高宗受命中興，再造區夏；孝宗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今所御之宫庭，二祖實臨其上，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遂極陳古者居喪之法，先帝視朝之度。洎寧宗小祥，朝議欲並服純吉，公又論：「漢文帝率情變古，晉武欲復之，其臣不足以知此。惟我皇陵獨出英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迨紹熙末年，皇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群臣於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凡涉喪禮皆以衰服行事。山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三〕，亦當稍爲之制。」時相格其議，然公已闔門求去，遂不果争，識者以爲千載之恨云。先是，時相數風臺諫擊公，皆懾於公論，殿中侍御史莫澤微詞陰詆，而公求去之章引澤爲辭。澤慮己不得安，八月丙辰遂上疏劾公，明日詔除職與宫觀。九月，除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十一月，諫議大夫朱端常論了翁，追三官落職，靖州居住，公亦坐落職。明年二月，監察御史梁成大又請以罪了翁者罪公，賴上保全，公僅降三官。紹定四年春，上壽慈明宫，厥六月，公以恩復元官職，宫祠。五年秋八月，進徽猷閣待制守泉。自泉移福，聞京湖帥臣以陵圖來上，上命邇臣集議，將遣使朝謁，或謂韃以河南歸我，而朝廷因有經略中原之謀。公慮蹈宣和之轍，乃上封言之。未幾召入。公在先朝嘗陳祈天求命之説，至是又首以爲言，大略謂權臣違天拂人，黜賢進貪，欺天罔民之事皆當速革。次言規恢之名雖正，而吾進取之

難有二，所當慮有五。其三論廟謨之和戰無定說，而將帥耻於無功，務開拓而不務收斂。所言皆宗社大計，上忻然嘉納。在翰苑，又移書時宰，論：「韃使之來，未知其酋主或軍前所遣與所齎者何書，宜於朝紳選誠實通練者即鎮江察之，因留彼以待報。大抵和有難易，有遲速，彼侵軼我，得少喪多則其和易而速，不然則難而遲。況犬羊多詐，安可弛備？」辛未再移書，論：「汴洛之敗，死者數萬，資仗一空。」甲申進讀，又爲上言，不當空江淮之備以進取，小有不利，虜即飲江矣。因經筵進讀畢，奏云：「骨肉之恩，析而不殊，乃漢宣帝封昌邑王賀爲侯之詔也。臣之此言，蓋恐同姓近親絶世不祀者〔四〕，當爲立後也。」帝三王率以興滅繼絶爲心，是以享子孫千億之報。戰國之君滅人社稷，絶人祭祀，秦爲尤甚，報亦如之。」癸亥，後殿奏事，論和議決不可恃，韃使之來，待之過優，祇以取侮。大抵公前後論奏誠積而氣和，辭平而理暢，其於是非邪正之辨，言人所難而聞者不敢怨。至於敵情之真僞，疆場之虚實，蓋出於素講夙定，非剽襲流聞之比，故自嘉定以來，凡所論建，至端平後炳如蓍蔡之先幾。故一言之出，天下望而信之，乃僅以掌書制、侍經幄、典貢舉，少試文墨議論，而疾已不可支矣。娶楊氏，前公二十四年卒，今累贈至建安郡夫人。子男一人，志道，承奉郎、南劍州在城税務。嗚呼，自慶元權臣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憸人棄之以紿爵位，俗士假之以漁科名。自周、程子至于朱、張氏凡以發天人之蘊、闡聖賢之秘者，皆害憲禁以絶其書。雖以《中庸》《大學》孔門之遺言，亦科舉之所忌，學士解散，甚至有不敢名其師者。公晚出獨立，慨然以世道自任，即口誦心惟驗己之實踐，行世接物體心之所安，造次理道，于仕于處，無貴賤少長愛而敬之。自長沙後，國人以公出處

爲廟社安危，公身愈退，道愈尊，名愈盛而責愈衆。積憂成疾，亦自是始矣。公之詔誥制策在朝廷，碑銘記序下至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者不可勝計。將以晚歲著書詒後，僅有《大學衍義》一書既上送官，留之經幄，平實明粹，真格心輔治之良藥也。其次僅有《文章正宗》號爲成書。悲夫！銘曰：

南渡草創，諸賢有存。封之植之，迓續貞元。人物彬彬，盛於乾淳。流風所漸，孔曼且蕃。誰蘊崇之，欲薙其根。天固有定，隳我斯文。著乎人心，寓乎師傳。公出雖後，攷尋遺言。精探力踐，旁索細論。以淑同志，以儆羣昏。散在寓内，如衢寘尊。最後一書，細大畢陳。上自帝王，繼天牧人。次及聖賢，明德新民。而孜孜者，正家明倫。至公血誠，貫徹乾坤。在昔先儒，如物得春。清明之會，氣合而渾。逮公之出，奮由艱屯。或搔而絶，俄擾而信。信不一二，齎志九原。蹙蹙四方，悠悠蒼天。《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九。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一。

〔一〕「詔」下原有「一」字，據四庫本删。

〔二〕元年：原作「九年」。按下文叙「二年」、「三年」、「四年」，此必是，「元年」，形近而誤，今改。

〔三〕至：原作「室」，據四庫本改。

〔四〕姓：原作「姪」，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一一一

魏了翁　五九

安德軍節度使贈少保郡王趙公希鋡神道碑

紹定六年五月戊午，安德軍節度使、信安郡開國趙公薨于臨安府休沐舍，年五十有八。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遣中使賜内帑水銀龍腦以斂，贈以金幣，敕有司治喪葬，家人謝弗敢。明年改元端平，詔贈某官、爵信安郡王。孤與汶兄弟奉公之喪，葬衢州常山縣西塘頭某山。先期，以前國子司業林略所次行實，介知樞密院事喬公某以求銘于臨邛魏某。道遠不得辭也。竊跡其事，公諱希鋡，字君錫，舊名希喆，舉進士，改賜今名，太祖皇帝九世孫也。高皇南狩，少保自京師徙名數常山。公生而明晤，長而厲志，少師衡陽公未冠肄業于石鼓書院，嘗有聞於永嘉陳君舉傅良，後又受經徐子宜誼，力貧苦學，借書抄誦。郡學有大雅齋，以待國之貴游子弟，公弗入，曰：「吾獨非寒素乎！」舉慶元二年進士，授修職郎，待汀州司户參軍闕，寓僧舍，紬今考古凡八年。至臨汀僅二月，而峒寇李元礪

出没汀、贛、廬陵間，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公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所見乎？」公曰：「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鋭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公，人爲危之。公至關，審形明間，申令謹堠。分畫惆定，賊已遣諜窺關。公得諜詰之，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公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公引還，耄穉羅拜相屬，公繇他道以避之。事聞，詔陞本州推官，中書省籍記姓名。治疑獄，決滯訟，攝頹邑，弭亂卒，臺郡皆才之。去之日，軍民遮攀泣送者至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大寧鹽井弊端如蝟，積負至九十餘萬斤，公往視之，旬月償及半，踰月則告羨矣。既歸，疏利病十條，使者上諸朝，民至今便之。凡米鹽錢穀之寄，視星出入，夜復閱文書，率漏下十刻。掌備邊團併諸藏，遇使者新故之交，府人持白金以請于公曰：「此羨也，主者當得之。」公怒，以白使者，盡更其弊。商人請官鹽率不及數，而官糴商米必求贏，公悉爲釐正。南人仕蜀，歸舟或挾商貨，或部貢篚以爲利，公輕舟出峽。引見便殿，改奉議郎知信州玉山縣。未行召對，公條列三事，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沉之費。次論四蜀銓注科舉之敝，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皆嘉納之。除大理寺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請賊亡藝，莫敢自陳。公白其長推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公易班以壯維藩之勢，公以疏賤力辭，弗允，特授吉州刺史〔一〕、提舉佑神觀。訓詞略曰：「藝祖創業垂統，而支分派別，浸成疏隔，顧瞻班序，慨然有懷。」又曰：「藝祖受天明命，文昭武穆，宜萬宜億，乃環

顧在列，疏若晨星，朕心慊然。」始知廟謨已定，弗可轉也。未幾廷紳有請，謂宗姓換班人嘗舉進士者，請視朝士，聽輪對，意蓋有屬也。公對，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辨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爲靖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識體；閫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以不待指授於朝廷爲有才。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爲無人〔二〕，患在選擇未得其道〔三〕，器使未當其才耳。」次論：「宗學之建，朝廷美意也，校定法不視太學而視武學，外舍優校必待公試中選而後陞，一請一免而不得援求免例，已陞內舍胄監前名而不得注諸州教授，名爲重之，實則薄之，恐非風厲之本旨也。」除成州團練使，賜金帶，令服繫。寶璽恩，進和州防禦使。今上登極恩，進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進安德軍承宣使。公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君道，總治統，收人心。」敷對移晷，上爲動容曰：「卿所陳極明要，於初政所係尤切。」越明年，復當奏事，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凡皆職分所當言者。慈明宮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自男爵積户至三千九百，食實封六百。不幸足疾，卧家累歲而歿。某竊嘗怪周有天下，内而三吏六聯，外而五侯九伯，類出於同姓之英。至秦、漢以後千五百年間，獨未見一人同國家休戚、爲王室輕重如古所謂同姓之卿者。二五之運，流行宇宙，亘千載如一日，未始有今昔之間，而天之降才爾殊，何也！古之待同姓，推尊祖以及於敬宗，推敬宗以及於收族。蓋自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則系之以氏，統之以宗，合之以族。凡有事于廟，廟之子姓各以昭穆爲序，旅酬賜爵，昭穆各齒，内賓、宗婦，廟序以倫，蓋不惟奠系明統，亦以別嫌明微。是故兄弟之國不廟先王，公子公孫不皆祖禰其先

君，凡以厚其別也。況又養之於成均以觀其德行，列之於王闈以考其中失。其朝夕之所與居者，俊士造士也；觀感而志喻者，正言正行也。夫然後處之以國邑，授之以民事。甸稍縣鄙之采，六遂之餘地，各有公邑，其有功有德則裂寰外之地而侯之。土田陪邑，祝宗卜史，宗氏分族以寵綏之，或世其爵禄，或入爲公卿。大抵親有等則人知敬宗，飭廩授田而生有養，則其内間兩社以輔王室，外分三土以翰王略，親親賢賢之效，後世鮮儷焉，乃其所也。周自始祖暨于末孫，凡享有民社二千餘年，秦雖僭偪，猶三十餘年弗敢竊號也。乃自春秋以降，惡嫌遠偪，自翦其類，所謂内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者，豈惟秦事然也，自二漢、魏、晉至于齊、梁、隋、唐之季，亦莫不然。其間豈無以經術稱、以詞華顯，然不過爲韜光晦迹、全身遠害之圖，而猶有不免於禍者，然則非千五百年間天固嗇於神明之胄，蓋有之而莫知所以用之耳。公風資凝重，胸抱魁壘。褚無一金，無蹙容也；秩正二品，無喜色也。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少師薨，公尚幼，護喪以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公拊棺慟哭不懾，寇義而去之。洊遭母江夫人喪，哀毁骨立。時弟妹未昏嫁，公悉資予之。族黨親姻有四孤女，公皆子而娉之。官于夔，適同年進士李鳴鳳自館職補外，一夕暴卒，公捐金治喪事。前歲盜發其鄉，縱火邑郛，胥爲煨燼，不忍犯公之家。萬里入蜀，無秋毫援助，諸臺交薦之。同知樞密安公丙繇長沙還蜀，見公於稠人中，即留飲，握手道心事，解所佩玉以贈，且願舉之。公辭以未及格〔四〕，安公曰：「然則使我有失士之恨，奈何！盍貤諸所親」。曰：「有母黨可受此而不敢專」。曰：「君謂可則可矣。」是舉也，人兩賢之。

使公内掌臺閣，外居藩輔，稍得見諸事業，其所立當何如！既換班，自號畤隱居士，以琴書詩酒自虞，祈寒盛暑未嘗謁告。或謂公何自苦若此，曰：「正愧無以補報，若併廢之，如此心何？」公備歷艱難，不忘貧賤，卧興書籍，衣食取裁足，不置妾媵。故訓詞有曰：「爵禄褒嘉，不改儒生之習；威儀謹飭，蔚爲朝著之華。」蓋知公之深者。娶江氏，殿中侍御史躋之孫，封淑人，賜冠帔。遺奏上，進封郡夫人。子男六人：與潚，八歲能屬文，早夭；與汶，以混補第一入宗學，舉嘉定十六年進士，今以承直郎特改差西京中嶽廟，換尚書左銓；與潞，宗學諸生，紹定二年進士，承直郎，今監嘉興府比較務；與洸，嘉定十六年武舉，紹定二年換試進士出身，今以承直郎當赴尚書左銓；與瀚，忠翊郎、監饒州户部贍軍酒庫；與澧，京學諸生，紹定五年進士，修職郎，待年出官。女一人，嫁儒林郎、福州司法參軍唐慶遠。孫男一人，孟植。孤女二人，尚幼。銘曰：

維宋三宣，藝祖維昆。藝宗九支，孔曼且蕃。維信安公，秉德静淵。敭歷中外，風績言言。胡不用之，屏翰城垣。居之著定，位大爵尊。蟲飛而朝，會盈而旋。弗究弗宣，弗振弗年。分有所制，以親挹賢。我明古制，識恨丘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三。

〔一〕州：原作「州州」，據四庫本改。

〔二〕無：原作「誣」，據右引改。

〔三〕患：原作「忘」，據右引改。

〔四〕未：原脱，據右引補。

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贈特進謚文靖朱公神道碑

共惟高宗皇帝聰睿神武，格知天心，自大難甫平，深惟國本之未建，乃紹興元年四月戊申，以至和故事面諭宰臣宗尹等「厥既得人」，是爲孝宗皇帝。由是詔書數下，聖意益白。紹興末，詔御史中丞朱公倬知貢舉，舉人劉朔論賈誼通達國體在於豫建太子，公擢爲第一。公平時造膝未嘗不反覆及此，至是以典舉復命，又論奏久之，上再三稱善，由是被遇。迨建王正名從幸，時惟陳文恭公與公實左右高皇，事無小大，必以諮問，矧揖遜大事，蓋熟聞之。三十二年春二月，高皇還自金陵，公以年及七十，引禮律求謝，手書不允。請至三四，高皇諭之曰：「卿風采誠未復舊，然遽欲引去，何也？」知不可奪，乃六月己巳，詔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會孝皇升儲，中外流傳，疑信參半，諫大夫故與公有怨，乃以風聞上疏，孝皇知公無他。比再上，降資政殿學士。詞臣承望，至謂「元良天下之本，乃覬疇庸」，不知君臣之間未嘗有異論也。授受之意，屢形詔諭，誰不知之？矧公自典舉嘗白發其端，繼以臣鄰陪扈出入，與聞政幾，脫有欲言，當不待臨事而發也。公之所啓，不過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揆諸人情，此亦愛君之至者，高皇決不以爲忤，而孝廟仁孝篤誠，未嘗志於趣得，則亦必不以爲疑。陛辭之日，高皇諭云：「所論於卿何與？朕欲過德壽宮，卿且歸，俟年歲當召卿。」明年，公以致仕聞，孝宗謂輔臣曰：「朱某有性氣，如何便欲致仕？」

輔臣以赴聞，上曰「可憐可憐」，恤典一如前宰相，遂詔復元職，自通奉大夫贈特進致仕，遺表恩澤凡十人，然後人知兩宮果不以爲忤也。迨淳熙初，公之子端厚、端學侍魏國太夫人于行都。六年以憂去，端厚自左藏東庫除將作監主簿，易太府寺簿，皆出自宸斷。服除，端厚又起家大理丞，端學太府簿，尋遷丞。至是人益疑傳聞之謬。淳熙十四年，公之孫著舉進士，唱第之日，上顧謂二相王淮、周必大曰：「此義方之訓。」二相出以語人，人又知孝皇於公歷二十有六年柬記未嘗忘也。某每惟帝者之盛，猶曰「惟口出好興戎」。蓋授受之間，古人所甚畏。以范、文、富諸臣定策之功，人知勿敢言，微王同老自陳，寧没身不見録；王岐公與子之議未嘗有異論也，猶曰指社稷爲他家而譴之，微其子仲脩一言，亦將無以自白。雖然，是尚有可諉者，曰出好自口，興戎自口，故言之而不自爲德也，不見知而不敢辯也。今高皇之蔽志踰三十年，而孝皇以繼志爲悦，不以位爲樂，凡皆中外所共知，是豈較此遲速之間者！今如言者之説，則淺淺議聖德也，公之知不知庸何恤？而揖遜古今之盛觀，此不可以不辯。後此者四十年，著爲左帑，某始獲託交，每訝公前誣既白而銘謚未請。又二十年，獲侍同朝，始知以文靖易名。著嘗從容以語某曰：「先文靖即世既六十年，昔者任公文薦嘗狀其行治，尋厄於火，王公普嘗銘其年閥，它未有紀。子於前言往行概嘗有聞，盍爲我誌而銘之。」某弗敢辭。公字漢章。朱氏自曹姓，其後顓帝之後曰陸終，終之子曰安，安之裔孫曰俠，周武王封之于邾，至儀父十二世矣。後八世爲楚所併，子孫去邑爲朱氏，世居沛國相縣。至漢，大司馬長史詡生大司空浮，浮生下邳太守永，永九世孫吏部尚書尚，生司徒質。二子：禹、卓。禹坐

黨錮之難，子孫避地丹陽。卓之後爲唐宰相敬則。唐末，公之七世祖又避地于閩，遂爲閩縣人，其丹陽之別乎。曾祖考翼，累贈至太師，追封衛國公。祖敏修，皇朝奉郎、廣東路提舉常平，贈少師。考庭佐，皇從政郎、太學博士，累贈太保。取黄氏，贈吴國夫人，故宣奉大夫積之女。生四子男，公爲適長。生而秀異，曾祖妣周國疾亟，猶撫之曰：「是必興我家，恨不及見之。」少長，誦書日萬言，少師愛之，寢食必俱。朱氏世傳《易》，公尤極精邃。未冠，以鄉舉至京，補太學内舍生。丁吴國憂，哀羸不勝衣。服除，又居太保憂。宣和三年復鄉舉法，公以選登五年進士第，調常州宜興縣主簿。虜將入寇，居民求辟地，公爲具舟給食，全活甚衆。亡何，民告潦于郡，郡委公閲實，公爲蠲田租至九分若全免。守怒，將攜治之，既知公秉志堅確，乃俾攝屬。張忠獻公薦公，召對，除廣東路茶鹽司幹官，再用薦改除檢察福建廣東西經費財用所屬官。明橐爲宣諭使至廣，人憚其風聲，獨於公慰薦甚異，謂之曰：「宜興寇至，脱民於死者，非公邪？民至今思之。」遂表于上。時方以劉豫爲憂，因賜對策其必敗，高皇大喜，詔改合入官。與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參知政事張守帥浙東，又以表于上，除教授諸王宫。檜惡言兵，公所論掩骼，又忤。會有邊警，浙東制置使梁汝嘉以公詳練，表攝參謀。有捕獲羣寇，梁屬公與吕稽中鞫實，公獨得二人黥竄之，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日，有獲寇二百，坐死者七十餘，大父謂此饑民剽食耳，未可盡以三尺繩之也，悉緩其罪而不以徼賞〔一〕。今吾其無愧大父乎！」滿秩還里，辟秦禍，食祠官之禄十餘年。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校讎。除通判南劍州，凡四年乃上。建寇阿魏聚徒數千，建壤接而卒悁不可用，公以信賞擒獲，一境賴之。差知惠

州，陛辭，因言嘗策劉豫必敗，高皇曰：「記得記得，卿父淹何所？」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曰：「惠陽去朝廷遠，賴卿撫百姓，如朕親撫之。」目送公去。旬日，忽問大臣曰：「前日之對，誰爲薦之？」曰：「守臣陛辭，常典也。」上令亟召對，政府有未知公者曰：「已去矣。」遂除國子監丞。公聞命還，睹事凡八閱月，以職事轉對，建請勤恤民隱。未幾，除提舉浙西路常平。二三大臣亦罔知上意，忽特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辭上殿，蓋爲公設也。公首登對，上曰：「近來內重外輕，今卿以朕親擢之人出爲部使，人皆知內外之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卿。」乃除右正言，二十七年秋也。二十九年春二月，進侍御史。秋八月，差國子監發解所監試官。冬十二月，進中丞。公自爲臺諫，眷滋厚而心益畏。常言：「人主任我以耳目，託我以腹心，非報怨任氣之地，必須上答天心，不爲子孫植荊棘也。」每上疏，必夙興露告，赫然如上帝之我臨。朝論方畏言邊備，公悉力開陳，言詳氣定，雖逢盛怒不懾。在言路久，薦人論事以至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覈軍籍抑配、禁州縣科借，凡以興利除敝，無慮數十條，率焚藁不傳。公經學醇深，經筵侍上，多所稱善。自典舉還，遷參知政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公控免之詞謂「一言寤主，詎緣左右之容」，人以爲榮。月餘，詔提舉三朝國史、詳定一司敕令。明堂加恩，進封開國公。金亮寇江，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者勝。上曰：「卿所言三策甚當，朕書於坐右，朝夕思之。」虜勢寖迫，公又策虜三事：「上焉者爲耕築計，中焉守備，下則妄意絶江，然臣謂多從下策，可無患焉。」既皆如公所料。史忠定、張忠簡、虞忠肅、劉忠肅之進用，公皆有力焉。王魯公、陳福公及王公之望、芮公燁亦公所薦

也。有議敷編民助軍者，公力止之。有求遷進者，公曰：「此朝廷之名器，豈容以市私恩！」扈從親征，憂邊思職，寢食俱廢，得鼻衄之疾。上方和藥以賜，詔同知樞密院黄祖舜拊問，而公去意不可回矣。公事親誠孝，遇族黨州閭以厚，未嘗言人過，無聲色之奉。每飲食衣服，必曰：「吾父母恭儉積德，以遺子孫，吾德不逮，何敢享此？」昆弟姊妹凡八人，昏嫁衣食咸取給焉。最嗜書，搜訪古今圖史不遺，博見而强志，天文曆數之學尤所究心。元配劉氏，僅兩月而卒，贈相國夫人。繼室李氏，右宣教郎陔之女，生膺九封，至□國夫人，年七十有八。二子，即端厚、端學。端厚終中散大夫、知汀州，贈中大夫；端學終中奉大夫、直秘閣，三歷郡，四持節，贈光禄大夫。女四人，長適某官劉浚，早卒，次適某官張耜，次某官李璹、某官陳宋衡。孫男二人：曾，某官；著，今爲□□大夫、吏部尚書兼侍讀。孫女二人，適某官、某官。曾孫男□人，某官。曾孫女□人。公薨以隆興元年六月甲戌，葬以二年五月辛卯，墓在懷安縣靈山鄉飛山之原。銘曰：

維文靖公，器遠識冲。勳相中興，而閟其能，敬保元子，而泯其功。彼不我知，謂我覬庸。赫赫兩宫，照知臣忠。有子有孫，簡在帝衷。明明上天，亦臨爾躬。有孫有曾，式亢厥宗。觀湜知渭，觀火知風。我銘有徵，匪私乎公。《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四。

〔一〕而：原作「耳」，據四庫本改。

故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贈少保陳公神道碑

陳公諱貴誼，字正甫，其先固始人，後徙名數于福清。曾祖確，贈少保。祖大剛，贈少傅。孝宗召，任翰林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工部尚書，贈太師、福國公，始寓居湖之武康。妣鄭氏，封淑人，贈齊國夫人。生子男三人，公其季也。慶元五年，寧宗始親策進士，公年十七，擢乙科。上注視良久，福公時以起居郎入侍，薦紳榮之。待選三年，授從事郎、瑞州推官。連丁齊國、福國憂，開禧元年，調安遠軍節度掌書記，辟差四川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嘉定元年，中博學宏辭科，授江南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三年，除太社令，充國子監別試所點檢試卷官。尋改武學諭。四年，爲國子録、禮部貢院點檢試卷官。尋遷太學博士。時宰士建議更新楮券，以一易二，期迫而泉無所出，幾以四五易一。宰士心知其非，而恥於改令，反以流竄籍没從事。行之踰年，論報山積，楮直益損。公因輪對言：「人主令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惡。楮券之令，乃使姦惡獲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新法爲辭。次言：「明鋭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輕；老成寬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默。孰若舉之以衆，取之以公。」宰士摘新法等語以激怒時相，而尤銜「剽輕」之語，且謂公欲引類植黨，人爲危之，賴公論以免。冬，除太常博士，以兄貴謙兼禮部郎官引嫌，除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六年輪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爲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爲玩

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爲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當國者益不樂。七年，除秘書郎出知江陰軍。十年，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十一年，召赴行在，未至除禮部郎官。明年秋造朝，時女真大擾淮蜀，公言：「人才所以立國，今旁蹊曲徑，倖門四闢；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媢阿循嘿，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斂之外，餽遺以謀進者未已。軍中耻言敗北，則陣亡者不卹；耻言奔潰，則逃竄者復招。」又言：「婉順巽從者是美疢也，非愛我也，宜屏之外之；矯拂救正者是藥石也，宜用之聽之。」時宰滋不樂，會公以葬子謁告，即嗾言者逐公，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十五年秋，起知徽州。明年五月，詔奏事之任，除司封郎官。公見上，復伸前説，以中外文武之臣未有忠實不二可託緩急者，朝廷命令不審，監司郡守不恤民怨，將帥不卹士卒。明年四月，兼翰林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會有事明堂，公首引包拯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斂掊克之弊，且謂當察州縣府庫致羨之由，倣成周邦饗必及死王事者之子與漢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死事之後，教以五兵。今上即位，除宗正少卿，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尋遷起居舍人。寶慶改元，有詔舉賢能才識之士，公既奉詔，乃言曰：「世以容嘿滯固爲賢，以苛刻生事爲能，以褊狹趣辦爲才，以輕疏嘗試爲職。及兹初政，當求忠實正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恥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又奏：「成王之初，元臣故老警以無逸者，欲其克壽；勉以敬德者，欲其永命；期以豈弟者，欲其受命之長。」識者知公愛君切而慮患深。九月，除中書舍人，陞兼直學士院。茂陵復土，建神御殿，内侍以繕修受賞者猥衆，公皆封還詔書。郊祀有日，公以民生實艱，吏員尚衆，征斂幾於奪取，

公費掩爲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明年冬，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都城災，鳴咽入對，乞罷燕游，招離散，陞修玉牒官，兼侍讀。又明年冬，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都城災，鳴咽入對，乞罷燕游，招離散，給以米粟，假之室廬，盡蠲竹木征榷以通商賈，皆見納用。紹定五年春，知貢舉。秋七月，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六年冬，上始親萬機，進參知政事，兼僉書樞密院事。上面諭曰：「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於是人始知公有輔贊彌縫之功，世不盡知也。端平元年夏，兼同知樞密院事，權監脩國史、日曆，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王師入汴洛，公時已移疾，猶上疏力爭。蓋自八月以後，凡五上章乞歸，詔勉留之。病益侵，轉四官、加邑封致仕。於是官正議大夫，爵長樂郡公，食邑三千户、食實封陸佰户。十月乙酉薨，年五十有二。訃聞，上嗟悼，輟視朝一日，遣中使弔問，賻卹加等，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元配程氏，故同知樞密院松之女，封普安郡夫人。子叔建，將仕郎，早卒；叔遠，承事郎、監西京中岳廟；叔邁，承奉郎。厥明年十二月丙午，窆于武康縣之龍青塢。叔遠等狀公之行以求識窆，予與公爲同年進士，又同爲柱下史，悉公之言行，不敢辭也。始公爲博士，爲匠監丞，論事無所撓屈，與其兄益父時號二陳。再召爲郎，氣節采厲，權相滋患之。忽託告以歸，四請祠官，堅卧不起。卜居武康之前谿，泊乎無營。會新安當上，朝廷假奏事起公，既至則主爵司宗，侍經代言，守正不阿，物望逾美。會寶慶初政，言事者連拄權臣，輕者鐫免，重者追褫竄流，以訖于死。於是正人屏息，權燄益張。公愀然憂之，與從臣二三同志者居中調護，雖幾微不見於面，而隨事正救，善類猶有所依。故予嘗疑士之出處去就當以潔身爲貴，而孟子所

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則又若不以必去爲諒。然則公決去於爲郎之前，而遲回於記注之後，是孰爲失得邪！及觀《易》之爻象，而舍然有感焉。且《易》之初上一陽一陰者凡四，《遇》、《復》、《夬》、《剥》是也。《遇》之四應初，《夬》之三應上，蓋以陽應陰於内，此不足言也。而《夬》之九三内應一陽，獨行，遇雨若濡，聖人慮其取忌於羣陰也，則有「壯頄」之戒，有「無咎」之善。《復》之六四下應一陽，中行獨復，聖人慮其孤立而無助也，則斷之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當是時，陽微陰盛，雖未足以有爲，而孑然自奮，獨爲陽德之助，此惟道之從，利害皆非所計也。然則枋臣擅朝、知藏瘝在之日，而公周旋其間，雖遇雨而若濡，終獨復以從道，此人之所甚難者。不寧惟是，權凶尚熾，公已密勿乎正邪之辯，親政方新，公又能導達乎中外之情，蓋又有人不及盡知。則所謂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於公見之，是宜銘。銘曰：

孰憒憒以苟容兮，獨孜孜以首公。孰耿耿以逢郵兮，獨休休而處躬。何前之介，而後之通。介則循斯心之正，通乃濟吾道之窮。介而安，奚恤乎久外；通而益，奚嫌乎居中。況積氛之解駁，而大明之昭融，人方望治，天遽奪公。將信眉於鬱鬱，卒齎志於夢夢。千古之恨，一丘之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七。又見《南宋文範》卷七〇，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五九，道光《武康縣志》卷一一。

全宋文卷七一一二

魏了翁　六〇

處士高君大中墓誌銘　嘉定三年三月

高氏以姓著于邛，居蒲江者，故依政徙也。三世至惟謹，惟謹生永安，取延貢羅氏，與故諫議大夫宋公齊愈爲友壻。宣和初，宋爲學官，命其子宏甫束書往從。尋補博士弟子員，與同舍高抑崇閎、陳少陽東，黄伯淵源、趙子然雍、孫太冲道夫、楊原仲愿、李純粹静一、雷公達觀最相厚善。久之當陞内舍生，會女真犯闕，師徒解散，獨徬徨不去。思陵渡江之明年，始還宅里。元配雅之百丈吴氏，於是吴夫人之卒三年矣。繼室以余之族祖姑，生五男子，長曰大中，字正道，是爲君。朝廷解嚴，録圍城中守學人，内舍遇恩，再免文解，然不復仕進意矣，訓厲諸子益力。君自少志識絶人，嫻於詞賦，尤善禮學，郡縣校官月書季考，率先諸子鳴。内舍君既倦游，得君所爲文〔一〕，喜曰：「吾平生交遊皆天下賢士，今半在青雲，吾之不遇，其在兒乎！」益不事生産，放意水石，春華秋月，命酒張

坐飲，率以君侍。往往託諸詩章樂闋，宣寄情意，父子自爲唱酬，家庭之内愉愉如也。君文詞務敏贍，初若不苦抽思者，而趣詣深遠。與人交，容色温厚，間遇所不可，人莫能奪也。俄有疾，即眉山訪毉，居數日暴厥而卒，時乾道七年正月壬辰也，年四十二。親亡恙，諸孤藐然，扶護返室，見者莫不感涕。君娶魏氏，諱潤，同里愷之女。生四男子：道充、公訥、公諒、公謨。訥早卒。二女子，適黄夔、楊子應。孫男伯震。孫女八人。君之亡也，魏夫人年三十有九，仰事尊章，俯鞠孤穉。家故約，自闡以内麻枲、饘爨、米鹽、醯醢，料理靡密。凡二十年，堇堇畢昏嫁。晚年道充始兩預賓薦，冀少成立以卒父志，以寬母憂，而嘉定之十月辛未，夫人以疾不起矣。嗚呼！厥父十年太學，脱死重圍，卒韋布以遺厥子，爲子既弗逢世，事親復不盡年，以貽厥婦，嫠居教子者三十有八年，又廪廪以終其身，是可悲也。道充將以嘉定三年三月丙申葬君、夫人于善何鄉之兑山，而以銘屬余曰：「道充之葬也緩，不則無以白諸幽也。」某以心制謝不能爲文，則曰：「王文公嘗書刁虞部、謝師宰之墓矣，推己之哀，子何辭焉？」乃爲之銘曰：

中原有黍，逢歲之殫。厥開嗣歲，匪暵而乾。易易干他〔二〕，云胡斯難。有子考無咎，其又奚嘆！《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〇。

〔一〕君所：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易易干他：右引作「有田而逢」。

處士魏君雄飛墓誌銘

嘉定三年十月

漢原巨先豪于谷口，人無賢不肖闐門。或譏之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何遂自縱放爲輕俠之徒乎！」巨先亡以應，則託諸家人寡婦以況己，且曰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嗚呼斯言，奚無理之至也。士方爲血氣所役，倀倀於外，特患於未之知焉耳，知之斯速已之，顧安有不能自還者邪！吾族祖仲舉諱雄飛，少亦以氣蓋里中，雖嘗束書從臨邛李靜一純粹遊，會離家難，不克卒業。寓邛之南道，其地號曲路，居民鮮少，生理寡薄，農耕賈鬻，銖裒氂積，堇堇給伏臘。君故蒲江徙，久而從其俗，買酒舍，召庸保雜作，旰衡抵掌，見事風生，有小不便必以控于守宰，不得其平不已。逮閱變既久，困心衡慮，於是卷束豪銳以從其所當事者，振施鄉鄰，輯柔宗姻。歲大祲，嘗發粟以食餓者；其不幸而罹于法，又爲訟其冤，迄於全活。族孫有少孤者，三世藁葬，君聚族而賻之，其楄柎窀穸之事悉爲經理焉。晚尤喜釋氏書，庞眉鳩杖，頹然終日，語不及家事，聞人之善則亟稱之不翅己出。余叔父仲祥甫及余預賓薦，躐科級，君喜至忘食，以是益勉子孫以善。其深自繩削，求爲篤厚之歸，乃至若此。然則不能自還於禮如原巨先之去者，其賢不肖固不待論而判矣。年七十有八，以開禧三年七月丙子終于家。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配同里王氏，淳熙四年七月壬寅卒。生三子男：已之、巽之、申之。女長適郭宜孫，次文圭，次張由禮。內外孫男女十人〔一〕。已之將以嘉定

三年十月□日葬君、夫人于縣之欽德鄉曠義里震山。先事，屬銘於某。藐然心制，謝不能文，則曰：「柳柳州嘗表陸元冲，歐陽文忠嘗銘杜偉長，凡皆推己之哀以致諸人，矧在宗族，子何辭焉？」乃摭幼所逮聞於諸父者而叙次之，復系之銘曰：

悠悠浮驂，載馳載驅。惟君復之，説于桑榆。侯田侯廬，我耕我居。侯黍侯稌，我滑我酤。荒是南道，爰啓厥初。根膏實腴，後嗣之須。

三。

〔一〕十：原脱，據四庫本補。

楊君慶崇墓誌銘

嘉定二年

紹興三十年四月己未，眉丹稜楊君慶崇年二十有八以卒。其二孤邁、懿，懿蚤夭，邁時八歲。逮淳熙末年七月辛酉，始克葬于富壽鄉虎頭山之原。君之配石氏先卒，至是合葬。乃嘉定二年，邁以書來曰：「邁不天，逮事考妣日淺，零丁孤藐，葬故緩。今二十有二年矣，而未有以識窆。然非敢緩也，亦妄意少自立，如昔人瀧岡阡墓表蓋有待也。今老矣，終亡以見當世之士而求銘，即死將不瞑，子幸有以相我也。」余嘉其志之誠而哀其弗遂也，謹疏其狀。君蓋亦少孤，能自植立，以不逮養爲恨，

歲時展松檟，率號慟忘返。兄弟出分，訾取其薄，室居其漏，孝友之行著于里閭。襁順裹方，待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遇事勇爲，凛有不可奪，既事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耆書，不妄交友，尤樂人之善。楊氏自君之王父恂登元豐五年進士第，官不過承議郎以歿，其後衣冠不斷如縷。君自少軫門户之憂，劬勞力學，窮晨夜不置。以至宗郟之課試于有司其不能具裝齎者，君率爲經理，俾不以累其志。預賓薦、擢科第者，由紹興末年以來續續不絶，君不可謂無助。其事雖亦人所能爲者，然其春秋鼎盛，如苗始秧，會見秀實，使假以日月，庸可限其所成邪！嗚呼，是可哀也已！君之王父元符末應詔上書，崇寧二年編入黨籍。中興之初，詔書數下；録元祐黨人及元符上書姓名，既寵秩之，又禄其子孫。紹興之元，天子祀明堂肆眚，凡元符三等人悉依元祐黨人恩數，尤爲著明，士多有沾丐者，蜀顧以遠見遺。幸世載賢德，不爵而貴。使天下之爲善者當有後，而子柔中既蚤喪，柔中生君，又不克壽。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而獨嗇於此邪！孫男焞、椁、淳、鐏，孫女適孫南金、史正道，外曾孫男女三人。銘曰：

楊氏之先，厥載自雍。先世仕唐，僖駕是從。避亂中州，家于唐安。君九世父，徙今丹山。曾王父球，贈秩承事。厥開承議，直道名世。彼何人斯，胡違厥臧。生世不逢，謂後斯昌。中興詔書，爰蔑往居。居墮疏逖，往藏幽墟。苗不待實，再世如一。天果夢夢，胡畀之質。抑人有言，非此其身。代石堋詞，以穀孚人。《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〇。

太孺人賜冠帔黎氏墓誌銘

開禧改元之夏，余官中秘書，青城王表民以進士造廷，始與傾蓋而語，檢履醇固，心寔期之。嘉定之明年春，表民過余於里舍，拜且泣曰：「吾昔喪吾母，將以某年某月甲子祔諸導江縣武騎鄉吾父之兆。昔者乙丑之會，表民嘗辱察焉，識窶之銘，敢援此以託於子。」則辭曰：「窶之有銘，非古也。婦人名不出閫，子善自飭，使身立名歟，斯其爲銘也大哉。」曰：「子之教既聞命矣，抑表民之窮毒，人有不及知者。吾父始居約時，自闔以內麻枲、饘糲、米鹽、鬻醢，吾母實躬其勞。伯父宋傑兩預貢籍，仲父宋乂登紹興第，仕至石泉守，吾父獨不偶。五吾母曰：『乖逢命也，毋多戚。』除館聘士，教授諸子。大父所居爲堂曰勝籯，石泉君質之以治庭對之裝，吾母曰：『先訓不可墜也。』乃盡出橐中裝以庚之。堂既歸而欹陋弗治，又勉葺之，蓋十五年而復舊。人緩急扣門，力所逮給，未始有愛。吾父之賓客至，無留門者。逮婺居，持家益自力。聚指日夥，至僕僕笥薄織衽組紃以佐衣食之闕，視己出若元配所出，拊育均一，人莫能以厚薄名。淳熙十年，余兄子俊、達之充賦于永康、維川，各以詞賦居第一，吾母差自慰，卒罔克壽。紹興三年，第三兄天民復舉禮部，明年唱第庭中，階迪功郎，主潼川府通泉簿。吾母喜曰：『詩書之澤幸不墜于未亡人之手。』方倚門待還而遽以赴聞。余弟之在七者，曰宜之，以後叔父咨，用蔭調巴州通江縣尉，嘗貢于某路轉運司，俄又早世。是數者皆人所叵

堪，匪姿性明晤，疇以自釋？嘉泰改元，得重腿之疾，弗良于行。表民當應進士舉，重違膳藥，吾母觴之曰：『爾飲斯！吾尚能力疾以遲爾之得。』表民悚然以醼。少學《春秋》，猶通大指，有司誤以冠鄉舉。暨四月丁亥造榜，則吾母以壬午屬纊矣。免喪不死，始獲齒開禧改元進士榜，調漢州綿竹尉。嗚呼，尚忍言之！人有子貴於終養，表民之兄弟，其策名科舉者率先卒，以重母感。其幸及豆區禄者，雖獨後死而不獲一日之養，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不敢曰不可。」孺人蓋華陽大姓，名道素。曾大父上行，皇太府寺丞。大父朝彦，皇秘書丞。父纁。不銘無以識也。」余瞿然警謝曰：「子之言及此，取王氏，封孺人，朝奉郎仁之女。是生孺人，以歸于王君宋文。生長見聞，熏習儒素，用能安貧篤踐，具婦母道，而始終衷焉。王君之元配魏氏，生男子即子俊、達之，女子曰松壽，嫁温江文舜中，皆卒。繼室以孺人，生六子，即天民、表民，次裕民，次秀民、宜之、順民。天民、宜之、順民亦皆先卒。内外孫男女十有五人。孺人兩遇慶壽恩，得初等封，賜冠帔。銘曰：

士修於約，維述之良。淺泳深方，靡居匪康。償。或朝而披，或夕而芳。譬彼場苗，既耨既秧。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〇。

〔一〕出：原作「中」，據四庫本改。

〔二〕彰：原作「那」，據四庫本改。

郭君杭墓誌銘

上初臨軒之歲，余與沈黎郭君之子汝該爲同年進士，始識君于江渚間，氣貌温夷，固知爲隱居好脩者。君之弟麟亦以累舉恩得官，還至鄱陽病革，君精禱躬眡，靡有遺力。既死，哭之慟，護喪徒行，色悴形槁，人不堪其憂。汝該請曰：「今違鄉數千里，脱不幸有風露之感，奈何！盍以附于便舟。」君不可曰：「死喪之懷，原隰之求，吾不知爲勤。」卒護其喪以達。字其孤没身不衰，余以是益義之。君與余蓋同爲臨邛人，諱杭，字仲仁。鼻祖倫官于黎，因家焉。曾祖某，合州文學。祖某，父某，皆有潛德。君蚤孤，事祖母王夫人謹甚。弟妹幼，尤念之不釋〔一〕。君推産歸妹，且俾弟擇便安者，而己受其餘，閨門愉愉如也。性好周卹，雖質屋解衣罔有吝，以是家用益落。嘗撫汝該誨之曰：「吾所恃惟汝爾。」汝該感憤，學亦力博。從賢士大夫游，忠毅楊公震仲爲郡校官，雅敬愛君父子，數引重焉。州較試舊無地，君白郡守規而屋之，自經始至竣役〔二〕，君與同郡史臯之力居多。汝該登進士第，每所官游，君必與俱。其爲石泉理掾，日以審克爲訓，有重辟輒不樂，五日一私飯之。爲《平反録》實汝該坐右，命之曰：「獄成爲我筆其槩，吾將觀焉。凡筆之忸怩者，皆汝心之未盡也。」嘉定三年六月丁丑，卒于石泉官舍，年六十有八。娶段氏。子汝該，今爲迪功郎、雅州司理參軍。孫拱辰。□年□月，汝該奉君之喪葬于漢源祖塋丑山之原。段夫人先君二十有八年卒，嘗藁葬郡北聖鍾山

下，遷衍新卜，從治命也。初淳熙中，五部落擾邊，我戰不利，游寇近郊，制置司遣王師雄以兵來援。未至城三十里，師雄柵相公嶺據險自衛，逗遛不前，寇日逼，衆恟懼，莫敢以情開曉。君獨奮曰：「事急矣，安能以一方坐斃！」乃夜踰城抵師雄砦，遲明謁軍門，爲劈折利害，言進屯便，師雄如其言。寇至，知我有備，稍稍引去。時謂微君城不守矣，人以是多君遠識云。君之族子迪功郎黄中嘗狀君之行，窆有時，汝該奉而泣曰：「必君也知我父者，敢以銘請。」某曰：「君之行行乎家，信乎州里，尚安以吾銘爲也！」汝該稽顙又泣曰：「雖然，尚先志也。」乃不果辭，銘曰：

蘭生深林，無人而芳。惟君之修，不以其鄉。履變蹈難，厥脩孔彰。我作銘詩，以相其藏。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〇。

〔一〕尤：原作「亡」，據四庫本改。

〔二〕竣：原作「峻」，據四庫本改。

鄉貢進士樂君材墓誌銘　開禧二年

嘉泰三年秋，同年友樂新過予於里舍，拜泣曰：「新之先籍邛安之延貢，世以儒學授鄉里，俱死韋布。逮先君克紹我家，而身復不顯，棄諸孤十有五年矣。昔者嘗有治命曰：『我死則以依政縣北界

里之原葬我焉，祔以元配蘇氏。』兄弟貧，舉不以時，今百用始戒，識窆未有銘也，用敢請於吾母，狀行義年以惟子也屬。」余不敢曰不可。粤三年乙丑，新以書抵余於京曰：「癸亥之會，子嘗墜言焉，今蔡食於明年某月之某日矣。」余愧謝使者，書以授之。君諱材，字元脩。大王父諱周，王父察，父潮。君少穎悟，仲氏叙南推官林俱以詞賦著，里中子及旁郡邑競從受業，著録者率能取科第、預賓貢，而仲亦擢進士，獨於君觖望也。太學博士李石以文名重許可，紹興壬午來較鄉舉，奇君文，上之。既又就見，誦不失一字。類省報罷，益痛自軥録，取韓文公「文章紹編劃」之句名所居堂；益肆於學，取古今一言一事可爲訓戒者揭寘屋壁。三女子，適同郡楊瑊、羅一謙、朱叔厚。内外孫二十人。君性方重，事母羅夫人無違志。蘇夫人州文學聲之女，火井人，其卒先君二十八年，恪共婦職，手寫書盈篋，以相其夫，復以授諸子，宗族取式焉。銘曰：

維殖弗年，維蓄弗施。有醇其衷，之死靡移。瞻彼兆矣，君荒之。兆維固矣，子孫其皇之。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〇。

龍水錢君安國墓誌銘

今郡縣荒政不講，凶年饑歲，吏託勸分之名以科糶，令下，富人右族讙以户相推，升抄合斂，如艾其膚，否則以歲爲利而閉遏焉耳矣。有能竭其力之所至，不費徵督而保輯鄉井，鬬弭剽盜，若是者

隨其事功，亡小大咸有取焉。東川壤地多磽少衍，而資爲甚。紹熙三年歲大侵，民糠糒不繼，錢君安國繼先首發私廩，不足則以控于轉運、常平，糶郡國倉，分隅以給，擇謹厚有仁術者主之，而俾君往來程督。守宰既深聽任，全活甚衆。嘉泰元年薦饑，臺府議振糶，君信義既著，又以委屬，所活視前。嗚呼，爲郡邑大姓者鈞是心也，則天下安有病歲者哉！其年余仕成都，往往有道前事者。亡何，君以葬親袖吾友張義立方所爲銘求余誄挽，又得面質之，益信。今年春，余客成都，有錢氏子震之介張君而以謁入者，余曰：「是非前發廩者錢君之子邪？吾聞活人者有後。」亟揖而進之，則拜且泣曰：「震之不天，不幸昔歲喪吾父，今將以十月癸酉葬。」方瞿然驚失，且問君亡恙時事，則曰：「不寧前事爾也。余先君蚤孤，力學持門户，喪葬以禮，昏嫁以時，除館聘士，訓隸諸子，家用不墜。少通經子百氏，期以文學稍自奮拔，游場屋輒不耦。晚歲名堂曰孝友，與羣從處融融然；名亭以遊息，與賓客對偲偲然。以至承親族，厚鄉鄰，凡人道所當爲者先君既服行無斁，張君大有嘗述之矣，獨未有以銘諸窆也。昔者辛酉之會，先君嘗辱察焉，非子誰屬？」余問其世，曰：「余先有舉孝廉、爲龍水令者，始家於資之西山倒植松下，世號松下錢。受之字明晁〔一〕，則先君之三世也。吾母郡之蹇氏，柔嘉靖肅，宗族取爲婦式。一子，即震之也。女二，皆先卒〔二〕。内外孫七人。」問其葬，曰：「縣之龍水鄉雙魚池之兑山，君、夫人同兆。」問君、夫人之年，曰：「各六十有二。夫人卒以嘉泰四年某月某日，君以開禧三年十一月某日。」余既閱狀，證以昔聞，宜爲銘。銘曰：

有隱其中，爾痾余恫。匪譽匪交，維彝維衷。彼崇者丘，維君之宫。爾後有封，毋曰天夢

夢。《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〇。

〔一〕字：原作「宗」，據四庫本改。

〔二〕「二」、「皆」二字原脱，據右引補。

費子文墓銘

費子文之葬，其弟炎既爲誌其墓，而屬邑人魏某爲銘。銘曰：

肅肅鳴鴈，載西載東。嗷嗷林烏，亦哺云從。何有何亡，勦勞我躬。遵取涯分，冀令而終。嗚虖！是惟蜀郡子文父之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〇。

魏府君和孫墓誌銘　嘉定五年十二月

邛之蒲江，魏姓爲廣，惟譜諜之通者厥系惟二，蓋亦有故焉。今家於邑中者，則吾宗也；其邑之二十里所曰嘉魏者，故漢嘉徙也。中興初，罷新學，復詞賦取士，嘉魏之應詔者曰邦達，年甫冠即預其選。我大父雅與厚善，他日無子，大父以第三子和孫爲之子，是爲君。二系之同異莫可考，至是始

以唐人洛陽、曲江張氏故事叙昭穆焉。君字伯同，一名明孫，資性寬易，寡與物忤。孝於親，厚於友，遇人一以誠，長者無貴賤良楛皆得其懽心。門臨達道，往來遊士夕館晝饌，各厭所欲以去。下迨游手末作、伶優賤工，未嘗不丐貸焉。家用若以是少屈，而平生遵畏涯分，不持書謁以造請勢涂，不事鈎謏以圉奪貧弱，不以子金錢求倍稱之息，不射時斡貨以罔利於鄉曲。谿皋谷陬，曳杖消摇，嘉時令節，命酒索炙，訾産之厚薄未嘗深計也。季年閱變既久，處世夷澹，鄉有不平之訟，從容造君，一語乃釋。鄉之一二遠官有與君從遊者，情分凝篤，暨其領州，則書尺返以闊焉。其自處不苟率類是。君同産之二弟連歲賓貢，其二弟之子接踵科級，雖以某之不肖，亦獲綴一名于慶元進士籍。君餘論之所覃者蓋若此。使天假之年，龐然秀眉，臨長族屬，承寧鄉鄰，將有以興弟順和厚之風于國人者。不幸年六十以卒，寔慶元六年九月戊午也。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楊氏。君取同邑王氏，故安岳主簿、宣義郎致仕偰之女，克躬婦道，故能成君之美。前君二年卒，年五十有八。子男三人：長芾，次仲翁，次德謙。仲翁以後同産弟直行，德謙以後從父弟良弼。女三人，皆卒。壻高次卿、宋仲巽、張翬。芾之子一人，愈。芾將以嘉定五年十二月丙申葬君于蒲川鄉欽風里，以王夫人祔。了翁以猶子少承警誨，習熟言行之懿，銘莫如了翁宜也。銘曰：

以地繫姓，厥載自嘉。君出吾宗，克嗣厥家。謂約不絑，謂泰不夸。謂軼不瑕，我銘匪誇。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〇。

譙府君春墓誌　嘉定六年九月

嘉定六年春正月丙寅，處士譙君卒于成都之雙流尉廨，年七十有一。厥二月辛巳，其孤仲午反匱于邛蒲江之里居。厥九月庚申，葬于鹽泉鄉兑山。先事，以書抵余曰：「昔者吾父孤苦自力，爾居吾鄰，爾寔稔之。爾之同産弟兄則我之所自出也，爾也視余父猶舅也。父之窶未有識也，以惟爾也屬。」余弗敢辭，叙而銘之。君諱春〔一〕，字子辰，姓譙氏。世居邛之大邑，以儒名家，後徙居蒲江〔二〕。曾大父祖道。大父景陽。父詢，再貢禮部。妣陳氏，文林郎壽祺之女。君在母七月而生，十有七年而孤，又三年而喪所恃，煢然一身，備嘗險艱，有人所不堪者。自幼期立門户，祗遹禮法，弗敢踰越。方是時，大母王孺人年踰八十，諸父異居，公委曲承順，内外無間言。從父蓬州府君孝迪心善之，每勞之以書，期屬甚厚。甫冠，所從游皆父行。初明毛、鄭《詩》，繼爲詞賦，邑宰有士名者率賓禮之。自貢士云亡，所藏圖籍散逸殆盡，公雅嗜書，多所儲蓄，自六經子史至星經地乘、虞初稗官、道釋醫卜之書，靡不究閲。或假諸人，廣所未見，有意者隨即傳抄，今手澤尚數十編。歲始生之日，子孫上壽，首陳考妣像而泣拜之。居負山，望見生隴，作顧雲亭其上，凝竚輒移晷。其篤於孝愛若此。資簡重，與人交怡然以和，有不可未嘗假以詞色。教子齊家，率本以忠孝，又以扁其室，其趣尚可概見。開禧三年，仲午以詞賦舉于鄉。嘉定三年再舉，乃登明年進士第，試吏爲迪功郎、雙流縣尉。公過其子，僅旬歲獲終養，

吁！是可悲也。君之妃曰陳氏，諱符，臨邛人，進士仲魯之女，昂之孫，承事郎熙之曾孫，不逮事尊章，獨能謹祭祀，睦宗族，有足稱者。某年某月某日，以疾終于正寢，年若干歲。生三男子：焯、仲午、煓。焯先二年而卒，煓爲叔父後，蚤卒。四女子：長適鄉貢進士費之午，次鄭存中、費德遠，適存中者先亡。孫男三人：埏、址、增。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外孫男女十人。銘曰：

蘭既種而刈之，胡委珮而亟去之！葉萬子孫，勿替引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〇。

〔一〕春：原作「椿」，據標題及四庫本改。

〔二〕後：原作「從」，據四庫本改。

史夫人墓銘

慶元初，韓侂胄擅朝，權燄熏灼，道路以目。前隆慶守任侯逢以西充丞較士于瀘，發策援漢王鳳事，語涉譏刺，言路欲抨擊之。姑蘇黃公子由時爲秩宗，瞷其事，爲緩頰得免。又以風成都帥臣傅致其事，臺府知賢，卒莫敢舉。其母史夫人曰：「疏遠小吏，禍且不測，敢復榮望？儻不得罪於名義，女所就孰多？」士聞其言而壯之。其後逢宰邑溫江，會有賊曦之變，夫人戒以死守。通守漢嘉，試郡合陽，類以伉直不爲臺府所容。夫人飭之曰：「吾視汝骨相疎狷，且直情徑行，與物多忤，是吾所念

也。然淹速當知命。」其後逢上合陽印緩，道古渝州，會故人程叔達遇孫奉使峽部，迎見相勞苦。他日過姑蘇見子由，曰：「聞子以策士柱權臣，直嘉定詔書增秩甚寵，然初議有請逮繫制獄者，儻知之乎？」夫人聞而嘆曰：「吾固念女之多忤也。」於是士益謂夫人善知子，雖滂母亡以遠過。某與逢有連，自冠習聞夫人言德，越守眉山，又得從薦紳大夫慶九秩，將往拜之，弗果。二月，夫人已不起疾矣。厥五月，逢見其二子，寓余書，且以夫人行治之狀來曰：「逢將以十二月某日，葬吾母于青神縣玉臺山先兆。重惟吾母始居約時，吾父奉議君教授成都、廣漢間，吾母居守，蒿簪布襦，蔬食脫粟，有人所不堪者。能敬事重闈，得其懽心。凡蠶績絲枲米鹽靡密之事，躬服其勞。吾宗子弟之賢者從吾父游，食飲澣濯之需，吾母率身任之。逢髮未垂齠，即督令游學他郡，凡十年在外，罔俾懷居，亦異乎人之愛子者矣。且嘗拊逢而言之曰：『自吾爲女家婦，逮事女曾大父，知嘗從李褒，工詞賦，年七十猶累試春官，女父祖俱屈武陽，女不自力以亢而宗，吾將奚望！』逢聞之懼然，由是不懈益勤。淳熙七年，逢中進士第，宰相趙文定公議第三女昏對。時太常少卿朱公時敏爲著作郎，於吾父雅善，朱公之夫人任姓，於吾母齊年，母命逢俟而解褐宜即朱公議成禮。吾婦既歸，將以宰相子所得冠帔恩爲夫人封，有司格不行。迨逢積官陞朝，吾母始得初等封。嘉定建儲肆眚，益封太安人。嗚呼，是尚足爲報乎！義方之訓尚復聞之否乎！昔者宗族之從游於吾父者來會吊，咸曰教我者余兄也，養我者余嫂也，相向哭失聲。嗚呼，是可彊而致言乎！不肖逢大懼歲久懿言茂行湮鬱弗彰，墓門有石，願子有以識諸。」某瞿然謝曰：「微子言也，吾固聞之，矧辱二子焉！」用不復辭。夫人姓史氏，自鼻祖司馬

某從唐僖宗入蜀，以罪言死，葬于青神，二子瑜、瑀因家焉。再傳曰在謙，官符寶郎，是爲瑀之後；夫人其裔也。曾祖沱，祖嘉謀，考祐，妣某氏。奉議君諱某，生一子，即逢，前朝散郎、知隆慶府。二女子，嫁何庭瑞、楊謙之，先卒。孫男二人：商輅、周冕。女一人，虞韶，嫁李術。銘曰：

降年有永，厥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夫人之永，則順其正。維窮弗愠，維豐弗競，維變弗渝，沖約成性。九十耆年，子顯且令。玉臺之英，其尚無竇。《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〇。

教授彭君子遠墓誌銘

得之於乃子桂芳

故長寧軍軍學教授、通直郎致仕眉丹稜彭君子遠，將以今兹紹定五年十二月丁酉，葬于縣之至孝鄉麻谷之原。前期，二子孝友、孝安踵門而泣請，願有文以識其藏。余竊惟念於子遠爲同年進士，其後持節東川，又嘗爲寮，於其請也，奚敢不諾，乃誌而銘之。誌曰：子遠名運成，唐末有諱充者，爲漢州金堂令，時稱循吏，僖宗入蜀，加侍御史、柱國、錫緋衣銀魚以旌異之，拾遺錢詡誌其墓，則子遠之十世祖也。大王父諱彬，王父諱鷟。父諱符，從政郎，贈通直郎；母王氏，贈孺人。是生九丈夫子〔一〕，子遠居其八。少力學爲文，務崇大體。年三十有二始與鄉貢，旋丁外艱，又三年類省試奏名，又明年賜第，調榮州應靈縣主簿。秩滿，調嘉定府府學教授。秩滿，又調雅州州學教授。雅之學宮頗修而士廩稍不給，則請於州，授田分財以助之。秩滿，調隆州仁壽縣丞。既而堂差潼川府府學教授，

築高風堂、續《進士題名記》以激厲後進。郡有江磧，歲久化爲沃壤，豪室擅其利，至交訴于訟庭，有司奪而鬻焉。子遠斁以學廩之餘用，以其租挈增置弟子員。田既入于學，則相與殽亂疆理以售其欺，子遠躬行阡陌敗其邪謀。秩滿，又教授長寧。學故湫隘，士肄業無所，於是營宮室、設筵几以妥安之。郡有淯井監，舊以鹵水幣餘資養士之費，郡將掩以自封，子遠白諸提舉學事司，復歸于學。郡將反以是敬禮之，致之幕下，郡事多所裨益。舉者及格，勑二子浮家西歸，身詣轉運司白事。寶慶元年正月庚辰，終于遂寧客舍，年六十有二。死之日旁無親人，同年友應文父懋之時爲轉運判官，同郡任傳父處厚知遂寧府事，具棺衾以斂。烏呼，可哀也已！元妃祖氏，繼室史氏，皆贈孺人，先卒。祖氏已葬，今以史祔。子男三人：孝先、孝友、孝安。先爲伯父後。孫男二人：立祖、通祖。孫女一人。余嘗謂士生一世，當以千載自期。本之以五事，事考者有事於斯五者是也；成之以五品，品者品節於斯五者是也。行之而著，習矣而察，由之而知，其道達則見之於治國平天下，苟不達矣，修身齊家以淑諸人。一或怠廢，是爲自棄。若子遠者，幼學于家，以父爲師，以諸兄爲師友，烝烝乎一家之和。長而策名，雖未究其用，而四爲郡文學，孳孳然以師道自任，凡所以漸摩淬厲以至館粲委積，靡一不問，是豈有他哉，亦曰行吾職分所當爲者耳。充是心也，達而師保萬民，吾知其必不負其生矣。銘曰：

居家閭閭，涖官恂恂。淹速在天，知不知在人。懷忠迪純，以終其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〇。

〔一〕丈：原作「支」，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一一三

魏了翁　六一

魏府君天祐墓誌銘　嘉定七年七月

始余卯角，知公端人也，嘗欲從之遊。既冠，偶又與偕試于春官，見其粹明而平實，則又知爲純體篤踐之士也，由是爲敬益加於前。一行作吏，涉藝荒淺，不得與之相周旋。逮還自策府，以漢嘉印綬里居，即爲書幣致公。暨守漢守眉，除館以舍之。望其容色辭氣油油翼翼，使人滯吝之意消；驗之不睹不聞，則懍乎若有臨其左右者；察其所安，則剥落枝葉，玩心高明，無所滯礙。由是將盡舍而學焉，而公固不起疾矣。嗚呼！非公之學前後有淺深，而余之知公之晚，是故余今昨是非之候也。公資性端靖，不妄言笑。少與伯氏天啓齊名，伯氏早與計偕，公年四十有六，始以詞賦登里選，累舉不利，當以恩補官，公辭不受。於是年七十矣，益大肆於學，聖經賢傳，歷覽博究，又即夫河雒之正傳以上遡洙泗之源，歷歷乎其獨得而的然亡所疑也。旁及百家異同之論、二氏放遁之詞，貫融異同，擩

摛精粹。逮乎日遷月征，閱天下之義理熟，春華秋月，登山亂流，草木之枯榮，歲時之代謝，山川之流峙，禽魚之飛躍，觸處呈露，會心適意，陶然怡然，蓋舉世之可悦可慕無以易其樂者。余時在旁，則相與命酒張飲，嘯歌夷猶。往往余去，拊卷獨會，援毫疾書，短楮横軸，寒燈細字，兀兀窮晨夜不能置。或謂其迂闊於事情，或譏其汎濫於老釋，而公之融液擺落，人蓋不及盡知，雖與公同生長於鄉者，亦鮮克知之也。每燕坐，輒緩聲微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或問之，則曰：「學者須是識得到此地位，方是極至。」其在眉也，一日忽訣余曰：「余殆將死矣，姑聽余去。」一余曰：「公奚爲是言也！」不可。冬仲朔去之日，公執余手而言曰：「才知有餘者其陷溺深，吾子勉諸！」又曰：「高南叔西叔待問闕廷有日矣，余雖形神彫謝，尚能勉贈其行。」索案上紙視之，則古詩數十韻，歷歷皆朝廷大議。又明日與余論鬼神晝夜之蘊，又明日忽書紙曰「死生事大，惟當澄心静慮」等語，凡數十言，末又及孟氏六等之序。又明日則已溘然去矣，蓋嘉定六年朔至之日丁卯也，年八十有二。嗚呼，今復有斯人矣乎！莫切於饑寒之厄，莫大於死生之變。公以伯氏摧酤不登，蕩産以償官負，終其身約居，不以累其守，泊如也。將死之他日，慮澹氣夷，切切然以講學爲事。暨將啓手足，無一語及家事。嗚呼，是復有斯人矣乎！其子仲許將以七年七月乙酉，葬公于縣之善何鄉聖亥山之原。先事，求余銘。噫，非余誰宜銘者！乃叙其世。公邛之蒲江人，姓魏氏，諱天祐，字德先。曾祖考□□，祖考大臨，考□□，妣□氏。元配邑人吴氏，繼室同里費氏，皆先卒葬。二子男：仲許、謙孫。二孫男：東震、祖傳。謙孫之卒，無後，公命以祖傳爲之子。孫女一人。曾孫二人。公平生不

事造請，居縣之十里許，郡縣長吏至必加延訪，薦紳大夫過其門者必即之。最後郡守今潼川漕臣張公師夔以公安貧守道聞于朝，未報而公卒。世謂才難，固也〔一〕，孰知亦有抱道懷德、白首而不見知者邪！公平生論著有《語》《孟》《中庸》說、《卮言》、《贅言》、《信心編》、《自信編》、《雞肋編》、《日録》諸書及《漢議》、《唐鑑》、《十國志》、《國朝史纂》，今藏于家，余將爲哀次以廣其傳焉。銘曰：

大塊噫兮推移，聚散同體兮又奚疑。羨生怛化兮小智之私。全而生兮，全而歸之。公則奚憾，余將疇依！《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一。

〔一〕固：原作「故」，據四庫本改。

知南劍州洪公秘墓誌銘

嘉定三年正月

洪姓系出共工氏，代有顯人。五季時由歙徙饒之樂平，又七世徙番陽。至給事中彦昇以進士起家，洪氏益大。給事之弟彦先，右通直郎、太師、鄭國公，娶董氏，贈魯國夫人。是生魏國忠宣公，禿節龍荒十有五載，比得生還，復與時忤，終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生六子男，而文惠、文安、文敏公咸以文名擅當世，今之爲世家言，洪氏盛矣。若南劍史君，則忠宣之孫而文惠之仲子也，諱秘，字必之。大母、母皆沈氏，皆魏國夫人。君資禀英晤，加以生長見聞，不繩而直。方忠宣南遷，

文惠繼免，君力學任家，娛適親意而忘其謫。平生侍文惠，薦進無虛日，而中外無一人知者。文惠嘗語魏國：「是兒志趣過人，克家子也。」以忠宣遇郊霈補官，初監潭州南嶽廟，繼調湖南茶鹽司幹辦公事。湖湘饑，吏不以實聞，君力白其長，振廩捐直以糶，且督郡邑覈除菹田，民汔以濟。用薦者改秩，知紹興之山陰。邑號多訟，異時于省于部于御史者靡有虛日，吏巽懦，無能孰何。視事微寒暑間，率夜漏未盡致兩造于庭，片言折之，輒得其平以去，雖氣力者持之，不爲回撓。事二連帥，或侈用，或橫斂，否則恫疑虛喝以責羨於邑。君歎曰：「吾寧以罪行，剥下媚上，所不忍爲也！」秩滿，會史魏公再相，范文穆公參與政事，於是淳熙五年，文惠去相位蓋一星終矣。方文惠守新安時，得范公於郡户曹，一見器重，極力推引，俾君内交焉。史公於文惠，則嘗先後鎮越者。二公雅知君，暨得山陰治狀，期以職事留之，君以母魏國疾辭焉。調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魏國疾革，君侍饘藥衣不解帶，至執喪幾毁。既除，終不忍去文惠左右，不得已調官，擇期戍之遠者。通判光州，期至則弗果往，曰：「昆弟各有官守，吾可復行乎！」未數月文惠薨，君實顓喪事。比再免喪，叔父文敏入翰林爲學士，主睠方楙，人謂君門地人物將自是升矣，方退然就吏部銓，簽書桂陽軍判官事。守知君賢，調理細大，罔不諏決，君亦樂爲之盡。通判郢州，常攝守事，郡有黥卒號余夜叉，聚亡命出入襄漢間，急之則逸他境，緩則復出。公召游徼授方略，遂擒以獻，封内帖然。自兵火後，公私垂罄，學無公食，君與郡博士圖所以廩士與教者，覈隱田得上腴數百頃，悉以歸諸學。攝事未幾，郡以大治。差知武岡軍，陛辭以二事爲言曰：「襄漢鄂渚之屯舊隸岳飛，號岳家軍，無一不當十，其餘子弟尚勁挺

可用。顧效用之廩率倍長行有奇，爲壯士者非效用則弗屑，而主將吝嗇自封，率以長行之給募流庸，此緩急可恃乎！」光宗嘉奬再三，且謂：「三衙亦有此弊，莫肯爲朕言者。卿文人而熟兵家利害，留心國事乃爾。卿來自邊場，有所見爲朕罄言之。」君遂奏：「沿邊屯田自中興以來，兩朝經理規模遠矣，而法久弊生。蓋火耕水耘非士所習，而督將亦非閑於農事，若歲收不足自贍，旁近民田迺至罹其擾，故不若罷之便。」光宗又曰：「觀卿議論，可謂實材，姑往新任，俟邊帥有闕，首當用卿矣。」武攸爲郡，民獠雜居。君始至，戒吏毋敢擅入溪洞征科，戒民毋得賤市獠物。郡多盜，君諭以利害，俾各歸農賈。亡何，配隸王文彬等六人夜踰城剽杜氏之産，懼且覺，則將間坊市祠神之會相挺爲變。君迹捕盡得之，以尸諸市。或勸以聞，當受顯賞。君曰：「彼犯法而戮之，守事也，奚賞之云乎！」識者益以是服君。郡計舊仰給永、邵，邈不相應，君條奏，乞以郡所上銀綱于總領所敷于二州，而留賦以自給。朝廷從之，迄今爲便。尤篤意學校，延登諸生講授經義，溪洞聞風，至遣子入學。比去，邦人思之，奉嘗不輟，謂武攸爲郡餘百年，守之祠于民者惟吏部侍郎鄭公汝諧與公而已。慶元四年，秋霜殺稻，番爲甚，民大艱食，吏以令訴菑傷者毋過八月十五，却不復聽。君因入對爲上言：「令固云爾，然霜菑率後此時，令弗及也。」且援蘇文忠在杭日上時宰書論風災事，乞下敕局增修舊令。又言：「民爲邦本，今贓墨成風，朘民以奉權勢，乞加禁戢。」時韓氏擅政，道路以目，亡所畏忌，人以爲難。京魏公欲留之，卒爲忌者所間，以親嫌弗果。差知南劍州，不赴，自請奉祠，以主管武夷山冲佑觀里居，凡三歷任，蓋自是不復有當世意矣。以宰相子材足以自致顯聞于時，居家以孝友著，所

居官卓犖有風績可紀録，論事上前，疏暢磊落，人主爲動，名卿才大夫鮮不知者。顧階京秩餘四十年，年七十有一，而仕不過二千石以歿，此豈其所馮弗厚，抑亦介特不肯與時俛仰者，固其世然耶！君將易簀，遺令曰：「處州之族與忠宣同曾祖，奕世種德，此其後且大。文惠之母弟某府君無子，其以處州從弟栻爲之子，以遺澤官之。」君之令人與二子弗替先志。栻之女兄歸趙成公，故成公狀君之行於昔，既葬而君之仲子偲以狀請銘于某。既辭不獲，則定著君行事如此，乃書其爵氏、卒葬、宅兆而系以銘。君官自登仕郎累遷至奉直大夫，爵番陽縣男，邑户三百。娶魏氏，累封令人，故左朝請大夫、直敷文閣安行之女。子男三人：某，朝散大夫、前知容州；偲，承議郎、權發遣嘉定軍府；儋，蚤世。女子六人，歸奉議郎知衢州西安縣楊汝明、從政郎南恩州陽江縣令廖公輔、朝請郎新知連州張履信、鄉貢進士程洋、迪功郎荆門軍録事參軍邢謂、宣教郎知湖州長興縣王元春。孫四人：蘭、荀、萬，皆將仕郎；芮。君之卒以嘉定二年正月甲子，葬以三年正月己酉〔一〕，兆在鄱陽縣城北十里青山之麓。銘曰：

於皇藎臣，蹈誼執方。顯允良拂，襲慶承芳。有謂其華，猗奕以昌。胡寧維君，厥用弗將。匪云弗將，闇兮以章。秦魏之從，君居允荒。在後之人，率履弗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一。

又見《南宋文範》卷六八。

〔一〕三：原脱，據四庫本補。

通直郎致仕張君簡墓誌銘

開禧三年春王正月，賊曦以武興叛。反書至雅安，吏民洶懼，有以利害怵郡假守者。司理張君簡攝州學教授，奮然爲守別白大義，且料賊必破滅狀甚悉。且曰：「萬有一叵測，請以簡不可爲辭，毋庸累公。」守壯其言。先是，曦以昭信節度帥武興，君主順政簿。順政，今略陽也。曦頗材君，而君視其爲則退嘆而言曰：「斯人也，視流而行疾，獨何歟！」既罷官，曦固留之，不可；辟置之，又不可。度弗能彊，則禮遣之。亡何，朝廷以北事屬曦，權燄呀噓，君歸三年，訊問不通。或請其故，曰：「噫，非將材也，而汰已甚。」及是君既爲守言故，則又以曦嘗所薦狀悉上送官。厥二月朔，賊弟晛置郵寓訊招君，君曰此何爲至我，立命焚之，莅學官、課諸生如他日。吏抱文書蓄縮不敢紀年，君命筆自題開禧，曰：「吾知奉朝廷正朔耳，遑恤其他。」三月賊平，郡免於汙。嘗迹其事，本亦臣子常分耳，而義理不競，士違恒心，如君者蓋亦僅僅焉。君諱簡，字行可，邛大邑思安人也。曾祖□□。祖□。考□，登進士第，十年不調，卒贈左宣義郎；妣王氏，封孺人。君蚤以經學稱。乾道七年，國子録楊公甲校士于邛，得君所爲文，奇之，遂以充賦。厥三年大比，有司將以君文冠選，或疑策語太訐，竟黜之。自是掃軌，大肆于學，一時名卿往往折輩行與交。慶元二年，以累舉恩就試行在所，調順政簿。連事武帥張照、郭杲，率異席諮事，已杲命其子受學焉。部使者按獄至武興，首薦君

曰：「衆皆競進，惟主簿獨不然。」在武興三年，多所裨贊，最後事曦。其後絶于曦而歸也，調官雅安，前後長吏每不敢吏君。雅外控碉門，沙平之酋有曰高阿保、高吟師者，素不相下。阿保賄吏，得補都彈壓，吟師不平。會瑞慶聖節，請於郡，願以雙金銅孔雀爲貢，郡拒之力。君言於守：「盍羈縻，勿驟絶。」守不可，吟師鞅鞅不得意去。明年春，遂犯邊。君先嘗爲守畫，乞移沈黎屯戍義勇一將於榮經，且乞增戍于郡，不獨策應緩急，庶幾少紓支移之費。尋又請亟除戎器，爲戰守備。皆莫能用。方事之殷也，僞言姦細入諜，吏卒倖賞，執平民以來，郡輒繫送獄，責短狀即戮之〔一〕。一日囚至君所，吏欲如州獄奉行，君曰：「司寇院法當鞫實，若責短狀，此軍法，非吾事。」白郡不可，守亦遄悟，命鞫之，則城外窮丐之人繇是部送者率從按鞫，予輕比。吏賀囚曰：「儻不遇司理，女焉得生！」邊遽未徹，提點刑獄移司雅安，斬艾日棘，君爲言：「碉門平接羌界，無山河之限，他日逋逃竄軼略賣于羌者往往而有，久必遁還。今官軍列柵遇歸明者輒上功幕府，例以濫死。乞自今執獲生口無私號、無火具、無兵器者，上以越禁山罪，徒之。」使者嘆息曰：「君此念通天矣！」下之並邊，悉如君言。百丈故通衢蒲井，歲輸爲三千緡，厥後衢移於黎而邑輸如故，郡歲徵輒均科於民以償。君白郡，悉除其籍，吏民恩之。用舉主關陞從政郎，去爲漢州録事參軍。勢家子誘鬻民田，吏莫能詰，君逮繫釐正之〔二〕。豪民以賂欲陷其兄子于辟，至再三，君怒，召責之，具伏罔狀，兄子卒免。蘇文忠之世有居于彭者，仇家汙以橐，姦吏大索繫纍其子弟。有司既以委君，獄上而守私焉，爲吏末減。君曰：「盛德之後猶將十世宥之，而況誣乎，吏庸足茍！」論卒如律。閒與守爭獄事，必端正拱手，

引義理，參法律，不當不止。守雖嚴憚之，汔不能奪也。以致仕轉通直郎，卒年六十有七。君事親居喪無違，於二弟友而教，以故仲弟閎常與里選，其季籍亦有稱于黨。君年踰四十，清心寡欲，燕坐一室，晚而益壯，自號就菴居士。有雜著二十卷，藏于家。取同郡樊氏，故國子博士之曾孫。子男一人，海若。女子三人，嫁謝庭堅、李襄子、趙麟麟。嘗再貢于鄉。内外孫男女十有一人。卒以□年□月甲子，葬以□年□月甲子，兆于大邑縣思安鄉節義里亥山之原。余與君生同郡，又偕試闕廷，往返實俱，後又從里父兄知開禧事甚悉，海若以狀來求銘，誼不得辭。銘曰：

善利之分，借曰未知，亦既知之，孰撓莫移。顯允張君，秉正蹈義，維變弗渝，維危弗躓。思安之鄉，節義之塋，克開厥後，庸詔茲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一。

〔一〕即：原脱，據四庫本補。

〔二〕逮：原作「速」，據右引改。

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李君炎震墓誌銘　嘉定七年十一月

李氏系出顓帝，自唐高祖子鄭惠王元懿十二世而爲右僕射、韓文正公昉。昉生宗諤，入翰林爲學士，父子言德之懿，語在國史。宗諤生昭逢，爲大中大夫、判登聞檢院，贈金紫光禄大夫。昭逢生清

卿，爲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贈金紫光禄大夫。清卿生士觀，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爲左朝散大夫、尚書工部員外郎。自文正至工部居京師賜第，凡五世共爨，内外肅雍，無慙間言，京師號西李門。至工部以建炎扈蹕出守合州，卒于官，其妃張夫人，丞相商英女也，因家于合。士觀生敏隨，爲右宣義郎，贈中散大夫。敏隨生如晦，朝請大夫，歷知叙、邛、資三州，贈中大夫。娶黄氏，生四子，侯其季也。少與伯兄鼎同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歷任四十年，尉綿竹、青石，宰瀘川、資陽縣，通判洋、綿、漢、涪州，累官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未赴而卒。始登第時，資州公在邛，同年士争取近美官，侯重違親侍，待戍凡四年。僅之官八閲月，丁母黄令人憂，除喪未夕，又丁父憂，執喪咸盡禮。及尉青石，勤恪被薦，注瀘川令。至縣則償舊令逋負，釋其囚，表孝婦冤，脱其死。值節守操下日急，侯微聞悖語，亟請閒寬其令，士心豫附，帥由是大見親重。移宰資陽，裁聽健決，獄無繫囚，邑人稱之。宣撫司舉辟通判洋州，未赴，大制司改辟綿。會守昏恣，事有不便於民，侯輒持不下，吏民益加敬愛〔一〕，雖武夫悍卒亦知屬心。尋改倅漢州，且行，吏持金附耳語以舊比羨餘獻者，侯叱責之，俾著于籍。顧謂親友曰：「豈吾信未孚邪，此奚宜至我居！」以此爲大恨〔二〕。至漢未幾，民氣浹和。忽燈夕遊人自蹂躪，侯以是例罷去。去之夕倅寺堂宇盡壓，人謂侯去不以罪，殆若有相之者。亡何，起家倅涪。郡素蕞陋，隨事整緝，剖決留訟，摧折豪民。方伯知其能，俾攝忠州，辭不行。侯勁氣莊色，不妄笑語，與人言必竭盡底裏，以是信於親友。然不知者往往以厲己望之，久而察其無他。工篆籀，得父筆意。尤敏於詞章。樂施舍，分孤恤貧，如恐弗及，奉賜入家者無幾。初，開禧用兵，宣撫

使程松檄侯至幕府，行至果州，權府召飲。酒半，聞邊將以蜀叛，失聲慟哭，倍道馳還，悒悒成疾。賊平，疾若稍夷，然自是精力蕭然耗矣。又以藥誤，浸成末疾。雖未能脱然全愈，而坐或移晷，語或淹夕，字或尋丈，書或累牘，尚娓娓不倦。及大寧當上而疾作，屬嫺舊有所假貸，褚無餘貲，又義弗拒，於是冒甚雨入郛，爲乞諸嘗所往來。歸而疾革，乃卒，蓋嘉定七年七月己亥也，年六十有四。侯諱炎震，字元脩。元妃資中黄氏，妣令人之姪也；繼室楊氏，軍器監朴之孫，先侯六年卒。子二人，曰世臣、直臣。女一人，適楊綍，荆湖北路提點刑獄熹之子，即繼室之甥也。孫一人，曰昌。世臣將以十一月甲申，奉侯之喪歸于先大夫之兆，向侯所卜築也。先事之二月，與其族謀，曰先君子平生有言有德，不可以不肖嗣罔聞于後，銘必圖諸先友之親且厚與筆之信且久者，則以狀求余銘。余嘗取於楊，蓋侯之妻之姪也，比守廣漢，又辱僚於侯，今又辱使其土，義不得辭，乃銘曰：

皇肇區宇，烈烈耆耇，敷求厥紹，誰似誰有。於維西李，源流滀厚。侯颺其芬，如酌孔取。于役于處，于仕孔疚。忠以被疾，惠以隕壽。唐高維先，文正維胄。云深且厚，胡不燾後。尚其嗣人，與邦儷久。《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一。

〔一〕益加：原脱，據四庫本補。

〔二〕大：原脱，據右引補。

榮州司户何君普墓誌銘

嘉定十二年八月

余生四年，從鄉先生何君德厚授書數方名，未期歲更他師，猶以父執事之。厥二十有二年，當慶元五年，上始御集英殿策進士，余與君偕試于左右廊。余既叨第，君亦以特奏名入等，儕輩往賀焉。君愀然曰：「昔我先君以累舉恩當得官，所爲弗肯就者，將有望于厥子也，而普也不令，汔負考志。嗚呼，尚忍言之！」余曰：「官無小，苟以行吾志焉，斯已矣。矧自東漢以來，所謂裹衣褰裳，當還故鄉，聖主愍念，悉用補郎者，是出於特異之恩；今尚倣此意，胡可少之邪！」君曰：「是科也，今例以氣衰戒得、日暮倒行目之，余謹毋然，然惡能自別也！」亡何，調遂寧府青石縣主簿，徒步出關，衣敝橐單，行盛暑劇潦中，氣貌聳聳，有精悍少年所弗及。居踰年，視事青石，則行其所嘗言者。寒廳薄廩而用弗飭，處之夷如，遇有公職事則聞命引道，不避雨暘，不間劇易，守甚才之。會修頖宮，屬役于君，自物土授規、慮材僦庸，不以煩守，守由是益知君可倚，遇疑獄滯訟即畀君可否之。果之流溪有伐石以鬻術者，仇家誣其發冢，且謂以獸骼亂冢中。縣令謾不能孰何，既誤寘伐石之家于理，仇家猶以其未麗于重辟也，訴之州，州如之。且未厭也，訴之詳刑使者，使者又如之。又未厭，訴于制閫，下其事轉運司，則檄君詣鄉即訊。君廉得其狀，乃伐山得石，非冢間物也。仇家詞窮，投縗而死，人曰：是何神也！州縣吏爲愧謝，臺閫欽重焉。去爲榮州司户參軍，兼司法。汔吏受

輸廩粟，惡而易腐，或至裁削供軍以取充數。君力鑑其敝，出納惟一，士服其公。守又才之，俾兼治他職。迺以勤瘁致疾，嘉定元年秋八月丙戌卒于治寺，得年六十有七，僚長與州之人士皆惜之。君諱普，德厚字也。世爲邛之蒲江人。曾王父昭明，王父師元，皆不仕。父宅仁，終免解進士，妣□氏。君少倜儻，不可拘以文法，而能自抑斂，筆耕以養父。每造人，無問戚疏，率敷衽陳誼，無毫髮滯礙。酒後耳熱，則軒渠諧笑，舍坐屢舞，投器吐茵，不知其爲賓也。客至其家，亦無留門，束修之饋即緣手盡。晚歲俸賜亦以遺親友之貧者，卒之日無餘貲。既說輤于家，妻孥之約甚於他日。嗚呼，是亦可覘其素矣！元妃同邑王氏，繼室丹稜楊氏。二子男：述之、似之。述之後一年亦卒。孫男法印。孫女一人。外孫男女二人。似之貧不克葬，君之友前潼川漕樊仲恂士迪賻以金錢，余之表兄高南叔稼爲買冢于縣之鹽泉鄉恩洽里震山之原。十二年八月壬申，乃克襄事。以余知君之久也，先事之歲，屬余銘其壙，義不得辭，乃銘曰：

日昃而明夷，車奔而卒馳。人坎坎其來之，而君謝以不爲。出焉而嘻嘻，入焉而怡怡。碩邁且頎，尚考志之詒。《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一。

宣教郎致仕史君堯輔墓誌銘　嘉定十二年

史爲太原右姓，自唐宣宗時爲臨邛縣尉者曰灝，始居眉之丹稜。入國朝，乾德初全師雄之亂，曰

克恭者以攝丹稜令死事，後賜廟褒忠，爵忠佑侯。侯之曾孫潤辭主果之西充簿，蘇文公字以叔則。再傳至汝士，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終寧州户曹。生貫，貫生似孫，劉起居光祖嘗銘其墓。似孫生堯輔，字充甫。狀貌清羸，若不勝衣，而明晤夙成。年十二三，即受《春秋》于横舟劉子有臬，同門者百數，已翕然歸重焉。厥十有五，與蘇文定諸孫講學于德溪，旁通六藝之文，夜以繼旦，粹諸儒先嘗所傳授，傅以己意，趣詣益不凡。爲文識古今體勢，詩調尤脱棄凡近。開禧三年大比，以《易》學冠同經生，中類試高等。是歲孽韓就殛，明年諸嘗與韓忤者以次召用，朝野交賀。充甫對策廷中，獨抗言曰：「陛下謂去一權倖足以爲更化邪，霍山之去未幾而漢之權移於内侍矣，梁冀之誅未幾而漢之政出於丑邪矣。唐誅權臣，憂在宦官；及誅宦官，憂在藩鎮。」余同年友真景元德秀，端人也，得其文第之前列，爲詳定官所抑，以冠乙科，調永康軍青城縣主簿。歸未及里而喪其母，又明年而喪父，柴瘠加等。前吏部郎雙流范少才子長聞其賢，合里中子弟而授之室，人人自以得師。除喪，調昌州大足縣尉。未上上謁，帥司范公以書局留之，與修職方志。今吏部郎黎德立伯巽守昌元，移書范公，願得充甫攝郡文學。充甫亦力請還次，思職勤事，守器重之。邑多盜，民賊吏以避役，充甫白令，悉補授焉。并兼之民隱田詭户，繇賦不均，又白守第其高下爲之籍，且以聞諸朝，民率謂便。今潼川漕奉常丞程叔達遇孫宰丹稜，雅善充甫，於是言於制置使董君居誼。董未始識充甫也，遂以歲薦之員上之。尋又以舉將陞從事郎調合州推官。嘉定九年類省試，爲點檢官，已病肺不能聲。余知充甫有年，會將漕東川，即招致幕府。及歸自類試所，則病益侵，然猶彊自力，未嘗釋卷也。十二月壬子，卒于候

館，得年四十有四。先是，以蜀遠士不能自達，故於進士三人、近臣特薦、嘗有朝蹟及過闕留中之外，俾外閫得以拔士之尤者，或五六人，或三四人，或一二人上之，號曰歲薦。由淳熙以後，召用者已四十人矣，既有常比，故報可不越旬時。董君既薦充甫，人謂必且召用，使在三館兩學，不謂能稱乎。乃自近歲奏報稽滯，董所薦士凡閱二年不下，其後或召或否，而充甫僅得陞擢之命，亦已不及見矣，是可嘆矣夫！妣李氏、孫氏、楊氏，皆同郡人。充甫孫出也，事楊以孝著。取同邑李氏，生子皆夭折，今僅存惟一女子，曰招慶，未嫁。從父兄之子女孤貧亡依，所至挈與俱從。女將行而充甫疾，猶命其家人經理娉事，曰毋使我愧吾兄也。遺令以從父弟堯烈之子顯僧爲後。充甫平生澹於貨利，奉賜聽其家人自爲，率緣手盡，已惟破喪敗絮，精誦苦吟，窮晨夜不能休，以是終其身焉。喪歸，僅有雜稿及諸經講義五十卷自隨，無餘貨也。余既爲買棺給喪事，又以錢百萬遺其妻孥，俾買郭外田給伏臘，又得范、程二公及前軍器監丞劉思莊翊之，合錢五十萬，遂併以買田。顯僧卜十有二年□□□□，以充甫之喪葬于縣之□□鄉石子山丑岡之原，而先事之歲，墨衰絰以過余曰：「惟公知我父者，敢以窆銘爲請。」余不忍曰不可，則爲之銘曰：

形容之癯，而學之腴；生理之枯，而詞之遒。孰爲胠之，氣質爾殊。曷又瘏之，崇降痛痡。嗚呼史君，誰與默儲〔一〕。

〔一〕史君誰與默儲：原脱，據四庫本補。

全宋文卷七一一四

魏了翁 六二

綿州教授承奉郎致仕唐君季乙墓誌銘

嘉定六年秋，晉原唐述之季乙以《易》學爲四川類試第一，余之表兄高南叔某、西叔某咸在高等。初，西叔有女子曰晉，生而明晤，每重於擇對，於是聞述之賢而文，遂許妻之。其年余守郡通義，述之入對大問，便道過余，留三日穀，問所試《易》，乃以《繫辭》「天地定位」以下八句爲題，述之對曰：「求易於有象之初，固有以具其相資之理；論易於重卦之後，始有以神其至變之用。」其意蓋謂天地間固有是自然之易，而包犧氏因之以作八卦；八卦既畫，又重之以極其變。此先天心法也。余曰：「大哉，子之及此也！先天之學，前代無傳焉，自魏伯陽已若闚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盡發其秘。一再傳而爲伊川邵子，則建圖著書以示人，且曰萬化萬事皆生于心，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得其傳者且寡，以用之於科舉則又絶無而僅有。今子於數往知來之義雖斷以己意，而先天畫

卦之序、包犧心法之秘，則有以得夫陳、邵之指，斯不亦可尚矣夫！」明年調綿州州學教授，歸自行京，西叔以子妻之。余又除郡舍館之累月，體行醇固，人有片善寸長則恥躬不逮，不學不能不已也。會余奉使東川，辭去。明年當上，適以婦妊及月，姑徐以待其免。既免而母子胥逝，述之傷悼不自任，凡以致其忠愛者罔弗盡〔一〕，然因是邑邑寡悰。至視事于綿，乃能勉自振發，率昧旦大會諸生，以經諭一員番上迭講，而己爲訂其可否，退又督課肄之程，厲入出之禁。丙夜詣諸生，不間寒暑。太守賢之，不俟滿歲，即以姓名上聞。旁近郡邑聞風，亦願造焉。俄以婦練祥醮祭連夕，遂得疾，爲庸醫誤下疏浚之劑，精氣頓索。其夕夢臟間有五豎子，各衣其方色，若將決去者。厥明，述之請于其親曰：「兒疾不可爲矣，得豆區祿不克終養，且未有後，以爲親憂。即死，願以弟季厓之子爲子。」言訖乃絶。蓋嘉定十年三月二十四日，適其婦始生之日也〔二〕，其月甲辰，其日己未，又與婦生之月同，嗚呼異哉！余時將漕東蜀，聞諱音即馳書幣逆其喪以歸晉原。又一年，余以心制乞身，述之父道寧謀以十□年□月□日葬述之于□□鄉□□里□山之原，而狀其行以告余，俾識諸窆。余拊其狀，泣數行下，不忍辭也。考其世，自曾王考亘爲宣教郎，知火井縣，王考德成嘗貢于鄉，父道寧未仕，世居崇慶之晉原。母同郡康氏。先是貢士府君少孤，刻志《書》《詩》，旁涉子史，晚又讀《易》，將有所論著而不克終其志。一日貢士之冢子道昌夢其父危坐，若有愠色，請所以，不對。道昌曰：「大人得無以《易傳》未終乎？」曰：「然。」既又曰：「汝弟將有子矣。」道昌寤，以語其弟，明年乃生述之，遂名以述孫而授之《易》。其後更名季乙以應事，而仍字以述之，示不忘

其初也。然孰知潛德蘊文者蓋已累世，而述之僅以一第殞身邪！謂其有後矣，而竟亦何爲者邪！余表姪夙有嫩質，不煩姆訓，作嬪于唐，克蹈《家人》之正，嗚呼，亦孰知其遂止此邪！從我于眉山者累月，是時余與西叔偕侍庭闈，今西叔喪母悼妻，而余亦與於哭泣之哀，況銘吾述之也邪！銘曰：

慨自士習日卑，舍本趨末，則有未信而仕、不知而作者矣。孰能知述之之賢，早有志於本，學推儒先之緒言，以求先天之心法。使假之以年，精體篤踐，則亦庶幾孔門之所謂達者。既厚其予，而亟其奪。惟是令名，奕世不椓。《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二。

〔一〕「罔」下原有「末」字，據四庫本删。

〔二〕婦：四庫本作「父」。

〔三〕慨：原作「非」，據右引改。

承事郎胡君仲舒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利州東路安撫司參議官晉原胡嗣厥官。始至，即治寺之東偏肖參議君之象而奉祠之，既屬郡人魏了翁爲之記。其年天子敷祭澤于羣臣，台符以陞朝贈考承事郎，封母□氏太孺人，因以密章告于禰廟，於邑不自持，入白其母曰：「我

先君以淳熙之元易簀於斯，今四十有五年矣，而居處笑語，厥其如存。昔者之葬也，台符尚幼，弗克謁銘于聞人以光昭先君之令德。今年迫始衰，大懼即没于地，賫恨罔極，我將復請于魏公」。母曰：「汝其往哉」！台符以告，則爲跡其行事。蓋參議之元妃曰高氏，無子。繼室以劉，紹興監察御史長源之女也。生一女二男，而承事君爲幼，資明晤，居以孝謹稱，凡經史百氏之書過目成誦，至於纂言秤事，往往充牣篋牘。一時知名之士如碧山盧衷甫、眉山宋君興皆聞風願交。成都呂周輔爲郡校官，君往從之，與同郡閻廣道、樊子南、宋正仲爲研席交，講切問辯，率至夜分。尤工爲詩。參議如卬之明年，而君年二十有八以卒。未瞑，參議撫之曰：「期汝大吾門，今止此，命也。晚遇恩霈則爵爾子。」是時台符方五歲。後七年，參議守大寧，遇宗祀恩，乃詶前言，且戒台符曰：「汝其勉諸！」嗚呼，韓文公所謂「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非台符所聞於是言者邪！余既拜興受之，弗敢辭。無何，台符又以書來曰：「昔者之請，公忘之乎？嘗閱王父手澤，有祭吾父之文，其略曰：『汝生紹興丁卯，兩歲失母劉。乳哺未絶口，氣質已自不凡。父再取楊氏，汝方六歲，奉親色難如成人，子孝母慈，人無間言。既長，刻意問學。乾道戊子，父調官夔門，留汝居守。五月六日，汝喪母楊，不茹葷飲酒，哭甚哀，見者憐之。未幾父歸，則又官無留賦，庾有積糧，可了伏臘，時汝之能。郡校官亦奇汝進脩，汝能忘寒暑從之。乾道癸巳，汝忽染疾，無何疾間，侍我于卬。明年而汝疾作，三月汝乃棄我而長逝。長者如此，幼者果可保其成人乎！』台符每讀至此，則搏膺而踴，殆無以生也。公其爲我併識之。」了翁竊惟先正歐陽崇公之卒，文忠才四歲，徒恃母太夫人以立，故瀧罔阡之表凡六十年

而後作〔一〕，且曰「脩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今承事君之葬三十有四年矣，台符獨非有待者與！而屬之了翁則非其人。然竊惟承事君生平馴行孝謹，自誠身順親以行乎州里，信乎朋友，亹亹乎如川之方至而未有已也。蓋胡氏之楨榦也，而亟奪之，故其祖孫之詞肫切慨慷如此。矧老而哭子，少而喪父，凡皆鉅痛窮罰，人情之所甚不可制者，莫爲之銘，於人心獨無恔乎！然則敢不敬諾？承事諱仲舒，字漢卿。曾王考贊，不仕。王考輪，以子貴贈奉直大夫。考參議君諱彬。子男一人，即台符，今以奉議郎通判邛州。孫男□人，孫女□人。葬以淳熙十二年□月某甲子，墓在晉康之善化鄉□山，祔參議君之兆。銘曰：

吁嗟胡君，美具美并。扶木之東，而夷其明。父兮疇畀，傷烏哭鯉；兒兮疇依，孀機嫠緯。卅有四年，草廡栢丸，既固既安，後人其蕃。《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二。又見民國《崇慶縣志·文徵》。

〔一〕阡：原作「仟」，據四庫本改。

四川茶馬司幹辦公事韓甲墓誌銘　嘉定十四年二月

上踐阼以來，取法慶曆、元祐，登籲耆俊，天下望治歲月間。會韓侂胄竊弄威柄，名公卿、才大

夫士以次竄逐，久而未靖。上亦浸悟，廷論亦有嘻其甚者，特未有以發之。乃慶元五年，上始御集英殿親策進士，某與韓甲聖可、樂新子仁同舟而下，相與謀曰：「今事勢已極，惟有忠正廣大以作人才，安靜和平以植基本。若相激不已，則天彝泯亂，人心憤鬱，國亦隨之。此而不言，是爲有負。」或疑觸忌干禍，而三人自矢靡他。奏入，有司第某爲第一，尋寘之第三，恩數仍視首選，甲、新皆乙科，授從事郎。然後人知上心好惡如日月之昭明，其食則更，莫不見而仰之，相與嘆誦不釋。聖可蓋余同郡臨邛人也，凡三與賓薦，雅有鄉曲之譽。爲人通裕而盡下，謹恪以承上，故愛孚於所事而名聞乎厥官。始以觀察推官仕成都，後以節度推官仕瀘川，守長咸器其能，柄以事。在成都，連辯誣殺人獄，皆得不死。吏緣出納爲姦，君繩以法，輸賦者無費財。在瀘川，主將剥下，士讙欲爲亂，君白連帥，單馬入諭禍福，乃已。兵食率先貸之民。後償多負，君請身自行縣，户假緡錢，聽以時入粟，民至今賴之。亡何，連帥持節主管川秦茶馬，表君爲屬。至成都而君疾矣，使者迎良醫，手製湯劑，爲盡力晝夜，君竟不起疾。實嘉定二年四月甲子，年四十有八。嗚呼！使其長愛之若此，是必有益於公家者矣。君少孤夙成，年甚弱已能爲詞章。少長，益精麗絶人。凡爲吏兩節度府，皆管記，操牘立就。至有所論奏，辨析可否利害明白，乃屬藁。瀘川嘗得增置貢士員，自君發之。君之曾祖輔，祖仁，父廷俊，妣□氏，妻趙氏。子男曰嗣曾，女適郭奥如，後君七年卒。孫男一人，肖祖。孫女二人。外孫男女三人。余與君生同州，舉進士同年，始仕於成都，同僚相樂也。厥十有四年二月，嗣曾以君之喪葬于縣之臨邛鄉待賢里。先役之三月，使來告曰：「吾先君之用也僅而不至于大，氣也渾而

不至於年，文也肆而不耀于行，又不得令辭以寔焉，是無以顯前人魂。」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也，以爲神羞。雖然，余曷敢不銘！銘曰：

浮英湛德，有媚其軀。扶木之東，彼亨何衢。逝言從之，方駕並驅。去毉其邁，生死異閭。匪命攸制，誰之不如？我銘孔安，後人其須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二。

中江吴先之之巽墓誌銘

嘉定十五年二月

人生而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内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爲先，故義有實，藝有分，舍是則口耳而已。中江吴君先之，其庶幾有聞於禮矣乎！君諱之巽，受小戴氏書於厥考，自《曲禮》、《檀弓》、《禮運》、《禮器》、《學記》、《樂記》、《祭義》、《中庸》、《大學》諸篇，篤信而質行，故事親以孝著，處兄弟友，居家内外無間言。遊於鄉里，恂恂吶吶，如將不勝，如不能言。與人交色莊而氣怡，士之受業者各厭所欲。其教授於廣漢王氏之塾也，郡守往往率諸生造焉。逆曦嘗欲以季春聘士，豫令就聘者詣縣書行義年，君叱吏曰：「此何時邪！」嘗因正月晦日爲詩，有曰：「固窮何用怕鬼笑，暴貴不免干天刑。」義形於色，無所撓奪。賊平始應君聘，有司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爲問，君拊髀曰：「吾氣昌矣！」援筆成文，再冠多士。且科舉之文本非所以知君，況尊君父、誅亂賊，亦分所當爲，奚獨君爲然，而君幼習於禮，長而

刑於家，信于國人，則詞氣之發造次理道，固不可以襲而致者。其後就養于郫，其子中孚被郡符校博士弟子員，君以書語之曰：「父之病甚矣〔一〕！」其趣歸，則語以齊家持身之法。蓋寢疾一日而卒，年六十有二。嗚呼，莫烈於盜賊之禍，莫大於死生之變，君處之不亂，其庶於義之實、藝之分矣乎？今其葬也，中孚請銘，余知君之深，非余誰宜！謹按，吳氏唐廣明間有諱肇者，扈從入蜀，爲鎮國大將軍，食邑于中江，子孫家焉。至本朝，其四世孫曰行真、曰行軫，登進士第，至職方郎中、達州太守，君之曾王父彦翼則行真之五世孫也。王父諱覺，父諱良弼，妣□氏。吳氏累世登科，至君兄弟爲學益力，竟賫志以死。然自淳熙至今，一門以儒學顯，凡與鄉賦者十有二，第進士者五人，里人榮之。君於歷代史書凡數四讎校，於國朝故實、天文、地理、字書罔不精洽。爲文沈涵有雅致，有《諸經講義》五卷、《中庸口義》三卷、《通鑑類》十卷、《國典》二十卷，今藏于家。元妃楊氏，先二十一年卒，繼室以王氏，亦先□年卒。四子：長男即中孚，嘉定十年進士、迪功郎、郫縣尉；次穎行，早夭；幼符。女一人，適從政郎、隆州仁壽縣丞馮元章。孫男二人，外孫男女各一人。君之卒以十四年十月戊午，以十五年二月某甲子葬君于縣之懷清鄉，合楊夫人之墓。銘曰：

適手足之容，暢肌膚之會。禮之在人，蓋積小以成大者也。於君庶幾見之，而賫志以逝。我銘不磨，式穀來裔。《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二。又見《經義考》卷一五三，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八三。

〔一〕刑：原作「形」，據四庫本改。

〔二〕甚：原作「病」，據四庫本改。

貴州文學高君道充墓誌銘

嘉定十有三年，天子有事于明堂，詔紹熙三年四月類試舉人特與奏名，高君道充就試入等，明年授貴州文學。某時守潼川，辟君主中江縣簿。君有痞疾累月，至是奉檄而疾小愈。未幾疾復作，大書于牖曰：「仁者不憂，樂天也；知者不惑，知命也；勇者不懼，信理也。」以九月己酉卒。將屬纊，猶自力命其子伯震奉匜盥手〔一〕，爲書抵余曰：「僕晚得一官，不及寸禄以死，命也。墓道之銘，敢以累子。」凡縷縷數十言，字勁語莊如平生。余執書泣不自持。又明年祇召過家，伯震泣請曰：「昔者吾父垂絶之言，公忘之乎？」余曰此死生之託也，矧嘗受學於君，今何敢以行役爲辭！乃叙而銘之。君諱道充，字與可，一名仲任。年十八，侍父訪嶷眉山，父暴卒，跣護而歸。大父母亡恙，諸孤惸然，見者率爲感涕。從祖深甫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也。」爲除塾招彭山宋紹庭希、宋元發蘊教之，與其諸子同衣食几研。紹庭、元發皆眉之秀也，著録之生甚衆。君學戴氏《禮》，兼通諸經，往往他經生未能言，君爲剖析大指，人人自以不及，郡縣校官率先諸子鳴。年四十不售，更爲詞賦，與紹熙三年、嘉泰四年賓薦，聲問益彰，士之負笈請益者踵相接，旁近郡邑競致書幣。隨資誨誘，論議娓娓，聽者亡倦。晚歲杜門謝聘，即所居堂之後跨渠爲梁，終日其上。題詩曰：「心遠世塵隔，調高

俚耳驚。」其自許益不凡。又爲一小室，而作詩寄余，謂「理窮性達定力勝，富貴貧賤均逍遥。」君少以才氣口筆豪里中，見事風生，奮髯抵掌，不肯出人下。至是歷變久而閱理多，非復昔所見矣。使爲簿正，得豆區禄，何足以酬之，而僅予之而亟奪之邪！是歲卬之奏名者五人，未旬日費説之先卒〔二〕，王仝往謝有司，既巾車跌而傷其足，亦寢疾而卒，君未及拜官亦卒。世之爵不稱德、榮不益愧者往往而是〔三〕，獨於寒畯之士刓忍弗肯畀，豈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雖天道亦若此邪！君世爲卬之蒲江人。曾祖父永安，不仕。祖父宏甫，嘗游辟雍，多爲時聞人所知，會靖康之變，大困而歸。取魏氏，生四子男。君之考曰大中居長，取張氏，亦生四子男，長夭，次伯震，次梓老，次同祖。三女，適趙慶孫、郭孫賢、蒲乙中。孫男□人，外孫男女□□人。張氏卒於紹熙二年，四子男，今惟伯震僅存。先是歲在癸酉，君嘗上縣之仁惠里兑山葬元妃張氏，而已爲壽藏焉。伯震今以繼母樊氏之命，以今年□月甲子以君之喪合祔。銘曰：

賢能之書獻于王，祖廟寶鎮而偕藏。科舉自獻古意亡，東京乃以恩爲郎。士而恩録初志荒，恩書乃俾命不長。豈無他人耗太倉，獨此銖較而寸量。命也奈何君奚傷！《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二。

〔一〕匪：原作「迺」，據四庫本改。

〔二〕未：原作「來」，據四庫本改。

〔三〕而：原作「不」，據右引改。

僉書劍南西川判官李君惟正墓誌銘　嘉定十五年十二月

李君諱惟正，字中父。其先本唐宗室，占名數于眉之彭山，後徙邛之蒲江〔一〕，至君八世。曾祖仲昉。祖隆。父大受，該慶壽恩，累封承務郎。妣□氏。君少力學，誦書窮晨夜。長游成都學官，受知于仙井李公舜臣、遂寧楊公輔、公甲、成都勾公昌泰、眉山蘇公詵。李公親授《尚書》，小楊公亦相與下上其議論，月書季考，率在顏行。淳熙七年以後，凡四冠鄉舉，士之爲科舉者皆想聞風采，負笈從之遊，邛蜀大家爭走書幣。登紹熙四年進士，時年四十有一，猶以讀書未廣，調漢州户掾，凡待戍六年。時相豫章京中遠鎮蜀日知公爲名進士，遺君書有曰：「處閒六年，人爲子惜，吾欲用子，恨未有歷官月日也。」嘉泰改元，蜀旱甚，君令仁壽，適雨暘協序，農用有秋。明年而禾麥甘露呈祥者七，邦人繪爲《七瑞圖》以侈其事。次任僉書大安軍判官。逆曦變起，蹇蹶西歸，辟地於縣之長秋山。大安距武興六舍而近，太守安公濡迹以平賊，攝守楊公舍生而取義，學掾史君次秦以膏油熏目獲逃僞聘，而君亦潔身以自全。數人者爲善不同，歸於明分義以正人心，猗其盛哉！制置使楊公輔嘗知君於學官，至是欲爲君白大安時事，君謂此臣子常分，終不自名。長沙吴公獵繼至，俾攝崇慶府新津縣令，又辟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先時君嘗著書翼《論》《孟》，至是《翼孟》猶未成書，公退則竟其説，内外勞勤，遂得疾以卒，蓋嘉定五年正月某甲子也，年六十有一。臨終無他語，獨以九十之親

爲念。夫人乖陰陽之和致疾以貽親憂者有矣，君乃以著書得疾，以不終養爲無涯之戚，是可悲矣。十五年十二月某甲子，其孤仲莊將葬君於縣之善何鄉至和里兑山之原。葬有期，以狀來，且曰：「先君子亡恙時，汲汲以賻喪殣死爲念，至控于有司，嚴停尸緩葬之禁，其孤不能嗣服先訓，乃貿於陰陽合衬之説，迄今始克襄奉，若又不得公銘，將無以顯先人之魂。」余悲其言，且念君在吾鄉爲先達，君校類省試，余在得中，荷君知遇若此，乃不果辭。公元妃同郡費氏，繼室成都史氏。一男，仲莊。五女，長適成都王序之，次魏景翁，次楊伯森，次樊夢鏜，次費友龍。適楊、樊者今皆卒，王序之與余從弟亦卒。孫男一人，克昌〔二〕。女一人〔三〕。銘曰：

士志利禄，詩書爲媒，苟得所欲，棄如寒灰。孰能如君，于役于仕，研磨編劄，之死靡二。死亦奚憾，有子有書，穀爾嗣人，永念拮据。《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二。又見《經義考》卷二三五，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八三。

〔一〕後：原作「從」，據文意改。

〔二〕克昌：原作「孫男」，據四庫本改。

〔三〕一：原脱，據右引補。

魏府君純甫墓誌銘　嘉定十五年十月

昔我祖父生七子男，其第三處士府君和孫，以後舅氏。既而伯、仲、季皆早世無嗣，我祖妣高孺人命承事以季子了翁爲仲朝散府君某後，命處士以仲子仲翁與七季父鄉貢府君孝禱之幼子越翁偕爲季父某後。時諸父惟鄉貢在，以誠長者爲鄉里所稱，飢寒喪疾凡不獲者皆求焉。家事叢委，而我從父兄弟凡八人俱未昏嫁，頭戢戢立，閫以内米鹽靡密之事又重爲季父憂，君爲分其勞。居數年季父卒，而君益不得自脱矣。兄弟以次有室有家，門户日大，貲用浸屈，人猶以望於季父者望君，廩廩乎若有不克負荷之憂。了翁時僉書西川判官，數以書勉之。尋召入學省，於是越翁已卒，所與同爨惟景翁、文翁、少翁三人。其有志於學者，君爲除塾聘師以成其志，或耆好之不齊，則委曲縫護，惟恐稍傷弟順之義，用能食指數百，無一間言者。自叔父卒後凡二十餘年，而了翁與文翁得以一意宦學，無所撓奪，則君之力也。少翁既先卒，嘉定十三年冬十月甲子君卒，後兩月景翁亦卒。君年四十有八。於是兄弟之僅存者二人，了翁出守潼川，文翁亦以舉辟交至，將爲令新繁。既各有簡書之畏，而孀號穉泣又不無返顧之憂，於是又重嘆吾兄三十年斡理經緝之爲功也。君取張氏，生子男輒夭，僅存者三女。君卒後長女亦夭，嫂張氏以君之同産弟悳翁之子某爲君後。又以君之治命營兆，得卜于某鄉某里某山，而龜日未食。厥十有五年，了翁再召爲郎，秉筆太

史氏，文翁以書來曰：「龜食于十有一月壬申矣，兄其爲書。」嗚呼！余不得與於臨穴之哀也，莫爲之識，將永負神明，乃移書新繁，俾代余治事篤匠，以是誌諸壙，且爲後缺。《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二。

魏府君景翁少翁墓誌銘

嗚呼，余尚忍誌余二弟之葬邪！余叔父諱南壽，元配同郡樊氏，繼室以承事郎趙某之女。生二子男：景翁字清甫，少翁字儀甫。清甫資謹實，不妄語，儀甫機悟多智慮。二人嘗與里少年遊，爲所詬，幾越足繩檢外。裁自覺即屏謝不與交，杜門掃室，沈思微吟，累歲間步上下不失尺寸，雖族姻有不見其面者。前書後圖，左炙右酒，弟兄相對醺如也。儀甫尋得疾，嘉定□年□月甲子卒，年三十有四。清甫益自飭畏，食酒有節，抑遠聲色，惟義所當爲者勇不可奪。不漫爲言論，言輒近理。余嘉其彊善而壯於禮也，會守潼川，將挈以自助。既治任，忽夜半自執其手，呼從弟文翁炳燭視之，曰：「此誰手也？」曰：「兄左手也。」清甫恍然曰：「吾今日病矣。吾有四體而忘其半，吾焉得長乎？」急從眉山取醫治之，則已成淫痺之疾。厥明年五月□□，竟以此卒，年四十有三。余仕中外二十餘年，畏塗危機，搖落齒髮，每有下澤車、款段馬之慕。嗚呼，孰知其遂止此邪！清甫取姨之子吳氏，再取李氏，故僉書劍南西川判官惟正之女。生一女子，未嫁。一男子，尚志，則故奉議郎、知靈泉縣

高君載之仲子也。清甫未病時，以爲同氣所出，取爲己子。儀甫取同郡韓某之女，生一男子，某，以瘡失明。嗚呼，既不假之以年，厥子又弗克大有所振立，匪命也夫！匪命也夫！葬以今年十一月壬申，墓在□□鄉□□里□山。余方以尚書郎待罪史官，不得往視窆，乃爲書此以納諸壙。《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二。

知嘉定府宋君之源墓誌銘

嘉定十七年

余昔守廣漢，與什邡令宋君深之爲寮。君貳吾州，又獲升君之堂。嘗涕泣而語余曰：「昔者朱文公既銘吾先君子吏部之窀矣，子其爲我書之，以詔來者。」余即銘詞而知宋氏之種學累善非一日也。他日又出文公所與問答，曰中、曰性、曰知止、曰格物，此類凡數帖。方文公以講道雲谷，四方學者皆歸之，君之羣從首得其《語》、《孟》、《中庸》、《大學》、小學諸書。君名之源，字積之，文公更曰深之，所以期君者若此。吏部使湖南，劉子澄清之守衡陽，文公謂五峰胡子、南軒張子流風遺韻多在湖湘，俾君即劉訪焉。至衡則又得永嘉戴少望，從而師之，由是聞見日廣。余嘗因是而重有感焉。且吏部使閩，未遑他務，而訪道于文公，又遣其三子從之游，彼之俗吏能知是乎！三子克承父志，數以經史疑義請問于文公，今見于書疏者凡五六往返，彼居驕習靡者能知是乎！三子年少初學，而文公已汲汲然翕受而循誘之，降心空臆，若施諸大徒高弟者。既又以見此道孤立，苟以是心至則未嘗無誨

也。余與君相得之深蓋昉乎此。後十年，其子伯熙來告曰：「吾父以嘉定十四年□月□日卒于官舍，今將以十七年□月□□日葬于成都縣陽侯鄉祖塋之側。昔者吾祖之墓，文公銘之而公書之，今父之銘不可以他請也。」會余造朝，謝未皇。明年，以書抵京請益力。追惟曩事，乃不果辭。君系出唐宰相璟，今居成都雙流。曾祖傑，不仕。祖維，贈奉議郎。父若水，紹興三十年中進士乙科，淳熙中爲秘書丞，兼吏部郎，終江西路轉運判官，累贈中大夫。母張氏、宇文氏，皆令人。君以父任入官，尉江原縣，鹽酒城固，司户茂州，令龍遊。會吴曦之亂，解印綬去。賊平而返，當路者以名聞，詔進秩二等。尋以薦舉改官知什邡縣。僰戎繹騷，部使者檄君攝通判嘉定府，未幾通判邛州。會威州闕使，君又往攝事。所至吏畏，民尤懷之。初知龍州，秩滿移洋州，未上又易雅。屬南鄭潰卒爲亂，制置司命將將御前軍討之。君謂皆故等夷，恐不可任。黎、雅士兵號牌手者勁悍可用，請自將而前，卒賴其力。少保安公丙開宣威幕府，與參謀。始君未至雅，沙平夷盜邊，既撫柔之，及君暫去則夷又來。君倍道還州，夷厥角請命，君曰夷德無厭，不大治不創，絶其餉道，示必翦滅，復款塞矢死無犯。璽書褒嘉。會宣撫司以調度急括隱户，拘絶産，郡民劉子壬託爲姦利，君請身任其事，以免憸人倚法之弊，有志未遂而歿。始余觀於漢儒，自謂得《易》於何師，受《書》於某氏，門標户列，竊亦病之。及觀申公諸生爲守、尉、内史者，治官民皆廉節，王式諸生頌《禮》甚嚴，試誦有法，使諸博士驚問何師，信知師道之有益於人。如王、謝家子弟耳濡目染，氣質隨改，藉令稍佚前聞，於所嘗言終不能忘也。夫惟有不能忘也，則有觸乎事而不可已，隱於心而不敢爲者矣。如君之得於師友者若此，使假

之年，尊聞行知，庸可限其成邪！君娶洪雅孫氏，封安人。二子男：伯熙，以遺澤補官；次伯顯，早夭。女適迪功郎、監崇慶府酒稅楊子泰。孫男女各一人。銘曰：

萬里尋師，難疑反覆。師不倦誨，友不慮瀆。始初清明，旦晝未晧。如彼萇楚，夭之沃沃。循是初心，以御物欲。迹其所就，寧有絶續！我作銘詩，後人其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二。

朝奉郎通判台州曹君易墓誌銘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

嘉泰間，余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府。方是時，承平日久，民物阜蕃，公私交裕，雖卑官賤有司，簿書筐篋之外多可稱紀。有曹君一致，時爲幹辦四川茶馬司，篤實而聰，藝於余，相友善也。余爲國子正，又與偕至在所，山行水涉，于泳于游，交儆互發。後十有九年，再點班行，訪一致何官，曰：「嘗通判台州。」「焉在」？曰：「死矣。」嗚呼，其中若是而用若是邪！其子惟日尋過余曰：「吾先君子葬未有銘，惟先生之嘗同寮也，是以不敢他請。」余乃叙之曰〔一〕：一致名易，其先閩人，避五代亂徙温，居安固之許峰。曾祖文甫。祖迪。父廣居，累贈朝奉大夫。母蔡氏，宜人。一致少敏晤耆學，於書無所再讀，下筆數千言。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尉明之慈溪，教授開州、南安軍，由四川茶屬用舉主改官知福州長溪縣，主管江浙等路坑冶司文字，坐言者主管某觀，起家通判台州，年六十八而卒。始未第，已名聞太學。其再爲校官，能使遐陬僻嶠咸奮於業。在蜀，惟買書數千卷以歸。長溪豪

猾屏息，閩人稱之，方伯監司聞諸朝，録名中書。食祠官禄七年，泊然將終身。余知一致深，信其所挾負者得施于時，必有出於人，而僅行乎職業之間，又不合以退。士遇則見於世，不用則亦已矣，所惜者非才也，時也。娶同縣陳氏，賜號安人。子二人：惟日，迪功郎、新上饒縣主簿；惟月，業進士。女適承信郎、前監□海酒税平陽林湜。一致之卒以十三年十月甲子晦，年六十有八，葬以十五年十有一月壬申，墓在許峰。銘曰：

哲乎動容，浩乎蘊中。曷亨其禀，而塞彼逢。不惠于極，以彦我邦。松邪柏邪〔二〕，右斯幽宫〔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二。又見民國《瑞安縣志》卷一一。

〔一〕乃：原作「及」，據四庫本改。

〔二〕柏：原作「相」，據四庫本改。

〔三〕右：原作「古」，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七一一五

魏了翁 六三

承奉郎致仕李公僑墓誌銘 嘉定十四年十一月

國朝士大夫致爲臣而歸，有謝辭祖餞之禮，若朱昂、王周、李東之、李受，公卿以下皆爲賦詩，則又漢庭餞客之所未有。然而昔之去者，大抵位高而寵極，禄厚而家温，其父祖襚印厥爵、其子孫重侯疊組者也。不然，則韓文公所謂「賀問未歸，吊廬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者也。又不然，則三馬食曹而作宜去之書，一龍禪宋而興歸來之嘆者也。乃若奮身寒苦，老不待年，恩寵漏泉，歌詩載道，則自臨邛李公始。公諱僑，字德秀。早從方舟先生李公石、寂通先生宋公興遊。考卒，諸弟事公如師。迨仲氏何貢于鄉，厥三年公與叔氏民彝繼上，而民彝第進士。公以索居益得肆力于學，晝誦夕惟，凡十有六年，劉起居光祖始拔公于類省試。明年擢第廷中，授司户成都，以禄不逮親，願上所得官以爵考妣，朝論謂非故事，不可。光宗皇帝御批「其志可嘉」，特依所乞，其訓詞謂「非追遠報本

不解於心者不能」。於是公年五十有四，贈考迪功郎、妣孺人，仍賜公初品官。公卿百執事榮其行，歌以送之。宰相爲摘上語，名所居堂曰「節行」。厥十年而成都京惟、又十年而二史特官從事郎。先是宣獻樓公鑰爲公草制，且嘗爲詩，及是秉政，尚述前事以餞二史，而公之節益著。公有別業在白鶴山下，爲小室曰「枕流」，號「枕流居士」。前後鎮蜀者率致書幣，諮以闕失，太守下車，首加存訪。長沙吴公獵諭蜀，薦士五十餘人，以公爲首。部使者李公興宗繼以名聞，詔特轉承奉郎。公笑曰：「身既隱，焉用文之？」一屏跡田里，賓至無留門者，雖晚進末藝若緩急請敏，率容接無厭斁。公取蒲江謝氏，先公五十五年而卒。蕭然一室，領袖羣從，内外千指無私烹炊，無疾步大聲。啓居以時，食飲有節，尤致嚴於賓祀。諸從子學連案，食共器，教養均一。用謙與賓貢，履登世科，公雖喜見詞色，所期不止是也。一日跌傷，久又苦氣淋，遺命棺不過三寸，斂止時服一衾，喪從約，葬從速，毋徇俗爲佛老供。以嘉定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丙子卒，遠近民士吊哭不絶。公系出唐曹恭王，繇唐入蜀，家成都。治平間徙蜀州新津縣。曾大父安道。大父澤，遊學辟雍，以恩得官，監酒邛州，又徙邛。父證，累贈通直郎。母大安人廖氏。公之子用常、孫男愿卜十一月壬申葬公于磐石鄉孝義里癸山，甥叙守文侯誠之爲狀其行，以屬銘于了翁，會君命召，不克銘。用常又以書請曰：「凡書太史氏之策皆有彝品，惟士以節行著則例齒于達官，子非忘諸？」某愧謝，既爲登諸史册，又誌而銘之曰：

劉起居之誄曰：「公之歸蓋傷夫三綱五常之掃地，而士不盡知其心。」制置使崔公與之亦

曰：「舉世鼻息，於中獨醒。」然則公之進退存亡，其所關甚重而不輕。是爲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三。

顧夫人墓誌銘　嘉定十七年三月

嘉定十有六年夏五月戊申，蔣重珍舉進士第一。故事，京師給騶哄，自端門騎至期集所，侯王大第供帳，左右觀焉。時重珍迎侍母顧夫人于京，下馬稱壽，都人榮之。留兩月餘，授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御其母以歸于常之無錫。方榮聞四馳，惕然如將弗勝，韜煇潛實，益求其可願者，竊所器愛焉。明年重珍以書來曰：「走也不天，以禍吾母，曾不及豆區之養。嗚呼，尚忍言之！吾母餘十歲，鞠于外家管氏。一日父母家絶糧，母祝髮而號曰：『天乎！吾親之未慁也，此髮其有售乎！』命粥於市，得百金以給炊。自是父母家生理浸蘇，若有相之者。迨歸我先君，事大母軒氏，樂而忘其疾。我諸父七人，或夭或貧，先君不能自振，假館于人，吾母贊治室事，既備且戒。能誦習五經、《論》、《孟》，親以授重珍，有關於孝義則伸而複之。重珍既孤，諸父給以饘粥，母治絲枲，取毫末之贏以衣之。嘗驟寒無衾，重珍覺而温如，則吾母紉纊以覆之。且語曰：『保汝以奉先祀也。』重珍泣數行下。嫡孤之人〔一〕，不堪其苦，或以貲訐重珍爲之子，而奪母志以配累舉得官者，吾母叱之。吾先君之未泯，則母之力也。重珍年十七，爲人授小學，有禭鶉結，忍敝以待束脩之入。他日吾母持敝禭於諸父

曰：『願藏此，俾無忘貧賤時。』有欲妻重珍以女，室廬田土皆具，母謂幼孤得不死者，諸父之力，謹毋他徙，乃固謝焉。重珍年四十餘，始獲齒名于進士籍。冬至之前日，親黨賀吾母生辰，母曰：『吾雅憚宴娛，今不聽汝爲之，後將有悔。』重珍艴然以疑。季冬得疾，月正元日而卒，身後惟破楮敗衣。嗚呼天乎，使吾母居約蹈困而曾不食子之報也！今將以三月庚申葬于謝堰之原，祔先君兆。重惟昔試禮部，嘗以文字受知于先生，由是幸有録于門，心授神予，非他人面交勢合比也，墓中之石不可以它屬。」某嘗聞之國人，曰重珍之父南式資方嚴，爲學該贍，不事舉子業。其卒也，重珍方生十年，顧夫人持家教子有儀法，讀書至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誦之。尤喜言李氏斷臂事，以爲婦人義當若此。所居雖容膝，而檢防内外，凛不可越。然則今於重珍之請也，曷敢不諾！顧氏晉散騎常侍、贈侍中榮之後，世居建業。入國朝，徙毗陵。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子男一人，即重珍。女適李大年。孫女一人。銘曰：

先儒有言，婦適不再。婦適而再，饑寒之害。然饑寒之事小，而失節之罪大。此豈婦之責也，抑爲士也之戒。自義理之不競，渺世途之焉届。雖本無饑寒之迫，已莫知此身之愛。偉哉夫人，七十九載，困窮陊阨，而若是介。百挫一忻，亦莫之待。瑑銘幽宫，其永勿壞。《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三。

〔一〕之：原作「乏」，據四庫本改。

朝請大夫太府少卿直寶謨閣致仕張君午墓誌銘

寶慶元年三月

嘉定十六年秋，朝散大夫、太府少卿張君年六十有九，引疾求謝，疏四五上，天子重違其意，詔直寶謨閣知眉州。君出國郊意甚得，在道猶喜見歌詩，厥明年春二月戊辰朔，舟次蕪湖，寢疾卒。赴聞，詔贈朝請大夫，下所過郡國發民護其喪以歸。於是孤世永叙次行實，求銘於史官魏了翁以葬。自惟得生最後，淳熙五年君舉進士，了翁始試吏爲西川僉書判官〔一〕，君不屑管庫之卑，獲爲寮焉。最後復侍同朝，爲忘年交。然則銘莫如了翁宜也。張氏故晉人，晉別爲韓，張氏相韓。五世留文成侯，八世爲司空皓。生綱，爲廣陵守。廣陵葬犍爲武陽，今黄龍赤水，大墓巋然，子孫守墳有千餘年不去者。廣陵三世孫爲廣陵守，則崇寧張氏之祖也。名德相望，蜀之世其家者莫先焉。君之曾大父孟程，大父弼直，再世登科。曾大父官至左朝散大夫，贈朝議大夫，大父官至左朝請郎。考湜，僅改宣教郎，然二子皆以儒術世其科，贈中奉大夫。配臨邛韓氏，贈令人。君諱午，字智夫。事親不忍一日去左右。父没，事伯兄申尤謹。資簡重，諾呐呐不出諸口，而遇肯綮立解。始調尉新繁，以外艱不行。再調尉籍縣，監司檄攝洪雅、龍遊二縣，又兩易江原尉。既還，郡守寘幕府，凡三書考而食籍縣之粟，纔半年爲令貴平，辟幹辦潼川路轉運司。以内艱去。除喪，堂差監成都府軍資庫。用舉主改通直郎、知宣化縣，通判隆州，知廣安軍，又知達州，召爲工部郎中，遷兵部，歷軍器監、太府少卿。居

官催科僅足即捐以遺民，曰賦有常數而求贏焉，是厲民也，與其無赫赫名而不失撫字之意。公退，讀周公、孔、孟氏書，曰：「是扶世立教，可一日不親乎！」宣化以軍興調民出庸，縣爲錢三千萬，當四年之賦。君召里民，俾自推擇，秋毫不出吏手，見謂平允。吳曦叛，謁守薛九齡，勉以討賊，自募士即劍外伺緩急。首得平賊詔書，馳白瀘、敘守。其後薛侯以有備蒙賞，君謂此臣子常分，終不自言也。廣安有永訟怙勢者〔二〕，君戢之不少假，反見譖于大制置安公，檄君上印，君即詣臺劈析中理，安不能奪，命反厥次。尋以制置使董君居誼屬理訟牒，事情俱得，上姓名于朝。未報，徙知達州，詔任滿赴行在奏事。君入對，首言君德三事，曰仁、曰明、曰武；次論蜀禍已極，願早擇帥臣。尋因轉對，又極論軍政之弊。輪對言：「朝廷未嘗主和，人乃意其必和；未嘗諱兵，人乃以爲深諱。士心疑沮，內治作輟，願明國論，以一人心。推誠於剛方之士，毋以虛文進之；致審於剴切之言，毋以文具聽之。」其間又論內帑、版曹之弊及三邊制閫、山東歸附甚悉。上曰「內帑誠不及向來」，又曰「蜀中兵火可念」，又曰「事當慮後」。上臨朝淵嘿，至是爲公改容，陛楯者皆愕眙。其後又以兵部對，論蘄黃虜禍、三邊功賞，語多激切。方駸駸向用，而歸志浩不可挽矣。早歲與淡齋王公灼遊，爲文平實典雅，有家集二十卷、《皇雅鐃歌》二卷、《西漢評》五卷、古律詩五卷。元配某郡王氏，知昌州拱辰之女，繼室同郡蘇氏，皆贈宜人。今夫人鄆縣宇文氏，封宜人。男一人，即世永，修職郎、廣安軍岳池縣主簿。女三人，長適進士惠脩，次適文林郎、新奏辟夔州路提刑司幹辦公事章夷清，季適進士黃褒。適惠、黃者亦先卒。孫男一人，牛僧，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孫女二人，外孫男女二人。世永卜寶

慶元年三月甲子，以治命葬君于本縣至德山庾岡之原。公且去國，訪了翁于休沐舍，請以「言忠信、行篤敬」二語書諸深衣之紳，了翁敬諾而篆焉。迨啓手足，曰：「以是斂我。」然則君所質行果在是與，奚之死而弗忘也！是可以銘，銘曰：

言忠信，行篤敬。斯二者，天所命。言若易，聖猶病。嗟張君〔三〕，服是訓。非此紳，目不瞑。誰無死，斃於正。我作銘，表終令。《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三。

〔一〕「試」上原衍「生」字，據文意删。

〔二〕永：原作「木」，據四庫本改。

〔三〕嗟：原作「差」，據四庫本改。

直煥章閣淮西安撫趙君綸墓誌銘

嘉定十六年十二月

自六飛南狩，厲志克復，非以江沱海陬爲安也。不幸而權彊封寇〔一〕，託有位以行其私，慷慨憤激如忠簡趙公與一時善類幾遭孥戮之禍。惟天聰明，癉惡旌善，雖不幸而殞於遷謫者，猶以不泯厥祀。然而《車攻》、《吉日》、《江漢》、《常武》之盛不可復蹟，至于今百年，而是非靡定，則誰之罪與！忠簡之曾孫直煥章綸，嘉定九年守信陽，金虜元帥高乞將步騎二十萬入寇，煥章公馳至郡，繞城

浚隍，蒐軍實，勵將士，脱袁海於囚，拔董思明于野，皆授以師。虜薄城下，公擐胄乘城，矢石如雨，虜氣沮拔柵。尋火攻甚急，密遣統制官康孝先率死士間徑抵虜帳，斃其酋，注首槊上，虜棄攻具走。然猶擁兵復進，士殊死戰。公趣其孥至以安衆心，調遣兵糈糧蔡、息間曰楚城砦，公以飛虎、義士、克敵、信效諸軍列柵淮壖間，出游騎以誘之。一日與虜遇，乘勝逐北，一舉而盡俘之，於是開納降附，弱者贍衣食，壯者隸軍伍。厥明年正月，諜言虜治兵，公乃以鄂軍及信效、義勇諸軍專守禦，以飛虎軍爲游擊，城諸砦，士豪各保其地，而身率郡僚分隅爲城守備。二月，虜盛兵先犯羅山，尋縱燎迫郡城。公登授方略，遣飛虎統領許用先提精鋭出城，及其未定急擊之，殺傷甚衆。虜猶以步騎二萬環城，分萬人阻城東諸山而陣。公臨督將士，無不一當十，虜敗走。又明年正月，虜圍浮光、棗陽，二月破光山縣。公曰光吾脣齒國也，會光守柴君叔達使使求援，衆請自守，公曰不可，遣董思明與袁海軍援光，而以飛虎軍爲後拒，郡教授程光廷督之。會詔班武功爵，士益感奮，公乃募勇士間道入光，約表裏破賊。師次永城，總餉者忽欲移師防江，公又持不可。時虜破沙窩，鄂裨將李遵戰死，虜乘勝入梅林，列柵據關取倉粟，江面震摇。公懼虜得因糧，召思明授成筭，令倍道抵關，絡馬山谷間而步出胡家衝，魚貫而進，攀木緣崖三十餘里，設伏於隘。遇虜候騎，擒之，遂拔柵而入，焚虜卧帳。虜蒼黄奔迸，我師憑高蹴之，呼聲振山谷，奪其徼幟書敕牛馬雜畜不可勝計，盡得官軍前所遺資仗，民老弱陷賊中者皆拔以歸。會淮西將帥援師四集，虜大敗，遂解浮光之圍。自公守信陽，虜再戰皆北，至是越境出奇，威名震憺。時江淮聲問久絶，中外憂恐，及捷書至，士大夫抗手交慶，然媢嫉

亦自是始矣。公之字曰君任。五歲誦書，入耳不忘。年十九，從朱文公於富沙。既孤，事後母孝，撫弟妹有恩。丞相忠定公汝愚每謂渡江諸賢處事精審無若忠簡公，比爲相，召公兄弟與語，歎曰：「遠器也！」乃白上，録忠簡舊恩，並授登仕郎。丁母林恭人憂，服除，調監鹽官縣催煎鹽場。秩滿，移澧州安鄉令，賑饑興學。會姦林嘯聚，公集義勇民兵即巢穴捕誅首惡，餘黨悉平。宣撫使吴公獵表諸朝，尋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機宜文字。時議散遣沿邊忠義，或慮召變，制置使李公大性謂公曰：「惟子可以已之。」公至郢，忠義將董逵方激怒其衆，公推誠諭之，勉以赴選，或歸農若隸尺籍，皆大喜過望。更白制置使，留茶商忠効一軍補兵籍，以安反側於安、復、荆門、隨、棗，諸屯踴躍聽，渠率孟宗政、劉世興、扈再興等，後各能捍邊有功名，公所識拔也。在郢，聞土兵謀焚忠義將韓師愈之居爲亂，亟造其廬。道遇賊首狄烈，叱之曰：「韓氏有警，吾先斬若。」至則開門秉燭而坐，賊逡巡遁散。乃訪田里疾苦而振貸之，民流有歸，殍有藏，桑稼勸功，剽盜不作，楚人始忘亂。用薦者改官知潭州益陽縣，開安公河以避洞庭風濤之險。通判江陵府，數平冤獄，郡人賴之。猶以進士舉與計吏偕入，屬有邊遽，朝廷知公才，道拜信陽軍。以却敵功進秩三等，尋除大理寺丞。力辭，改直秘閣，仍守信陽，節制軍馬。俄以賊首虜進秩二等，除大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直煥章閣知廬州，安撫淮西，節制本路屯戍軍馬，道改知江陵府，安撫湖北。至官未久，以言者論削一階罷。明年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尋直前謾，還元秩。嘉定十五年九月，以舊職起知廬州，安撫淮西。十二月十四日舟次丹陽，屬疾而卒，年五十九。積官自迪功郎至朝議大夫。妃宜人徐氏。子璧，將仕郎。女適承事郎、

監嘉興府華亭縣市舶務張獻舉。公豐儀脩偉，倜儻有大志。少從諸父語及忠簡公事，慨然以世業自詭。及仕，喜賓客，輕貨財，睦族振窮。適郢之役，董逵軍中致饋可百萬錢，曰例也，公謝絶之。爲郡，凡公饋悉以賞捕寇者。江陵罷歸，無一畝之宅，僦居長沙。尋歸蕭山，爲屋五楹，僅庇風雨，若將終身焉。有《時齋遺藁》二十卷。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甲子，葬于紹興府蕭山縣孝悌鄉古井灣。父盥，故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累贈朝議大夫。妣恭人陳氏。祖汾，故宣教郎，賜緋衣銀魚，累贈金紫光禄大夫。曾祖即丞相、贈太傅、豐國忠簡公也。璧以書來言曰：「忠簡不幸而輔佐中興之業不卒，天下以爲恨。惟先人勵志興奮，又不幸而不年，所不敢知曰天也。夫子論次舊聞，知忠簡宜詳，則銘先人以附忠簡之袭，不亦可乎！」乃爲之銘曰：

帝命明辟，紹開丕平，賚厥哲輔，言授國成。曾是登崇，曾是翦棄，殲我民特，民罔攸詘。曰予不臧，亦罔克長。薙戎薄姦，綏靖王略。有皇命服，胡畀金玦。儥興不貳，以令厥終。勒銘于窴，式紹豐公。《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三。

〔一〕彊：原作「疆」，據四庫本改。

陸伯微持之墓誌銘

寶慶元年十一月

嘉定十有六年冬正元日，先皇帝御路朝，特詔陸持之秘書省讀書〔一〕。持之字伯微，故象山先生文安公之子也。固辭不獲命，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余時秉筆太史，一見如舊交。明年之元日，余爲秘書監，又得同省。余嘗榜所居室曰「自菴」，伯微問所以名，余曰：「《易》象於天行言『自彊不息』，於明出地上言『自昭明德』，天之健也，日之進也，非以爲人也。」伯微竦然曰：「吾所素講也。」爲余作銘，大要謂義襲而取之與集義所生，當致辨於內外賓主之分，以發名菴之義。余以是益奇之。伯微凡再乞歸，不許。上即位，轉修職郎。冬十有一月，詔與堂除屬官。寶慶元年春，差幹辦浙西安撫司。命未下而伯微病矣，請致其仕，特命改通直郎。遂以三月甲子屬纊，年五十有五。諸公貴人嗟惜同聲，競致賻恤，始得脫輔于牖下。厥十月，其孤以書來曰：「先君之葬，既卜兆于文安之墓側，卜日于十一月之庚申，重惟知先君莫子若也，識窆之文，敢以他屬？諸孤杖而執事于殯，使先君之門人張璞以馮曾所次行實請，子其毋辭也。」嗚呼！伯微余益友也，銘不敢不諾。陸氏之系，語在文安誌狀。伯微曾大父戩。大父賀，贈宣教郎。生六子，季曰九淵，學者尊其道，稱之曰象山先生，終奉議郎、知荆門軍。娶吴氏，封太孺人，生二子，伯微其長也。生而英晤，七歲援筆成文。文安授徒于家，伯微侍側，從容出一語，同堂生莫能易也。爲敕局删定，伯微年纔十三，嚴重如成人。

開講象山，徒衆百人，有未達，伯微爲敷繹厥旨。出守荆門，會郡治失火，伯微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文安没，伯父梭山先生九齡言動必識，事太孺人以孝謹著。盱江利文伯，文安高弟也，佐邑金谿，伯微將師事之，謝不敢當。與人語，有所啓發，誦之終身，凡可以資取成德者，如憤如失。迨其劃然啓，油然得，氣豁神竦，昆弟友朋或訝其日改月化，伯微不以自足也。尤善觀人，氣有純駁〔一〕，才有高下，抑揚開闔，各中其會。開禧北征，伯微屏居且二十年矣，憂時不懌，乃歷聘時賢，將以有告。過九江見徐公誼，時議防江，伯微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徐又問，伯微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分數先入于中，愚恐其爲之難也。」徐憮然，留與語數日。又之鄂謁薛公叔似、項公安世，之荆謁吴公獵，争先延禮，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以《戇説》。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與選，既下第，即所居講授生徒，有池舊名百薦，遂以薦名堂，著書有《易提綱》《諸經雜説》。常平使袁公燮薦于朝，謂伯微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馳書幣，强起伯微長之。尋以太孺人年高辭歸。居四年，衛公涇又致之，累辭乃就。諸生習於閒放，出入無節，伯微每旦會揖，即編其姓名于牒，不至者麾之，由是皆集。遇有講授，衛公率僚屬往聽焉。其教大抵使人反求近思，以不失其性之本明。與人言踈暢磊落，而自律嚴謹。驟見若和易，至反覆問辯，則壁立千仞，無少假借。人有思念旬時不决，若累千百語不能竟，伯微判之俄頃，盡以一言。蓋其生長見聞既加人一等，而精敏强濟又足以踐其所聞。然而

晚得一官，閱十有九月而卒。世之爵不稱德、榮不蓋愧者往往以是，獨與儒生學士銖較寸量，嗚呼，天果夢夢矣乎！二男子：涇、洞。四女子，尚幼。銘曰：

金谿之陸，自象山氏。暴令季彊，以學名士。天嗇厥施，罔庸于時。僅垂空言，以淑爾私。謂天嗇之，而壽厥後。吁嗟蕭矣，亦罔克壽。永興之阡，英烈言言。有稽陸學，玆維其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三。

〔一〕讀書：原作「誚言」，據四庫本改。

〔二〕駁：原作「駭」，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一一六

魏了翁　六四

中大夫秘閣修撰致仕楊公墓誌銘　紹定元年十二月

上踐祚之元年，楊公子謨與蜀士五人咸被特招。公自嘉定八年累疏乞身，書祠官之考，考滿不復以請，間二三歲朝廷必時其滿而申命焉。於是卧家十有一年矣，聞詔辭不就。士爲公出處謀者不一，今屯田郎度君正移書强起公，公於屈伸之分察之已審，固謝焉。二年九月寢疾，遂致其仕，己卯屬纊，年七十有四。先是公於縣之南山築室聚友，號雲山書院，嘗曰：「我死則葬于是山。」至是，孤仁舉卜日維四年十二月庚申食，則今紹定元年也。乃以書諗某曰：「維我先君子經德履道，克純厥終，海内知心宜莫子，若幽宫之銘，敢以煩執事。」某執書泣曰：今復有楊公邪！士不幸而不生於三代之前，師異指殊，無所統壹；其亦幸而生於國朝諸儒之後，理明義精，有所據依。雖然，抑又有甚不幸者焉。陰陽鬼神之賾，性命道德之奥與夫爲人爲己、成己成物之理，先儒之講析既精，後學之誦

說滋廣，士習其讀，玩爲常談，甚者託之以飾詞辯，假之以獵聲利，反以爲學術之累。有如明辯而篤行、純德表裏、令名始終、人無知愚皆曰「浩齋先生」者，則走也雖藐焉罪疚，寧敢以他爲辭！謹爲叙而銘之。楊氏世居華陰僊谷，至唐太保漢公之曾孫庭輝入蜀爲普安令，後居潼川。五季時，有爲銀青光禄大夫、潼川討擊使者，徙飛烏。生魯珣，魯珣生延秀，延秀生惟廣，惟廣生士達，士達生南重，南重生裕。裕生四子男，其仲曰知章，該累舉恩不復仕，自號雲山老人，累贈至通議大夫。妣同郡何氏，以淳熙慶壽恩封太孺人，累贈至令人。公字伯昌，自幼孝友端慤，能誦書屬文。通泉王晉卿教授諸生，爲第五等，公時年十六，受學旬歲已輩行高等。既冠，有大慮。周、程子諸書雖傳於蜀，於時未廣，通議遊廣漢，得張宣公之學以授公，且誨之曰：「欲造聖門，先從此入。若造深養熟，内外合一，治己治人之道備矣。」公朝夕究圖，凝然一室，往往踰月不出户。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静語嘿不違乎誠。淳熙四年，以詞賦舉于轉運司，會父卒。七年，就外省試，文靖胡公得其文，以爲有格君氣象，置諸優等，入對大問。方阜陵銳意於治，發策數十條，公對略曰：「帝王躬行之實莫大於學，學者政事之本也。雖然，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於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一言。臣不知陛下之躬行果誠歟，抑未歟？臣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則知容有未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人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諂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求於速售者〔一〕，率造宦寺之門，珠玉錦繡以充苞苴，絡繹于道，而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孝宗嘉其

直，擢賓甲科，蓋自鄉舉至是三試，皆第八人。歷綿州、廣安軍教授，調崇慶府録事參軍，茶馬司改辟幹辦公事，未報，堂差成都府教授。以舉主改通直郎知隆慶府普城縣，通判成都府，權發遣黎州，兼管内安撫司公事，敕差四川類省試院考試官。召赴行在，除尚書吏部郎中，遷軍器監，仍兼郎。宣差御試詳定官，遷大禮少卿，主管右治獄。累請補外，除直華文閣、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凡再兼知嘉定府，又累請歸田，進直徽猷閣，凡再任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差知隆州，辭不就，直顯謨閣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提舉亳州明道宫。召赴行在，控辭未報，乞守中大夫、飛烏縣男致仕，詔除秘閣修撰。公始職教二郡，皆以義理訓迪諸生，成都學官蓋四蜀之士咸在，公之餘論漸被滋廣。在普城，純用詩書，不雜他術，爲諸邑最。歲旱，捐縣帑之贏爲民代輸者幾萬緡。李公壁除兵部侍郎，舉公自代，公未嘗有書尺之素也。成都帥守謝公源明繩下苛急，幕府憚之，公於事無巨細，劈析是非，雖逢盛怒，率爲公屈。後嘗語人曰：「吾幾失楊公。」碉門蕃部寇邊，宣撫司辟公之黎，務以恩信羈縻，且樽節浮費與邊民代輸。二年，又請于朝，降緡錢，厚儲峙，廣土丁，省戍卒，增義勇。患士子聞見寡陋，休沐即學官誨之，士咸知趨鄉。逆曦僭叛，諸蠻將伺釁而動，邊民皇皇，公誓以死守，飭家人毋輕去，以爲民望。移書方伯監司，起義討賊，願調禁軍、義勇爲先驅。戍將張燧將所部五百欲爲亂，士不從，號呼詣郡。燧策馬隨至，公麾郡卒縛燧，歸于制置司，以張曇次補，士俯伏聽命。未幾，逆黨董鎮至成都，陵逼蜀帥，分遣裨將雷珂徑至郡交曇所領軍，禍且不測。會安静寨諜羌出没，公即遣珂軍二百乘邊以携其黨，而令義勇軍還郡以張聲勢，賊氣

頓索。曦尋遣校王安國犒軍，安國持郡吏，欲以留令誅之，公義形於色，安國不敢動。文移遷延，以厎賊平，人以是服公應變之略云。主四川類省試事，兼監試事，公以取文之要五、校士之目七示同事者，大要先義理而後文采，虛心從衆而不斷以己見，且專以論策定去取。公故爲點檢官，及是典領，咸謂得人。蜀帥楊公輔遂以五要、七目聞上，且刻諸試院。尋即院拜召命，控辭不獲。秩滿去郡，郡人象而祠之。申詔趣發，入對便殿，首論：「權臣誤國，叛將干紀，陛下不動聲色，誅此二孽如戮狐兔，而臣愚猶有憂者，鑑遄往之已事，開惟新之令圖，在陛下審處而已。」其二論：「皇太子既正儲宮之位，宜使親正人，授正學。王者之學果何學也？《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而後有所受。」三乞招填黎州土軍，分番上寨，歲循舊比，給緡糴粟以備緩急。典銓二年，不徒例之拘，必權其資望而予奪之，吏道無壅。因轉對，請於淮上荆襄、關表、漢中空閒之地招募軍民雜耕，以省餉運；節濫賜，捐內帑，以充糴緡，以收末楮，嚴責州郡實常平之儲，歸廣惠倉元蓄以備凶歉；罷軍興一切科斂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力。又曰：「民之困苦極矣，不可以其屢經兵荒而不離。夫易失者人心，難諶者天意，修人事以符天意，其要在養民。」除軍器監，尋復兼侍左郎官。輪對，申言權臣叛將之弊如初對。次論：「學術乃國家之壽脉，公論迺天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張國是者必歸諸此。更化以來，衆正之路方啓，而羣枉之門漸開。善類雖進而忠鯁之士有相繼引去者矣，姦黨雖斥而寅緣勢要有抆拭叙用者矣。夫君子小人如薰猶之不可同器，今顧欲調停參用之，幾何不爲君子之仇而基國家之禍歟！」始公奏陳，先帝蹙頞頷首者久之，權倖側目。公謂同列，

縱以此得罪，其甘如薺。乃力請補外，朝廷不欲以言罪人，進介卿以留之。棘寺有坐僞告者，株逮甚衆，公酌情爲三等，奏聞決遣。事連鉅閹鄭氏兄弟，乃移文内侍省索粥告之贓，小人由是益怨，在寺僅半年而去。公自念非達賢無以報國，會免朝辭，遂薦蜀士四十餘人于當路。公之規摹識量蓋若此，世論方隘，不足以知公也。過家上冢，歷所部郡邑，屏厨傳，廣諮訪，奬静退，抑躁競。既抵所治，絶請託，却饋賂，審彰癉，一道肅然嚮風。嘉爲並邊郡，公爲築堡寨，結土丁，歲給衣裝，春秋閱習焉。刑獄司舊有備邊庫，自比歲利店之擾，儲蓄幾盡，公節縮冗費，補還其半。又上諸朝，乞給緡錢，爲新丁衣廩之儲；撥還常平免役寬剩等錢，爲水旱不測之備；恩收耄疾之人，毋得注獄官、縣尉。被命兼權嘉定府，嘉之中鎮寨控扼虚恨之境，自北二既誅之後，虚恨疑不受犒十餘年，公遣吏往沈黎互市所説諭。虚恨酋領如約詣寨，寨將馬樞利其犒賞，擅殺數人。公怒，縛樞下吏，竄徙之。巡按屬部，剖決滯訟，惟成都以制閫所治，典臬者例不敢孰何，公曰是之不究，何以厲餘，乃隨事平決。新繁民曲防薀利，歲與新都相讎訟，公臨視，度其地多寡，聚石爲象鼻堰口以均水利，兩邑便之。嘉定守洪偲報罷，公再兼府事。偲竊用府緡，公督還其半，黥竄其嬖吏，以其狀上之，一郡稱快。然自是得請以去，不復出矣。即雲山書院講授後進，吉月月半誦《論》、《孟》、《中庸》、《大學》，語或至旰，聽之者各充然有得。嗚呼，自井田、封建壞，君師之職分不明，六經之道千數百年幾爲未試之書。國朝自周、程、張氏及近世朱、張、吕氏相與扶持綿延，斯道復明，於是百數十年間，往往有聞見而作者。然而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使浮湛州縣，出入里閭，以其所獨得私淑黨類，則國

人化之而仁遜，子弟從之而忠孝，乃猶有以行其志。況如公之寬和質實，發於精神，動於氣貌，能使人鄙吝銷釋。至其閱事久而燭理明，視精粗表裏真知其爲一，公私義利實見其爲異。故雖即温愛汎，而檢履金石，儀觀山河，世所謂可悦可慕者一無以動其心焉，又不知觀而善、聞而興者復幾人也。未嘗有所著述，惟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造於得，故其遺文僅有《浩齋退藁》若干卷。尤篤於倫類，塾居必屬其親族子弟聘士而教之。從弟子諤自幼受學，登慶元五年進士第，甫調官而卒，終身念之，以上宗祀恩官其子仁任，登仕郎。族之孤孽不能自立者，爲辦喪葬婚聘。鄉邑嘗有旱，勸分賑糶，不遺餘力。取勾龍氏，封恭人，先四年卒，加贈令人。子八人。四男：傳孫、綿孫，蚤夭；仁端，嘗與賓貢，終儒林郎、小溪縣丞，先一年卒；仁舉，再舉于鄉，今從事郎、順慶府團練判官。四女：長適從事郎、新井縣令何叔丁，次適奉議郎、知平泉縣費濛，先十年卒，次適儒林郎、簽書普州軍事判官馮仲燁，季女有癇疾，未嫁。孫男義質，以致仕恩當補官。外孫男女各二人。銘曰：

血氣之知，譁世取妍。歲月慆邁，志隨氣遷。卓哉楊公，植基盛年。騑騑翼翼，陟巘自原。知行互發，華皓益堅。雖撓弗奪，雖誘弗挺。雲山之顛，巽後丙前。有鬱者仟，公歸其全。《鶴

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四。

〔一〕售：原作「害」，據四庫本改。

朝奉郎新知邛州何君墓誌銘

嘉定八年十一月庚午，新知邛州何君卒，其二子充、褒營德陽縣之義合鄉元池里鶴壟，命于蔡，祔先君，食；卜葬厥九年十一月甲寅，食。其季弟德固以朝請郎老于家，狀君行來謁銘。某于仕于役，久負然諾。其後待罪太史氏，充以書來趣銘，竊迹其狀，爲之誌曰：何氏系出蜀郡，世居漢之綿竹。曾大父延世。大父革，贈朝請大夫，出贅于德陽史氏，因徙名數。父耕，爲四川類省試第一，自朝請大夫、秘書監出守潼川以卒，贈正議大夫。妣李氏，累贈碩人。生三子，君爲長，諱悳方，字元方，一字伯直。自幼至冠，未嘗去侍側。資分既高，溉以家學，一弟悳彦、悳固胥視以勸。淳熙元年，秘監守漢嘉，公年二十餘，以詞賦試轉運司，與選。秘監每念仲季氏貧，欲盡推田廬畀之，君力贊其決。秘監即世，至無以奉賓祭，乃卜築東山之麓，四壁蕭條，以書自娛，怡如也。初，秘監當任子，首以命從子之孤者，至是君又以遺澤遜于仲弼。人謂禮律先冢嫡，君固辭。會二弟同舉淳熙十五年進士，徑白宗長奏任焉，君不及知也。嗚呼！天下俗薄，豈惟鄰里鄉黨不相賙賓對，有宗族兄弟甲富乙貧相視如路人者。秘監推産于同氣，施恩于從子，君能聳善扶誼以成考志，可不謂賢矣乎！君從外銓擬華陽尉，未上，擢紹熙元年進士，階迪功郎，改調閬州司户參軍。楊恭惠公時總蜀賦，以君監興元府户部大軍倉。用舉將陞從事郎，教授龍州、永康軍。永康未上，改隆州。又以舉將改宣教郎，

知飛烏縣。制置使辟通判簡州，堂授通判成都府，擢知懷安軍、邛州，邛未及上。君爲吏嚴明，人不敢干以私。其在興元，平糴量以市糴，謹簿書以出納，吏重足立。未滿歲，所蓄裕如，爲前官償宿負，更用善粟餉軍。去之日，斗食以上祖帳，橫道十餘里不絶。龍爲州地僻士鮮，君孜孜教養，不遺餘力，士習競勸。自南渡後無舉進士者，至是趙楙以詞賦冠蜀。隆雖士鄉，會校官不修，且歲入薄不足以養士，徒恃粥井之利，又爲轉運司所榷，不以時給。君白漕使者趙君善宣，即郡截撥，廩粟用繼。知飛烏，有姦民比而撓法，君疏其尤者聞諸方伯監司而竄徙之，餘則揭橥于宅里，咸惕毋犯〔一〕。歷歲之出入，凡浮於用者節之，期歲間〔二〕，視始至倍蓰。於是條其賦役之病民者代之輸，爲錢以鉅萬計。又以十之八籍爲水旱之備，又以修學官，市養士田。成都爲西南劇，而府公率崇位貌，胥吏倚爲姦吏，視貳蔑如也。君繩以法，人始知有貳。成都學官凡四，蜀之士咸在，自比歲挑達不檢，孰何之則鼓衆詬詈羣去以持其長。君曰苟避怨謗，將何事可爲，慨然以身任之，汰冗濫，嚴課試，謹出入，學校肅然。通判分東西廳，君之父子兄弟前後爲西廳，劉文節公爲記其事。其爲懷安也，鄰邦以幣交，則以其幣報焉。約己嗇用，得餘財數萬緡，籍爲備荒若干，義濟若干，贍學若干，餘以代民賦，視飛烏倍之。又爲浮梁以濟大江，且椿歲修之費，居不知役，涉不告病。嗚呼！自貪刻成風，視民如讎，與吏爲市，而君所居官約己以裕民力，束吏以清政本，蓋皆今人之所難能者，可不謂之賢矣乎！無何，仲弼以都官郎卒，叔堅以知崇慶府致其事，君歸意逾切，聞臨邛之命，自矢弗出矣。卒之年六十有五。君爲人果毅多識，閑家有儀則，蒞官整嚴。歷任幾三十年，累階至朝奉郎。娶穆氏，贈

安人，先十二年卒。二子：長充，今爲從政郎、嘉定府司理參軍；次褒。一女，適迪功郎、監眉州在城酒務高允績。孫男女各四人。銘曰：

推産辭官，匪以自潔也。恤隱賙艱，非以苟悦也。擿伏嬀姦，匪私之訐也。趨勞棄安，匪名之掠也。行吾分之當然，人謂我揭揭也。勒銘幽仟，光先監之烈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四。

〔一〕惕：原作「相」，據四庫本改。

〔二〕間：原作「戒」，據右引改。

朝散郎主管華州雲臺觀彭侯墓誌銘　紹定元年十二月

共惟乾、淳之盛，封殖士氣，積而至于紹熙之季，異材輩出。時惟吏部侍郎忠肅彭公，以正學直道羽儀禁列。孽韓柄國，趨和者立致通顯，公見上辯遏堅懇，既又拜疏極言其姦。雖繇是挫摅不復信，而風烈言言，垂芳簡册，清江彭氏遂爲江右名家。忠肅之元配敖氏，贈信安郡夫人；繼趙氏，贈新安。生三子男，其冢子即侯也，名欽，字仲恭，一字仲敬。以父任爲承務郎，監興化軍莆田縣涵頭鹽倉。忠肅作《初筮箴》勉之，其目曰處事必公、舉職必勤、御吏以正、撫民以仁、誠以事大、和以接人、唯儉與廉、治家及身。公受命如將弗勝，凡職所當

問，如覈登耗、時出納、檢姦盜、戢讞辭，訪求宿敝，敬恭夙夜。先是，以稅户運鹽，歲十三運，運獻白金十二兩，凡鹽丁出入，謾不敢孰何，侯立罷之而憲禁于衢。又移書轉運司，極陳收耗鹽、減脚費及上官敷配亭户、强市海物之弊，使者皆行其言，且以廉謹是褒。前執政鄭公僑亦聞而舉之，知武陵縣，以新制改差僉書荆門軍判官。未上而忠肅薨。嘉定元年四月，翰林學士樓公鑰上忠肅奏藁，乞加命褫，録用子孫，詔與侯陞擢差遣。十一月，差主管湖北安撫司機宜文字。十二月，詔與寺監簿差遣，尋除太府寺主簿，改大理寺，以新安卒皆不及拜。四年三月，除軍器監主簿。五年八月輪對，其略曰：「人才者治功之本，學術者人才之本。今貪冒奔競，欺罔苟且，爲害極矣。古人幼學壯行，本諸仁義忠信；後世專以科目取士，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宜明示好惡，風厲四方，時於科舉之外，表顯實行以激昂之。」其次論兵器不中度，宜程工時材，勒年名以詔賞罰。遂上忠肅事潛邸、事初政日所得上語，參以事實，名《聖德記》，詔付史館。初，忠肅輯祖宗家法爲書，名《内治聖監》，紹熙四年上之。至是東宫官欲得之，疑有觸忌諱，摘數條謂公削之，公持不可而歸諸策府。請外，添差通判嘉興府。滿二歲，移通判潭州，所至方伯監司表其廉平。歲孟夏，上降祝册，遣吏祠衡岳，侯爲定祭式，勒石齋廬，今用之十三年。京西制置使趙公方白時宰，謂侯有實才。十月，差知峽州，節縮浮費，廣糴豐儲爲緩急備。又以州控上游，練軍實，葺寨柵，閱鄉卒，寨置甲乙曆往來，因以譏伺間諜。戮强盜五人，境内肅清。社稷壇久圮，寓祝亭驛，侯命樹封如儀。且謂社不宜僅視小祀，建乞

下禮官議崇祀典。州臨大江，使客上下，賈人馮依避征。侯曰是郡計所賴，吐剛茹柔，非吾志也。繇是有以飛語中傷者。長陽令久闕，前後辟置者不旬月輒以計去，侯嘗言上，請善去者得命秩，或減舉員，以勸願仕。會又有挾印出境者，公白諸臺正其罪，而帥閫劾侯，罷去。侯居郡秋毫無妄費，去之日視始至增緡錢萬，廩給未入者千。帑人白郡貳，以廩給歸公，公以爲校官養才與貢士續食之助。侯既去，部使者冤之，乃與劾郡僚以直前謾，侯亦未嘗幾微見詞色也。十七年，差主管華州雲臺觀。紹定元年再任，五月己卯以疾卒，年六十有五。嗚呼！祖宗豐芑之積、山川神氣之會，是生忠肅，而權詭所挩，弗盡用以遺侯，侯以生長見聞，修身刑家，使推其所挾得施於時，必有以異乎人，而僅行於職業之間，又不合以退。士不遇則亦已矣，所惜者非才也，時也。侯嘗采前言往行，目曰《澹齋自鏡》，又取切於宦學者，曰《愛蓮堂官箴》，又書坐右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烈。」其自律之嚴如此。至於忠肅遺文、奏藁、《家訓》、《聖德記》、《訓蒙》，哀粹刊鋟，靡所失墜。友愛二弟，官其從子之孤者，字而教之，凡皆人道之當然，而侯油然發衷，華皓不渝。元配同郡强氏，先十八年卒，繼室豐城孫氏，先一年卒，贈、封皆安人。男子一人〔一〕，滋，以祖任爲將仕郎。女子二人，長適文林郎、黄州軍事判官趙括夫，次適從事郎、新威武軍節度推官李義山。先是孫安人葬郡之西山，前直三橋，襟抱平衍，公嘗有樂哉斯丘之嘆。卒後數月得之，滋乃卜十二月庚申，奉侯之喪窆焉。以義山之狀求銘，銘曰：

烈烈名卿，蹈義秉方。責名揭日，帝用不臧。謂帝不臧，而世其良。于何其臧，亦罔克長。皓皓易污，物理之常。莫榮無愧，不遇奚傷。

〔一〕一：原脱，據四庫本補。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四。

全宋文卷七一一七

魏了翁　六五

知南安軍宗丞都官邵公墓誌銘

知大宗正丞兼都官郎邵公以紹熙四年二月丙辰卒于南安軍治，厥明年十一月壬寅，其孤笥、籥、範葬于金華縣白砂鄉楊源。又三十有二年，笥以書而請曰：「先君墓道之銘久未有屬，笥之罪大矣。雖然，苟得公銘，儻可以自贖。」余閱其狀，又得《泛溪遺藁》，知公之言之德，銘敢不諾？謹按：邵氏家婺之蘭溪，曾大父文，大父迪，皆不仕。父友賢，以公贈朝奉郎；妣翁氏、徐氏、曾氏，皆贈至安人。曾安人遺腹生公，諱驥，字德稱。數歲喪母，克自力學。紹興二十六年入太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以祖諱授寄理左將仕郎，調隆興府豐城尉。公辭曰：「此職分也，敢徼以爲利！」公淳熙三年爲潭州醴陵丞，以材擢善化令，攝衡山、安化，皆稱治。衡山饑，民詣縣匄貸，有轉運司枋木米六百石，遇造船乃發。公謂使吏上請則無及〔一〕，遂先貸

而後請。使者果大怒，委劇吏廉其事。無所得，猶移主湘陰簿。民訟其冤，不踰月復舊。八年，用舉主改宣教郎，知衢州開化縣。又承旱歉，振卹有方。朱文公以常平使者忽輕車行縣，至則喜謂公曰：「吾所以來，有言邑多流莩，今大異所聞。」文公風采震憺，吏重足立，而於公獨卷卷焉，且以陞陟舉之。先是，縣有惡少年比爲十友，持吏短長。公摘其渠長前後所坐上之州，不爲竟治；又上于監司，于臺，于省，凡三置獄，卒論如法，俗爲之變。公以是邑清獻趙公、北山程公、莊簡李公流風未泯，乃祠于學以示風厲。其他如罷科敷水碓錢，免勸諭酒，皆去積年之弊。連帥監司論薦，詔赴都堂審察。十二年，差監都進奏院，尋爲大理寺主簿，遷丞。十六年，光宗皇帝受內禪，公進《紹興聖烈》、《淳熙聖孝》二頌以侈兩朝之盛。又嘗應詔言事，論役法、稅契、刑法、科舉，皆中時病。因輪對進《匊言》十篇，上每事稱善。改知大宗正丞，又論錢弊，略曰：「銅錢日越虜界，而彼之錢未嘗秋毫涉吾地也。以彼輕貨，易吾楮幣〔二〕，復以楮幣要我銅錢，是以其無用傾我有用，茲其爲謀叵測。且彼能令行禁止，而我顧不能，此非直頑民猾商也，吏奉法不謹耳。」上顧問再四，下其疏集議所，時議咸允〔三〕。紹熙元年，權尚書都堂郎官。明年以疾請，出知南安軍。地磽民貧，公謹事節費，按淳熙十五年以後逋賦爲緡錢六萬，盡蠲以予民。歲貢聖節銀三千兩，三歲大祀半之，異時取諸下三縣〔四〕，公請于朝，議所以蠲之。漕使者林公湜輟帑金爲代輸三年之一，以成公志。先是儂智高叛，郡以民當輸米石錢則千賦錢二百以供軍，名曰紫蒿錢，歲約五百萬。既罷兵，乃以資郡少府私用，公悉除之。在郡踰年，政成位孚。蓋嘗即公之歲閱而慨然有感於世道之升降焉。且公選表召寘奏邸，正

同郡留魏公當國〔五〕，猶二年遷理官，又三年轉丞大宗正。又踰年，留魏公相，擢兼臺郎。自郎請外，會御史中丞何公澹建請三丞、二著、權郎得持使者節，若爲公設，而公僅得一遠小郡。公之守道不競，於此亦可略見。惟居敬窮理，有得於屈伸之分，則素位而行，升降久速於我乎無加也。《召南》之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紀，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序《詩》者曰〔六〕：「在位皆節儉正直，上下相師，官宿其業，體安而志明也。」嗚呼，二熙之際，其尚有存者乎！公享年六十有四。娶徐氏，以公封贈至安人，以子笥爵累贈至恭人。子男三人：笥，嘗中國子舉，補太學員，以公任入官。今爲承議郎、新差通判靖州；次籥，後公二十四年卒；範，未仕。女子二人，長適國學上舍生吳熙載，次適進士童寅，皆卒。孫男五人：長愚，早夭，次魯、益、晉、曾。女六人，各得所歸。公耆學，至老彌篤。在南安日，掇司馬公《通鑑》所不載者爲書，號《南北申鑑》。卒後哀其文，得家集三十卷，賦二百首，餘藁有未及録者。銘曰：

視所舉，知其類。觀所安，見其志。厚所予，艱其試。老無咎，子是似。《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五。

〔一〕謂：原作「請」；上：原作「苟」。據四庫本改。

〔二〕幣：原作「弊」，據右引改。

〔三〕咸：原作「稻」，據右引改。

〔四〕諸：原作「諸諸」，據右引删。

〔五〕留：原作「正」，據右引改。
〔六〕詩：原作「諸」，據右引改。

太常博士李君墓誌銘

寶慶元年十月

嘉定十有六年，某爲太常少卿，婺東陽李大有謙仲主簿。謙仲習於禮，顧籩豆簠簋、登俎尊罍位置失次，脊脅臂臑肫肩亦多闕〔一〕；麷蕢白黑，禮以熬薦，今用生刑；鹽《傳》謂象虎，今散鹽；黍稷稻粱而槩用秔，五齊三酒而槩清醑；瘞燎徒具文，樂歌不卒章。乃按三《禮》條具其儀法，請釐正之。余每嘆禮有數有義，聖人事事而問，不以有司之事而忽之，所以明天地之性，體陰陽之情也。自周秦去籍，漢瀆廟制〔二〕，極於五胡之亂〔三〕，先王禮樂蕩無復存，故雖經生學士有不盡知其數者，況於難知之義乎？聞謙仲之說，舍然而喜，亦曰大者既難遽易，姑先其易者焉耳，即爲上之尚書，而議者已曰事關奏審，必不可行，祇贅言焉〔四〕。謙仲愀然〔五〕，重有感於學術之不明。會當輪對，上疏略曰：「國朝自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學本於正心脩身，仕至於致君行道。近世張栻、朱熹、呂祖謙闡而大之，而義理益明。乃自慶元權臣創道學之名以排根善類，而爲士者始以道德性命之說爲不足學〔六〕，能者求中於科舉〔七〕，而怠者幸中於剽竊。夫公卿大夫由此而選也，而胚胎之壞已若此。願召宿儒〔八〕，崇置邇列，推明儒先之訓，扶植治本。於外師儒之官，亦以此意風厲作成，毋

徒爲襲取利禄計。」其二曰：「臣觀自昔歸附之徒，固有始於効順，卒於反覆者。況今入居内地而左衽自若，窺我虚實，安知其中無伺間乘隙之人？若其偃然自便者，視昔之拜表輒行又甚焉，是可不思所以處之？國家自軍興以來，屢開督府，命大臣領其事，權尊而望重，亦足以陰弭豪彊，潛杜窺間。惟陛下亟圖之。」尋遷博士，疽發背且殆，甥許元實往候，謙仲謂：「生知書，顧彊我以藥邪？」家人問所欲，惟以弟大同不及訣爲憾。而大同至，曰：「吾得見弟，幸矣。」屏艾却藥而卒。嗚呼，古所謂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其謂是乎！突梯絜楹則壽而昌〔九〕，底厲名行或降之殃，豈荷重褐貴，得於此故嗇於彼邪！謙仲所居官率善其職〔一〇〕。主管官告院，書印既具，揭姓名于方，吏無所容其姦。邊將李全受節鉞，有司命侈所給告，謙仲白宰掾：「是有定制，豈容爲一人輕易？」大農簿書舊悉付吏抄轉，出納謾不可考，謙仲請先經主簿簽閲。爲省試點檢試卷官，時號得人者卒出謙仲，雖廷試三人皆其所拔。余時爲參議官，聯事旬月，凡皆得諸見聞。其在奉常，有言謙仲且爲臺諫，得言天下事，士莫不傾耳延頸，恨出命之晚。嗚呼！此豈惟踐脩之素有以得斯於人，亦以見人之卷卷于忠臣良士，幸其有以植公道而福斯人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是區區者，果孰爲之然哉！謙仲卒之明年，當寶慶之元，其孤卜十月丁酉葬於懷德鄉蔣碑山之原，以今吏部侍郎喬公行簡所狀行實求銘。某以聲氣之同，不敢曰不可，則叙而銘之。謙仲本唐宗室，世爲婺東陽人。曾大父悦。大父皓。父侃，贈奉議郎；妣馬氏，贈孺人。謙仲氣剛而質粹，幼與弟大同親師力學，不幸早孤，遣大同受學於朱文公先生，而躬任家事，不以遺母勞，讀書窮

晨夜不釋。紹熙四年，補博士弟子員。慶元二年中進士第，授迪功郎，主簿潭之益陽，教授平江府，知福州閩縣，通判通州，主管官告院，歷司農、太常寺主簿，遷太常博士，積階至朝請郎。初仕益陽，攷覈簿書，閣其貳於府，吏無敢出入賦役。正歲，鄉之大夫士屬于序，謙仲爲正齒位，倣古飲酒禮，且取前賢鄉約鄉儀鋟梓以風示之，士習用勸。趙成公希懌將舉謙仲，或請謁諸〔一一〕，辭曰：「求而得之則如勿得。」成公卒不能遺。時自春官黄文叔度、司成劉晦伯爚以次競薦，遂以舉將六員改秩。其爲縣，分三等以平役法，因民便以救弊，寬訟繫以紓濫刑，閩人德之。通民嘗欲引江溉田，以五狼石麓所障礙輒阻〔一二〕，謙仲受職後不月乃通〔一三〕，更伐石峙牐以備潴泄〔一四〕，農田商舶皆利焉。轉運司致糧于邊，率拘民舟，而富者以賄吏免，謙仲白罷之。更造郡學器服，繕城浚濠，建利民、海山二橋及西門堰，凡可以及人者無不爲也。會攝守，吏白事例錢數千緡，謙仲撝之曰：「有例可送〔一五〕，無法可受。」秩滿候代，遣家人先歸，屬疆吏告警，曰：「吾家行，民聽惑矣。」命止之。謙仲頌觀嚴重廉直，不受請寄。昧旦衣冠，率諸子誦《語》《孟》若《詩》，參以先儒傳釋，精誦熟講，日有常則。處同産尤極友愛，内外四百指，五十年無間言。居家頗采用古禮，祀不焚楮，巫覡不及門，送死不以浮屠。嘗宛轉請於當路，下常平司，以所没入富人財産爲鄉邑營社倉，用朱文公及建安吴氏舊法，歲凶貸民，至今守之。得年六十有六。娶馬氏，封孺人。四子男：自勉、自牧、自得、自修。自得先七年卒。三女，適鄉貢進士蔡秦琰、孫用庚、從事郎、新台州寧海縣長寧鹽場管押鹽袋喬通孫。孫男女各一。銘曰：

家人之威如，兄弟之怡如。靖共乃事，委如蛇如。予奕奕令姿，孰媲而如。未晡戢暉〔一六〕，孰阨而摧如。正斃而全歸，與其幸生之萎如。《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五。

〔一〕亦：原作「奕」，據四庫本改。

〔二〕瀆：原作「讀」，據右引改。

〔三〕胡：原作「湖」，徑改。

〔四〕贅：原作「隊」，據四庫本改。

〔五〕謙：原作「議」，據右引改。

〔六〕者：原作「有」，據右引改。

〔七〕中：原作「二」，據右引改。

〔八〕儒：原作「濡」，據右引改。

〔九〕突：原作「災」，據右引改。

〔一〇〕自本句「官率」至後「歷司農」，凡四百字，原誤入本卷《安君墓誌銘》（見後），據四庫本乙。參該文校記。

〔一一〕謁：原作「邻」，據右引改。

〔一二〕礙：原脱，據右引補。

〔一三〕受職後：原作「授賦又」，據右引改。

〔一四〕牖：原作「闡」，據右引改。
〔一五〕例：原作「列」，據右引改。
〔一六〕晡：原作「脯」，據右引改。

宣教郎致仕宋君墓誌銘

寶慶三年九月

宋氏爲彭山右族，其家于縣之江東者自淑始。淑生某，某生才，才生覺。覺生熙，封迪功郎，早孤，克自奮厲，以行誼著於鄉。嘗病三鄉士民有虛市之征，控於部使者，爲奏除之，民至繪其象與使者並祠。迪功娶單氏，是生君，名祁仲，字伯應。自少即束書遊學，志鄉異齊等。踰冠，以詞賦試於轉運司，與選。後以淳熙十四年慶壽恩，父母皆受封。十六年再舉於鄉，嘉定四年該累舉恩，廷試入等，授忠州文學，階迪功郎，調漢州什邡縣尉。六年，復以鎖應試居亞選。縣境延袤，有媪挾鏹于郊，盜奪之而縊于溝，後人至，援之得免。君命求盜，召鄰里子弟以次視媪，媪指一人。君曰未也，命三易冠服迭至，對如初，盜伏其辜。有殺人逮捕久弗獲，君休吏憩佛舍〔一〕，有盧山者自陳於庭曰〔二〕：「我即囚也〔三〕，媿公之誠，請就捕。」衆至大驚。縣有馬脚鎮，引江溉田，曰牛欄堰，旁溉雒縣，鎮、縣民争利，訴於州於監司，歷歲不決。盛夏輒聚至千百，往往相殺傷。君行阡陌，退具其事，以江所從來遠而鎮之田視雒不及十一，鎮田既足，以其餘溉鄰可也，何示人不廣。帥閫卒用君

言，訟平而利溥。尋爲邛州司理參軍。時紅巾賊爲亂，民有乘間剽掠，宣撫司下令，毋問魁從悉論死，吏請如令。君謂是特大爲之防耳，既付有司，則當別白定罪，守意未解。君退白幕府，卒解於大司，止坐渠長。郡當貢士，有司至不以時，士譁然詰之，乃以毆傷白郡，誤執他士。君時兼攝録事參軍，傳爰未具，部使者趣上其事。君列五可疑白之守，守以上于使者。會誤執者爲貢士第一，獄亦旋罷，士爲歌詩紀之。其聽獄務持大體率類是。總領財賦任處厚辟差監大軍庫，辭不就。時郡縣困於宿逋而邛爲甚，君白任君曰：「國用不給固當慮，而根本虚竭尤可憂。況邛以鹽鐵曩號富饒，今利歸餉所而虚額視他郡爲多〔四〕，願亟圖之。」任爲邛蠲十三萬緡有奇。尋監嘉定府羅目鎮酒税，君已倦遊矣。該寶璽恩，循從政郎。會冢子炎午試吏夾江〔五〕，攝邑龍遊，刑獄使者張君方檄君詣郡，因就養縣齋。尋以涖官入考致其仕，泝江還家，踰年不起疾，實十七年正月庚戌，年六十有四，以致仕特轉宣教郎。娶同邑黄氏，故承事郎鎮之女，前二十四年卒。三男子：炎午，舉嘉定十二年進士，前嘉定府夾江縣尉兼主簿；次豐之、祉之。祉之前五年卒。女子長適故忠翊郎、監潭州南嶽廟趙時翦，再適史良能，次適進士侯公璹。孫男四人，外孫男女五人。諸孤卜寶慶三年九月丁酉葬君于縣之安鎮鄉慶和里飲馬溪申山之原。黄夫人既葬於金牛溪祖墓之北，今改祔焉。未葬，炎午以書抵某曰：「吾父子與君之諸昆夙有契好，墓前之石，公爲我銘之。」余閲君之閥閱行治，蓋宋氏世有令德，迪功奮布衣，爲民蠲市征，君以行誼克紹祖考〔六〕。嘗築室，榜曰「不欺」，曰「無媿」〔七〕，凡三爲吏，惟兹四言是依〔八〕。信知官無卑，事無難，即其分所得爲，皆足以行其志。雖所及有廣狹，與其高位厚禄、畏

忤患失、謾不能可否事也〔九〕。乃爲之銘曰：

維古命民，積於鄰比。使民自興，還以長治。風由火出，此豈容僞？誰與舍本，而較末伎！行修於家，信於黨術。舉或多奇，宦亦寡遂。恂伯應，無遂無退。克世厥心，尚開來裔。《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五。

〔一〕休吏憩：四庫本作「自囚」。

〔二〕「有盧」原作「囚屋」，「者」原無，據四庫本改補。

〔三〕即囚也：右引作「實殺人」。

〔四〕今：原作「念」，據右引改。

〔五〕冢子：原作「家于」，據右引改。

〔六〕「紹」原作「詔」，「祖考」原倒，據右引改、乙。

〔七〕榜：原作「旁」，據右引改。

〔八〕依：原作「衣」，據右引改。

〔九〕「雖所及」以下，右引作「雖所及未竟，時也」。

朝散大夫知眉州王君墓誌銘　紹定二年三月

王君諱其賢，字能父，系出太原。其先京兆萬年人，十世祖某仕唐季爲果州刺史，因家于蜀，今遂爲廣安右姓。曾祖考裳，不仕。祖考濆，以子貴贈奉直大夫。取陳氏，生子壽嵩，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歷官至朝請大夫，累贈通議大夫。其季子曰壽庚，贈朝奉大夫。通議取楊氏，繼張氏，君蓋張出也。少穎異，言動如成人。通議服母喪，太師安公丙來吊，見君而奇之，曰：「是兒骨清形秀，必爲遠器。」會季父大夫無子，以君爲之子。通議致其仕，君以恩補官，安公以女女之。試吏爲鹽亭尉。丁母安人周氏憂，服除，調鳳州比較務。會逆曦以蜀叛，安公既仗義反正，於是乘勝盡復關外已棄四州。所與大將李好義商事期、審賊勢、畫糧餉、布裨佐，今往來書尺藏于好義之子懋者，皆朝發夕報，不翅口講面授。蓋先是君仕鳳州，習知人情，安公乃檄君周旋其間。歸疆振凱，特命改承事郎，充四川宣撫司準備差遣。羽檄稍寧即引嫌，兩易利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未幾，通判西和州。安公既倚君爲助，乃檄兼議舍。僅成資，以大夫卒去官。服除，通判綿州，與州長争公事，執不變。會承詔赴都堂稟議，未至闕，特差權發遣岳州。制詞稱其才業，勉以良牧，君益思奮厲。郡之吏奉軍廩皆仰給舟楫〔一〕，君節用愛人，商賈阜通，不擾而集。未幾，改知渠州。未上，申命安公宣撫四蜀，改辟君知果州。創夷之餘，極意摩撫，毫髮不受私事，有當義勇不可移，郡人號爲鐵軍。又能節縮浮費，以

少府之餘財佐邊需、代民賦。差知嘉定府事，制辭略曰：「爾西土之彦，屢分符竹，是能仰體德意，撫柔斯民矣。勉思報稱，無有遐心。」君節用愛人，視前爲郡不懈益勤。提刑司以凌雲江悍數觸舟，開支流以殺其怒，役煩費廣。州奉例惟謹，而一毫不以取民。秩滿知眉州，以通議君嘗所憩芟，益恭厥事。眉士大夫郡，可以理服不可以力操，而稱君無異詞。方期年，屬疾請去，未遂而卒，實寶慶三年正月辛未，年四十有六。使假以歲月，歷變久而閱理多，其所就顧止是邪！安氏封宜人。男一人，岩，將仕郎。女二人，俱幼未行。孫女二人。岩扶喪至瀘川，哀毀成疾，後一月亦卒。安宜人請于君之兄前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其恕，取族兄前通判利州其然之子時爲之繼，從子巖之子爲岩繼。時以致仕恩當補官。卜紹定二年三月□□日，葬新明縣明□震山之原。先事之數月，鴻禧狀君之行，走書于靖曰：「嗚乎！季第已矣，其生平設施簡而非傲，直而非矯，視全德之君子固若有間，然循性所安，不爲物移，亦可尚已。其恕於弟爲同氣，敢以銘請。」而時又申以母命，且安公之子癸仲亦以書來曰：「時之請也廑，其謹毋却。」嗚呼，余曷敢不銘？銘曰：

予之資不假之年，厚其遇不永其傳。俄挽之前，俄挹之顛。振華短世，埋恨幽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五。

〔一〕仰：原作「抑」，據四庫本改。

朝奉大夫知榮州蹇君墓誌銘　寶慶三年十月

潼之通泉蹇氏系出潯陽，伏羲時曰脩，秦穆時曰叔，世久莫可考。唐禧宗時曰元盛，扈駕爲排頓使，後居鹽亭之白馬，葬射洪之果園山，則入蜀之始祖也。五世祖隻民，生二子〔一〕，長曰頎，次曰頤。頎舉元豐五年進士第二人，掌武信軍節度書記。四傳曰享父，生五子，其三人舉紹熙元年進士，後以陞朝恩累贈奉議郎。頤以文學補官，是生常通，是生利用。利用生南運，累贈朝請郎，踰冠而卒。治命以奉議之季子爲後，是爲君，諱君章，字晦卿。方十歲，執喪哀甚，事母王安人孝謹。未幾安人卒，孤苦自持，垢衣糲食，澹如也。慶元元年，以詞賦擢四川類省試高等。明年視進士乙科賜第，調青石縣尉，歷渠州司法參軍、利州路提刑司檢法官、鳳州司法參軍，以舉主改宣教郎、知温江縣，通判南平軍、重慶府，知茂、榮二州，榮未上。在渠事吴曉，曉驕恣不迪〔二〕，察君非附己者，臨之甚威，卒無瑕可指。爲檢法官期年，曦叛，曉據興元，銜前事停檢法奉。君將去之，會本生母卒，乃行。在鳳日，宣撫司經量關外田，受命者率加賦以爲功。君往真符，索夏秋歲輸之數，以田均稅，豪髮無所益，民至今利焉。治温江，府督宿逋甚峻，君從容幹理，寧其稽令，不以病民。諭學積頹，巴縣亦久不治，君以節縮浮費，府有餘財，各發泉二百萬助之。茂之屬縣曰汶川〔三〕，當威、茂之衝，土人湯彬豪於財，嘯呼夷獠，武斷豪奪。鐵邪蕃雖隸威，而市於永康，必道汶川〔四〕，彬父子

數禦之，爲二州患。君調軍禽而戮之，繇是徼外無敢譁者。節用豐儲，卒以春夏之交損糶直以賑貧。夙有胃疾，既去郡，行至汶川明窄館而卒。語不及私，唯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求哉！」當寶慶三年八月庚午，年五十有九。取劉氏，東谿先生伯熊之孫也。男森之，舉嘉定十年進士，前爲蓬溪縣丞。女適高斯得，舉紹定二年進士，授文林郎、利州觀察推官。森之既以母命卜遂寧府長江縣甲山〔五〕，以今年十月己酉舉君之喪即窆。前之月〔六〕，以君之同年進士馮君邦佐所狀事實屬銘于靖。會斯得亦自都城來靖申其請，嗚呼，余知晦卿已久，馮公輔余所善也〔七〕，斯得吾之同産兄之子也，況又以知晦卿居家涖官之實，余曷敢曰不可〔八〕？銘曰：

人莫己信，唯貴是師。冥升爲能，晝攫爲奇。《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五。名，而所去見思。吾晦卿父，其尚有聞於茲。

〔一〕二：原作「三」，據四庫本改。

〔二〕「在渠」二句：四庫本作「逆曦之弟曉時安撫利東」。

〔三〕汶：原作「汝」，據四庫本改。

〔四〕川：原作「州」，據右引改。

〔五〕以：原作「已」，據右引改。

〔六〕「前」下原有「後」字，據右引删。

〔七〕馮公：原倒，據右引乙。

〔八〕曷：原作「昌」，據右引改。

知文州主管華州雲臺觀安君墓誌銘　嘉定十七年五月

嘉定十有四年，知文州安君蕃以比歲勞勤，請致王事而歸，詔主管華州雲臺觀。行至利州得疾，凡期月乃卒，實十五年四月戊子也，年五十有一。其孤如埙等跣護還里，厥十七年夏五月癸卯，以治命葬岳池縣施爲鄉龍旋下乾山之原。先是君居郡日，遇璽霈，以弟之子如淵奉表入都。如淵過余于休沐舍曰〔一〕：「吾伯父之葬，未有以識窆，如埙兄弟奉母命，將以請于公，顧杖而即次，弗敢違也。」會某匄去已七八疏，未允〔二〕，方闔門俟遣，辭焉。亡何，如埙復以書請益力，乃爲叙而銘之。君字叔衍，其先本太原。八世祖瓊，爲後唐檢校太傅，出爲遂州刺史。以王、孟之亂，不能北歸，因家于遂。刺史之子景泛，爲通州從事，贈太保。東遊濃洄鎮，愛其江山之秀潤，家焉。皇朝開寶中〔三〕，升鎮爲軍，遂爲廣安著姓。四世祖處厚，以崇寧二年爲同知樞密院，系之詳具載于邵公濟博所爲銘。曾王考祁，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王考燮，嘗與鄉舉。考宿君，本朝奉郎壽域之子，貢士早世，張夫人器之，請以爲己子〔四〕，教之力學讀書，習《春秋》三傳，有聲校官。開禧初，與平吴曦，少傅安丙上其事曰：「進士安蕃，丙之族人也。遣之興元，諭都統制孫忠鋭合謀誅逆。蓋曦以遣其母弟曉爲利州東路安撫使，不得不豫爲之防。蕃與忠鋭既共誅曉，亦有微勞。丙已假將仕郎，權興元府茶馬司茶

帛庫。」詔特授承務郎，凡四人並命。其書曰：「吾下密詔討賊，曾不逾時，克成隽功。雖吾帥臣竭忠，諸將効順，顧所以往來其間，合異爲仝，非可泛然諉諸人者，則夫族黨之助，安可誣也！爾君玉能得其親近之情，爾坤辰同任夫結約之責，爾煥爾蕃，分諭諸軍，曉譬禍福，一朝唱義，遠近翕然。載披奏函，良用嘉嘆。錫之京秩，布列幕屬，士孰有起家而得此乎！益用勉厲，以稱所蒙。」君拜書，奮厲圖報。茶馬司檄兼秦司僉廳，府尹劉清惠公申召賓幕下。少傅自新沔移治興元，又辟君爲屬。天水縣舊隸成州，大制置司以道遠表升爲軍，既又即軍復縣。兵火之餘，人睨視莫敢向〔五〕。君佐幕纔數月，自請試縣，或猶謂毋以家往。君曰：「是示人畏縮也。」召故老而謂之曰：「縣當險阨之衝者，中原數擾，此最要道。或治米穀，或治榆林，或迭遭焚蹂。今不一勞，其後不安，將遷邑于赤丹堡，繚以險固，實以穀粟，使民得奠居，其亦可乎？」衆皆諾，乃白制閫行之。官寺民廬，以次畢具，秋豪無所擾。制閫發緡錢五千，君復上之。忠義士兵故有春秋二閱，君更用農隙，因其力以築縣城，民不失業，官不濫費。凡譙樓守具，旋觀而畢置之。民自離兵戈，有田者亦棄去，君大書《鴻鴈》三章于堂壁，卧興圖之。從帥閫撥借耕牛種具，量所墾田散給，皆翕然歸耕。會歲大亨，歡呼被野。始期以秋輸元錢，迨君之去，率多逋負，又爲貸償。主管成都府路轉運司，使者剛褊自用，君隨事救正，理冤釋滯，人不知其功。至于推挽人才，尤所用意。制置使聶侯子述至蜀，以果州守安侯癸仲爲元幕，俾君攝州事。屬時多事，民賴以安。尋謁帥府白事，其一：核實茶馬司所積，暫以買馬錢助邊用，養馬牽馬之糧給軍儲，竣□自如舊制，約一年可得百萬

計。其二：今北邊未靜，憂在西南夷，宜謹擇邊吏。其三：賞罰所以勸沮也，今大敗者未即就刑，而小捷者遽加醲賞。聶侯大説，辟君通判永康軍。會興元卒叛，轉掠果、閬，密邇鄉邑。君念六世祖太傅嘗出家貲以平賊，思所以繼先志。會少傅爲之倡，君喜曰，是亦吾志也，亦糾合宗族佃丁數百人往運軍糧。且躬臨賊壘，毅然以公事爲己任〔六〕。未幾，朝廷起少傅爲宣撫使，治利州。州自亂後氣象荒索，少傅改辟君爲州貳。君請增米直以來商運，爲軍民利。且舊例商就官交米則有出納之弊，軍就倉稟給則有陳腐之弊，使皆就船出入，則二弊皆除。總餉者是其策。繼以君兼主管文字，兼糧料院，職併事叢，靡微不究。初，西夏求好于我，自嘉定七年賫書者絡繹竟上。至十二年冬十月宕昌寨以夏招討使甯子寧忠翼書來，宣閫委安撫司報之。適東軍郭威等焚戍菴遁去，宣閫移金州軍帥陳立將東軍，辟君充隨軍轉運，置司西和。君聞命引道，未至，令曰：「比歲冬夏之交，虜乘間再入，民未復業，餽餉用艱。今日使指，非招集忠義，按視營屯，惟先勸諭流民，各歸土著，乘春耕種，且檢視倉廩，督促移運，務以實邊備、安人心。」民聞之喜。凡漕運物斛，糗糧菱藁，夙夜盡瘁，漕四十二萬三千七百六十石，馱户不該封樁并由子不到等錢四十三萬六百券有奇，糴二十萬一千二百石。以罝口漕至西和、魚關至白環，每石且以費錢一十七券、米一斗七升之約，爲總所省三百四十二萬六百五十九券、米三萬四千二百六十五石。初出邊，僅有兩月之積，未幾可支半年。嘉定十三年秋，夏書再至，宣閫未敢深然之。俄遣使至鞏城，以書督期。宣閫姑遣師應之，以利東路安撫丁公焴節制諸路。君假參議官同措置副戎司邊事〔七〕。君酌酒飲諸將，願毋殺戮，毋焚毁，以誕布我國家不嗜殺人之

意〔八〕，皆聞命感慨。自丙申出師，己酉飲至，不科三路丁直，不起利路全夫，則君密贊之力也。宣撫、茶馬二司辟君知文州，居郡踰年，百廢具修，然自是精力耗矣。得年僅五十有一，積官至通直郎。取陳氏，姑之子也。男子五人：如山、如埙、如川、如愚、華孫。如山嘗與賓貢，爲伯父士龍後〔九〕。華孫先夭，今附塋焉。女子二人，長適將仕郎楊季衡，幼未行。孫男女一十三人。君資厚而氣夷，與人交有終，輕財重義，不計家之有無。慶元三年歲薦饑，極力振貸，全活甚衆。其後年穀屢登，折券不復責。尤嗜書，自經子、史傳、百氏、小說、醫卜、方伎，一覽終身不忘。嗟夫！其才若此，其用卒此，士聞而惜之。銘曰：

有勞于國，有德于民，俄興忽僕，位止專城。未爲不遇，弗究弗宣。弗振弗延年，其在後之人。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五。

〔一〕余于：原倒，據四庫本乙。

〔二〕自本句「允」字至「良用嘉嘆」凡四百字，原誤入《太常博士李君墓誌銘》（見前），而又將該文四百字誤繫於此，據右引乙。

〔三〕寶：原作「保」，據右引改。

〔四〕子：原作「不」，據右引改。

〔五〕睨：原作「晚」，據右引改。

〔六〕公事：原倒，據右引乙。

〔七〕君：原作「軍」，據文意改。

〔八〕之意：原倒，據四庫本乙。

〔九〕後：原作「微」，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一一八

魏了翁 六六

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主管沖佑觀虞公墓誌銘〔一〕 寶慶三年十月

粤自高皇帝狩杭之旬月〔二〕，二凶構亂〔三〕，時則有魏忠獻張公帥師勤王，繇是被遇，以克復神州爲己任，阨於嫚秦，志不得施。封寇崇姦，凡二十有四年，以啓金煬侯之侮，時則又有雝忠肅虞公殲虜于采石，于瓜州，而煬爲僇。繇是亦被遇〔四〕，與魏公同心壹力，以任克復。又不幸而阨于棄地歸俘之議，不得卒其志。蓋自中興，于今百年，而是非之正靡有止戾。或曰天之夢夢，適遭其未定耳。嗚呼，人心之昭昭則天也，而有未定者乎！魏公自戡難，實生二子〔五〕，爲世儒宗，爲時吏師。雝公之子孫日以蕃大，而又有如提刑公聳善徙義，克紹正學，以恢厥家。或又曰，天固未嘗夢夢也，然而是猶以善惡之報妄測天道，不知善而慶，不善而殃，亦各以其類感。古之人上不敢負其君，下不忍欺其民，此豈有爲然哉！凡以事其心耳。事其心則事天也。日由于天理之中，則福自己求，命自我

作矣。公諱剛簡，字仲易〔六〕，一字子韶，故直秘閣、贈光祿大夫公亮之仲子也。雝公以隆興二年宣撫京西湖北，六月，公與今邛州守方簡生。雝公喜曰：「吾家自曾大父而下世傳一子，今一產二孫，人世百不羨矣。」乾道八年，雝公以武安之節宣撫四川。明年郊，任公承奉郎。淳熙元年，雝公薨于漢中，公侍光祿護輀以歸，執禮如成人。光祿除喪不仕，廬墓教子，厲以氣節。公自幼趣尚不凡，故相趙文定公奇其才，以子妻之。生長見聞，薰習益異。年二十有六，始監成都府郫縣犀浦鎮酒稅，次華陽縣丞。丁母寶夫人憂，服除，辟差成都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堂差知華陽縣，通判綿州，權知永康軍。末上，丁光祿憂。服除，再差知永康。成都路安撫使黃公疇若以公聞于上，詔赴都堂審察，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起知渠州，改黎州、果州、萬州，皆未上。制置使辟公參議官，知簡州，擢夔州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改利州路，主管冲佑觀，積官至朝請大夫。公在鈐司，遇事敢言，曲暢軍民之情。華陽地大事叢，又攝屬茶馬司，公日理邑事，晡趨幕府，細大畢舉。縣庠久圮，撤而新之。異時縣令于制帥進見有時，制帥樂聞公之言，蜀利病皆得關白，公論浩然歸重。治永康，曉民以義利之辨，訟牒用稀。正社稷，增黌泮，治溝洫，繕城池，甃道路，葺秦李太守祠，復廢泉，即學官繪周、程、朱、張子象，招諸生講肄經學〔七〕，爲士者識趨鄉之正。軍有評事橋，歲費鉅萬，公愀然曰：「是有司之責也，而以厲民乎！」節縮少府浮費代爲之，且請于臺梱以上諸朝，定爲久比。民大說，至今象而祠之。將趨召察之命，部使者惑于浮言，尼公之行。未幾，起家爲守，又爲御史李楠所劾。凡七年居閒，聚同産子而教之，親仁友善，安土樂

天，若將終身焉。嘉定十一年春，虜盜邊，制置使臨川董公居誼徙治利州，辟公自助，公固辭不行。或勸之曰：「公事也，不可以弗之恤。」久之，黽勉就辟。首請收人才、明公賞、厚犒給以結人心，抽還忠義人之配隸內郡者以紓邊人之憤〔八〕，又請緩科內三路饟夫之直，皆見納用。何進歸自秦而我拒其來，虜督其反，有言其可用者，公贊帥釋之，進後以勇捷稱。大散關陷，利州東路都統制李貴遁去，天水、皂郊皆被兵。而西路副帥劉昌祖謂此正帥王大才地分，非己責也，有請遣屬調護，皆莫肯行。公慨然請往，且言自制司移利，凡再犒師，而人裁三緡耳。今宜有增益，於是視舊三倍。次沔，邀帥視師以作士氣；次魚關，以書抵帥，謂不當分析軍分，不當遣老弱乘邊，又當遣吏振恤天水、皂郊流民。遂自殺金平次河池，檄主捋集創痍之士，躬自犒勞，士皆感說。次西和，召劉昌祖督之曰：「必復皂郊、湫池，使是二堡歸我，則虜氣必奪，雖席勝執以鄉秦、鞏可也。」昌祖壯之，遣何進、麻仲火杜株平。虜之守湫池者資糧在焉，悉力馳救，我師遂復湫池。昌祖喜曰：「可矣！」公曰未也，申前語督之。昌祖以近旨辭。先是，邊人恨虜殘虐〔九〕，皆有報復之志，而樞密院慮其生事，每以越竟爲戒，人情憤鬱。公白帥請于朝，已去此語，而諸戎帥猶以是藉口，故虜得深入無所忌。昌祖既以公命如南谷，遣其愛將王逸偕忠義人進屯皂郊〔一〇〕，于是階、鳳、成、和、天水五州之民聞之，無小無大皆荷戈以行，幾三十萬人，軍聲動天地。士肉薄乘障，虜大敗，斃其貴將郭贇。贇，虜之愛婿也。公既得捷〔一一〕，猶督昌祖乘勝擣秦、鞏。秦州正虛，虜甚怖。公竣事還河池，會節制司參議官魏邦佐至，乃以密劄諭昌祖抽還忠義人。衆大憤，拆矢倒戈，散而爲盜，于是皂郊復受兵而虜入成、

和矣。公檄審官統制王仕信，以十八族之師擣鞏上青野原，號召忠義人及潰卒，人犒錢三十千。數日間衆至萬人，仕信之師亦出。虜帥包長壽引軍還，牽制之説至是益信。十二年春，虜又大入，陷河池，闖武休，公請聽四戎司越竟牽制。俄聞虜已撤梁、洋，趨大安。諸司集議，公請督張威出師，而僚屬各遯去，人心恟恟。公獨不可，曰：「我師既出，虜必不能越大安。」乃獨留利州，且以肩輿告諭軍民〔一二〕。既而石宣勦虜于大安，皆如公料云。董公既召還，公如簡視事。裁五日，利東潰卒入利州，殺王人以叛，繇果、閬、遂寧趨簡。公承窾籍梽帑之餘，誓言死守，且取家於成都，示無去志。募土豪，勸義助，貸緡於諸司，移粟於近郡，部伍其衆，阻江爲守，獲諜輒縱弗治。賊知有備，去之普，保茗山。張威引軍沿廣漢而下，公迎勞之，給緡錢五萬有奇。威至普，又四日絶糧。公治糗糒扉屨而具藥物牛酒，率三日一遣。士百躍争奮，曰：「使我守邊得此，豈憚虜邪！」凡饟師扞城，爲緡八萬有奇〔一三〕，而民不知役。劉文節公里居，與目其事，乃言于上，謂公料事無遺策，給餉無闕事，保守一城，蔽遮西川，人以爲實録。至夔部，明保伍連坐之法，定里正差役之令〔一四〕，嚴巡尉侵牟之戒〔一五〕，開居亭自新之門，申黥隸逃歸之禁。部故多盜，未踰時民得解衣而寢。制置使崔公與之奏言〔一六〕，自古用蜀，多藉蜀才，請以蜀名勝之任四路藩節者兼制置司參議者，公與其一，衆謂得人。十六年春，建臺于漢中，習知利路自被邊多賊諜〔一七〕，且軍驕不可令，繇田里不相聯比，乃條保甲之法，視夔部加詳。凡鄉井長有小大，正有都副，有貲産者爲團長，有幹局者爲提振，不數月而事濟。邊民器械夙備，又爲放周人鼓鐸旗物以辨鄉邑之制，除器益備。無事則諜賊者不得作，軍

不得恣，有警則守望相助，戎虜知畏。蓋無熙寧間刺手遣戍、月就教閱及州縣科差之勞，故人不怨而樂趨。三年之間，一路團集凡三十九萬二千餘人，漢中獨占五萬，劍、閬尚不與焉。公謂此法可久，上諸朝，利東西安撫丁公憎、趙公彦吶亦謂便〔一八〕，詔從之，遂刻石以諗來者。其後虜嘗一入，制置使鄭損自沔奔閬，蜀大震。趙公出師于沔，刑獄使者集保甲之民以守，虜知有備而去，至是人益服公遠略云。公嘗奏言梁、洋與關外五州宜爲屯田，詔下制司。制司以營田隸轉運司，屯田隸提刑司。公方選吏按行，都統制司徑白樞府沮其事。公又言曰：「屯田當修堡棚，而戎司謂衊不可啓。然邊民自修水關，虜未嘗顧也。當寓軍于農，而戎司謂軍不可役。然何進首遣師墾天水之田，士未嘗怨也。然而莫如以並邊逃田聽民自耕。明年遄見其利，藉未輸公，亦使民食賤粟〔一九〕，官無貴糴。大抵耕廣則穀賤，穀賤則人聚，人聚則邊實。」詔下，民翕然從之，未幾墾田凡百餘萬畝，官耕者三萬餘畝。始時麥石爲緡十有五，粟二十有五，期年麥十有二，粟十有六，邊實人足，咸如公策。先是宣撫司以軍饟不給，下四川州縣括絶户田産，吏並緣乾没。公在夔在利，皆下所部歸所斂而繼絶焉。鄭損塗炭衣冠，魚肉軍民，公隨事救正。丁晦父資譽浸顯，鄭疑其代己，突至漢中，迫辱陵藉，吏民皆重足立，人毋敢造。公造之如一日，且言于鄭，毋爲已甚。有此人來歸者，公言于鄭善遇之，俾爲我用，且以繫遺黎之心。鄭弗聽，致有反側者〔二〇〕。公亦自知多忤寡與〔二一〕，鬱不得伸，凡五上歸休之請。寶慶元年十有二月，裁被報可之命，即日上道，漢中士民攀號載路。既還滄江，賓朋畢集，樂意融融，殆有人不及知者。然公表裏洞達，每朝廷有善政，必喜見色詞，至忘寢食。人有寸長，亦談不

絶口，必薦進扶植之乃已。脱有不善，雖大官要人亦切責無顧畏。蓋其善善惡惡，惟義是比，不以利害得喪動其心。反室既七月，鄭卒以讒詞劾公，鐫秩罷祠，公亦不以怨尤也。厥三年，韓虞始入寇，鄭棄階、鳳、成、和、天水五州，畫守内郡。公移書趙敏若，力持不可。屬何進毋去西和，屬成都轉運判官守文龍。憂國一誠，純終弗疵〔二二〕。貳年秋八月辛亥，以疾卒，年六十有四。趙宜人先公十四年卒。男子二人：嘉，迪功郎、監雅州盧山縣酒税；奭，未仕。女子二人，長適宣義郎趙堉，宜人之姪也，嫁未久而趙卒；次許嫁登仕郎張景謨。公資孝友，居光禄喪，廬墓三年，盡力塋壟。二季知茂州秋、知榮州夷簡蚤世，公拊育諸孤，喪紀昏嫁，一以身任。所得先疇推以遺季弟迪簡，遇恩任以補族子圭寅。所居西南都會，來者輻湊，公精力絶人，五官並用，殆如昔人所謂目數飛鴈、耳節鳴皷者。援筆爲文，隽明踔厲，詞辨蠭出，輒屈其坐人。四舉于禮部，謂世繇此選，不敢忽也。壯歲于趙文定之子希先昱盡得程、張、吕、謝、楊、尹諸子《語》《孟》讀之，犂然會心。爲鈐屬，爲華陽，又得與成都范公文叔仲黼、季才蓀、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章李思永修己、延平張子真士佺、漢嘉薛仲章紱、同郡陳叔達遇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從相與切磋於義理之會。最後了翁試吏，佐四川幕府，傾蓋如故交。始猶以記問詞章相尚也，既皆幡然改之，曰事有大于此者矣。公自上華陽印，築室成都之合江，以成雒公卜居未遂之志，秀才范公爲榜曰「滄江書院」。公已盡屏幼志，非益友不親。自縣州後，則又棄去科舉業，於聖賢求仁立德之要益審思不釋。沈潛六經，於《易》尤爲精詣，以周、程諸子遺言與邵子先天書、漢上朱氏變玄之説參貫融會，隨文

申義。閱十有六年，書成而未出，尚朝惟莫習，以益所未至。大抵蹟諸陰陽五行之奥，必約諸躬行日用之近，讀者玩詞觀變，則有所據依，以遷善遠罪。長沙吴德夫獵謂人曰：「湘中胡、張子流風所被，而得其學若此者鮮。」永嘉錢文季文子亦自以不及。潼川楊伯昌子謨嘗從容論《乾》二五皆言大人〔二三〕，公曰否之，二五亦皆大人而時義不同。因相與問辨，繇是定交〔二四〕。平生論著有《語解》《詩説》，皆未及編次。士之請益者肩摩袂屬，謁無留門，坐無虚席，爨無停炊。自二十年來，知與不知皆曰滄江先生。卒之日，蜀之士民塗泣巷弔，學于成都者二百餘人聚哭于滄江。焕章閣待制眉山李公壁亦爲文以弔之，有曰：「天禀超軼之才，世傳經濟之學，知味千載之聖賢，結交四方之英俊。」人亦服其公云。嗚呼！氣質之禀，自非生知上知，寧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而復于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繇博以致約則落華而就實，故志爲之主，愈斂而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唯博之趨，若可以譁世取榮，然氣爲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有始鋭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矣。學乎學乎，其記覽詞章之謂乎！嘉既以寶慶三年十月辛酉葬公于嘉定府龍遊縣熊耳峽震山之原，與趙宜人同兆異域，而使其弟牸與公之門人范義父晞韓，以予同産兄高南叔稼之狀抵予于靖曰：「昔者戚友之會，子嘗有位焉，而麗習觀摩，道同志合，莫子若也，墓道之銘，敢以累子。」予執書以泣曰：非後死者之責乎！銘曰：

維忠肅公，剪戎植華，以兢有邦，以明有家。於維仲孫，雖祖是則，咀嚅聖言，浩然獨得。斂華以實，律身以度，山澤之脩，雷風之裕。摧姦不懼，見義必爲，疏暢忱明，氣改質移。匪光

禄有子，忠肅有孫，維蜀有人，雖死而固存。《慶《四川通志》卷一八三。

〔一〕管：原作「受」，據四庫本改。

〔二〕粤：原作「奧」，據右引改。

〔三〕構：原作「嗇」，據右引改。

〔四〕亦：原作「一」，據右引改。

〔五〕生：原作「實」，據右引改。

〔六〕字：原作「子」，據右引改。

〔七〕肄：原作「隸」，據右引改。

〔八〕者以：原倒，據右引乙。

〔九〕虐：原作「雪」，據右引改。

〔一〇〕遺：原作「遺」，據右引改。

〔一一〕既：原缺，據右引補。

〔一二〕諭：原作「輸」，據右引改。

〔一三〕奇：原作「司」，據右引改。

〔一四〕里：原作「理」，據右引改。

〔一五〕牟：原作「年」，據右引改。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六。又見《經義考》卷三四，嘉

〔一六〕崔：原作「雀」，據右引改。
〔一七〕賊牒：原倒，據右引乙。
〔一八〕西：原作「四」，據右引改。
〔一九〕使：原作「便」，據右引改。
〔二〇〕側：原作「測」，據右引改。
〔二一〕與：原作「興」，據右引改。
〔二二〕疵：原作「是」，據右引改。
〔二三〕論乾：原倒，據右引乙。
〔二四〕定交：原倒，據右引乙。

宋故籍田令知信州王公墓誌銘

共惟乾道、淳熙之盛，俊乂錯出，祖宗德澤之感，前哲風流之被，固非一日，亦惟我孝宗皇帝封培而興作之。是時官無小，士無遠〔一〕，姓名登聞，朝奏暮召，從容造膝，交啓互發。人知疑必問，問必辯也，人有能否不可揜也。淳熙十年，分水縣令王公自中以中書舍人王公藺特薦，詔赴都堂審察。未至，帝數以問近臣。及見，帝曰：「望卿甚久。」

公曰：「昨詣堂，宰執已傳諭聖旨，草茅賤微，何自得此！」因反覆敷陳數百言，帝爲動容。徐出二疏，其略曰：「臣嘗讀唐《兵志》有言，蓄兵所以止亂也，及其弊也，反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未嘗不爲寒心。今去古既遠，井地之賦不得而論矣。所可論者，唯唐初國無供軍之費而軍足以待事。故自貞觀至開元〔二〕，百三十年間〔三〕，戰勝攻取，伸縮如意。自其法廢，致天下大亂〔四〕。太祖皇帝有意於更革，而當時議者未能遠謀，故爲今日之計，莫若取唐之意推而行之。唐初民田皆從官給，今兩淮、荆襄、西蜀，三邊之地田之在官者，往往散而爲民田，民田正數之外，包占尚多。朝廷務寬邊民，終不致詰。臣請言之：曰營田，曰買佃田，曰自陳、續陳田，此邊田之在民也。曰營田，曰力田，曰屯田，曰宫莊，曰荒田，曰逃絶户田，此邊田之在官者也；曰元請佃田，曰承佃田，曰義勇，曰神勁軍，曰弓弩手，曰山水砦，此邊軍之在民者也。州曰厢禁軍，縣曰弓手，鎮砦曰土軍，其重地皆有戍軍，此邊軍之在官者也。有官軍、有民軍、有戍軍之地，又皆有城池，若可以爲固矣。然有城而不能守，不如無城。今戍軍往來，僅同逆旅〔五〕，人之多寡不與城稱。號爲義勇者，又爲生之具，一旦有警，則民必先逃，而軍亦不能守矣。守且不可，奚暇議攻？臣愚謂宜盡以並邊州縣鎮砦分緩急爲上中下三等，以精卒配之，多者至三五千人，少者不下數百人。然後以田之在民者家出一夫爲卒，得免其田税六七十畝。家無常人，人無常數，取其强力武藝堪充軍者而精其選，使勇者知貴，怯者知恥。其民之田多者，聽以田募客爲卒，卒五人以某生户爲伍長〔六〕，而免田税二百畝，十人則爲什長。田愈多者軍愈衆，軍愈衆者税愈輕，而階級又愈進，入則有主客之恩，出則有部曲之

分，租課悉循其初，官無所與，而新募流民者官更量給之〔七〕，如此則主户樂出其田募民而爲卒矣。于是因民田之近于州者，二十里内皆使家于縣。及新種之時，乃以古制即田爲廬，田事畢而後反，使與所配之卒犬牙而居，不爲營而爲坊。爲民者因農隙以事武，爲卒者皆分爲三番，而季一上，以給官司之役。蓋一年之間，番上者僅四月，而餘月得自治生。夫如是，則軍民合一，通饋問，結婚姻，皆有安居樂業之念，而吾事集矣。下至鎮砦，亦莫不然。去州縣鎮砦遠則聚而居之，爲之府如唐法，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立都尉將校之官，爲堡障戰守之具。依險負阻，相度經營〔八〕，務合事宜。名其軍曰衛府，此民田也。官田則官募軍或民分屯之，悉從府衛之法，每屯上至千二百人，下至八百人，名其軍曰屯府，此官田也。如是，則並邊之地無一夫非卒，皆思所以保家計，存骨肉，卒然有戎，莫不協心畢力，以事死敵，其與族寓之軍聞風先潰者，功相萬矣。積以數年，屯衛軍益强，費益省，恢復之後，即推其法於西北，而衛屯之軍滿天下矣。然又當先選天下忠良勤幹之賢，不間文武，爲之守令將帥，授以方略，責以事功〔九〕。賢焉則久其任，且使其子若孫之賢者得世其爵〔一〇〕。盡罷諸司而專以總領者統治之，通融有無，品節勞逸，增皷鑄以給其資，置平糴以收其利。遷移招集〔一一〕，適於便宜者輒行。於是練沿江之屯以壯邊軍之心，練三衙之軍以爲順動之備，又練内地州縣軍以待不時之須。令天下皆設武學，立子弟所，招效士以收翹楚之才〔一二〕，文武並用，軍民雜居，化民爲卒，化卒爲民，使其聲勢足以相接，密疎足以相維。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

至。虜若猖狂來寇，則清野入守。虜攻一處，必虞諸處之師，勢不免立營置柵，分兵抄掠。則所在府兵依其鄉井設伏，出奇以破之。若長驅深入，則我表裏之軍夾而蹙之。欲全師而出，則我之諸軍隨而躡之，持重徐行，見可則進。於是六飛親督侍衛之兵出臨江上，氣勢既合，斟酌號令，明信償罰，務盡衆善，無一髮差舛，則北方豪傑舍二百年父母之國將安之乎？」其二略曰：「臣嘗觀自昔興王之世，必有道同志合之士，此不可多得，得四三人或一二人足矣。陛下必已有所屬，臣不得而知也。臣徒怪所在州縣或連數城，以守令問之，民鮮不非笑，是使元元安所倚賴？風俗奚由美？姦盜奚由戢？或重用之，又將何以勝任？」奏對之明日，特命改合入官，除籍田令。數語大臣：「朕急欲用自中，可與超遷。」未幾，又語大臣：「自中必有善類，令舉其所知者。」嗚呼！君臣之間，未有相得之素，一朝陳謨，問對蜂出，無慮數千百言，猗其偉歟！後四十有四年，通判紹興王自强以書抵余曰：「吾兄道夫有經世大慮，受孝、光兩朝非常之遇，卒困於讒。慶元五年八月癸未，賫志以没。厥十有一月，葬仙壇故山。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志其壙，今未有以銘之也。子秉筆太史氏，可使陻没無傳〔一三〕？敢狀其事，以惟子也請。」按狀，王氏系出瑯琊。五季之亂，自閩徙温之莆門，高祖父母徙鳳池，葬際坑。公之曾大父正臣，不仕。大父成子，又徙四溪〔一四〕。父廷佐〔一五〕，累贈朝請郎，母安人施氏。生三子，公爲長，氣度超絶。年十八，丞相葉公夢錫嘗辟塾延之〔一六〕，命諸子從學。明年入都，諸公聞風願交。參知政事周公葵、給事中吴公芾、禮部侍郎王公十朋尤見器重。乾道三年，朝廷議遣歸正人，公嘆曰：「是絶中原之望也。」詣闕上三疏固争。其意謂朝廷内虚無賢，掇時

相怒。初議罪，時相面奏云：「靖康因士人伏闕幾召亂，嘗著令伏闕者斬。如自中者，陛下前欲從恕，且當遠竄。」帝曰：「不可。」曰：「送遠郡聽讀。」帝曰：「送近處。」于是遣之徽州，仍諭知臨安府姚令則〔一七〕，差曉事使臣發送。姚面宣上意以戒使臣。是冬，時相去位，戚方以賄敗。公以書自通於尚書周公操，未之識也。得書大悅，率同列白其事，以郊霈得自便，聽讀人該赦自公始。乾道六年春，謁范公成大于西掖，始識韓公彦古，距上書時四年矣。淳熙元年就試兩浙轉運司，爲詩賦第一。四年再舉，登明年進士第。周益公必大爲詳定官，謂公論宣和、大觀事皆人所不能言。暨殿試〔一八〕，中第一，孝宗皇帝宣問，籍記其姓名，循修職郎、舒州懷寧主簿。兩淮旱，以賑濟有方，資政趙公彦逾以漕節行郡，舉之以風諸郡。燕公世良代之，以朝命下州敷買六合築城甎，州縣懼乏興，勿敢言。公乃言曰：「旱暵爲虐〔一九〕，而邊臣遽請城築。且以蘄、黄、舒、和、無爲五郡言之，甎以片計二百二十二萬，片一十八斤，爲錢三千六百重，人荷四片，爲錢十四千四百，丁庸船僦，此何從出也？」燕用其説，人兩賢之。其後爲令奉常，會監察御史闕，帝善其前對，欲用公〔二〇〕。王魯公謂公嘗言朝士皆不可用，今爲御史則朝士皆當束擔矣。於是忌者併力索瘢，不可得〔二一〕，遂誣公布衣時納韓彦古，今薦其才堪宰相，右正言蔣繼周劾公。方公上書時〔二二〕，韓在下僚，未之識也。公既去國，孝宗簡記不衰。蔡邵州必勝陛辭，帝曰：「人才不易得，如王自中本無事，等閒教去，心頗念之。」於是排沮者益力。明年二月，帝諭輔臣與邊郡〔二三〕，辭以資淺。上曰：「且與通判。」道授郢州通判。十四年三月之郢，道改知光化軍。初，

上諭宰執以見闕邊郡授武學博士鄒詡，及進呈，上特筆命公。公守邊務在結人心，固保障，爲民代輸紹熙元年夏料役錢，減常貸直，免房廊河渡等錢，賞罰有章，人樂爲用。紹熙二年入見，光宗皇帝云：「聞卿有忠直之譽。」又問常時作郡來，當爲何官，欲留之。公謝曰：「朝列有不相樂者〔二四〕。」帝曰：「朕嗣位之日，壽皇言卿可用，令朕記取。」公固辭。翌日，帝謂宰執曰：「王自中以母老再三不肯留，近郡孰闕守〔二五〕？」以常、信對，遂差知信州。爲政簡静知大體，六邑多逋負，公爲寬補解之緡，嚴當上之數，皆感激思奮，課更以最。期年，被命奏事。丁太安人憂，慶元元年二月服闋，監察御史王恬掇拾蔣疏再論公。四年四月差知邵州，中書謝舍人源明封繳。朝廷察其非辜，畀以祠禄。五年，詔填興化見闕，謝猶在後省，同舍又封繳，然未幾公亦病矣。積階至朝請郎，享年六十六。以孝友稱，自奉簡，俸餘悉以給親友之貧者。嘗以差役爲風俗害，率同志爲義社，第貲産以定役次，由是鄉閭息争。博通古今，文氣奇傑，嘗註《孫子新略》前後序并歷代年紀十二卷、《王政紀原》三卷、表啓奏劄歌詩五卷。公自號厚軒居士，因以目文集焉。娶林氏，封安人。二子：長遵度，迪功郎、前安豐軍霍丘縣尉；次遵庾。四女子。凡皆狀所述，而狀作于卒葬之年，今追爲之銘曰：

莫難乎時幾之會，莫樂乎臣主之逢。孰乘塘于陵之時〔二六〕，孰噬肺乎頤之中〔二七〕。弗駿厥庸，以甸我邦。嗚呼，奈何乎公！《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六。

〔一〕遠：原作「遷」，據四庫本改。

〔二〕故：原作「放」，據右引改。
〔三〕年：原作「之」，據右引改。
〔四〕致：原作「改」，據右引改。
〔五〕逆：原作「送」，據右引改。
〔六〕某生：疑當作「其主」。
〔七〕募：原作「幕」，據四庫本改。
〔八〕相：原作「祖」，據右引改。
〔九〕功：原作「攻」，據右引改。
〔一〇〕爵：原作「鬱」，據右引改。
〔一一〕招：原作「照」，據右引改。
〔一二〕才：原作「方」，據右引改。
〔一三〕没：原作「院」，據右引改。
〔一四〕徙：原作「徒」，據右引改。
〔一五〕父：原作「曾」，據右引改。
〔一六〕丞：原作「承」，據右引改。
〔一七〕知：原作「之」，據右引改。
〔一八〕試：原作「射」，據右引改。

〔一九〕虐：原作「雪」，據右引改。
〔二〇〕用：原作「遂」，據右引改。
〔二一〕可得：原倒，據右引乙。
〔二二〕公：原作「言」，據右引改。
〔二三〕與：原作「在」，據右引改。
〔二四〕有：原作「省」，據右引改。
〔二五〕闕：原作「關」，據右引改。
〔二六〕孰：原作「就」，據右引改。
〔二七〕噬肺：原作「就肺」，據右引改。

隆州教授通直郎致仕譙君墓誌銘

紹定三年正月

余與仲甫居相鄰，學相友。余既仕達，仲甫不苟于隨。奉使潼川，虚射洪尉闕以俟之，將倚爲助，辭不就。余備從臣，仲甫書來，有規警而無請寄。余嘗移書隆守，責以郡有賢僚而不舉。守謝曰：「非敢遺之，仲甫不欲也。」仲甫嘗抵余書，論今士習之敝，不本之履踐〔一〕，不求之經史，徒勦取伊洛間方言以用之科舉之文〔二〕。問之則曰先儒語録也。語録一時門弟子所傳抄〔三〕，非文也，徒

欲以乘有司之闇而紿取之爾〔四〕。且陸氏之學尤爲乖僻，宜速止之。會余以論事待譴，不及有言，而心是其説。亡何，仲甫又以書來，致爲臣而歸，余亦以罪流于靖。仲甫爲詩三章見詒，若喜其以罪行者。又明年而其子埏赴曰：「吾父既遂隱居之志，起居由時〔五〕，血氣循軌，謂當省疾以永命〔六〕，乃寶慶元年七月己丑，不幸齎志以卒，年五十有九。嗚呼！夫子我之所自出〔七〕，而吾先子所畏也，不得一言以葬，是重不幸也。」謹爲誌而銘之。仲甫諱仲午，其先由邛之大邑徙蒲江。曾大父景陽。大父洵，兩與鄉貢。父椿，以君陞朝贈承事郎，取同郡陳氏，贈孺人。生七子，其四曰仲甫。少不好弄，惟文籍圖書是好。承事築室儲書，君從師，至休沐必補葺斷爛，校讎脱誤，忘其日之旰。貢士嘗爲《易解》，以水患散佚。君得其藁，字半磨滅，即隨所得抄録。其幼志已卓卓不凡。少長，與伯氏肄舉子業，學校程試，必先等輩，則嘆曰：「科舉之學，殆不過此！」乃沉潛經史百氏，謂三代而下惟先漢近古〔八〕，故于馬、班氏書尤加意焉〔九〕。開禧三年與鄉貢，嘉定三年再貢，登明年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雙流縣尉。未一年，以父卒去官，執喪盡禮。里中俊秀從之游，率勉以篤學實踐，毋徒竊先人語以文淺陋。去喪，以不得終養倦于從仕，親友勉之出。會新繁縣尉闕，轉運判官梁綸才仲甫，即以畀之。更新尉解，民不知役。忽有從吏部注尉者，憚使者不敢前。仲甫自解印綬，梁弗許，輟龍游主簿授之。刑獄使者周居信有疑訟必屬仲甫，而爭田畔、爭木利、爭銅山，凡涉乎請託之嫌，尤謂非仲甫莫決。蓋其律己廉，宅心平，有以素信于人。黄茆平諸砦歲比不登〔一〇〕，流莩蔽野，俾

君詣砦教閱，因廉其事。仲甫且以所見復之，亦併以屬仲甫，然非其本心也，授之目曰：「其毋我違。」且遣親信吏輔行。遠，脱有便宜，謹毋以爲罪。」既至，閱其所授之目，僅及十之四五。民晝夜待哺乃千，數外，咸爲賑之，散米幾三之二。民舉手加額，而郡以其違令，仲甫執吏以歸于獄，使誣衊仲甫。家人以告，仲甫曰：「爲是獲譴，吾甘心焉。不然，請以私帑償〔一二〕。」守素貪狠，莫敢爲明其非是。既聞餘米未散〔一三〕，怒稍止〔一四〕。及反命，守恥過，亦以他辭爲解。龍遊滿歲，或人有持省符而至者，仲甫聞之去。范仲武來爲守，上其事于轉運司，轉運司以上諸朝，卒爲勢奪。去之日，帑有契税錢數千緡，吏持以獻，曰例也。仲甫叱而杖之，以授代者。會范君移漕節，即以温江尉處仲甫。諸臺舉牘皆至，關陞從事郎，再調隆州州學教授。隆號士鄉，而學廩素薄，仲甫以廉致裕，士心歸重焉。歲當校士，以目眚辭。使者迫促上道，卒以得人稱。郡守張習之傳得仲甫所爲文，尤愛敬之。前後守争欲舉之，謝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寶慶三年春正月，遂請致其事，時年五十有七。張侯言于朝，請加旌異以激競頹。宇文侯紹武亦言于朝，且皆爲詩以餞，屬和者甚衆。明年，詔俞其請，轉通直郎致仕。嗚呼！士之爲學，凡以求其本心而毋失焉也。父詔兄授，師傳友習，必曰下利而上義也，賤貪競而貴廉退也。一登仕版，視官職寵利如篋衍中物，控搏維操，若不可一日使去己。視仲甫老不待年，不既得其本心矣乎！卒後哀其遺文，有《孟子旨義》、《漢書補注》、《三國名臣論》、《説齋文集》，藏于家。

工篆隸，人争得之。取同邑費氏，先十五年卒，贈孺人。一男子，埏。兩女子，長適鄉貢進士張子與，次適迪功郎、新漢州雒縣尉費正癸。孫男一人，孫女二人，外孫男女三人。葬以紹定三年正月壬午，墓在鹽泉鄉恩泉阡，祔承事府君之右。銘曰：

屈信消息，陰陽大分。彼惛不知，利欲攸煽。於維仲甫，沉幾逝止。我銘章之，以厲廉恥。

〔一〕履：原脱，據四庫本補。

〔二〕用之：原脱，據右引補。

〔三〕「語」下原有「履」字，據右引删。

〔四〕「徒」下原有「用之」二字，據右引删。

〔五〕由：原作「出」，據右引改。

〔六〕永：原作「來」，據右引改。

〔七〕我之：原倒，據右引乙。

〔八〕惟：原作「淮」，據右引改。

〔九〕故：原作「放」，據右引改。

〔一〇〕砦：原作「柴」，據右引改。後同。

〔一一〕焚：原作「頭」，據右引改。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六。又見《經義考》卷二三五，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八三。

〔一二〕私：原作「松」，僨：原作「價」。并據右引改。

〔一三〕餘米：原倒，據右引乙。

〔一四〕止：原作「正」，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一一九

魏了翁 六七

直寶章閣提舉冲佑觀張公墓誌銘 紹定三年十一月

始余將漕劍東，廣漢張公行父使湖北〔一〕，書數往返，未相善也。嘉定十五年冬，同在郎省。明年，公見上，首陳司馬公仁明武之説，申之以進賢退不肖、賞功罰有罪，詞平而氣直，予與同列固期之。又明年賜對，極言時事，曰：「數年以來，方内弗寧，山東之地既歸而未稟正朔，忠義之徒雖附而左衽自如，得之無補，祇以示弱。而況殘金易酋，外示安静，縱還俘掠，議遣行人，安知不以怠我？韃之來也，實與我使俱至，彼能使邊人獸駭鼠伏，則于我非必有畏慕之誠意。第甘小佞，弗慮後艱，一與之盟而嗣有難塞之請，則或從或却皆足以兆禍。海上之盟，厥監未遠也。」次又言薦舉科目之弊，互送苞苴之弊，苛斂虐征，賄訟鬻獄，剽奪民産，勢所不免。請自朝廷之上，肅紀綱以示觀聽，申憲度以警貪媮。不然，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疏入，士論浩然歸重，予又心降焉。未幾，寧

考登遐，或疑所服，公上書宰相，請取法孝宗行三年之喪。且曰：「孝宗始自踐阼，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皇帝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視孝宗宜有加。」尋又以宰執率百官請大母同聽政，表至七上。公復以書抵宰相，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則母后垂簾聽政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强，故務從抑損，不避父名，不慶生日，不御前後殿，僅半載而卒辭焉。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爲請，此亦中策。未幾，制詔公卿百官集議廟制。公謂九廟非古，今若升祔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乎今日，于禮無稽。予時聞公建議卓亮明偉，又申敬而願交焉。未幾，下詔求言，公上封事凡五千言，今掇其要著于篇。一曰：「天人之應，捷于影響。今自冬徂春，雷雪非時，積陰久雨，西霅東淮，狂悖游興。邇者客星爲妖，太白見晝〔二〕，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而送死尤爲大事。自漢景並緣吏民釋服之語，忍薄其親，貽誚千載。惟我祖宗定爲宮中之禮，孝宗皇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于昔有光。迨寧考以嫡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泊光宗上賓，則權倏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寺受成胥吏，開端聽擇，未嘗以義折衷。今已不可追咎，而尚有當講者。蓋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吉，慶元末年初議爲得。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亦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況人主執喪于內〔三〕，而羣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曩時德壽、重華異宮，慮數蹕以煩民也，故有五日一朝之制。今筵几在前，自可朝朝暮夕，而無故習爲疏簡，臣所甚惑也。」三曰：「母后之賢，本朝爲盛。今太后力却垂簾之請，天下誦之。而聞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凡以寓頌禱者惟恐不至。此世俗之見，而表儀天

下者亦爲之乎！太后撫時觸物，追念所夭，亦豈樂于受此？臣竊爲陛下惜此舉也〔四〕。」四曰：「夫婦人倫，王化之基也。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議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將恐俚説乘間而入。竊考累朝元配始于潛邸，惟仁哲擇配于承祧之後，選納自正。而昭慈之于元祐，臨軒發册，六禮備舉，尤爲坦明。臣之所望于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叶公議耳〔五〕。」五曰：「處變之道自匪易，惟事實無隱，心迹自明。陛下嗣服以來，濟王之恩禮自謂彌縫曲盡矣，而不留京師，徙之外郡〔六〕，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自處者庶或無憾，而造訛騰謗者亦非所致力矣。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是之思，臣所以不解也。」六曰：「近世憸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果好名歸過，則其自爲者非也。而人君實賴其忠益，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莫不望風是疑，此危國之鴆毒也。」七曰：「陛下御極之初，凡在名流，首被褒顯。然而命召所及，不過數人。方其未來，不加勉趣；迨其既至，無所咨訪。而況搜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僉論所推，招徠可緩？若精于史筆，復有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七〕，不俾與聞鉅典？他固未易徧舉，矧又有不及知者乎？況邇來世俗取人〔八〕，以名節爲矯激，以忠讜爲迂疏，以介潔爲不通，以寬厚爲無用，以趣辦爲强敏，以拱嘿爲靖共，以迎合爲適時，以操切爲任事。是以正士不遇，小才見親。此識者所憂，陛下安得付之悠悠，不以動心乎？」八曰：「近世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珍，向來宗戚奄宦所聞

見者，今搢紳士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同己物，而猶未厭也，則薦舉、獄訟、軍投、吏役、僧寺、道觀、富民、巨賈，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也。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却行而求前也。」疏入，士大夫傳誦，紙價爲貴，予至是知魏公有後矣。又因輪對〔九〕，以其伯父宣公告孝宗語告上，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顔敢諫之臣，語益剴切。其論學術邪正略曰：「《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要則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蓋正心以上皆脩身之事，齊家以下則舉而措之耳，無二道也。後世乃有謂人主之學與士大夫不同者，吁，其諸異乎《大學》之道歟！」予聞其説，又知公不特優於論事，蓋學問之道固嘗有聞。於其請外也，深嗟屢歎，爲詩以送之。時諸賢如真希元、丁文伯、洪舜俞皆有詩。亡何〔一〇〕，真希元以言語得罪，予亦追官褫職，投之靖州。明年，臺臣指公爲朋比，免所居官。予由潭趨靖，會公歸自贛，相與款繹于嶽麓精舍，不覺日之旰也。止予宿道林僧舍，明日別去。自是家居聚友，益求爲己之學。居數歲，識益明，志益厲，士之道長沙者皆傾心願見焉。紹定三年七月，從子穀城令某卒，公盡力救藥，又爲之治喪謀嗣，遂以傷悼感疾，九月甲子屬纊，年五十有七。且死，謂其子獻子曰：「我死則葬我于潭之善化縣忠臣鄉靈泉山某岡，墓門之石必屬吾友魏華父銘之。」既卒，獻子奉遺令以請。會予蒙恩西歸，道五谿，遇使人于塗，乃爲叙姓系爵里，俾書而納諸壙。厥九月，舟于南郡之汭，獻子又遺予書曰：「吾子之辱貺先君也，不肖孤既奉而鑱諸石矣。今將以十一月即窆，匠事既嚴，失今不銘，後將噬臍。」嗚呼！公以同志坐累，無愠色，無怨言，死又屬之銘，

予其敢辭〔一一〕？公諱忠恕，字行父，其先漢綿竹人。曾祖咸，舉賢良方正，皇任奉議郎、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贈太師、秦國公。祖浚，皇任尚書右僕射、少師、保信軍節度使〔一二〕、魏國公，贈太師，謚忠獻，始寓居潭州。父杓，皇任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贈少師。妣魯國太夫人，臨邛計氏。淳熙八年，公以忠獻致仕恩補承奉郎，監臨安府户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父卒不行。服除，差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嘉泰四年，以避親嫌改通判沅州。開禧三年四月，主管京西湖北宣撫司機宜文字，其秋權發遣澧州。秩滿，除籍田令。嘉定五年八月，改軍器監丞，是月遷太府寺丞。六年四月，差權發遣寧國府。九年二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十年二月，差知鄂州，權荆湖北路轉運司職事，尋改除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十二年八月，詔赴行在奏事。明年未對，除屯田郎官。七月丁母憂。十五年九月，除尚書户部右曹郎中。十七年三月，除將作監。寶慶元年，累請補外，七月除直秘閣知贛州。明年春視事，兩月落職，降兩官罷。紹定三年復元官，進直寶章閣，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以疾請老，詔特轉一官致仕。元配王氏〔一三〕，繼室趙，皆贈宜人。獻子，從事郎、新監嚴州都酒務。公始仕臨安，府尹王淪致之幕府〔一四〕。時韓侂胄權勢熏灼，有民家女已議昏對而奪之者，夫家以告。公獨白尹，歸其父母家，尹不能難。人已覘其爲遠器矣。在廣西日，使者王公資之、吴公獵、黄公瀕、帥閫蔡公戡、詹公體仁皆不輕許可者，惟深知公，以姓名聞上。其爲丞沅、守澧，率爲民植長利，蠲久患。在奉常日，大宫鴟吻爲雷雨壞，神主移御。公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爲湖州，治勢家門卒之暴民

者，建復湖學以振士風〔一五〕，蠲下户積逋，凡泉帛纊粟之征，爲數甚夥。宣城夏旱，公盡瘁禱求，至忘寢食。請于朝，鬻度僧牒、截撥米運以備濟糴。且又勸分招糴以責寬征，嚴保伍之法以防姦覦。常平使者以是郡爲得人，不更遣官。既而朝廷撥賜米一十萬七千餘石、僧牒五十，使者欲均濟而不復糴。公慮無以繼，則核户口，計歲月，庶及春莫。使者欲勿勸糴，公慮來日尚賒，則請嚴戒諸邑。禮諭大室，仍發蓋藏。所見既殊，間言乘之，轉運使者以聞，是以有冲祐之命。朝廷遣常平使者領其郡，則所發之廩固班之諸邑，無留藏也。湖北一十五郡，而調夫運糧供億襄漢者九。公請出鹽鈔募民漕安、郢之粟，則可以少寬民力。嘉定十二年春，虜破五關，圍信陽，蘄黄襄漢皆震。公請調飛虎軍以壯聲勢，卒賴其用。公在外服，其不忝厥世又如此。予嘗評公孜孜體國似忠獻〔一六〕，撥煩劇劇似端明，爰暨中身斂華歸實，則蓋有志乎宣公義理之學，而死不待年，齎恨泉壤，人謂實録云。銘曰：

進退語嘿，士之大致。吾觀于公，事主弗貳。言言至計，炳炳大誼。挫抑彌伸，讒壬靡忌〔一七〕。人之方人，賤目貴耳，吾身親見，以詔千禩。

〔一〕父使：原倒，據四庫本改。

〔二〕見：原作「是」，據右引改。

〔三〕主：原作「生」，據右引改。

〔四〕竊：原作「窃」，據右引改。

〔五〕謀：原脱，據右引補。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七。

〔六〕徙：原作「從」，據右引改。
〔七〕何：原作「可」，據右引改。
〔八〕邇：原作「迓」，據右引改。
〔九〕因：原作「目」，據右引改。
〔一〇〕亡：原作「云」，據右引改。
〔一一〕予：原作「曰」，據右引改。
〔一二〕軍：原作「君」，據右引改。
〔一三〕王：原作「正」，據右引改。
〔一四〕致之：原作「之致」，據右引乙。
〔一五〕建：原作「逮」，據右引改。
〔一六〕似：原作「以」，據右引改。
〔一七〕讒：原作「纔」，據右引改。

鎮江府教授徐君墓誌銘

婺武義徐君以淳熙六年十一月丙申卒于鎮江府教授，明年十一月甲午葬溪上原徐家塢。又四十有

六年，其子潤以學正胡緝所次行實求銘于史臣魏某。某辭曰：「我生之明年而君卒，相去相後若此，吾不敢承〔一〕。」潤泣而固請曰：「潤不天，生十年而孤。既葬之二十有九年，潤始克綴一名于進士籍。又十有三年，而伯兄淮之子澳始自上庠賜弟，然後鄉之人皆知先君位不稱德之報。然而墓前之石又未有識，潤蓋有待也。昔者眉山蘇公與南豐曾公爲輩行，蘇氏之大父待曾公書其碣。古之人有以發斁其先美者，固不計夫地世之久近，人之識與不識也。」則又泣數行下，以其曾王父母、王父母四銘以來。始余將漕東川，潤爲之屬，知潤爲最久。今又參諸先銘，且矜其請之篤也，則不敢曰不可。君諱端卿，字子長。曾王父惠，王父革，皆緼德不仕。父安邦，早有譽于太學。晚從恩任爲含山尉、會昌丞，以宣義郎致其事。妣湯氏〔二〕，生四男子，君其次也。幼貧，厲志于學。始事鄉人章公楷，又從任公盡言，率讀書至五夜。常曰：「士之學道貴于自得，豈徒以絺章繪句爲事！」舉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監潭州南嶽廟，再調鄂州司户參軍。未上，會婦翁胡彦國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胡公移鎮潼川，君轉丞廣安之新明。秩滿，教授漢州。胡公卒，君于是將改秩矣。或請少須，君曰：「是家子尚幼，非吾當誰託？」乃解官護其輤以歸。改教授邵州，丁外艱，服除，監文思院下界。又罹外艱，仕進益落。調教授鎮江，請于長，修學舍，建貢院，至捐私帑以助其役。其思職首公大較如此。既舉主及格，忽寢疾，乃卒，得年五十有四。嗚呼，是可悲矣夫！元配曾氏，樞密院計議官諱□之子，繼室以胡。生六子男，曰淮、漣、源、潛、潤，漣以後伯父集。女適某人。君平生清苦急義，不蘄人知，事親盡道，事上官以義，待下以慈。蓋其學志于自得，恥爲絺繪，故造次中理道。曾氏早世，於

奩中物秋豪無所取。胡氏没〔三〕，有田三百餘畝，悉以歸其兄。人惟不役志于貨利，辭受取予惟義之權，則胸中所存浩然與天地同體，而其耦事涉變，有不可奪、有不肯爲者矣。惜其所存若是，而其年其位僅若是已。平生所著有《麟經淵源論》十篇、《漢鑑》十篇、《覆瓿集》二十卷、集杜子美詩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義理不競，絺繪相沿。承膚襲末〔四〕，譁世取妍。篤哉徐君，雖誘弗遷〔五〕，雖撓弗奪，雖窮益堅。屈信之度，寒暑相嬗〔六〕，是開厥紹，勿替有延〔七〕。《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七。

〔一〕承：原作「可」，據四庫本改。

〔二〕妣：原作「媲」，據右引改。

〔三〕没：原作「設」，據文意改。

〔四〕膚：原作「虜」，據四庫本改。

〔五〕遷：原作「挺」，據右引改。

〔六〕嬗：原作「嫦」，據右引改。

〔七〕勿：原作「替」，據右引改。

李中父墓誌銘　寶慶三年

吾友李中父生而秀悟，七歲彊記過人，十三善屬文，十六以《周官》書應聘有聲。十九與鄉舉，未及仕于春官而大父母卒〔一〕，哭泣以喪明。紹熙四年，考君策進士甲科，注普州州學教授，遽以喪返。中父號于殯廟曰：「某自今無望于斯世矣！卜宅兆以葬重親，求菽水以養嬋母，教養弟妹以冀其成立，如是而已矣。」貧無擔儲，受徒以自給，積歲累月，僅畢所願，益得以大肆於學。少所誦習，省記無遺，至是温尋而增益之。嘗館于大邑劉氏，因痔痛徹心膂，爲詩曰：「生道由來貫古今，纖毫不假外推尋。只因疾病呻吟切，識得平生第一心。」繇是隨事習察，精切明著，群經義疏、諸史百氏〔二〕，靡不究研。出則門人、居則弟若子從旁代讀，氣聽色受。讀已，諷味數十過，融液浹洽乃止。人有問焉，從容辨對，往往有目者所未睹。於三《禮》尤該暢，嘗欲爲《周禮傳》而未及。晚尤邃於《易》，以周、程子書參諸邵子之説，每謂太極、大衍相爲表裏，羲《易》、周《經》相爲體用，《彖》、《繫》多述先天心法而人罕知之〔三〕，欲筆之于書〔四〕，亦未及爲之，而精體嘿識固已月異歲殊。嘗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世方馳騁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靡勞没齒，知其無以死也。」疾病，語不及私，惟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吟誦累日，以及于絶，嗚呼，非嘗從事于斯而實有得也，安知道爲何物，死爲何事，何如其可終也！使假之年，益加懲治之功，所造當不止

是。國朝以學校育才，以科舉取士，濟時詒後，亦云盛矣。然而名公鉅儒有不必皆自科舉，而繇學校進者鮮。其敝務以科臼組綴之文靡爛士氣，揣摩迎合之説琢喪心術。以位天地、育萬物之身，顧爲小小得失陰驅潛誘以没其身，曾不暇反觀内索〔五〕，以事其所當事。是故有能以言行淑身垂世者，非蚤自拔俗則晚而有聞。以中父之才之敏，雖不可以淺近量，使以方盛之年，挾其所長與等輩角名場利區，何鄉弗克〔六〕？是則中父爾矣。遭家多難，不幸有左卜之厄，不惟動心忍性，觸慮增知，乃以是葆光襲明，觀身於《艮》，觀心于《復》，若將此悠然獨得於義理之奥，然則士之學果在此而不在彼邪！尤審于去就之分，束脩之問日至，不苟於受。余弟文翁既冠，願從之遊。會劉文節公守眉，亦除館待之，中父必以後先爲從違〔七〕。太府卿張東父子震從子與虞仲易剛簡謀致中父，幣誠而詞共，居數月，卒以道遠辭。前後郡守以禮彊起之，張義立方尤卷卷焉，率謝不敢往，不得已間造而遄返。余前後家居，乃幸肯臨，相與比席誦書，章分句析，諸生環侍而聽，各足其分。族昆天祐字德先，安貧樂道，與中父爲久敬交。中父名齋以「喜告」，德先爲之銘。文翁事中父尤謹，飲食卧起，扶相必親，蓋近世事師者鮮能及之。後又爲經理喪事，合同志賻其葬。先事，走人至靖，求余銘以識諸墓。吾友郭方叔黄中亦以書來曰：「自李先生卒，吾無所於聞。盍速銘之，有以慰國人弟子之恩。」按李氏係出唐宗室，太子議郎仁濟從僖宗西幸。九世祖暉，五代時爲臨邛錢監，徙大邑令，因家于邛。曾祖寔，不仕。祖名孫，以淳熙賜高年爵封修職郎。考諱丙仲，妣吴氏、費氏。中父諱坤臣，取同鄉蒲氏。生子男四人，日章能讀父書，契行、秀行、全行，皆以後諸父。女一人，適士人劉損之。中父卒

以嘉定十四年十二月，年五十有四。葬以寶慶三年□月□□，墓在□縣□□鄉□山。銘曰：

形容甚臞，其中孔腴。生世云孤，其施孔遐。匪顧匪盱，其書滿家。匪室匪廬，其居廣居。升沈榮枯，晦明盈虛。有物有吾，果孰在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七。

〔一〕仕：似當作「試」。

〔二〕諸：原作「緒」；百：原作「有」。并據四庫本改。

〔三〕繫：原作「繁」，據右引改。

〔四〕筆：原作「必」，據右引改。

〔五〕反：原作「及」，據右引改。

〔六〕弗：原作「荆」，據右引改。

〔七〕後：原作「復」，據右引改。

知江原縣兼權通判成州馬君墓誌銘

紹定四年十月

嘉定十一年春，女真敗盟，掠西和，襲天水，奪散關，披皂郊，蜀人震恐，制置使倉皇乘邊。晉人馬君範時知江原縣，受檄權通判成州，經理餽餉。至沔，列七便宜。至成，數有論建。如言忠義軍廩給不周，統御無法，必爲亂虜所驅；丁壯皆五路遺民，設俘獲之，則資給遣還，以繫其南望之志。

時忠義軍統領張鈞復湫池堡〔一〕，君言宜增戍守，以爲進取之基。虜之渠率號三府相公者，爲我軍所縛〔二〕，君請乘虜氣索〔三〕，鼓行進襲。且虜忿於敗，釁於怒，其勢必深入。虜法嚴酷，失主將則部曲連坐，其勢必致命于我。我以乍勝之餘，將驕卒惰，夫以驕將惰卒而當怒寇〔四〕，吾甚懼焉。帥不聽。君又申述餉道利病，會總餉者與制司矛盾，君引疾求去。會忠義軍迫於散遣之令，倒戈内向，虜因之大入，西和、成州及河池、將利、大潭皆莽爲盜藪，君之言皆信。而帥無所歸咎，則以避事劾公，詔送岳州居住。後二年，詔自便。先是岳州通判呂橚屬君代箋紀，凡二年，比去，以楮券百千饋謝，公受之不疑。尋乃瞷知入經總制錢曆，爲嫁禍之媒，即以返于府人。代呂者發其事，部刺史以聞，於是呂鐫一秩，君再徙全州。該登極恩，量移常德府，寶慶元年之正月也。二年八月，以疾終于寓舍，享年六十有六。方君之遷岳也，予與工部尚書楊叔禹汝明、兵部侍郎杜忠可孝嚴同白丞相〔五〕。予言：「大將擁兵而遯，未嘗見之罰也，而獨責守貳之不能死守。守貳固無辭于罰，然在朝廷不無吐剛茹柔之嫌。」其後徙全，又言：「呂橚之饋，蓋禦人于貨之類〔六〕，而馬則受禦也。況知其爲禦，既速已之。」丞相皆是其言，一以自便，一以量移。然而棲遲武陵，終以喪返，是可哀也。孤巽之將葬，以其母之命狀君行，走靖謁墓道之銘，予不敢辭。君字器之，系出趙城，世居晉之臨汾。曾祖周。祖彦，皇通直郎。紹興三十一年，君之父士寧侍通直守商洛，君以七月生于郡齋。其冬遇王師吊伐，通直起義内應，因舉族南來，居巴之化城。君少而莊靖，長從師，志尚不群。淳熙十六年舉于鄉、于類省試。明年入對大廷，未唱名，二親相繼淪謝，公執喪葬祭如禮。服除，廬墓不出。或問之，曰：

「三釜之養弗及而徒爲畜妻子計，非始圖也。」鄉黨朋友强起之，調漢州什邡縣主簿。謹勾稽，新官舍，除學館，群邦之俊秀而課試之。再調監成都府犀浦鎮稅，平訟牒，戢姦胥，通商旅，寬征斂。歲比登而民富，乃葺鄉校，殿屋齋廬一新。且益粟以養士，又以餘財營廨甃道。秩滿，授遂寧府學教授，寓居成都。會吳曦以蜀叛，君慷慨憤激，謁制置使及諸寓公請討之，謂曦自狂逆而官吏軍民固未嘗叛也。議始定而曦戮，詔遣刑部侍郎吳公獵諭蜀，以其事上之朝。未報，又辟崇慶府新津縣令〔七〕。縣宰久虛，逋負積至十餘萬緡。君謂此由字民之意未孚，乃悉意獄訟，誠求而審克，民自以不冤。君察人情既孚則令可行，爰始考會財計，多有產去稅存、重科覆納之患。乃屬縣民，定其强弱之等以制賦役。民始譁然，君語之曰：「人莫公于心，苟隱諸心而安，則公論所同也。」於是交舉迭承，高下畢陳，貧弱者蠲除至三千餘緡，以均諸得產而未承者。其中人家則鄉之有德齒者自爲推排，不經吏手。自是民當輸賦，往往鼓吹導從以來。積貧既富〔八〕，公私兼裕。宣撫司改辟榮州教授。秩滿，尋辟知崇慶府江原縣〔九〕。居民不戒于火，延燬百家。君念散財發粟亦姑遑目前，欲振業之而帑無餘財，俸賜亦緣手盡，乃以元補授文書質于富民，得錢則使民各狀其業，視費之高下，自二十千至百千，貸爲本錢，期以半年責償。小民歡呼感泣〔一〇〕，未幾，民廬皆復其舊。君又取所貸緡揭諸方，盡蠲之。民大過望，象而祠之〔一一〕。君先世以流寓西南，不殖產業，自奉簡約而勇于濟人，樂于誨人〔一二〕。予過李公季章壁及吳公德夫，每見二公置公坐隅，以備訂問。蓋君商洛故家〔一三〕，博聞多識，蔚有典刑。而一跌不振，以殞厥身，惜哉！葬以紹定四年十月日，墓在王望山坎岡。君取袁氏，生二子。

長伯午，嘗與嘉定九年鄉舉，前君八年卒，次巽之。銘曰：

汾晉之英，商洛之靈。巴山于營，岷嶓于征。三黜于荆，大命卒傾。江流自岷，達于荆衡。神其來寧，故山之京。《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七。

〔一〕池：原作「地」，據四庫本及《宋史》卷四〇改。

〔二〕縛：原作「膊」，據四庫本改。

〔三〕請：原作「清」，據右引改。

〔四〕惰：原作「墮」，據右引改。

〔五〕白：原作「自」，據右引改。

〔六〕類：原作「頑」，據右引改。

〔七〕崇慶：原作「重慶」，據《宋史·地理志五》改。

〔八〕富：原作「賞」，據四庫本改。

〔九〕崇慶：原作「重慶」，據《宋史·地理志五》改。

〔一〇〕歡：原作「勸」，據四庫本改。

〔一一〕祠：原作「詞」，據右引改。

〔一二〕「于」原作「乎」，「誨」原作「晦」，據右引改。

〔一三〕蓋：原作「益」，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一二〇

魏了翁　六八

朝奉大夫太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累贈通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自中興多故，師不解甲者十有四年，指權宜一切之征爲經常不易之費，百年閒士大夫由之不知，視爲當然。知之矣，又從而旁緣吮剥、詭取陰奪者，此皆無以議爲。或知恤之莫知所以救者，什嘗四五；知救之而不能慮終知敝，不永厥德，什亦二三；或毋問弗克，惟既厥心，寬一分則有一分之益，此什不一焉。若夫受任之臣以是心求之，憂民之君以是心應之，未嘗有精神會聚之素，而問辯逆復如父詔子承，友疑師誨，誠意實德，爛然簡册，則信所謂千載一合，此合以天也。淳熙三年七月辛未，廷臣上疏曰：「臣竊見四川總領財賦所歲支軍糧爲石百五十有餘萬，營田歲租與貿易利州諸處夏秋稅斛者凡十九萬。其百三十萬水運七十，和糴六十，量産之薄厚而制其數焉。名曰和糴，實科糴也。上三等户饒於貲用，自輸自請，雖少損猶可支；下二等户勢必付之攬納之家，本錢既不可請，姑追責可

耳。請下總領所，蠲四五等所科之數，而官自收糴，或止增水運以補元數。」詔范成大同李燾疾速相度聞奏。時范公制置四川，李公已被命總餉，尚留漢中也。李公奏謂：「今九州和糴以二十四萬敷上三等户，三十六萬石敷下二等户，若官司自糴下户之所糴者而加之水運，則增費二百八十八萬緡，此何從出？俟臣到官詢究，乃議施行。願假數月之期，永除五十年之病。」夫未知君之信否，而慨然以是自任矣。迨領餉事，即上疏略曰：「六十萬石米若從官糴，石增一千多至四千，歲約百萬緡。第總領所財賦已經宣撫使虞允文覈實，歲入有常，未易增費。臣爲陛下畢誠竭慮，但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不須朝廷降度僧牒，不用宣司椿積錢，不動總所歲計，自可變科糴爲官糴。貴賤視時，不虧毫忽之價；出納視量，不取圭撮之贏。使軍不乏興，民不加賦。敢掇其大者十一條以獻。一謂自古軍糧必隨地産，今利、閬、興、洋與關外四州米麥之産多寡不侔，今當隨土之宜以充軍食。二請州縣分掌糴本官侵欺移用者，以三尺從事。三請措置糴買官得自舉辟四五員。四請依已出命免收頭子勘合錢。五請通判、知縣以糴買能否議賞罰。六許民户賚糧準納賦役。七請聽臣不時委官往州縣盤量。八謂欲於上户勸糴，令民自量自槩，自輸之倉，以防多取之弊。九謂官糴斷可久行，遇有調發，或未免暫科，事已而復，敢先事而言。十謂仍舊以元價和買利路諸州税斛。十一謂總領所與宣撫司平牒往來，其職事則諸司不得與，願專責任，以塞浮論。」詔以六條問公，且令成大同共詳度，至是孝廟猶未以剸屬公也。公奏：「此臣所總財計，制司不得而盡知。」又畫一以聞。詔問未見此民間和糴有無增價，公奏：「天時有豐凶，物價有貴賤，隨宜損益，難以豫計。」詔問若增本錢，約度幾何，歲於何取撥，

公又奏：「不可豫計。且如利、閬州以高價科民糧，裕此商而困彼農，行之三四十年，不知通變。臣今於關外隨宜收糴，以未視事已減本錢近十萬緡，而糴買通快。利、閬州米價，臣亦隨宜高下，使之適中，減省亦十餘萬，而米商源源不絶。每事如此，則歲幹百餘萬不爲甚難。」詔問不通水運州軍，無人般販去處，合就甚處糴買，如何般運，公奏謂：「如關外四州，每歲共糴糧十三萬餘石，有水運及商販則價直稍下，無運無販則增陸費。今二十三倉已糴十八萬石矣，皆無般運之勞。」詔問人户自量自槩，自輸之倉，寧無欺弊，公奏：「雖未保無弊，與其官自量槩而肆其虐取也。」詔問以米麥隨宜雜支及令民户以稅役準納糧米，有無未便，公奏謂已移文范成大，見謂可行。時范公惑於浮言，謂公奏先上則同共詳度之命無可施行。公遄露底裏以告于范，久之，范亦舍然信服，連名復命，卒無以易公也。俄又詔四川和糴且照年例施行，不得輕易更改，止將其間敝事革去，別聽朝廷指揮。至是則孝廟之疑猶未釋也。公又三請，朝廷不能奪，詔淳熙四年分權免一年。明年再請，又詔免一年。蓋廷臣始爲下二等請，而公併屬五等至六十萬石，且始言費二百餘萬，暨領事究實則費半之，故上下疑信，久而未決。時度支郎中周公嗣武被命與公計度蜀賦，公請併付嗣武審覈。嗣武尋亦是公，獨謂遣官勸糴及民賦準糧、通判知縣以能官展減磨勘，是三者未便。詔又下公，公曰大者已行則小者姑可置，惟糴買官請五得三，必固以請，上又從之。蓋自淳熙三年之秋九月迨五年三月，僅一年有半，而奏聞凡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同列往返七，璽封下尚書可其奏入，訖如初議，克底成績。嗚呼，其難哉！「習坎有孚，維心亨。」《彖》釋之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以

孝廟之聖主於上，范公之賢議於下，猶以浮言異論始疑而終信，非公剛實在中，其能行尚而往功乎？民既樂與官爲市，牛車擔負，千里不絶。會歲大稔，父老以爲三十年米價不若是之賤，梁、洋間繪象祠公，飲食必祝。縉紳大夫士采民謡以獻，無慮百篇，而資政殿學士黄公裳所賦《漢中行》、《罷羅行》二章尤爲卓絶。四年五月丙午，宰執進呈范成大奏：「關外麥熟，倍於常年，蓋由去歲罷羅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耕作。」上曰：「免和羅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等奏云：「去歲止免關外，今從李蘩之請，盡免蜀中和羅，爲惠尤廣。」乃自倉部遷太府少卿。及范公召還，上首問可保其久行否〔一〕，范曰：「蘩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蘩。」上大悦，曰：「是大不可得李蘩也。」其後如鹽如酒及和買布，公方欲次第奏蠲，以盡除民害，會以疾告老而卒。詔謂措置和糴能寬民力，特與遺表恩澤一人。洪惟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動遵憲法，裁抑恩賞，上自中宫以及妃嬪、戚里、宗室、内侍、潛邸，雖親昵當得之恩，皆從減損，至於遺表恩澤之法，雖寺監長則亦復削去，今於公乃無所吝若此。某生未及月而公卒，及長，從父兄習聞公行治。又與父兄皆獲交于公之子璟、瑀，嘗以公罷羅本末俾識篇端，未幾又以書來曰：「先大夫之葬既五十年而未之銘，雖墓之有銘非古也，而舍是無以久其傳，子爲我書之。」按狀則仁言善政有不可勝紀，而大要則誠求故中，剛中故亨，乃撮其要者而誌之曰：公字清叔，系出趙郡。趙郡始於秦司徒曇，曇生璣，璣生牧，牧相趙，因家焉。牧之孫曰左車，左車之曾孫曰秉，秉之七世孫頡徙南鄭。頡生郃，郃生固，皆漢三公，繇是李氏爲蜀望。曾大父平。大父講，贈承事郎。父輒以公陞朝贈

朝奉郎〔二〕。母金氏，贈太宜人。承事生二子，朝奉爲次，蚤有志節，嘗游秦，客太梁，浮淮泗江浙，道荆楚，所交皆一時名流，晚益貧。公未冠以詞賦再舉于鄉，尋以《春秋》首選擢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邛州安仁縣主簿、石泉軍教授，用薦者改左宣教郎。丁母憂，服除，知眉山縣、簽書隆州軍事判官，轉運司檄兼權綿州。及解州事，會通判闕，又攝事。改攝通判邛州，權發遣永康軍、利州，成都府路提點刑獄，赦差充四川類省試院考試官，權本路轉運司事，權主管四川茶馬，知興元府，主管利州東路安撫司公事，除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陞郎中，除太府少卿，遷卿，未受命致其仕。積官至朝奉大夫，以長子璟陞朝贈朝請大夫，以仲子瑀累贈至通議大夫。始仕安仁，會朝廷行經界法，命鄭克使蜀。公受檄行視諸邑，區劃平允，人已覘公器識。石泉學校不葺，公白郡廣贍養之田，請于朝增薦送之目。眉山號不易治，曰此不可以力操也，具爲科條，能使百姓知孝悌忠信，故自愛重而耻犯法。州承虚額而取之縣，縣無從出，州以常賦愆期告于制置司，皆毋敢自白。公力陳虚額之弊，帥府是之，不復詰。又嘗奏記制置使汪公應辰，其略曰：「今劍北諸州千里蕭然，久而不卹，必爲盜賊。往年有納粟度僧與夫田契等錢，詔别貯于餉所，不下數千萬，今捐其什二三，凡調夫之地皆除税一年，數州之民庶其少瘳乎！」四路故輸絹于利、沔、大安諸郡，凡費六千，而關外諸軍得絹僅鬻半直，公白制置使，盍令民各輸正色，估錢之半疋不過五千，而給軍亦如之，軍民必謂兩便。時頭子、勘子錢昔者貫取五錢，其後累增至四十三，近又創增十三；勘合錢昔者一鈔及石貫匹兩取三十錢，近又

貫取二十。今以萬緡爲率，分爲千鈔，頭子加百三十緡，勘合加二百緡。四蜀之廣，一歲之中錢之出入不知其幾也。以萬緡計之，每一出入輒取三百三十緡，四川錢物共以五千萬緡計，則是二者當得百六十五萬矣。朝廷勤卹民隱，下有司除去虛額，以三百萬緡對減除放。詔令數下，丁寧懇惻，二年于茲，有司商確，僅有成議。夫以三百萬緡分爲數年對減虛額，是每年所放不滿百萬。其艱澀如是，議者乃復設術陰取，元年添頭子，二年添勘合，一歲之中以所減虛額之數不知幾倍，而人莫之悟。爲此説者，盜臣之不如也。」公不惟職思其憂，蓋以斯民休戚自任，於此數事亦可略見。攝通判彭州，纔閱月，償宿逋五萬緡有奇。彭之民既輸米于州，石五千，又移輸威、茂州，石不下十二三千。乾道二年，總餉者復支移四千九百餘石以餉綿州之屯，石亦十千。公言之制置使，謂彭民安能勝此三役，繇是期會稍寬。暨公總蜀賦，乃爲奏請蠲左綿之輸。公在綿，會歲祲，請于諸司檢放振卹，諸司不能奪，聽免四五等户，而期會滋急。公謂常平免役令，義倉穀專充賑給，不得他用，遇災傷給散，行訖聞奏，公乃如令減價出糶，以價錢貸下户，仍代輸秋税，庶勿誤贍軍，且奏且行。又聽民以茅秸易米，備粥溢槀衣，親衣食之，所活十萬人。時總領所猶取糴於綿，公力陳不可，又爲畫補糴之策，餉使行之，米價頓平。議者始以好名譏之，迨明年歲在戊子，邛、蜀、彭、漢及成都間盜賊蠭起，而綿獨按堵，然後知公之見遠矣。邛亂未弭，宣撫司令詰盜故，公謂始於諸縣租税趣辦大額，初以八十萬緡爲額，其後至起九十七八萬，故民窮盜起，不謀同時。議者不過發廩勸分，然義倉二萬餘石，爲軍儲之外僅六千餘，且六縣之口二十萬計，其何以給之？況民産業薄，雖勸分貸種，所出無幾，此必上

司於糴本實額内除十四五萬以免借税之害，於折估實額内除六七萬以免那錢之害，則百姓樂生，雖驅之不爲盜。又論邛之患三：一曰州所欠總領所十萬緡，蹙新以償舊，其患無窮；二曰豫借民税多至十萬；三曰今歲終尚負十餘萬，則八十萬之額且不能趁，此非假以數萬而責其後償不可也。凡皆利病之至切者。邛之浦江鹽井歲欠百三十餘萬，往者都轉運司榷之以制低昂，課有定入，民不知也。自郡守增歲課，歸井于州，以資少府私用，而民始病。公併請于宣撫司，更法平賈，亦省刑息盜之一端也。厥後公總蜀賦，遣官覈其事，日輸不過六十檐，檐爲六十斤，價十有四千，凡減鹽十萬八千餘斤，爲緡錢七萬五千。牢盆之精與隆、簡無異，總所自榷，州不與焉。公之勇於爲善類此。永康之民出入蠶崖關者有征，公爲之弛禁，凡三百萬錢，而小家負課者又蠲萬八千緡有奇。兩縣力役之征以旁近郡爲夥，公又斥郡帑之餘爲代民輸，凡五萬緡。會威州蕃部寇邊，公遣戍增餉，凡半載而民不知役。制置晁公上其勞，詔遷左承議郎。宣撫使參政王公上其最，詔又遷左朝散郎。乾道末，歲凶民飢，公以刑獄使者領常平，先事發廩，又下令蠲主客户税租各十之三，所活至百七十萬人。沈黎青羌吐蕃首領奴兒結等鈔邊，數百里創殘，公度九折坂，户輸而人撫之，貸米粟千五百石有奇，耕牛犁鋤之屬四千有奇。丞相葉公某嘗欲以榷酤鬻之民，公謂：「請毋以他，以成都言之。日鬻酒二千緡，歲七千餘萬，計三年抵産，必二百十萬，其誰能辦此？曩歲聽民請買，一道之廣，僅有縣鎮六十餘所應令，而繇此蕩産亡身者十五六，此與東南酒坊不可槩論也。萬户酒之説則習俗各異，如成都十縣，歲爲酒息八十三萬緡，若敷在民間，其爲害甚於官榷也。」識者韙之。公攝茶馬司日，詔吴挺提舉買馬，且俾歲市

七百疋。公奏：「使歲七百而止，須爭先收，尤有妨茶馬司歲額。況旁緣增多，不止是耶！請爲管認挺所買之數，發往興州。」奏三上，不報。又條奏七害，大略謂：「乾道三年以前，吳璘以買馬奪御前三衙歲額，故提舉茶馬官續羸、張德遠皆以罪罷，虞允文爲之禁止而後軍實僅足。今而命挺，其弊復見。況兩司競買，馬直必增，外騎羌夷，內耗國用。又諸軍青草錢乃馬軍資以自贍。十年間託買馬以拘收而實奪之，雖有旨給還，久未施行也。三邊各有大屯，而興州一軍獨聽買馬，使皆援此爲詞，從之與，抑拒之與？諸軍必並緣私販，宣撫司必禁止，此必開二司之隙。況璘護送鬻馬蕃客以防抄掠，今挺乃抽索吏人，須知此必各有行移，互相牽制。臣反覆思惟，無一而可。」是時吳氏擁兵再世，公亦欲假是分挺之權，非但爲馬政請也。漢中久旱，公蚤夜孜孜，凡以請禱矜恤者靡微不盡。是時劍外九州和糴，興元爲多，又以馬運所繇，芻秣不貲。公嘗匹馬行阡陌間，密訪民病，有媪進而言曰：「民所以飢，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公益加感歎，乃奏夏料宣司糧皆糴，而秋料宣司糧、大軍糧以災傷關總領所，或放免，或停糴。糴既不及，民大悅，公於是已有意於九州罷糴之請矣。綿州之屯歲於彭、漢、綿、石泉省計截糴二萬餘石，而彭之勞費倍之，且緜之米價石伍千，而遠輸者反不下十餘千，公請差官就綿糴買，以寬民力。范公成大嘗奏興、洋等州義士并金州保勝軍、關外四州忠勇軍皆與義士一體異名，蓋陝西弓箭手法，非調發不得差使，今興元府都統司欲以義士看烽，利州東路安撫司欲以義士把關，非法也，乞放陝西舊比修成專法。詔從其請。公奏謂：「成、西和皆要邊，而文州諸羌反側未定，今既難以烏合禁軍差替鄉兵，都統司又不肯差屯駐軍，今守關看烽義士、忠勇軍又礙

近旨如此，則拘違法之微文，成撤備之大禍。又關外忠勇軍并弓箭手等給地免稅之人與興、洋義士不同，始因宣撫使張浚、吴玠等措置馬步軍二千餘人，已經數十年，軍額見存。如一家三丁，一丁爲軍，二丁爲農，或耕或戰，各不相妨。自乾道以後，宣撫司始令依義士專法，然猶在砦屯駐，在州教閱，或一月一替，或半年一替，未至全年放散，今制置司僅以農隙教閱五十日。夫五十年訓練之卒而一朝縱之，經年不教，則事藝退墮，與義士無異，此臣之所甚惜也。以臣愚見，興、洋等州義士并金州保勝軍未嘗差使，自當依制置司所引專法施行，而四州忠勇軍、弓箭手及興利義士、文州忠勝軍，守關、看烽，番上教閱，請仍依久例，惟申嚴私役之禁可耳。」公之不爲苟同又類此，而於吴氏之專横尤切切致意焉。先是，公宰眉山日較成都轉運司進士，因策問極言久假兵柄之患，忌者或持以示挺，挺蓄憤久矣，至是滋忿。暨公領餉事，挺繆奏，謂軍食陳腐，龍、劍米粗黑，孝廟内批，凡再賜公。公奏此士實不同也，乃各緘樣進呈。上大悦曰：「李燾曉了如此！」於是挺之妄窮矣。未三十年而曦以蜀叛，士益服公之先見。公講學臨政，皆探原尋流，取法前古。讀書有《春秋至當集》、《春秋機關》、《春秋集解》，又采摭羣書，自春秋迄戰國時事，以年月而紀之，曰《戰國前書》，又有《通鑑漢唐詳節》、《漢唐事類》、《三國捷徑》、《南北精華》。其爲文則有《騷壇武備》，有《忘筌集》，有《薤露碎珠》，有《經總條畫》、《臺備録》、《西憲雜記》、《榷牧集》、《山南雜記》、《帥閫備録》、《總所財賦源流》、《總司雜記》、《奏免和糴録》。自經史子集，無不覃思研精，晝抄夜

誦。自號桃溪先生，文曰《桃溪集》一百卷，今藏于家。公歷仕三十年，所交皆當世名人傑士，而平生受知如葉公某、汪公應辰、晁公公遡、公武、王公炎、王公之望、查公籥、宋公似孫、范公仲愷，薦進人才如宋公若水、楊公大全、李公舜臣、楊公甲、韓公炳、黄公裳、范公蓀、馬公覺、吕公商隱、張公子震、王公咨、費公士戮，其後各有以自見于時。類省試主文，所得進士如費公士寅、安公丙、劉公甲、陳公咸、李公興宗、游公仲鴻，自餘不可悉數。公事母太宜人以孝謹稱，母得風痺之疾，扶侍者爪甲輒侵膚，公以身嘗之而忘其苦〔三〕。至於兄弟患難相救，有無相通，無一閒言。從兄江西刑獄使者芝望臨一時，講論賡酬，弟兄自爲知己。公娶史氏，封宜人，以仲子陞朝贈碩人。四子：重祖、文老，皆早卒；璟，用薦者改宣教郎，尋以通直郎致仕；瑀，朝奉大夫、知涪州。女一人，適朝散大夫、前知成州羅仲甲。孫男四人：寬民，承直郎、僉書資州判官；澤氏，將仕郎；安民，覺民。孫女七人，外孫男女五人。年六十有一，卒於淳熙四年閏六月壬辰，葬以六年二月甲子，墓在晉原縣鵠鳴鄉思恩里甲山之原。銘曰：

天生斯民，后王所司。小大相維，是保是師。是心之存，則善推其所爲。民我知覺，民誰溺飢，斯須弗存，秦越瘠肥。舍是非之公，推利害之私，匪畫於浮議，則沮於不見知。烈烈李公，惟義是比。之死靡移，上孚君心。内格衆允，外銷羣疑。嗚呼，誠可以動天地，貫金石，矧一氣而同體者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二二，《經義考》卷一八六，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八三。

〔一〕上：原作「止」，據四庫本改。

〔二〕輒：四庫本作「馭」。

〔三〕忘：原作「志」，據四庫本改。

宣義郎致仕牟君墓誌銘　紹定三年十月

隆井研牟君錫桂嘗命其子子才從予游，年二十餘，桂爲金水丞，而知其賢而舉之。先是，桂以嘉定元年進士調資之龍水尉，明年上祀明堂，賜高年爵，節公賦詩。予不佞，幸與時賢皆屬和焉。於是桂之父封承務郎，桂摘命書語，以「介壽」名堂，劉文日月，雖己所獨覺，人未及知，而見乎蓍龜夢人謂承務君之隱德以子孫顯，是不盡然。人心之靈皎如鐘乎祚嗣，望而知爲有德君子也，錫之號榮，侵、發於聲音笑貌且不可揜，況刑于室家，行乎州里，播之歌詩，曾是以爲顯邪！予遷靖未反，桂以書來曰：「吾父以嘉定十三年四月丙寅棄諸孤，猶恃吾母以立也。紹定元年三月己卯，又喪吾母焉。桂也儻未即殞，將以三年十月庚午合葬吾父母于井研縣金紫山之陽。吾請于同年友太府寺丞吳叔永泳狀吾父之行，以請銘于夫子。夫子知吾父子者也，吾弗敢他有請也。」按狀，君諱忻，字伯廣。牟氏系於陵陽，爲著姓。自入國朝舉制科、第進士，代不乏人。族大派分，其居翳嘶中峰之趾者，君之先也。均、順之亂，盡室遇害，惟穉子允良有姑未笄，覆

之以舊得免。姑又撫而教之，牟氏之不絶如綫，繄姑是賴。姑於君七世矣。允良生昭象，繇是子孫蕃衍，爲三嵎詩書家。君之考諱格，取跨鼇李氏，無子，與從兄某之妻兄弟也，乃取其季子子之，是爲君。事父母不啻己出。始時外家全盛，比徙井研，貲産日屈，叔父時雨通判成都府，夫人遷依焉。會有疾疫，君併失怙恃，跣護歸故山，道疾血嘔，昏而兩世六喪未葬〔一〕，事有大於此者乎！」俄而得卜，殆若有相。貧不能自振，爲後學師，歲資束脩以給，履艱居約，有人所難能者，端愿寡言笑，人與言不疑其欺，或言其欺以爲間，反責其欺。他日與言又欺之，信如故。東鄰不戒于火，積錙盡露，倉皇間請君主之，君取以給焦爛者而返其餘，其信于鄉閭類此。桂始仕龍水，公祝于禰曰：「書生初筮，毋苟得，毋濫刑，官無小，爲朝廷愛惜百姓，不獨爲家榮也。」桂服行惟恪。及仕于富順，于金水，則君已倦行矣。疾作，桂謁告省侍，猶卧起訓詔如平生。踰月乃卒，得年八十，以子升朝贈宣義郎。取宋氏，封孺人，間關百罹，克相夫子，以須子孫成立，年八十有三。男子三人：長即桂，今爲奉議郎、知什邡縣，未上；次曰价，曰儔。女子二人，適鄉貢進士喻儀韶，次杜似曾。价、儔及二婿季女皆先後卒。孫男三人：長即子才，舉嘉定十六年進士，今爲從政郎、監成都府茶司賣引所；次子方，子脩。孫女四人，長先亡，次適眉山張忬、任復來，季二未行。曾孫男二人，壽牲、壽朋。女一人。外孫男女六人，外曾孫二人。世率謂道降俗薄，風氣澆訛，民生之仁且壽有不逮古，予獨謂二氣五行之運，亘千古如一日，古今無異民也。聖賢之訓，惟無逸則壽，惟仁則壽，蓋氣禀雖有薄厚，而培養克治則存乎人。世往往不之信，今觀牟君與

其夫人生長憂患，間關鞠苦，而康寧壽考，以祚厥家，則是心之存，非保壽命、宜子孫之道乎！銘曰：

莫樂乎安貧，莫壽乎憂勤。孰堅草而不芸〔二〕，孰由蘖而無根！《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八。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四七，光緒《井研縣志》卷三六，光緒《資州志》卷二五。

〔一〕子：原作「子」，據四庫本改。

〔二〕草：原作「早」，據右引改。

鬱林州僉書判官陶君墓誌銘

紹定三年三月

始予聞諸柳文惠侯，曰「楚之南少人而多石」，而歐陽文忠公亦曰「蠻荆鮮人秀，厥美爲珍怪」，心竊異之。五方之民雖氣禀有清濁，而降才非殊，亦係乎風化何如耳。姑考諸近世，倡明正學以紹孔、孟之傳者前後迭出，率在湖湘間，至於登朝著、仕州縣、奮科第者，又不可勝數，然後知柳、歐之言固不盡然，抑亦風氣有時而變移邪！予識陶宗山密于南宫，于策府，于經筵，博覽强記而嫻於辭，固疑全雖楚南小郡，不爲無人。及遷靖，又多識全士，其間如滕謹仲處厚、蔣成父公順，辱從予游，皆通經窮理，益信士之賢不止此。謹仲陶甥也，一日以書抵予曰：「吾舅鬱林君將葬，敢以銘

請。」且狀其事曰：君諱薰，字南仲，全州清湘縣人。陶氏系自柴桑，避亂南徙，樂湘中山水而居焉。有弼者爲東上閤門使，有幾先從山谷學文，皆寓零陵。全舊隸零陵，今之居洮村者乃其派也。遠祖碩，嘗遊太學，仕至將作監主簿。曾祖鎔，繇舍法升胄庠，仕至潭州推官，以承奉郎致仕。祖宰，不仕。父森，修職郎、監衡州耒陽縣酒庫。妣唐氏。君自幼資禀軼群，淳熙間程氏之學盛行，君得諸師友，口誦心惟，期達諸德業。既再冠鄉舉，會學禁事起，退而教授鄉里。嘉定弛禁，君之志少伸，乃舉七年進士，調昭州平樂縣簿尉，改注潭州司理參軍。潭乏官久，始至無居，捐奉以築室，闢軒于圃之側，扁曰「明聽」，卧興其間以察囚情。攝桂平縣，縣彫弊，科罰煩，請於州，曰如是則可爲，否則有去耳。州將從之。居八月，州無逮吏之擾，民無濫罰之怨，事亦以濟。洞寇爲擾，有妄獲平民爲賊級，欲要改秩之賞，刑獄使者命君核實。君爲伸其枉，使者薦諸朝。在潭四年，以舉主三員關陞，授主管邕州溪洞司機宜文字。邕當南蠻之會，控挹諸洞，異時居是官者爲洞酋所餌，貽輕納侮。君一切謝絶，歸橐蕭然，遠人畏慕。尋有被帥檄主互市，擅殺人於邊鄙，傳聞失實，使者雖命君究詰，實以書請屬。君持不可曰：「所殺二人耳，餘皆不實。」使者大怒，寮吏亦有先同後異者，君不爲改。使者尋亦悔悟，就任辟昭州教授。君在邕凡三攝州，攝教事一年，皆善其職。至昭視事閱月，丁母憂。服闋，廣右臺閫交辟，僉書鬱林州軍事判官。過期乃往，僅四舍，若有所感而反。寢疾三日，召仲子建付以家事，屏艾却藥，以紹定二年十二月癸亥晦卒于家簀，年七十有二。公爲人神整而裕，節安而和，一介不妄取與。燕處無惰容，臨事有大慮，爲文尚理致。宗山位于朝，家問往來必勉以名

義。予閱其狀而嘆曰：楚之南而有是人邪！謂人少石多，既誣其邦之人；謂人之秀者鮮，則湖以南不爲無士。且吾所見於全之士不爲少，況如君之言德，其在潯在邕，皆以畏知謹獨、達枉疏滯爲職之先務，既非文俗吏所敢知，狀所謂神整而裕、節安而和，又非閱理多而蓄德久者不能。然則予雖未與君接，而其内外親友所逮見聞者若此，予曷敢不銘？君積官至承直郎，以引年致仕轉奉議郎。取唐氏，再取王氏。生四子。子男三人：圻，繼卒；次建，次垍。女子子一人，嫁進士賓庚。孫男女四人。建等將以明年三月壬辰葬君于栗山阡，君所自卜也。銘曰：

厥昌厥豐，而嗇其逢以獨善厥躬。亦或庸之，則日昳而途窮。揚清風兮潯邕，識遺恨兮幽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八。

全宋文卷七一二一

魏 了 翁 六九

江油縣尉馮君墓誌銘

予守潼川日，録事參軍馮君甲有士行，予知之未及舉，會君命召，則以屬諸後至者。久而未有聞，或曰以疾去矣，予未之信也。後數年遷靖，甲以書來曰：「我先君以開禧二年四月乙卯卒，以嘉定八年十月丁酉葬于魏城縣清泉鄉艮山卯穴，今墓木拱矣而未有以銘其窆。昔歲幸備僚吏，將以請而弗之敢，既而疾病連年，幾不能生。今幸少間，敢以吾友李茂龍之狀控于執事。」予執書慨然，曰昔負蔽賢之過未有以贖也，乃弗果却。馮氏之始以畢萬，支子食采馮亭，爲氏。至唐有禮部尚書伉。四世孫存，官長史，隨僖駕入蜀，徙名數于綿。長史之孫光傅，以行誼刑于鄉，生承奉郎因，因生堂。堂生汝舟，以太學上舍生同陳伯陽東上書論時政，請斬六賊，後勸進應天府，庭叱王時雍，一時想聞風采。與張忠獻公爲至交。一子鈇，以奉議郎致仕，贈朝議大夫。娶文氏，生四子：長適之，舉紹興

三十年進士，終朝奉大夫、知普州；次宜之，舉淳熙十四年進士，終通直郎；次即府君，諱誠之，字明仲；次思復，舉紹熙元年進士，終通直郎，爲范氏姑後。蓋同産兄弟皆以儒科奮，維君屢試有司不利而著書，從遊者數百人。僅以乾道四年鄉舉該累舉恩授迪功郎，則君蓋倦遊矣。親鄰勉之仕，調龍州江油縣尉。吾外舅楊公熹爲守，首加論薦。主管茶事彭輅辟宕昌茶帛庫，不敢吏也，留之莫府而師事之。改帥安康，又辟爲屬。會以檄歸至漢中之屬邑而卒，年六十有四。取章氏，直菴居士梁之子。三男子：沆，先卒；次顯臣；季甲，舉嘉定四年進士。七女，長適文寅之，次章夔一，次箕疇，次段鎮，次樊巽，次某、某。孫男□人，外孫□人。君性端愿，事大父母、父母以孝著。方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諸子環侍，東西兩廡簷鐙相望，書聲率至夜分。朝議即世，君之兄弟髮星星矣，哀毀過制。終喪，兄弟相持泣，義不析爨，三世聚指千，無一間言。始楊伯昌子謨爲校官，虞仲易剛簡爲通守，皆願交焉。士有越足繩檢者，或責之，則悵然曰：幸勿使馮公知。前言往行後生不及聞者，必縷數之。後進有片長，動色推奬。間有言人過者，正色不顧。成都同舍生以縕衣被執，君自外至，曰非吾衣也，釋之。其人媿悔，卒爲善士。有亡友之女失身貴人家，君袖金叩門請贖，以妻名家子。其它藥疾賙貧，殆不可悉數。雖以是貲用日乏，居之晏如也。方待戍江油，饟所召君攝大安軍倉官，隱陷凡千石有奇，樽浮濫，精出納，踰年償舊逋之半。又白饟使以實數聞，前官吏咸賴以免，而軍饟無闕，將士感悦。尋又被檄市縑于潼之屬邑，吏以惡縑呈白，君愀然曰：「民供軍以自安也，今以高直易沽濫，是負民負國也。」盡澄宿蠹，仍得善縑。在江油，不遣吏卒入鄉，異時官取魚鹿動千計，守貳以

次皆有餽，君曰：「廢例請自我始。」姿敏悟，書過目成誦。未弱冠，謁李知幾石於成都學官，一見改容，延之學職。嗜周、程子書，學禁方嚴，不肯撓屈，寧文之不售也。黎明正衣冠危坐，與諸生共講，退又反覆涵泳。每謂爲學自一念始，一念欲萌，天地鬼神實臨之，故事親必孝，事兄必悌，交友必信，臨民翼翼，惟恐傷之。進趨有度，鄉黨會聚，君在則譁者寂，謔者莊，識與不識望而知其爲復菴先生也。不事造請，張季長縯守郡，欲一見不可。後以鄉飲之禮踵門訪君，且以文爲贄，迺强起焉。李公石、史公楠、李公叔獻，君所師也；劉公儀鳳、黄公鈞、陳公損之、章公森、李公崟，君所友也，而李之情分尤厚。君前後著書有《復菴讀論語》十卷、《詩解》二十卷、《書傳》二十卷、《易英》十卷、誌銘贊記詩文五十卷，藏于家。茂龍之狀曰：「先生之學足以用世，而私淑諸生；先生之行足以厚俗，而官止九品。」愚謂士大夫出則師保萬民，居則父師鄉里，其爲成己成物一也。《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且貪止一人而害貽一國也，然則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其功用不已大乎！況居官則小大相維，未必盡如己志，固不若淑黨類，厚風俗，則善人蕃殖，所及滋廣也。是宜銘〔一〕，銘曰：

遇不遇有命，行不加，居不損有性。而況國人被其忠信，子孫世其篤敬，其爲遇則已多，雖九品其奚恨！《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九。又見《經義考》卷三二，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八三。

〔一〕宜：原作「則」，據四庫本改。

藏脩先生李公墓銘

寶慶元年，余待罪太史氏，新通判武岡軍李劉移書言曰：「劉之王父年三十築室山中，以藏脩名堂，隱居樂道凡五十有餘年，鄉人號曰藏脩先生。以紹熙三年正月□日卒，三月□日葬於所居十里盧墓之原。取樂安縣進士周光女，有賢德，先四十一年卒。子男四人：琚、瑤、玖、琥。孫男十有四人：師古、萬里、好古、懷古、衷古、學古、復古、振古、希古、劉、存古、從古、博古、曼古。孫女三人，適進士羅邦達、周山父、羅煥。曾孫男女八人。劉於諸孫爲晚出，王父孩提授書，教以孝弟謹信，餘力學文。王父卒之十七年，劉以貧求仕，始獲齒名於嘉定元年進士籍。今又十有八年，墓門之石未識，大懼因循歲月，無以光昭令德。公知我者也，敢徼一言之惠。」嗚呼，余於公父何敢以它詞爲解，乃爲之銘曰：

公諱彥華，仲實其字。李氏之先，世居成紀。唐支十三，曹明在季。黎國公傑，明之次子。傑生三男，曰紹、承、胤〔一〕。武祕其宗，紹流嶺外。胤歸京師，曹爵濫繼。宣言於人，紹承乏裔。紹實生濟，濟生穎士。踰嶺西歸，仕不得志。南奔豫章，以章名子。昌黎韓公，銘成王誌。或亡或微，曹始就事。益微其詞，爲奪曹諱。克儉生懋，統承于章。始自豫章，遷撫宜黃。懋生益柔，時允實承。時允生興，興復生英。又遷崇仁，白沙是營。曰嗣務本，爲公高曾。侯爲公

祖，持爲公考。考登辟雝，踰冠而夭。從祖曰儀，與從兄浩，言論風指，前脩是蹈。歐陽公徹，吳澥沆氏，與嚴拙翁，皆公同里。受書于嚴，歐、吳爲友，内外熏烝，學成行美。歐公上書，請誅六賊，與陳伯陽，殞命權慝。舊交夙好，辟影藏跡，公與同舍，楄柎窄穸。家故藏書，至萬餘軸。矻矻晨夜，鉥心劌目。雞初鳴興，奉母飲食。退即危坐，聖賢是即。天文地理，禮樂律曆，兵謀方伎，毫分縷析。體習既精，晚而有述，曰《藏脩堂》，與《巴谷集》，經傳辨疑，禮樂遺録，合而成書，卷三十六。二吳著書，公與有力，吳吏部曾，編年《謾録》，亦嘗從公，諮疑辨惑。先疇素薄，母陳好施，養志不違，惟躬自瘁。雖一衣衾，或數十載，然嘗約飭，以教子弟。其言有曰，齊明在内，盛服在外，所以脩己。母陳早嫠，養不遺胜。九十六終，君七十矣。人以爲難，執喪盡禮。晝之所爲，至夕必紀，有不可紀，則如其已。行年九九，盡道而死，士雖不遇，碩蹇亨否。與其徇物，無得於己，嗚呼仲實，又焉取彼！《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九。

〔一〕胤：原作「嗣」，下有注云：「以犯藝祖諱下字，改曰嗣。」則本是「胤」字，今回改。下同。

李次琮墓誌銘

撫崇仁有隱君子曰藏脩先生李公彦華，余嘗以其孫劉之請銘其窆。厥三年，劉通判武岡軍，走書

靖曰：「既有以見王父于地矣。雖然，先君之葬，劉與弟博古支綴殘息，僅識歲月于壙，今十有五年矣。劉不佞，蒙寧宗皇帝擢自主管户部架閣，爲國子録，尋以罪斥。今上起之祠官，命之郡貳，會郊祀恩贈先君承事郎，妣孺人。將以命書告第，顧未有以銘窆，嗚呼，公其終惠之！」余閲其狀憮然曰：「士之陊隕乃至此邪！」國朝以學校育材，以科舉取士，濟時貽後，亦云盛矣。然而篤信好學、守節厲志之士，有不必盡由此選。蓋其敝，上以權謀利禄爲操世之具，下以揣摩迎合爲攫寵之資，以位天地、育萬物之身，顧爲小小得失驅迫嗾使以終其年，然則毋惑乎李氏累世而不一逢也。乃爲之誌曰：君諱琥，字次琮，系見父銘。五年喪母周，父憐之，扶携卧起授學，至仁義大端，必反覆開説，不以章句爲能。然性穎晤，援筆成文。家儲書萬餘卷，皆父手澤，君口誦心惟，自道德性命之奥、名物度數之詳、象緯山河之廣，靡不究極。國人弟子挾策問疑，豪析縷解，聽之者如瞽得相。惟深疾釋老氏書，於事親從兄睦族御下，咸叶義盡分，人謂克肖厥考。客有嘆老嗟卑者，君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今窮不得志，則善其身以見於世者，吾儕所當汲汲，而暇憂其非我力者乎？」工部尚書何同叔異聞其言而壯之，引爲上客。嘗從容爲何言：「近世諸老講明義理，過漢唐諸儒遠甚，顧曆象、鍾律、氏族、軍法之學，有講焉而未盡者，吾欲從公借麻姑山房讀書一二年，證其所見，以備闕文。」何公忻然諾之。會劉迫官期，奉君濟湘，乃去。故何公聞君之歿，爲之出涕，且吊臨甚哀云。君娶吴氏，同邑青雲鄉進士諱洪之女，相夫教子，行應儀法，前君十七年卒。子男二人：長劉，次博古。女

一人，適進士羅煥。孫男四人，耘、耔、耕、耜，俱蚤世。劉兄弟幼受義方之教，長以詞賦應舉，君語之曰：「科舉累人，汝以貧故爲之，吾不汝奪。盍自力一經，與其彫蟲篆刻，又舉業之下也。」劉以明《春秋》中嘉定元年進士第，調潭州寧鄉縣主簿，待戍五年，始得奉君爲道林嶽麓之遊。參知政事衛清叔涇守長沙，召劉寘莫下，因留君東閣。嘉定六年冬，詔以劉幹辦成都府路安撫司，堂帖下州毋辭。七年春，君至江陵，謁湖北帥趙彦仁方，且告之曰：「吾觀星象，狄難將作，公當訓民練士以守襄漢。」趙公傾心咨策甚悉。俄感末疾〔一〕，趙一再挾醫問疾，不克起，爲治喪，且以文哀之。屬纊無它語，惟曰：「小子劉，其正學直道，無負吾教。」劉殊州獨哭，跣護還里，以是年七月甲戌得卜，用治命葬于所居梅亭之上。後七年，博古懼梅亭地淺薄，改卜于同里盧墓之原，與藏脩先生兆相望，亦君志也。又爲之銘曰：

厥氏孰宗，唐大支兮。厥紹綿綿，弗棄基兮。厥既開之，報則微兮。厥子是似，君何尤兮。

〔一〕末：原作「未」，據四庫本改。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九。

張晞顏墓誌銘

漢綿竹張君庶字晞顏〔一〕，取同邑趙氏。慶元丑年秋，趙夫人寢疾，毉久不功。十月辛未，君以二子圯、墀及貳塤如縣之普閬鄉柔遠里，卜乾山之原吉，曰：「即死則葬于是，以趙祔。」明日癸酉，夫人卒，君哭之慟，亦卒。圯、墀以明年後二月壬寅，遵治命合葬君、夫人，俾眉山史子正擇之狀君之行。子正端人也，其言可信後，而漢魏以來，墓石不銘，人以爲曠禮，故圯、墀終弗恔也。後三十年，余自從臣以言事得罪，竄在蠻荆，圯通守長寧，馳書謁銘。維張氏遠有世緒，沂公文矩始徙綿竹，生成，舉賢良方正科，贈太師、秦國公。生五子，長澥，以累舉恩得官，終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其季爲忠獻公。君則南嶽之孫，承事郎、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累贈朝散郎杓之子也。妣安人楊氏，庶母安人王氏。公蚤自愛重，恪守家法，爲忠獻所知，常誨之曰：「孝弟忠信學之本，不然，雖工於文詞，無益也。」又曰：「讀書當潛心誠意方有得，不可虚過光陰。」又曰：「宜親良師友，求善言敬信力行之。」忠獻之子宣公亦勉以讀書求友，孝弟忠信，戒浮虚務重實，君再拜而受。始公生四年，朝散卒，祖妣孫夫人年八十，君與其兄通判隆州某事重闈盡孝。忠獻歸蜀挈隆州東去，君未十五，代治宗事，法度整整。祖妣卒，治喪盡禮。孫夫人之姪是爲牧齋先生松壽，以節行名于蜀，天下士可其意者無幾，而待君絶異。每移書規儆，則揭諸坐右，日省焉。初，隆州既以忠獻奏任得官，還

蜀復召君，欲官之，會忠獻薨，公侍宣公護輤歸長沙，留九年。宣公闢嶽麓書院教授後學，嘗讀書遇解釋，屬君筆之，題曰《南軒書説》。君亦記南軒語，題曰《誠敬心法》，今手澤皆在。宣公將述考志，推遺澤以及之，亦未及而卒。紹熙三年，宣公之弟兵部尚書杓出鎮襄陽，君之二兄故知九隴縣某、知龍州某往省之，拉君與俱。道遂寧，劉文節公將漕，下士如飢渴，因九隴、龍州欲一識君。且語之曰：「忠獻、南軒之志，尚書必成之，顧年大折腰非宜，盍與之子。」君曰：「吾不爲是也，誠如公言，計當出此。」他日尚書從容語君，則固辭焉。曰：「汝志不可奪，其以圯來。」君歸，語不及是，教子愈嚴。紹熙五年冬，尚書申前言益力，始遣圯行，奏補將仕郎，今爲奉議郎、通判長寧軍。次墀，後二十七年卒。三女：長歸蜀郡范澤醇，後以通直郎致仕，先公五年卒；次歸靖共楊伯寅；季適孝泉馬傳父，後三十年卒。孫男六人：長曰華，凡再舉于禮部；次倚，次鼎臣，亦與鄉舉；次巽臣，次傳，次仔。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外孫十有二人。嗚呼！公侯之子孫，重珪襲組乃其常分，老死韋布，或不數見，然珪組而頹其家，固不若韋布而光其世。范宣子，晉之賢大夫也，猶以世禄爲不朽，則世之不宣子若者，庸何責乎！況君禄及而固謝焉，非真知義利之分，其安能堅志强力若是？是宜銘，銘曰：

有名公卿，有賢父兄，生長見聞，習安少成。匪禄而裕，匪爵而榮，于鄉爾評，于墓爾銘。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九。

〔一〕「字」下原有「子」字，據四庫本删。

孫仲卿墓誌銘

嘉定六年六月

孫氏之先居青社。七世祖鐐，咸平中主江陵石首簿，卒官，葬紀山皇華原，遂爲江陵人〔一〕。至四世羲叟，皇任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文安縣開國子，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嘗奉使成都，移鎮西川，以平晏州夷、平溱播、平綿茂、城瀘南、建石泉軍，天監忠勞，錫之祚嗣，蕃衍曼碩，繇是孫氏爲荆右族。生濤，皇任朝奉郎，掌廣東府機宜文字，好賢嫉惡，爲鄉里所稱，語在墓銘，則從父弟同判西京國子監偉所撰也。濤生鈞，皇任奉議郎、江淮都督府準備差遣，以疾請主管崇道觀以歸，尋僉書忠州判官，未上而卒。其博學篤行，語在墓銘，則忠簡胡公所撰也。取李氏，中大夫昕之女，熙寧侍御史堯言之孫；繼种氏，太尉師道之裔孫。並贈孺人。繼師氏，迪功郎古之女，君與兄壎皆師出也。君諱堪，字仲卿，少挺特如成人。奉議以靖康之變，辟地松滋，不事産業，率爲旁近侵冒。君十一歲而孤，師夫人泣而誨之曰：「爾父賚志以没，爾兄弟其勤學厲行，毋墜先訓。不然，吾永無望矣。」兄弟凜凜承命。既免喪，復城西遺址，編蘆架葺而居焉，既而田廬皆復其舊。每晨昏兄弟帥婦孫問母安否，衣視襖寒，食視飢飽，咸俾節適，内外睦雍無間言。辟塾延師以教子、諸子之願學者。塾之南建書室曰「竹齋」，兄弟從容其間，講求古人修身齊家之學。文有師法，尤謹於擇交。初，光

禄嘗創義莊於□山之陽，以贍宗族之貧者，歲久亦廢。君躬畚鍤，拾瓦礫，銖積寸累，閱數歲，歲僅收百斛，乃別營泉粟以贍貧者，而移此以給先塋之百用。淑之以盟約，樂景夔章記其事。未幾，族人有近塋之田爲豪大家所并，則倍庚之以給父兄兆域之奉。項平甫安世不妄許可，嘗銘師夫人之墓，謂夫人與其子不動聲色，盡復故業，可以愧天下士大夫之忘祖宗中原而不復者，士論偉之。事兄如事父，事無小必稟命而後行。兄以嘉定三年卒，年五十有八，君哭之慟，若無意於世者。六年，君亦五十八，忽苦微疾，喟然嘆曰：「吾殆將死乎。」處分家事無遺。以二月丙戌整衣冠而卒。吁，氣稟之同而數之修短有適相似者，亦異哉！君取樂氏，故免解進士根之長女，端重婉淑，族姻稱之。子男四人：長炳文，已卒；次夢得，以後伯氏，凡再與鄉舉；次思義，國子監發解進士；次夢符。女二人，長適承議郎、知靖州永平縣張轄，次適鄉貢進士高栁。孫男□人，孫女□人。君孤苦持家，志念深遠，振乏賙貧，存亡繼絶之義，又皆爲人所難。光禄帥成都，民奉祠僭侈，坐貶職左選，君訟冤闕下。鄉邦流寓，解額未復，所陳請不獲不已。劉文節公分閫日，嘗爲上諸朝，其勇於孝義率類此。諸孤以卒之年六月甲申，葬君於皇華原奉議公之墓左，屬李南公耆壽狀君之行求銘。人謂君不獲施於有政，嗚呼，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而君又何憾乎！銘曰：

孩提而知愛親，及長而知敬兄，是亦民行之常，盡其道而死者幾人？君庶幾其無憾，予焉得而無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九。

〔一〕遂爲：原作「爲口」，據四庫本改。

處士高君墓誌銘　紹定四年十二月

邵武高綸過予于靖，將屬銘其考君之墓，會予被命西歸，綸追至江陵，涕泣而請。予謝曰：「論譔先美以信今貽後，子之志善矣。自閩而靖，自靖而荆，子之勞甚矣。雖然，子之請則疏。子閩我蜀，萬里不相及也，子之先君子之言之行，非予耳目所接，而責之以論譔之事。而予也，愚戇多忤，世所棄置，而遺之以不朽之託。借曰予不敢不可，子之心將慮其不可乎？」明日，前潼川路轉運判官李公謹文子遺予書曰：「綸之請也，子能恝然乎？」予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則予曷敢不可？」按綸之狀曰：先君姓高諱談，字景遂，光澤縣璜溪人。紹定二年，臨汀、建、泰諸縣盜起弗戢。流毒鄰邑，諸子請避之，先君曰：「昔楊川子訓問避寇，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淮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也南去則汀、劍，西去則盱、贛，皆爲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壁，吾聞官吏例弗我納〔一〕；北去廣信，防夫守隸利人囊篋，指民爲諜，數剽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它策也。」盜入，諸子又請，先君曰：「有廟祏在，舍將焉之？」盜至，先君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爲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於訴，我爲直之。」先君曰：「獨不能撾上聞乎，何辜乎民而殺之？」賊怒，執諸庭。遺之

以牛酒，不釋；遺之以錢穀金帛，皆不釋。先君曰：「然則將何爲？」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里之耆老如爾者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先君曰：「斯言奚爲至我！」唾賊大罵，雖遇害而里人賴以免於戮〔二〕。予撫卷嘆曰：嗚呼，是孰爲之！《桑柔》之詩曰：「捋采其劉，瘼此下民。」其亂曰：「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夫捋采柔桑，使民無所茍，是爲盜以寇民者吏也，而民貧賊興，則善良實受其害，此千載一律，胡可以弗誌！綸又言曰：「抑先君之善也弗止是。言動必由禮法，凡吉凶慶弔必以是鄉人敬而附之。其卒以紹定三年二月辛酉，年六十有九。葬以明年十二月壬申，墓在縣之南村朱溪嶺之陰，祔于先妣上官氏之墓。先妣以嘉定十二年三月庚午卒，以十四年九月丙午葬。綸兄弟三人，綸爲長，次宣，次改。宣之子曰遐孫。」綸誦其狀終篇，又泣而請曰：「必子是銘，否則無以告于鬼神也。」乃爲之銘曰：

民非自暴，吏誨之盜。亂之既膴，淪及無辜。吏容脱遺，民靡有黎。因綸之求，以識我憂。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九。

〔一〕納：原作「約」，據四庫本改。

〔二〕人：原作「之」，據右引改。

〔三〕加：原作「如」，據右引改。

天台陳子淵墓銘

天台陳君之葬，章泉趙昌父蕃既爲誌之，其邑人張子益先之於予友也，以其孤元老之請屬予爲之銘，君之妹之夫曹君仙與子益偕仕于靖，亦以爲請。君之行治信于鄉鄰姻戚若此，予不敢曰不可。銘曰：

陳氏之先，爲閩右族。徙台黄巖，南山是卜。曾祖端臣，實生徽言。徽言生幾，埋光丘園。冢子克已，子淵其字。藻厲名行，道承考志。生事死葬，謹終如初。季也弗年，恤嫠字孤。民困于役，子淵曰吁，匪長囂競，則疲追胥。乃倡義田，歲裒其租。里閭和之，民役用蘇。同邑鄭氏，作配子淵。上承下順，人無間言。申飭其子，親仁友賢。子淵之卒，六十二年。鄭年如淵，而加一焉。有子元老，實稱宗職。顯文泰定，嶄然鼎立。女學浮屠，次嫁朱植。墓門有石，章泉所勒。我銘申之，庸銘罔極。《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九。

知達州李君墓表　紹定四年

故知達州李君耆壽字南公，以紹定三年二月甲子卒于州之路寢。十一月甲子，葬于江陵縣之八里

龍山原。予時遷靖未返，不得請役于執事。明年被命西歸，過荆州，公之子革之、大有、大過、大壯、大隨泣而請曰：「我先君之葬也，前安撫京湖北路別公之傑既爲之銘其窆矣〔一〕，而未有以表諸墓。先君之受知于子也不後它人，敢惟子請。」予尚記昔年造公，貶秩里居，杜門掃軌，而惟予是親。公之先所謂桂冠三李者，詠於邦人，書諸郡乘。公名樓曰「英風」，名室曰「瓢樂」，皆摘諸邦人之詠而屬予書之。西廡有讀書堂，則予友張元德洽所記也。公之所志所友蓋略可見。予遷靖，公有書問道路安否，家人懽戚何如，如歐相相存之詞〔二〕。予德其誠，至于今不忘，然則予何敢辭？予嘗考公之大節，有人所難能者。公之嫡母碩人任氏無子，撫公如己子，公不知爲王氏出也。淳熙九年，碩人卒，公哀毁骨立，父太中公始告之故，感涕失聲。凡奔走四方者十載，紹熙四年，乃得之襄陽雁汊王氏。乃以輕軒奉迎，族姻從行，道路觀者皆爲之泣下。侍養閱二十年。先是太中公嘗訪問，得之漢中，士大夫爲賦《漢中行》，至是賦《續漢中行》者盈編。是雖人子之常分，而處倫類之變能盡其道，而始衷終焉，人以爲難。其丞郡于沔也，會金虜闖蜀，沔守王大才帥師以出，公攝州事。虜遊騎距境纔二十里所，關外五州流民不下數十萬，潰卒滿野，以青黄紅白巾爲識，時出杪掠，而師少財竭，人心皇皇。聞西和移帑緡數萬入關，公既截借，又控于臺閫，貸數萬緡買舟，置河口以濟流人〔三〕，贏之官舍，飯飢贍乏，槥死藥疾。又爲之斥關候，以增棧道，收潰散，集民伍，竟内以清。明年，虜撤梁、洋，趨大安，丁公焴爲利西帥，公以議幕會軍將石宣往援之。宣既却虜，公又還定安集，收文書，封府庫，遣忠義人守金牛，而後還沔，則制檄聶公子述又檄公之巴州矣。時陳淮、李寶、陳顯、

權興弄兵巴山，公與統領官吴彦、吴大鈞帥卒三千以往，諭以逆順之理，悉出降。公遂却所部卒，與權興等歸制司，外示不疑而密啓制帥，請分隸諸軍以弭後憂。帥不果聽，其後興黨張福、莫簡殺王人以叛。方興之降也，遇帥屬竄易功狀，攘以歸己。巴守避寇乘舟，公既招懷，乃以州事付守，後亦攘爲己力。公皆不言而賞弗及，人又以爲難。公凡歷四郡。始守隆慶，適丁張莫之亂，君當要衝，創山砦，嚴保伍，謹諜候，戢浮言，人心以安。蓬介於集壁之郊，地磽堉，合伍縣户口不滿三萬餘，而下户居三之二。況經潰卒蹂躪，瘡痍未瘳，物價翔涌，米斛爲緡十二。公發廩以濟之，民既登麥，又增直爲來歲之儲。蜀以民賦煩重，節少府用度，代民一歲之輸，既又增公田以養士，旌孝子以厲俗，掩遺骸以厚終，民至今德之。達視蓬若過之，郡計又夥，然久爲盜藪，鄰郡病之。公首以風教爲務，崇學校，旌孝子，戢州兵縣卒假供官以攘民物者。州以征官不任事，命屬吏篤征，十羊九牧，公爲罷去，以便行旅。州境廣袤，盜倚富民爲囊橐，公取其最黠者，悉以厚賞禽而寘之理。州民囂於訟，有程時叙以廢契誣奪其從子元龜之産者，公照知姦罔，由是訟息而民勸於善。孰不爲州，而公所蒞率與事會，斯又爲人所難能。予嘗評其事，以爲事親臨民，分雖殊而理則一。《終風》之詩，「子言而母噫」，《陟岵》之詩，「母嗟而子思」，一氣流通，此感彼應。無它，亦誠而已矣。苟誠矣，雖襄陽雁汉曾不崇朝也；不誠焉，則有隧而相見、死而不相服者。夫民亦從心，誠求之則爾瘝予恫，爾傷予慼，凡以惠無告，威弗弱，弭艱恤患，無幽枉弗燭也。苟無誠求之心，則所欲勿聚，所惡勿施，嘆息愁恨在彼，而我無與焉。嗚呼公乎，其庶幾有聞于此乎！公之先居汾之孝義，自公之八世祖彦從五季時爲

濮州刺史，因家於濮。至公之高祖堯言舉慶曆二年進士，爲熙寧御史知雜，以論新法不合謝事，徙居江陵，由是爲江陵右族。曾祖璵，仕至通直郎，累贈金紫光禄大夫。祖昕，仕至中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考康年，仕至朝請郎，累贈太中大夫。公四歲以祖父任補登仕郎，淳熙十六年以銓中選，調監户部利州大軍倉，父卒，不行。再調澧州司户參軍，嫡母卒，又不行。亡何，庶祖母趙恭人卒，以禄不逮養，倦於仕進，從朱文公、陸文安公受學。有勸之仕者，又調監雅州名山縣茶場，再轉爲鄠縣丞，以舉主關陞改官，知鄂州蒲圻縣，通判鄂州，主管台州崇道觀〔四〕。丁王安人憂，服除，通判沔州，知隆慶府、蓬州。以言者罷，貶秩二等。起家知達州，積官至朝奉大夫。公資孝謹而臨事有大慮，其修之家，行之官，率多可紀。既見於别公所爲銘誌，予不復贅，獨摘其爲人所難能者而表諸墓。《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九。

〔一〕爲之：原作「爲其」，據四庫本改。

〔二〕歐相：右引作「古人」。存：原作「在」，據右引改。

〔三〕河：原脱，據右引補。

〔四〕州：原作「判」，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一二二

魏了翁　七〇

果州流谿縣令通直郎致仕宋君墓誌銘

某少聞諸父兄，曰：「吾鄉蒲江其俗質實而近本，館多賢，屈指姓名，尤稱彭山二宋君。」某避席請曰：「其略可得聞歟？」曰：「元發名蘊，紹庭名希祖。元發未冠即有聲鄉曲，經史百家，觸手成編，爲文尚體制，耻華靡，里父師折輩行與交。父久客梁、洋，元發奉母持家，訓諸弟，人不知其爲貧。紹興二十九年，朝廷以四科取士，元發在選。乾道四年，與季弟元璧及從遊者又聯與賓貢。淳熙五年，與紹庭及前東關令華祖，皆元發從父弟也，同舉進士。其後元發終流谿令，紹庭終石泉軍教授，士論惜之。」「其教曷以？」曰：「使人精講力踐，不專以語言文字爲利禄計。流谿君又嘗館于同郡之楊、崇慶之成，得其師法者後多可稱。」予時聞而識之。流谿君卒之年而予始仕，不及與君接也。嘉定十二年五月庚申，君之二子少章、秉國以治命葬

君於彭山縣鼎鼻鄉安東里考君之墓側，哀稡行實，將求銘於予。會少章即世，厥十年，秉國造庭待問，道荆州，以書抵靖曰：「先君之葬也緩，不肖孤無辭于罰，必子之諸父羣從也知先君者，墓道之銘，故惟子請，儻有以自贖。」予追感前事，不復以晚陋辭。宋氏系出微子，爲京兆大姓。隋末有諱遠，以直諫謫隆山，則今眉之彭山也，墓在縣北十里。子孫散處於蜀，而彭山之名數日蕃，別爲五院。五院之後曰爲善，贈中散大夫，則君之五世祖也，始卜居縣之西郊曰翠微莊。四子，仲曰岳，舉進士，官朝散大夫、秘書丞。紹聖中，安、章用事，以臺官薦之，固辭。知嘉州，未滿秩，致其事里居。自中散後，世舉進士，翠微宋氏由是爲眉之聞家。曾大父周士，宣教郎、成都府郫縣丞。大父亘古。父煇，以恩授迪功郎致仕。妣楊氏，封孺人。生三子，君爲長，逮事大父左右無違，即以迪功郎主應靈縣簿。祖考妣猶在殯，君食息弗置，將謁告歸營宅兆。迪功曰：「是能養志矣。雖然，家事也，第居，吾歸視其成。」凡親所欲爲，率先意成之。縣仰給鬻井，民有逋課莫能償。君攝令，問故，則曰「井堙已久，徒繫我于此，故積負益多。」君縱遣，聽自爲約，皆如期畢輸。民有怙貲數犯法，君至，亦以瓜果嘗試，君笑却之，由是無敢一毫恣肆。迪功卒，解去。服除，主射洪縣簿，以才選攝户曹，兼僉廳，前後守勾龍公佃、朱公時敏皆異席咨之。邑有録民男女於神祠，曰舍身，君白刑獄使者厲其禁。踰年定差不報，改赤水縣簿。司農卿楊公經與君居同鄉，學同舍，時爲川秦茶馬使，視君謁入，愀然曰：「如吾元發而官不遂，朋友之責也。」即以上諸朝，於是三仕爲簿正。前後薦書皆不請而獲，陞從政郎，調果州流谿縣令。未上，户部郎官馮公震武總蜀計，以同年進士招君爲屬。君條

蜀利病，其一曰：「今疆場不警而激賞絹者科斂如故，此何爲者耶！」馮公感其言，節末用，定經費，歲免絹三之二。果之諸邑舊無經界，民并緣貿易爲姦，流谿負錢帛萬計而業亡稅存者無以輸。君討論發擿，宿逋盡入，貧者得釋。俗囂於訟，取其險健者折之。部使者戒諸縣毋以役人入鄉督賦，倚之保正，小不應程輒笞掠，君聽令以庸代役。常平司委君發廩抶荒，郡欲以七分糶而三分賑，君反而行之，郡弗能詰。嘗以酺羨爲縣創譙樓，或請刻石紀之，君謝曰：「吾職當爾也。」去官，中道感疾，明年病，致其仕而卒，實慶元六年三月丙寅，年六十有五。尋轉通直郎。配劉夫人，朝請大夫諱高之孫，石泉軍録參諱況之季女，家世宦達，閑家謹儉，上恰下順。後君一年八月癸卯卒，合葬于君之兆，視夫爵當封孺人。二子：長即少章，次秉國，舉紹定三年進士，授迪功郎。三女，長適楊行之，次程文仲，季侯森，皆業儒。適程與侯者皆卒。孫男五人，曾來、申之、曾顯、坤之、曾賢。孫女四人，外孫男女九人。君襮嚴而裏夷，家儉素而賙恤弗吝。常曰：「士非無賄之患，不能行其志之憂。」臨終戒二子曰：「吾自幼立學不妄語，不欺暗，教人子如己子，理官事如家事。雖憂患困躓，然所爲無不可語人者，一夕之枕晏如也。以是遺汝曹，勉之哉！」遺文有《論語略解》二十卷、《尚書講義》五十卷、《脞仕編》十卷、《翠微編》以親友酬唱合八卷，藏于家。銘曰：

一心存存，萬善攸集，豈惟子孫賴之，使國人弟子咸有所矜式。宋氏之祀，其永永無極。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

朝散郎知宜州董君墓誌銘

君諱道隆，字德從，董氏。其先濮之雷澤人，自建炎南渡徙常德府。曾大父植，皇奉議郎、開封府刑曹，累贈正奉大夫。大父補之，皇朝議大夫，荆湖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累贈宣奉大夫。父臨，皇朝請郎、通判池州，贈中奉大夫。妣錢氏，封安人，贈令人。君以冢適任爲迪功郎、慈利縣主簿，丁庶母王氏憂，不行。服除，調永州司户，辟差公安縣主簿，改湖北京西宣撫司、四川宣諭司，皆準備差遣，珍州司法參軍、潼川府路常平司幹辦公事、潯州推官、知建始縣，改霍丘，江淮制置司幹辦公事、知南海縣，改平樂，通判融州、知宜州。君才資穎拔，神無滯用。自補吏未上，湖北旱澇，部使者傅公伯成即以攝丞華容，任一道賑濟之責，廩飢槥死，藥疾貸貧，賴以全活者衆。傅公總湖廣餉事，仍實君幕府，命按行邊瑣。時柄臣方開邊，趨和者立致通顯，君自襄漢反命，條兵閒事甚悉。因奏記傅公，力陳兵端不可妄開，和議不可輕廢，傅具以白諸柄臣。侍御史鄧友龍劾免傅官，吴公獵、詹公體仁代之，皆倚君爲助。吴公安撫湖北，宣撫京湖，宣諭四川，又挈與俱。潛江有基城義勇三千爲亂，縣令方審父子遇害，君往攝事，戮其渠率而撫其餘，民用按堵。自開禧二年冬，我師僨於神馬坡，又殲於卧虎谷，虜薄我隨、郢，縈我襄、安，踐我荆、復，人情震懼。君飛書走檄，捷如風雨，逋卒流民剽吏禦人于四郊，而二圍涉春未解，君招集不下萬衆，不惟威令復振，盜亦潛弭。吴

曦以蜀叛，君請扼歸、峽以待王師，金州都統制彭輅來歸，人情恟恟，君測其無他，單騎出迎，卒爲我用。從吳公入蜀，感激知遇，劬躬朝夕，乃以宣撫、制置二司議不合，知珍州郭槐劾君離次，考任舉將皆格不行。君改轍之潼，諸臺惜其才，委攝潼、貴二彫郡，撫養賙給，散鬻鹽貨，户口視昔阜蕃。既而西融桑江蠻傜嘯聚，勢張甚，守得罪去，君又攝融，未旬日羣寇徙避。邕筦以馬政壞，經略趙公崇憲又假君機宜文字攝邕。羅殿、自杞二國聞之，效牽惟恪。於是舉將再及格，嘉定九年班見，改通直郎，自擇鄙小縣，期自韜斂。未至建始，江淮制置使李公玨復以書招之。君惟邊遽若此，義不當辭，盡室以東。霍丘焚蕩之餘，披草萊，立民社，蓋嘉定十一年之冬也。楚州俄易守，忠義軍反側，君單騎往，與守相議。會有南渡門石珪之變，挽軍帥翟朝宗以下登城守備，山東首領往來窺覘，猶豫不敢逞。君亟遣使臣寇謙、趙洪喻之，珪等受命而盟，使復其所。會虜遣侯摯擁重兵迫漣水，或慮忠義人爲之表裏，君以成略授之，皆北向争死敵。凡再捷，人情乃安。亡何，虜又舉國入寇，犯宣化，流民争濟，江面繹騷，制帥復以屬君。治戰艦，分甲卒，明諜候，布旗鼓，夜遣使臣王文等盡驅滁河之舟大小三千餘，盡列南岸，以伐虜謀，城中士民咸服其敏。會制帥以母憂免官，君亦隨去，不復以聞。至南海僅兩月，諸臺辟循倅，未報，諫官張次賢以宿隙論罷。廣西路經略胡君槐惜其才，復以平樂留之，且俾攝邕州守貳，檢防馬政之弊，羣蠻悦服。繇是臺梱聯櫝改辟通判融州，仍攝邕莞。徭寇黄炤、黄南卿掠省丁轉鬻于交趾横山砦，民日受其困，而有司莫敢孰何。君與刑獄使者錢宏祖調洞丁，立硬砦，禽南卿戮于市。炤聞之，飲藥死。左右二江溪洞自是寧謐。二江提舉砦官俸給素仰溪

洞，率爲所脅制，君請於經略司，撥鹽下州糶鬻以廩之，公私咸利焉。宣州餓莩滿野，君至，發私財匄糴于鄰郡，民賴以濟，諸蠻納戈請降。有言于朝廷，召赴行在。既解印綬，遄有沮前命者。君既出竟，諸洞傜結連賓、邕酋長犯柳、象，朝廷憂之，熟念無以易君，即令再任，諸傜速引去。密遣邕州洞官古蘭、知縣黃至大以兵襲之，俘馘甚衆。郡計匱乏，又傾私帑以犒勇士，且保任以聞，未報。六月丙寅，卒于郡，年五十有四。嗚呼！才非易得而亦非果無也。古人儲才以擬用，匪惟緩急賴之，《棫樸》、《豐芑》、《嵩高》、《烝民》，往往爲數世之仁。乃自世降俗薄，無事則摧折棄置俾不達，有事則湔拔扶持惟恐後。士惟知國爾公爾，緩而棄，急而求，一人譽而召，一人毀而去，士不以是戚欣也，徒示人不廣，且俾夷夏聞之，得以淺深虛實我焉。初，余以館職補郡，道荆及歸蜀，吴公以宣撫制置司參議官見招至再，皆辭不就，然前後各爲數旬留，因得徧閱吴公賓客，精明强濟、絶出儕等如君者，固心期之。然而才者名之府、忌之招，固疑君之老于行也。卒之一僨一起，以終其身。君取聶氏，故同知樞密院昌之孫女，封安人，前君四年卒。子男二人，長衡，年二十以卒，次嗣孫。女適從事郎、僉書象州判官郭起宗。起宗挈其孤護輤還里，以其年十二月卜桃源縣之僊洞鄉杜青村，合葬于聶氏墓。起宗繼爲靖州理曹，會余遷靖，起宗慨然曰：「公，吾舅之所善也，銘不可以他屬。」乃爲之銘曰：

山木自焚，雉文故翳。材累則然，義命有制。僨興靡常，世涂自隘。於君何加，坎止流逝。武陵之原，山環水洄。我銘章之，尚穀來裔。《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

華容縣丞奉議郎致仕沈君墓誌銘

寶慶三年

故奉議郎致仕沈君諱連，字少逸，以寶慶二年四月庚子卒，年五十有八。其孤奉遺令，卜分寧縣仁義鄉古城之原，以明年甲申窆〔一〕，而介張忠獻公諸孫，以君伯氏沔所書壙記、全州文學黄夢雷所狀行實求銘于余。維君系出吴興，徙豫章之分寧。曾大父元，大父世瑛，父彦珙，妣鄭氏。嘉定二年舉進士。三年，大理卿張孝曾爲國信使，辟君爲屬。還，循從事郎，調太平州司户參軍。未上，丁母憂。免喪，調静江府司法參軍、京西路提刑司檢法官，兼幹辦公事。以勞累遷至承直郎，調岳州華容縣丞。未上致其仕，轉奉議郎。君姿禀端粹，早有庠校聲。大理没於使事，君諏經訂律，動合軌程，館伴使驚異曰：「南朝士大夫精練若此！」試吏爲法官，每以所上成案識諸策，而書其上曰：「日監在兹，其審克之。」以是用法平恕，民無稱冤。郡計仰鬻鹽以給，吏往往抑配齊民，君禁防吏姦，視鹽多寡爲價高下，不限以常直，民樂爲市而無損於公，歲入視前增倍。常平倉前後以緡錢相授受，詰之吏，曰是腐不可校，故未嘗孰何之。君請閲實其數，以新易陳。會郡貳楊炎正亦主其議，人頗難之，君白于郡曰：「帑廩皆官物也，以帑羨補廩闕，其誰曰不可？」守莫能移，官吏賴以免。攝舉事，詔延左右生，論説無時。歲餘，百廢具舉，學廩用增。或告以舊例當獻于郡，公曰：「是朝廷所以養士，而可獻乎？」乃以修大成殿。刑獄使者方孚若信孺聞而善之，爲助材用焉。蠻寇古縣，焚掠

生聚，經略司命君撫定。受命不辭，訖事，爲圖某所當備，某事當更，帥長大悦。明年，再遣臨桂薄正李閎祖問民疾苦，民指君昔所經理曰：「是皆可久，願守之毋失。」京西刑獄司治襄陽，以邊防移漢東，且兼領郡事，尋又還襄，寮屬惟君一人，往來勞勩。會虜薄襄城，君入裨幕議，出厲將士，咸中機會。制置使趙彦仁方亦移治襄，君修十事以獻，趙稱之不容口。由是與參謀議，歲時犒士，亦惟君屬。秩滿，薦書闕一，當路者欲留之，君辭去，曰：「奈何以己妨人！」有宅在豫章城中，因徙居焉。華容丞當上，即挂衣冠不復出矣。平生事親從兄，交友睦族，皆盡其分。取葉氏，先二十一年卒，繼馮氏。男子二人，曰淼，曰榮發，俱世其業。榮發嘗與鄉舉。女子二人，長適夔州司理同郡宋槐，次適貢士廣漢張必大，皆相閥也。孫男二人，光述、進孫。女二人。余蜀人也，不及與君接。按狀所云，仕桂日嘗以守法爲楊子直所知，以補常平之乏爲崔正子所善，二公端人也，所取宜可信。其後在襄，趙彦仁才之，既去又以書來之。去就遲速之節，始終可觀，是宜銘。銘曰：

莫樂無求，莫榮無媿。寧羸厥躬，永肅爾嗣。

〔一〕「明年」下當脱「×月」，寶慶三年乃丁亥，非甲申。《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

孫武義墓誌銘

嘉定元年

嘉泰末，某爲武學博士，福唐孫從之應龍以舍選奏名。後二十年，某待罪史臣，從之以守叙州還，奏事闕下，過余泣而言曰：「嗚呼，尚忍言之！先君以慶元二年春二月棄諸孤，應龍貧且賤，葬故緩。嘉定元年，卜寧德縣之孝灣，惟丙食，厥□月□□葬我先君，以妣鄭氏祔，又未有以識諸窆也。應龍不佞，階緣科第，洊領州符，又累被兩朝追命，令先君爲武義郎，妣孺人〔一〕，將以命書告第，而墓門之石若有待然。重惟昔者右庠之席，應龍幸有位焉，則以是累子，不爲無詞。」余每惟，積善之有慶，非曰爲某事則有某報也。方寸之動，己所獨知，而見乎蓍龜、動乎四體，顯然其不可揜，況其子孫固一氣之感者乎！余不及與君接，而知從之已久，嗚呼，余曷敢不銘！按孫氏系出江表，其居福之烏石山下者，故光之固始遷也，後又徙長溪之西鄉。五代時割西鄉以西爲寧德縣，故君所居號寧德之寬嶺。曾大父勸，大父藏，皆不仕。父舉，取某氏，生三子男。君爲長，諱景玉，字公輔。資醇重，接物敬以嚴。旁通陰陽地理書，客有所欵扣，語絡繹不窮。閩土狹而民稠，浮屠氏歲所入厚於齊民。民勤瘁節縮，僅僅給伏臘，而浮屠利田宅，美衣食，故中人以下之産，爲子孫計，往往逃儒歸釋。君習其俗而從焉，日積月累，生理用饒，營室廬，卜宅兆，凡以承寧考志者靡不殫竭。尤惡聞訟獄，冢子游學未返，有强盜入室，君熟視，聽其自去。既瞷知其人，亦不以干有司。其遵畏涯

分大抵若此。年七十有四以卒。鄭氏同郡小將人〔二〕，以勤儉相夫子，年若干，前君卒。子男四人：長世長，次某；次應龍，今積官至武節郎、新差知靖州；季某，與仲俱學浮屠。孫男七人，女四人，曾孫男女一人。銘曰：

迺基迺救，迺有闔廬；匪菑匪畬，匪其貯儲。天之胙善，至密不疏。或穀後人，永念拮据。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

〔一〕孺：原脱，據四庫本補。

〔二〕小將：四庫本作「永福」。

孫和卿墓誌

余遷靖之明年，閩人孫君遇從其族父來爲守，博志而强善。以余之進之也，從容語及其大父事，泣數行下。且曰：「將有請焉而未之敢。」余曰：「何傷乎？亦孝子慈孫之情也。」明年，以其父坦之所書事狀謁誌，則君以靖康元年生，以嘉泰四年六月丙午卒，且地相去，世相後若此，況如余之獨學寡聞，安足以知君，乃即其狀而叙之曰：孫君和卿諱調，系出江表，世居光之固始，唐末徙福之烏石山。歷數世，散處長溪縣大留村，數世又徙龍坡。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父某，號柏巖居士。

母葉氏。君少有異質，長通經子百家之書。長溪自唐神龍元年薛令之初舉進士，士知鄉學。國朝中興初，眉山師彦立古時號義丰先生〔一〕，講授于縣之十里曰赤岸，一方士習爲之丕變。迨君講授邑中，發明經術，砥厲名行，時亦號龍坡先生。閩俗善爲浮屠，君務以攘異端、正人心爲己任。縣令下車，必首咨訪。蓋館于校官者垂四十年，前後著録之生不下千人，由是文物彬彬輩出，與義丰分魯焉。耻爲世俗輭媚語，故試有司率不合。堂之東扁曰寄隱堂〔二〕，聚書千卷，藏修息游其間，舉世之所謂可悦者一無以動其心焉。嗚呼！自屬民之法廢，閭塾不修，民無父師少師之教，於是乃有鄉黨自好者，合國人子弟而私淑之。譬如大玉孚尹，雖不幸不以鎮天府，裸清廟，然含英蓄華，輝潤一方，所及不既多矣乎！哀其遺文，得《易解》、《書解》、《詩口義》各五十卷，《左氏春秋事類》二十卷，《册府》一百卷，《龍坡文集》十六卷。子男二人：坦夫、甫。甫早卒。女子子二人，長適郭德彰，再適黄復，次適進士林駿。曾孫男一人。坦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所，以陳氏配，是爲誌。《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

〔一〕義丰：四庫本作「義門」，《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五作「義學」。

〔二〕扁：原作「偏」，據四庫本改。

歸州推官承奉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寶慶三年四月

君諱宗説，字巖夫，系出東漢平子。其後南徙，居廣信郡，子孫散入閩嶺。五代初，唐州長史父追贈補闕，生五子，長保寅，次靄，官至左司員外郎。今居于崇安縣之白石山前者，皆保寅之裔。曾大父德運，行成名立，學者稱爲白石先生，語在建安郡乘。大父稟，不仕。父璋，以累舉恩得官，初尉池之石埭，轉丞邵武之建寧，循從事郎，即所居官致其事，改承奉郎。母高氏，同縣將村人，故武經大夫某之女。君刻志勵行，尤善事繼母。未冠舉于鄉，遊朱文公先生之門，得爲學之要，聳善扶誼，厚親睦鄰，邦人愛重之。紹熙五年，有盜焚掠里閭，由西而東，盡君之鄉境而返。後五年復作，自東而西，亦及境而返。咸曰：此善人也，謹毋犯。鄉鄰既賴以免，乃因人情倡爲義甲，一家有警則甲衆畢集，盜以屏息。光宗踐祚，君以累舉恩授官。時朱文公以忤權貴人免官，君率僚友逆諸武夷，會于精舍，君語及時事，感憤激烈。文公喟然曰：「巖夫真可與語。」爲張飲盡歡，書樂府一闋，命同志歌之，且題名以識歲月，今石刻猶存。初調江州湖口尉，屬開禧北征，縣當孔道，師費百出，君董餉役，檢吏姦，民以不擾。授歸州推官，當上，即追惟考志，亦致其事，改承務郎。後二十年，今上嗣位，以恩轉承奉郎。自號玉峰逸老，恬於寵利，無聲色之奉。家事授之二子，唯詩書自娛。樂道人之善而略其過。建豐爲富沙之名鄉，君刑善于里

人，尊哲艾，禮名勝，振貧乏，字幼孤，而一門之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故仁遜之風興焉。以寶慶三年四月壬辰卒，十月己酉葬于崇安縣仁義鄉嵐頭蘆山之下，其子壻江叔文狀其行，求文以識諸窆。余惟士之進退去就，亦惟反諸心而慊，考諸義而協，所謂七十而致仕者，特約爲之制耳。若樂行憂違，翔集色舉，固不是之計也。夫使載高位，食厚禄，則大將行其道，次將行其言，非容容爲禄仕計也。猶未免乎禄仕也，則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免死而已矣。若上焉不能以有行也，下焉不出於爲貧也，禮際未善也，陳力不能也，有一于是而託尊富以爲禄仕，假民社以自豐殖，其於義也何居？有如張君，老不待年，令德表裏，純名始終，吾故喜聞而樂書之。取同縣胡氏，文定公之族也。生二男子：椿年，南劍州將樂縣主簿；樗年，與鄉舉。女二人，江叔文即長壻也，今爲承議郎、知靖州永平縣，擢通判靖州；次適昭武黄順之，故儒林郎、總領湖廣京西財賦所幹辦公事。孫男五人：時煇、時焯、時焞、時燂、時爍。孫女四人，長適江維寧，次適江鏞，舉寶慶二年進士第，調撫州宜黄縣尉，即叔文之冢子也，餘未嫁。外孫男子六人，曾孫男女二人。銘曰：

物競而獨止，人涉而卬不。精蘊而神内守，志彊而氣亦至。二十年閒退之味，八十三康寧之歲。與其徇物以喪己，嘆老而嗟卑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

〔一〕調：原作「謂」，據四庫本改。

處士黃君墓誌銘

黃氏自金華徙分寧，至光禄卿中理生五子，其三爲湜，大理丞庶之父，太史庭堅之大父也。四曰淳，淳爲太常少卿，則□□縣丞康之父，紘之大父也。紘兄弟十有二人，是時族人有侍御史某家于荆，紘往從之。尋又游學于長沙，愛彬陽山水，徙名數焉。肄業于學官之游藝齋，講學不怠。邑人有爲長沙令曹某詣郡，舍于學官之側，夜聞誦書聲，翌日從學掾得其姓名，進而問其世，遂以子妻之而館焉，即今郎官里上應坊也。生五子，三曰中臣。中臣生彦明，取王氏，生四子。君爲第三，諱師南，字鯁卿，取何君某之女。何君通判某州，君就試轉運司，而州教授適司校比，密以私居諗君。君曰人稟命有定分，辭焉。何守廉州，州胥以受賕下吏，使人詆君曰：「苟得免，請以一斗珠爲報。」君曰：「此言奚爲至我！且事在有司，吾得而知乎？」又辭焉。其學務以謹獨畏知，不爲利禄計。年幾四十，始舉于廣西路轉運司。既試春官不利，遂棄去，築室于所居桂坡之麓，辟塾延師以學諸子。琴書滿室，賓客盈門，浩然將終身焉。慶元三年，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越五年，何氏卒，享年七十有八。君葬于來陽縣平陵鄉馬王嶺，尋歸葬于縣之桃源大父墓之側，而何氏祔于峽村祖妣王氏墓之東。子男四人：長瑰，早世；次珍，以鄉舉該特恩，今爲靖州軍事判官；次瑛，次瑑。女二人，長適陳康年，次適李多聞，爲鬱林州司户參軍。孫男五人〔一〕：汝諧、汝説、汝止、汝遜、汝礪。孫女

三人，長適陳康年之子天奇，次適向文簡七世孫汝振，次適資汝揖〔二〕，今主零陵簿。內外孫男女五人〔三〕。先是，余舉進士，始識珍都城。後三十年，相與道舊故，珍泫然以先墓未銘爲請，乃爲叙而銘曰：

雖誘弗遷，雖詆弗挺。老壯而窮堅，以終其年。式穀後人，勿替有延。《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

〔一〕五：原作「六」，據四庫本改。

〔二〕資：四庫本作「賀」。

〔三〕「孫」上疑當有「曾」字。又「五」字原脱，據四庫本補。

從義郎胡君墓誌銘　紹定二年三月

紹定改元之冬，余放靖未還，金華胡潛介其婦翁通判靖州邵伯方笥以書來曰：「潛不天，以禍吾父，寶慶三年九月己亥棄諸孤。紹定二年三月乙酉，既即金華縣之從善鄉上高原葬焉，墓道之銘莫夫子若，而潛也無以自進於門墻，儻因其舅以及其甥，諸孤之幸亦云從也。」試摭其狀，胡氏自安定先生世居海陵，後徙婺之金華。宣和間，清溪寇起，剽掠鄉邑，五世祖友聞戰死，合葬于清塘，遵古制以昭穆葬，今稱胡家大墓，山陰陸務觀游嘗爲之銘。君距大墓五世，諱大異，字同之。少自克厲，冀

大厥紹。儒科不達，勉就右選，初調寧國府旌德酒官，部使者見知，委攝縣事，訟清政平。監行在激賞西庫，會遣使金國，君以才選爲介。訖事，詔增一秩，再調台州兵馬監押。秩滿，堂授提舉邕州右江兵馬，母卒不行。服闋，授行在侍衛步軍司醫藥飯食，俄寢疾以歿。君爲人沈毅而寬，明橋梁隄築之事，凡以利人，無不爲也。婺多富人，里正長募役，吏舞文爲姦利，君捐田爲義役倡，規畫井然。嘉定十六年，詔修復經界，是役幾廢，君力持之，又賴郡侯相與共守，廑廑勿失。余每惟王制既壞，民散而無所繫，仁鄙壽夭、貧富强弱，爲吏者弗及問也，甚則有罔而奪之者矣。幸而一鄉一閭猶有忠信誠慤之人，聳善扶誼，以維持保愛之義，則毋問其所及之廣狹，人而術斯也，不有裨於政教乎！嗚呼，君之銘也，余曷敢曰不可！君享年六十，官至從義郎。取范氏，文正公七世孫也。三子男：潛、渭、漸。三孫男：似、儋、圓。二女子，嫁承信郎、新監潭州南嶽廟趙希遻，文林郎、新池州司法參軍趙與珀。銘曰：

匪仕之榮，而志之施。匪譽之要，而義之爲。匪銘之美，尚嗣人之詒。《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

於夫人墓誌銘

始余官胄庠，天台張子益先之來爲博士弟子員。厥二十有三年，予遷靖。又三年而子益來爲州教

授，從容語及家事，蹙然曰：「吾婦氏將有謁焉，而未之敢。」予薄而問之：「予與子益友也，子益有骨肉之愛，而予得恝然乎？」則辟席而進曰：「予外姑卒于開禧二年二月辛未，今歲再終矣，史巫紛若，實操封窆之柄。迨紹定元年十二月庚申，始克窆于翠巖山樓谿余氏先塋之鹵原。予也學先王之道，疑不以簡喪綏葬爲可。婦之兄曰余由，將以銘請，而吾弗敢致也，子其許我乎？」使誦其事，則由之父夔所爲事狀也。其略曰：「吾妻於氏，世爲台之黃巖人。父進武校尉光時，祖父然，曾祖父齡。吾妻幼莊重孝謹，校尉死，母胡氏有心疾，侍膳藥漱浣，左右無違。既歸余氏，則以所事母事舅姑，敬共夙夜，承事賓祭。夔先君子樂爲善，客至無留門，吾妻先意議酒食。有友調官乏資，思贍之不能，吾妻出奩中金以告。里之黃氏有二女孤貧無依，先君字而嫁之，則又助之。凡此類弗可勝數。」予喟然曰：「是雖婦德之常，亦人所難能也。姑止是，爲子誌之。」子益曰：「抑吾姑之善也，不寧維是。吾聞諸婦曰：吾母承寧族姻，容禮娣姒，綏御妾媵，燠休貧弱，一門之內盎然以春。而自律至嚴，每誦古人夜行以燭之語，未嘗越足禮法。」予曰，子益之言宜信，而予也罪放之餘也。雖然，予曷敢不銘？銘曰：

母良其子，舅順其婦。夫貞其配，子慈其母。墳義其姑，我銘其墓。《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

〇。

全宋文卷七一二三

魏 了 翁 七一

贈奉直大夫丁公墓誌銘

寶慶元年秋，軍器監丁黼文伯過史臣魏某言曰：「黼不天，吾父奉直府君以慶元二年□月棄諸孤，厥□年□月葬于石埭縣舒溪之南曰鶯溪。黼雖貧，凡以致其誠信于親者既不敢不勉，惟未有以銘吾窀也，敢以前達州王侯東所次行治，將子是屬。」某曰：「墓必有銘，漢魏之末造也。文伯方以正學直道爲時聞人，茲其顯斁不已多乎，而必銘之云？」雖然，余定交于文伯既二十年，知其世爲詳。余曷敢不銘？公諱泰亨，字巖老。丁氏故梁人，自漢將軍寬以《易》授同郡碭田王孫，碭沛相近，其後徙沛。公之曾大父洪，贈訓武郎。大父執中，武德郎，温、處、衢、婺四州都巡檢使。父述，徐州鄉貢進士。公生四年而遇靖康之變，江淮盜起，馬吉等剽池之青陽石埭。武德以嘗中材武科入仕，與討方臘有功，遂以選差青陽之武尉，督捕羣盜。未幾，虜入汴迫徐，貢士携家由清河趨淮陰，以達于

青陽。丁於沛爲右族，自經亂離，南來者僅兩院，武德其一也。武德往來石埭，經理平寇，愛其山水清麗，因託居焉。相傳至貢士〔一〕，猶夢寐故疆之歸，故流移再世，未嘗治産業也。公幼而明晤，日記二千言。時版本文字尚少，經傳史漢書，皆晝抄夜誦。漢晉以來詩文，亦手自編粹。善古文，於詩尤長。以餘力爲舉子業，率先諸子鳴，遠近爭辟塾延之。其後疾不能出者十年，皆負笈踵門，諸從子亦從受業。黼時年十四，已知爲學之要。會永嘉徐子宜爲郡教授，公慨然挈往從之。徐雅敬公，留與共學，參授後進，而訓黼以《語》、《孟》、《中庸》、《大學》。黼幼從公，誦言觀行，漸漬已久。至是一聞義理之誘，氣竦神悟，卒爲成材。公資稟勁直，務質行，不蘄人知，不輕爲然諾〔二〕。在貢士侍側，色莊而氣恰。貢士卒，號毀骨立。事母臧夫人，晨興候户外，昏定，率至夜分。夫人自過江，痛家族流離，不肉食。公食輒不擇，有嘉疏旨畜，必問奉夫人已否。夫人年八十二而卒，公老猶致毀。與二弟處，極其和孺。嗚呼，公之學，其亦異乎世之所謂學者矣。享年七十有四。元配章氏，繼室孫氏，前後凡五男六女。長男輝，次耀。次某，爲叔父某後。次黼，次黻。輝、耀、某、黻尋卒，黼今以朝請大夫爲軍器監。六女各得所歸。孫男四人，鑄、鎰未仕。鎬以軍器任爲將仕郎。鎔，從事郎、紹興府司理參軍。孫女五人。曾孫男女四人。銘曰：

徐沛之間，鄒魯所鄰。質實近本，故家典刑。公生不辰，逢世孔填。風氣之感，則厚且純。冲約自持，碩蹇亨屯。東周之思，西方美人。允毅丁公，則我思存。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

〔一〕貢：原脱，據四庫本補。

〔二〕諾：原作「誥」，據右引改。

承議郎通判叙州李君墓誌銘　寶慶二年

余自昏于成都杜氏，道雙流，必李氏乎館，李則余之妻之舅也。其曾大父文顯，大父庾，爲里善人。父大年，承議郎致仕，累贈中散大夫。娶同郡勾氏，贈令人。中散有六子，長嘉謀，爲宗正丞，世號息齋先生。與仲氏嘉猷，同舉乾道二年進士。其第五曰嘉量，是爲君。君生之三月而喪母，中散念之，以屬宗正教焉。宗正博通經子百氏，而深於《易》，晚得專氣致柔之説，以《陰符》《參同》，博考精玩，篤信不懈。君親聞其説而好焉，余嘗與之語，雖不盡合，迨嘉定十五年春余將造朝，過君于里舍，君曰：「吾嘗爲子誦所聞，子不吾予。余以求諸《易》，盈天地間，致用之要，無越乎《坎》《離》。而大較則體性相須，精神互足，體不立則性無以行，精不蘊則神無以發。」余心異之，因相與推明本始，究極分際，勉之以聖賢之正。蓋語移日不能休，以是始信君之所蓄者厚，而世不能以盡知之也。十七年冬，君之子巽宗忽以書抵余于京，曰：「先君以四月□日啓手足于遂〔一〕，不肖孤無以顯敭厥考，今葬有日，敢以識墓爲請。」嗚呼，其信然邪？將俟後期以追前語，而忍銘君之墓也！君字平仲，資醇實，不事華飾。宗正爲淳熙朝士，舊聞遺獻尚多接識，而君得周旋其間。況以尚書郎勾

公昌泰爲之舅，劉文節公光祖爲姊之夫，聞見熏濡，趨嚮端正。會科舉不利，以宗正任爲迪功郎，監嘉定府酒務、遂寧府司法、潼川府通泉縣令，主管夔州路安撫司機宜文字。用舉主，改宣教郎、知漢州綿竹縣，通判遂寧府、叙州。始爲掾於遂，議法平恕，遂有米粟之征，責輸贏餘而不察其沽濫。君請覈沽濫而罷贏餘，兵民兩利焉。明年當輸，民詣郡願得李司法董其事。有爲征官死不能歸者，爲經理其喪，二女亦各有適。通泉捷江歲靡公私之力，而民懍懍不適居。君躬任其勞，築事堅久，至于今稱之。綿竹邑大賦繁，吏緣爲姦，比豪猾而愚善良。君請覈登載、授券劑皆無過一日，厥明以方揭之。凡已輸而未獲券者，使告焉。或疑其不可繼，公去之日視始至逾篤，以是民無横賦，官有餘蓄。學校橋梁之政，皆以次舉行。最後在遂寧更歷既多，財決滋敏，前後漕使者皆俾攝屬。君以郡事辭，不許。迨轉丞叙南，喜曰：「此吾兄所嘗愒芟也。」會以職事之普，道暍，歸而得疾。屬纊之日，尚區畫官事家政如平生。年六十有五。君爲吏三十年，居室衣食不替儒素。與人交，平實而可久。所居官皆以職事見知其長，固也。而吴德夫獵、崔正子與之未有雅素，争先辟舉。楊恭惠公鎮蜀，徑上其姓名。迨選部關移，乃克知之。其恬於榮利，大抵若此。元配唐氏，繼室以文，皆贈孺人。子男二人，長巽宗，次炳宗，以後宗正。女適迪功郎、利州昭化縣尉家寅翁。孫男一人，思問。孫女二人，外孫男女四人。葬以寶慶二年□月□日，墓在新津縣會同鄉艮山之原，祔宗正墓右，從治命也。銘曰：

居焉而熙熙，出焉而怡怡。脱略於姑可已，而黽勉於所當爲。其晚而有得於己也，蓋有人所

不及。知不知奚傷？視此銘詩。《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

〔一〕日：原脱，據四庫本補。

安人史氏墓誌銘

寶慶元年冬，予得罪南遷。明年春，行至九江，友人家朝南被命造朝，其夏賜對便殿，擢主軍器監簿。秋以喪弟求去，遷丞，請益力。又明年春，差知隆慶府，尋改簡州。予時待放未返，朝南道荆州，狀其母之行，馳書抵靖，乞文以識諸窆。蓋朝南自先朝賜召，上申詔趣發，及是西還，凡閲四載，而立朝僅十月。余謂朝南秉誼據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所以成其親大矣，而奚以文爲？雖然，朝南之請也廑，余懼夫文之不足以發也，余曷敢不可？朝南之狀曰：吾母史氏，諱稷，字虞卿，隋柱國太平公萬歲之後。曾大父、鄉貢進士愷，大父振。父允諧，妣楊氏。母年二十歸我先君，不幸三十而没，淳熙八年六月乙卯也。大酉兄弟五人，女爲長。一日大母蘇夫人問曰：「能記而母乎？」涙棲睫，莫能對。長者曰：「母姿間靚，不事膏沐，兒所能記僅此耳。」大母曰：「汝曾大父運幹府君方嚴，家人不見其言笑，媪御嘗進葛衣不愜，而母先意改爲。運幹喜與士接，而母竭力酒羞，雖服用可輟也。汝之曾大母，而母之族也。運幹念外氏飄零，嘗問其世墓，而母自是歲一展省，如運幹臨

之。吾母程夫人以禮法持家，子婦犇走承意，惟恐失之。見而母必爲之康色，歲時慶賀，奉儀物以獻如弗勝，而精巧絶人。其事吾舅吾母若是，事我可知，吾不能悉數也。昔者我疾，而母朝夕卧内，膝行進藥，久而疾間，膝有瘢焉。吾識之，今弗忘」。語已顧女兄曰：「婦道不當如是乎？而母師也。」及大酉齠齔粗省事，每侍先君，常曰：「吾大父年八秩，寢食必我俱，訓言娓娓。而母時起奉温清，敬事不怠。大父憐之，曰：『天何以報此婦也？』汝生三季，大父卒，猶謂而母曰：『爾事我善，報其在是夫！』」先君言之於邑曰：「使而母不孤吾大父之望，是在汝已。」先君嘗挈大酉過舅氏，見者輒泣下曰：「而何以報而母乎？自歸夫氏事重親，拊而兄弟，至忘其身之疾。歲時來寧，尚嫁時衣也。人謂弗堪，而母無幾微見於言面，則又人所甚難。而何以報而母乎？」嗚呼，大酉尚忍言之！賴吾母之澤，嘉泰三年齒一名于進士籍。母之歿逾二十年，男女婚嫁之事僅畢，未有以葬也。開禧俶擾，從三嶋陳勤節公咸出入戎馬間，轍不及息。僑倖陞朝，則姑待之，又庶幾澤及吾母也。嘉定八年，大酉試邑成都。上祀明堂，吾母贈孺人。將以命書之副告而卜葬焉，未及滿戍而先君棄諸孤矣。徒跣行營于青神縣之長泉，曰紹遠鄉，母所居里也。命龜惟某山食。問遠日，惟十二年四月癸酉食。是兆蓋考志也，孰知遂與吾母偕葬乎？除考喪之明年，南海崔公與之帥蜀，以大酉長莫府。未幾薦士，復先焉。大酉敬共夙夜，不敢墜厥紹。今幸有以歸見先墓。昔者吾父之葬，劉文節公既爲銘之，子之知我不後劉公，幸有以紓吾哀也。某自孤露以來，見人之思親，則惕然以傷，不自知身之罹此咎也。讀《國風》至《凱風》、《陟岵》、《河廣》，讀《小雅》至《小弁》、《蓼莪》，輒廢卷，每謂彼以勞

苦廢養，以讒毀見逐，皆親在而子長，且携離之暫耳，其詞已悲傷不自聊若此。一日讀韓文公哭兄子文，至「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嫂指愈及子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兄子尚幼，不復省記。愈雖能記，不知其言之悲」，某爲之涕下不能止。嗚呼，未知情於文生，文於情生，而涕何從出乎？顧我復我，出入腹我，今乃至眉目間略不及訾省，僅從其大母若考聞一二言行以求銘。然則朝南之請也，余寧能恝然乎？乃不果辭。朝南之考君某以封承事郎卒，今贈朝請郎。母以贈孺人葬，今贈安人。三女：長未笄而卒，次嫁張子辰，次孫景舒，嘗貢于鄉。二子：長即大酉，今朝請郎、知簡州；次震巳，嘗與鄉舉，以父命後族父，不幸死矣。子之季曰丙仲，女之季嫁蘇丞，則繼母今程安人出也。內外孫曾十餘人。銘曰：

望秋而變衰，即去先時。方春戢暉，孰掘而摧？祭以大夫之牲，斂以內子之衣。人謂母榮，孰知子悲？《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

太孺人吳氏墓誌銘 寶慶元年

寶慶元年，余待罪太史氏，粵人孫之宏與余雅相善也。一日泣而請曰：「之宏不天，夙喪我先君，吾母撫諸孤凡二十有四年而又棄之。厥既得卜祔于吾父之兆而未有以銘也，敢惟子也請。」余曰：「子善自飭以成其身，茲其爲銘大矣」。曰：「是敢不勉。雖然，之宏之窮毒人有不及知者。我

先君之五世自山陰徙餘姚，皆力穡自給。伯父早卒，大父修職某、大母胡夫人年浸高，先君獨任家事，褚無私藏。吾母承順其志，雖餘財斥幣，恬不訾省，得故衣敗絮亦與冢姒陸氏尺裂而均之。訖先君之世，聚居雝睦無間言。先君肆力於學，州薦其名，益從師友講肄，矻矻窮晨夜。或尋師它州，動涉旬歲，吾母服勞饋事，不以累先君。君性素剛，毋問戚疏，必覘其所趣而進退之。吾母務爲涵覆，承寧族姻，賙卹鄉鄰，人人自以慝志。之宏兄弟年少長，又俾負笈千里以赴師友之會，多一時知名士。課督諸孫，察其少進則喜見詞色。不靡衣食，不事游觀，不溺佛老，惟致嚴於宗室之奉。歲時夙興行事，子婦若孫咸在，翼翼如也。之宏舉進士，試吏爲某官，薄禄不足養也，吾母處之裕如。聞楚朴聲則曰：『焉事此？』聞得其情以告則懌。晚歲聽聰視明，德性弘裕，未嘗有厲聲疾呼。會水心先生葉正則葬有日，之宏往會，吾母曰：『其已事即反。』四月之吉，起盥洗簪珥，家人咸集，忽指頭：『何岑岑若是！』掖扶就衽，已眩不起，哀哉！之宏猶未反室，終天之恨，九殞莫贖，脱又無以銘之，於吾心獨無恨乎！」余瞿然謝曰：「如子之言，子之先君子上順父母，旁睦兄弟，下宜子孫，則先夫人棐承之力，是烏可以無紀？」周公之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大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夫道行於家而妻子好合，此刑善之著也，則兄弟以和，室家以宜，子孫以樂，順親之道孰大於是，非所謂風自火出者乎！世降俗薄，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而家道以睽、子孫是效者，往往而是。嗚呼，聞夫人之風，余懼夫詞之不令也，以爲神羞。雖然，余曷敢不銘？夫人吳氏，世爲餘姚著姓。父諱端禮，贈武義郎；母喻氏，封太恭人。夫人

子男四人：之宏，今以承直郎新荆湖南路安撫司準備差遣；次之亮，鄉貢進士，先夫人卒；次之震，從荆湖制置幕府得官，知郢州長壽縣；次之穎。女嫁知某州史彌忠。孫男九人：自中，鄉貢進士；自道、自明、自昭、自誠、自牧、自強，餘未名。孫女四人，長嫁新晉陵縣丞趙與昭，次外孫史巍之，余尚處。夫人生以紹興十一年四月甲午，卒以嘉定十六年四月癸酉朔，葬以十月壬午，墓在某縣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士不遇，曷其望？維逑之良，式扶而將，淺于泳兮深于方。既順乃祥，厥基允荒。詔子孫，世其慶。《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

朝議大夫知叙州魏公墓誌銘

紹定五年七月

予少與從父弟嘉父同居共學，季父朝奉府君蚤與鄉舉，孝友温任，性不違物。嘉父年十三四，已能左右幾諫。少長，知自力於學。嘗從師學舉子業，既而悔之，曰：「是足爲學乎！」聞郡人李中父坤臣以明經教授鄉里，除館致之。中父喪明，卧興飲食，嘉父扶相必親。蓋自聖賢傳心之要，以及近世周、程、邵、張諸大儒所講，精體實察，窮晨夜弗懈。或嘲其不切於科舉，嘉父曰：「安有本厚而末弗滋者乎！」學益力，辭益贍。舉嘉定四年進士，調迪功郎、眉山縣尉。上事之八月，予被命守眉，乃兩易綿竹縣主簿。爲吏廉明，嘗攝法曹，以持法忤守意，守不能難，反以是見知，檄受民粟。

先是廩人額外苛取，曰例錢，嘉父白守盡蠲之。予守漢日，使民自執概量，不取贏，嘉父白守，曰「願守前規」，守又不能難。總領財賦聞其才，辟贍軍酒庫。僅視事，改辟幹辦公事。金虜盜邊，遣屬駐漢中糴餫，嘉父生男四日，弗子而行。十二年四月丁卯，潰卒稱亂，嘉父挺身勞師。少保安公開宣威府，嘉父之果州，趣公赴鎮，公壯之。賊平上功，詔減二年磨勘，尋以舉主改宣教郎。安公謂嘉父習知邊圉，俾宰金之上津。予時以心制里居，嘉父固辭辟命，請待班見，凡家食二年。予讀三《禮》，招中父與處，嘉父參焉，士無遠近，負笈來觀，各有相長之益。五羊崔正子與之帥成都，辟知新繁縣。縣有祖宗原廟，四孟月吉、日至，郡有朝饗，遣屬詣縣陳疏食，用道流而倡舞于庭，嘉父曰：「是不褻神黷祀乎」？縣請于郡，郡上于朝，下奉常給太廟彝器法服，圖而班之。嘉父范金製帛如式，凡用泉八百萬。又給樂童，嘉父遣二人詣太常肄業。予時爲卿，命工授之，嘉父即大門外爲藏，及時蔵事，民聽一新。大修縣庠，扁堂曰「師立」，朔月半謁先聖先師，合縣之秀茂讀《中庸》《大學》，聽者各足其分，退而輯成書。學有句氏田租百餘石，久乃隸常平司，會使者張義立方行縣，嘉父白歸于學。縣未有社倉，嘉父節縮浮蠹，得錢三百萬爲糴本，使者以其法風他郡行之。通判成都府，會簡州闕守，制置司檄兼攝，百廢具修，而去之日府藏之儲視前增倍。詔再任成都，即解郡還次。制置使辟知叙州，叙空官久，攝事者不爲遠謀。先是横江砦之諸氏，其最蕃曰始鵝，始鵝之諸族，其最肆曰隔柱，仍歲大入爲患。嘉父曰：「吾守封于此而民不得安土，吾耻之。」乃請于連帥楊叔禹汝則，假師鄰郡，俾通判居守，而躬率將士問夷罪，不敢拒師。十一月壬辰，分師以入，七戰殲其衆，戮其渠

率。夷勢窮蹙，即面縛軍門，誓毋反，歸先所侵疆凡四十八邨及民畜甚衆。十二月庚子受降，辛丑班師，數安南知堡狄厚叔賣國誤師之罪，斬以徇。是役也，用州卒夷軍及瀘榮人凡四千，糧石二千，錢六千萬。捷聞，詔增三秩，將士以次進律有差。嘉父自以職分所當爲，拜恩感激，益思報効。蠲復業之租以實邊圉，羅旁郡米以活飢民，作止戈堂以簡師徒，創備邊庫以擬緩急。制置使上其功狀，詔令再任。嘉父嘗請移安南堡於風洞市以制諸夷，至是報可。方鳩工經始，會北邊被兵，制置司徵米五千石，嘉父念邊民之困，出少府餘財代輸。制閫知之，爲盡蠲之。憂邊勞肆，蓋自是得疾矣。九月末猶力疾調丁築新砦，皆手畫口授，軍吏奉以從事。十月既望，拜朝議大夫，尚能跪起周旋如他日。丁丑疾病，卒于州寢。臨終尚諄諄疆埸之事，一語不及私。嘉父蚤晤夙成，孝友温任，儼有父風。自以禄不逮親，每拜一官輒感愴終日。春秋嘗祀，如或見之。嘗讀《禮》至「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諷味不能釋。名先墓之廬曰「果善堂」，又自爲「果齋」，劉文節公爲銘，李中父記之。紹定元年大比，時有爲臨川陸氏之言者，往往假竊近似，足以欺庸有司。嘉父慮學者貪高成習，乃與新都令郭方叔黄中控于提學司，請諭有司毋以是取人，將自科舉取舍以杜其漸。士聞風丕變，正學得不泯。經史傳記、諸子百氏，皆嘗校讎鉤纂。益昌之亂，委于兵火，今僅存者讀書日記二十卷、雜稿十卷、巴江《中庸》《大學》講義二卷。嗚呼！嘉父所志所學，蓋將以千載自期，行方而氣和，見義必爲，視人有不獲，必起而援之，其曰果善，蓋允蹈焉。世率以學行、詞章、吏事若不相涉，蓋曰格物窮理、修身齊家者，動必古訓，關於事情，爲詞章必迂，爲吏事必疏，號曰文士，曰能吏，雖不學無行

不害也。不知今之爲學，復與古異，今之文古所謂倭人、任人也。夫使學而本諸真知，著于實踐，則發爲辭辭澤而理，施之政政裕而密，非今之所謂文與才也。謂予不信，則如嘉父者亦眇然一儒生耳，其辭達，其事治，皆爲世所推許，然則非本厚而末滋者乎！魏氏世爲邛之蒲江人，嘉父名文翁，父諱孝壽，贈朝奉郎，母高氏，贈宜人。由朝奉而上，祖諱革，曾祖諱大昕，則皆某同出也。官自迪功郎至朝議大夫，年五十有一。取同郡韓氏，迪功郎致仕起之女，封恭人。三男子：强恕、恭愿、進忠。恭愿以後其叔父次翁。女子二人，未嫁。予歸自靖，强恕兄弟拜泣而請曰：「自伯父之南遷也，我先君貳成都、守叙南，皆除館以望歸。去年八月，聞伯父被命西還，丙夜得書，時已被疾，猶亟出觴客，以識其喜。今伯父優游林泉，先君不及見矣，墓門有石，舍伯父誰宜？」予斂泣言曰：諾哉！墓在普慈鄉仁惠里乾山，葬以紹定五年七月丙午。銘曰：

姿金玉兮，言穀粟兮。生何篤兮，夭沃沃兮。曠其暴兮，命何蹙兮。誰痛毒兮，奪之速兮。民無禄兮，匪我獨兮。《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

大理少卿直寶謨閣楊公墓誌銘

紹定四年九月

孝子之於親也，愛之斯録之，故有復，有重，有銘物，有烝彝鼎。上之報功也，有大烝，有銘常，有追襚，有策有誄有謚。逮其降也，文於窆石曰碑，然而鮮不浮譽而溢美。漢人已謂碑銘唯郭有

道無愧，然則自有道之外皆愧也。予雖不令，不敢冒所愧以諛墓，而有德有言足以命之曰無愧，則僅見焉，今銘楊公叔正其一也。開禧三年，吳曦以蜀叛，成都路安撫使楊公輔會僚屬議，同席三十餘人，愕視莫敢發。公時攝府學教授，獨誦言：「今日之事當計逆順，不當計禍福。僕言是則正名討罪，曷爲弗克？不然，願與先生死此以報國。」楊公壯之，未決也。公泣下嗚咽，請致爲臣而去。賊平，部刺史陳邕上其事，特詔遷一官〔一〕。又十九年，湖州寇潘丙援濟王以叛〔二〕，有司當正以法，議一及之輒中其禍，於是廷紳咋舌。紹定元年，公以戎監對垂拱殿，謂去歲風雨爲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諉曰霅川水患之慘桀之餘烈也。嗚呼，尚忍言之！後又以理卿對，遂申前說，謂：「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羣臣而輕於絶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當思天倫之大痛。雍熙初元，秦邸殁於房陵，既行封謚，又録用其子，極其存恤之意。今乃曰不當爲之後，以貽他日憂，何聖世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是日，詔直寶謨閣、知重慶府。嗚呼！明君臣之分，厚兄弟之倫，是雖人所當言，而利誘物遷，不反是爲非則舉細遺大。公能循理盡分，使頑者惕，懦者立，事君持身之概若此，吾銘可無愧矣。公諱泰之，叔正其字也。系出漢太尉震，在唐居長安静恭里。廣明中，國子祭酒膳從僖宗入蜀，其徙眉青神則自鎰始。五傳至鑑，五與鄉舉，以三《禮》釋褐，公之五世祖也。曾王考芳。王考揆，封朝奉郎，累贈中奉大夫。考虞仲，中大夫，充秘閣修撰致仕，累贈宣奉大夫。修撰公兩召不起，謝事凡十又六年，蜀人高之。妣史氏，封安人，累贈碩人。修撰守巴州，兼山黄公裳爲通江尉，俾公受經。公尚幼，黄器

重之。楊致一天倪、劉子野真、史鴻漸漸皆以經術教授鄉里，公歷登其門，皆列高弟。家故藏書數萬卷，手自校讎。年十二三後，卧不設榻者幾十歲。讀書必及諸實踐，舉斯世聲利無足以動其心者。初以郊恩補官，慶元元年與兄似之同奏名類省試。明年調瀘川縣尉，兩易什邡，再調爲綿州州學教授，轉丞羅江縣，改宣教郎知嚴道縣，特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艱。免喪，知富順監、知普州，繼知果州。召赴行在，除工部郎中，遷軍器監、大理少卿。補外餘年，差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疾篤，以本官致仕。積官自迪功郎至朝奉大夫。始仕什邡，與使者辯獄事不屈，使者賢而舉之。教授左綿，覈職事之窾籍，自郡守之客始。守不可，公徑上提學司求避，易石泉軍教授。其在羅江，制置司檄置幕府。適長沙吴公獵諭蜀，公遺三書曰：「使曦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敢爲；既亂而士大夫能抗，曦猶有所憚。夫亂，曦之爲也；亂所以成，士大夫之爲也。」每請間論事，帥爲改容。或疑嚴道不易治，公曰：「清以蒞之，何縣之不治？」郡守鋭意興作，徵索無藝。先是邑輸免役並折官價，守更理見緡，公數白不聽，遂以所當得白直錢與令所得酒人稍食日爲錢四萬有奇對償。會嘉定倅貳闕，以公攝事。時白崖砦將王埏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實壎于法，或又謂羅長五諸人實導之，當坐死。公訪知夷都實邇利店，夷都蠻稱亂，不需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請于制司，去所居官，制司以議舍檄公，公但還雅安。公自爲小吏，與大官抗聲辯是非，無所禮遜。四川宣撫使安公丙嘗薦諸朝曰：「蜀中名儒楊某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詔任滿赴都堂審察，公以親老辭行，詔以廣安優之。在富義視事三日，即出相告僚吏士民「其勤攻吾

之闕」。西湖舊有堂名「景濂」，公易以「君子」而記之曰：「堂既作而旋廢，已廢而復興，嘗攷其故，則以中遭僞學之禁爾。夫周、張、二程崛起千載，使聖人之學炳如日星，其有功於天下後世甚大。其徒不曰此孔、孟之學也，必曰此伊洛之學，使人得以集矢於其的。苟寄意於君子，則自非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疇忍壞之！」學者嘆其遠識。郡之府廩充牣，籍其數以康困槥死舉生。其後去郡，又以禄廩數千緡予鄰里，以千緡爲義莊。普以叛卒之擾，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公力白宣撫使安公，盡蠲其賦，凡少府用度，悉從減省。在郡凡輸邊二萬緡，蠲賦如之，振貧賙阨半之。安公復上諸朝，召赴行在所，公固辭，詔差知果州，任滿日赴行在。果以畸零錢久爲民病，公會一年經費，儲其贏以爲諸邑對減，厥數甚夥，遂上尚書，按爲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蓋吾同年友張義立方實自發其端，而公踵行之。凡四方禮饋率不以入私帑，與民約劑而爲之息，名長生庫，以贍嫠獨，民至今德之。上嗣服，申前詔趣行，實寶慶之元也。明年三月乙亥入對後殿，首請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私意，無奪於邪説，以救蠹敝，以新治功。次謂：「本朝德澤邇來斲喪無餘，民無常心，何恃爲國？」次論：「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士以言爲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消，循循嘿嘿，浸成衰世之風，爲國者何便於此！」上奇其對，顧問再三。越翼日，除工部郎中。時吾友真希元、洪舜俞、張行父、王萬里新以言得罪，予坐遷靖，徐純忠、胡季昭遷象，公來自遠方，首及之，繇是中外臣民聞風興奮，相繼言事，無所避忌。逮淮東之變、鬱攸之異，言者益衆，其端自公發之。後四月當對，公奏：「三十年間，士大夫之論不過三言而

已，爲安靜，爲用中，爲更化。安靜則苟偷也，用中則模稜也，更化則紕政尚多，何更化之有？」又謂：「兵端作於開禧之初，民力未困，故民之常心未失也。兵端再作於十年之後，民力已窮，常心喪矣。」識者以爲篤論。三年，遷軍器監。時蜀有狄難，勢張甚，制閫下令棄階、成、和、鳳、天水五郡，撤戍退屯。今四川制置副使趙敏若彦吶時帥漢中，以死干城，而軍孤援薄，蜀二三公亦郵書奔告。用蜀者媚忌滋甚，陷以深文，詔下四川制置司獄。公爲書，帥蜀人扣政事堂，或曰「是將爲趙累」，公曰：「非畏累趙，畏累身耳。」自爲書上之，引來俊臣羅告狄仁傑對獄事爲證，又請以身任其無他，事得勿治。嘗以詩爲相君壽，有云：「潭潭位槐鼎，既閱二十年。治效何悠悠，民瘼殊未痊。近甸飢餒切〔三〕，三垂烽火連。人意苦不紓，生理絶可憐。」聞者韙之。紹定元年三月又對，其略曰：「自去歲風雨爲沴，田廬不存，饑饉流離，人或相食，疫氣僨作，盜賊肆行，淮楚之間狐狸跳梁，證狀日異，不可謂細故也。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使忠直之言日聞而憸佞之説不至，慘刻之人不用而忠厚之論得伸，一掃賄賂貪墨之習，而爲禮義廉恥之歸。」上首肯再三。冬孟之吉又對，朝拜疏，夕補外。過辭相君，爲書大略謂：「宰相職事無大於用人，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容人之度，審取舍之擇而已。」又曰：「慶曆間，吕文靖爲相，歲月最久。孫沔上書，謂天下將有土崩瓦解之勢，而吕夷簡無一言以啓沃上心，以諂佞爲君子，以姦邪爲羽翼，是張禹不獨坐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末又引史越王事，勉相君毋用聚斂之臣、殘酷之吏，聞者爲之縮頸。明年六月至重慶，豈弟之政如三郡。峽多盜，官利其覺籍虚而粥之民，民不願也則臨之以威，於是土曠民窮者衆。公曰是驅之盜也，

斥餘法用從制司市官田，募民墾耕，置廩居租以贍貧困，雖嘗爲盜者亦周之，期以自新，俗用大變。紹定三年夏四月，公聞乞歸得請，疾且病矣。辛巳，即自力登舟。丁亥始被命，五月壬辰朔，假館于江津趙氏，癸卯卒，得年六十又二。諸孤跣護喪車，以七月癸卯脱輤于廟。公壻于舅故承事郎丙之女，三男子：森，先卒；埴，迪功郎、前監順慶府酒税；埏，將仕郎。孫七人，長續曾，以致仕恩奏名。孫女四人，長適魏恭愿，予從父弟文翁之子也，餘尚幼。四年九月丁酉，埴、埏以母命葬公于縣之玉臺鄉坤山。公峻而裕，介而不倨，飲食作止有常，無疾聲，厥行立必正方，不苟訾笑。祀饗必躬，略采古禮行之。居官薦士惟其可，非是，雖達官貴人莫奪也。前後三被命召，申命者再，凡四辭乃就。及位朝著，甫三月而求歸，不獲則請謝事，其不苟就蓋若此。然濟時行道之心未嘗不汲汲，小試郡邑間，贍學助邊，代輸蠲賦，以至買田屋居養孤獨之類，爲錢凡七千萬有奇，捐己禄以償官又不在焉。惜其所施僅止此。所著書有《克齋集》百卷、《論語解》三十卷、《老子解》二卷、雜著五卷，類書有《春秋列國事目》十五卷、《公羊穀梁類》五卷、《易類》五卷、《詩類》三卷、《詩名物編》十卷、《論孟類》七卷、《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皆類，凡爲卷七十有四，歷代通鑑及本朝長編類又二十五卷，《東漢名物編》三卷、《詩事類》八卷，集諸儒《易》解爲《大易要言》二十卷，皆手自編綴也。某得罪南遷，遇公于于湖，語及國事，公憂形于色，曰「事有大於巴陵者乎，不可舍而及也」。後以書至靖曰：「僕必不爲久計也」。後二年，予被命生還，則公卒且葬矣。中道得埴、埏書曰：「父之窀未有

銘，公也知我父者，父亦深知公，敢百拜以請。」

身者，形存而氣腐。公也伸首萬物之上，語嘿出處，惟義是比。則今雖云亡，生意未愍。乃銘曰：

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尚於叔正見之，悼九原之不可作。惟正理具存人心，孰非廣居而安宅？苟吾分所當言，奚利害之究度？某每惟世降俗薄，人之蒙諂負義、嫉嫮集詬以終其炯日星其並垂，質鬼神而無怍。《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

〔一〕特：原作「一」，據四庫本改。

〔二〕援：原作「授」，據右引改。

〔三〕切：原作「摘」，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一二四

魏了翁 七二

故太府寺丞兼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郭公墓誌銘 紹定六年十月

蜀自紹興和戎，大棄陝服，且割商、秦之半，於是西阻天水、皂郊，東阻大散、黃牛，而階、成、和、鳳遂爲西南劇。開禧三年，叛將以四州事金，由是金人知我險易。安沂公極力宣理，僅克就緒，會移鎮去，邊備浸弛。嘉定十年冬，虜遂大舉，剽西和，批天水，奪散關。明年春，制置使董君居誼自成都進治利州。又明年，虜擣河池，抄梁、鳳、秦、三泉，制置司退守劍外，安撫司退守米倉山，蜀之險盡爲虜所覘。安公再鎮，未及三年而薨；南海崔正子與之繼之，未久亦稱疾去。會金韃相持累歲，朝廷患之，嘉定十六年，召淮東帥臣鄭損，超除四川制置使，剸屬以疆事。一日韃虜乘虛大入，損懼，捐四州及天水軍，退守七方、武休、僊人三關，自沔還利。朝廷又患之，紹定元年，命湖北帥臣桂如淵伐之。先是，吾鄉郭公正孫通判金州日，當金虜大入，東陷上津，西斷梁、洋，公以餉

所督餫，間道馳使稱貸于京湖制置使趙彦仁方，而諭豪民富商傾財募士，虜遂遁去，與郡守游勉之九移知文州。會虜盜邊，迫階、文，軍潰入竟，公擒捕功訖全孤城。知長寧軍未期歲，崔正子請於朝，擢知嘉定府，兼提舉常平，實之法，民夷按堵，詔進一官因任。在郡四年，利州路安撫兼提舉秦茶馬。蓋公自安康却虜以來，未幾爲真。治狀轉聞，除太府寺丞，兼知興元府，母憂辭不就，申詔奪服，公固辭，不獲命，乃起視威名著乎西南，命下，僉謂分閫得人。公以本生事。公素負才略，有經世志，每觀國家故事，至胡丞公力争和尚原，而鄭亨仲承秦檜風旨，割以遺金，輒撫几慨歎，又謂無五州不可保蜀，無大散、皂郊諸關不可保五州。至是受任漢中，首以修大散諸關告諸制置使，然邊未有警，議格不行。三年十一月，韃自寶雞趨鳳集，如升虛邑，公之言始信。韃既去鳳，公又言韃必再來，宜亟命沔將以重兵扼馬嶺。制帥報曰：「沔將豈可跬步去七方邪？馬嶺已付之田燧矣。」公憮然曰：「誰爲是謀者，悞矣！且七方深處腹内，汗漫無險，異時虜自西入則備西可矣。今虜攻京兆，闖鳳翔，游騎數至寶雞，則自東入必矣。馬嶺爲東西邊之要，有險可守，置重兵於此以逆挫之，虜氣必奪。若俟其踰馬嶺，逼七方，則五州地數百里已與虜共之矣。」時有謂虜必西鄉者，故公言不用。明年三月，虜果由東道縱兵大入，捨鳳集不攻而力争馬嶺，田燧以忠義人千四百當虜衆數萬，血戰三日夜，矢盡援絶，遂死之。虜既踰險，乃鼓行而西，馳騖平原，不可復制，公之言至此又信。方韃人之寇鳳也，遺嫚書城下去。公移書制置使，略曰：「數年以來，虜嘗得志於我，今無故請成，意未可知。萬有一如諜報假途擣汴，且他有難塞之請，將何以應？今宜諭以道不可

假，師無可借，糧無可貸，舍是三者則本朝交鄰自有故實，非外有司所得專，宜俟奏報。雖然，議和乃一時之權，嚴備則萬全之計，首當飭將練兵，以備不虞。彼若以和誤我，則勿候覆請，隨宜勦遏。」制帥懼拂虜意，指公爲異論。四年正月，韃人又至，則徑屬他官往武休議和，事甚秘，公弗及知。虜又出嫚書索糧二十萬斛，五日取若干斛，其使速不罕諸人裴回興趙原，而別大赤輩已縱騎焚掠，出沒自如。制帥方令諸將毋得擅出兵，沮和好，且遣王良能、李大舉詣鳳翔虜酋所回報，而督漢中趣辦牛羊酒以犒韃師，邊民挼腕切齒。公歎曰：「餒久戍之卒以啗方張之寇，尚策之得耶！」制司既又下令，悉召西和、天水凡並邊之師入保七方，公謂棄五州，守三關，則蹙地已數百里，痛憤累日，又告曰：「勿謂五州可棄，五州之民痛入骨髓，則鋤耰棘矜利於鋒鏑；勿謂三關可恃，翫寇縱敵，使得氣去，將往來三關之外而遂已乎！」語聞，制帥滋不說。公知不可救藥，自是兀然孤城，束手待盡矣。韃人自攻鳳翔，已分兵入吾境，先自隔芽、大散關垒入。韃所驅中原民號投拜户，有願爲我用者，公謂平戎既誤，若招納歸附以携其黨，實制變之大機。脱又不納，必反爲虜導，即言之制帥，且請事定之後，分處邊疆，墾闢營屯荒田，不憂其聚而生變也。衆是公謀，諸將亦陰給資糧以俟。制司俄下令不納，北人大失望，於是韃人因歸附之衆躪藉吾竟，一三關之外生聚一空。四月癸未破鳳，遂長驅東鄉。時大將久屯武休，公爲言：「武休險絶，且重兵在焉，虜决不自此入。彼不右闖石頂原則左投樺子關，若陽明、日落、黄竹、苟谷〔一〕，一處透過數十百騎，則武休雖衆，無所用之，顧乃懵不加省。」五月丙戌朔，越六日辛卯，虜果以輕師綴武休，而自陽明、黄竹趨迫興元，梁、洋義士先已分

戍諸關，城中惟忠順軍千人，制置司檄遣略盡，其將呼延棫亦分戍石頂原，公誓以死守。俄而武休之衆潰，諜報韃人謀趨米倉山，寮屬丘子正〔二〕、親校張諒等請曰：「事勢至此，若招訌潰，挹米倉，猶可保民，徒死亡益也。」公亦慮韃人由巴山深入，乃亟索呼延棫，俾鳩忠順餘軍以俱。癸巳，遇韃人于沙窩，我師三戰三却，死傷幾半，然猶有支徑可避。左右勸公，公不爲動。甲午，韃人自廉水捷出我師之前，公與兄子鳳州推官宜中、仲子主管機宜文字文中，凡一門八人，同時遇害。左右得免者僅一二，具言其狀，行道之人爲之流涕。六月庚午，余同産兄高南叔某自洋州拔將帥師還定漢沔，得公杜家坡，斂而殯之，其孤黄中自巴山跣護以歸。又明年，余返自南遷，哭之殯所，且俾商祝陳詞曰：「嗚呼！自棄捐邊關，誨盜延敵，而毁封破域矣。削弱監牧，專利委責，而鬩墻鬬室矣。金繒事虜，飲欺茹詐，而堂皇四闢矣。有功弗賞，有善弗納，卒叛弗戮，將驕弗戢，而龜玉毁於篋櫝、龍蛇生於几席矣。於是公受任於多故之餘，挺身於羣疑之側矣。衆投戈於散地，己纓冠於同室矣。衆養禍於八年，己承危於一日矣。既幸生之不忍，則一死之皇卹矣。自靖自獻，雖爲臣之常分，而言不己從，事不己出，則一死之奚益矣！」祝辭至此，其孤黄中泣之慟，踴而言曰：「是深知先人者。」祝誦終篇，黄中愀然曰：「不得公一言以葬，其孤即没于地，將無以見先人矣。」予謝曰：「予既與而先人言矣。」黄中曰：「盍爲我申叙而銘之！」予竊惟念，去年初夏公以書抵靖曰：「比冬韃人以和欵我，今春又以酋書期我乎漢中，戎帥拒弗納。或者尤之，不知虜情反覆，戎帥未爲失也。」今書猶在笥，而公抱知言之名以没，是可哀也已。然則予既知公之心，予曷敢不銘？公字興祖，系出唐汾陽

王。六世祖宸，自安仁徙臨邛。曾王考畋，舉元祐三年進士，官至左朝散郎，通判綿州，累贈左通奉大夫。王考季舒，舉紹興二年進士，官至左中缺。子漢，皆隨難漢中。葬公者，黄中與其子久傳而已。幼孫祖傳，則後公五月而生。女子五人，長適文林郎、潼川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張庭秀，次貢士何燁，次迪功郎胡仲榮，次趙森，次張好仁，惟歸胡者存〔三〕。孫女三人，其存者一，長孫，婿迪功郎、簡州司法參軍薛桂。公初該嘉定十七年明堂恩，以官兄子寅中，今爲迪功郎、監四川總領所大安軍贍軍倉，解官持心喪。再該紹定三年明堂恩，官兄子寬中。黄中將以紹定六年十月癸酉奉公之喪葬于臨邛縣白木里之東岡，與張宜人同兆。既謁銘於予，庭秀又狀公行以來，乃叙而銘曰：

西南之禍，信亦有繇。墻藩隙壞，寇戎之招。金繒賂遺，彊胡之挑。伍乘弗整，戎器弗敕。彼憪然者，專利宣驕。造攻稔釁，匪一夕朝〔四〕。公興受敗，力支翹翹。乃設地險，乃絶虜邀。誨諄聽藐，以我言訞。一策不試，啗于獍梟。循義盡分，公心孔昭。我原厲階，揭銘山椒。《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

〔一〕若：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二〕丘：原脱，據右引補。

〔三〕胡：原作「明」，據右引改。

〔四〕夕朝：原倒，據右引乙。

國學貢士胡伯清墓銘　紹定四年

紹定四年秋，予蒙恩歸自靖，道荆州，監沙市鎮胡嘉過予，涕泣言曰：「我先君之葬以元年十一月甲申，墓在澤山之原，昔者未有以銘之。重惟先君嘗以博士弟子員事先生，先生之典校南宮也，嘉又以諸生被選，然則銘非先生誰宜！」授予《壙記》一通，則兄森所爲也。《記》曰：先君諱揚，字伯清，某州某縣人。少有立志，從遊皆聞人，尚友必勝己，謹自飭，期毋愧古人。嘗語鄉人曰：「吾鄉自厲仲享、於仲山學于京師，過江來無聞焉。」結廬澤山，聚辯於斯，躬帥其子弟，罔晝夜作輟。慶元五年升名于大司成，後十有六年嘉繼之，又六年從父弟焱繼之，又六年森又繼之。森先以嘉泰四年舉于鄉，嘉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皆先君刑善之由。先君末四舉禮部不一得，輩流稱屈。俄感末疾，詔森等曰：「外襲而取之者，吾志不存焉，而等苟能精義迪彝，以不悖厥衷，吾歿無憾。」時嘉尉處之遂昌，筮日將車就養，而疾彌留，繼以大故，實寶慶二年九月某甲子，年六十有二。先君柔直惠和，孝友任睦，書「曾氏問有餘」一章寘座右，日省以事其親。親疾不脱帶〔一〕，左右嘗樂，致喪以禮，忌日必哀。遇事肯綮，善劈析，鄉有竭作札荒之議則就之。好施予，不問家人有無，里稱其仁。曾祖考諱仁善，祖考諱資淵，考諱作乂，妣某氏。《記》不載妣及所居州邑。先妣於氏，先先君十九年卒。子男三：森、轟、嘉。女二，適於堯知、忠翊郎陳履泰。孫七。予讀之愾然曰：自蔡京更太學

法，歲鍛日鍊，惟以鉤章棘句爲工，仁義禮知之本心薄蝕殆既，雖訓故義疏之書且不暇攻，矧能立其大者！予嘗尸厥官，惕然如不容。今觀胡生食太學之禄者三十年，不梏於時之恫，不瘁於身之窮，不憙於子之通，而學之充，而德之崇，而理之融，亦庶幾君子之曰終。始予不能銘諸旅瑣之憧憧，嘉又六千里以申其請于邛，書用識之，庶有以誌其馬鬣之封。歸自靖之明年，月建維亥，營室方中，識此者誰，史臣了翁。是爲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

〔一〕脱：原作「説」，據四庫本改。

故迪功郎致仕史君孟傳墓誌銘

紹定五年十二月

今之學者例曰自隋唐以科目取士，士習於浮夸，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姑以譁衆攫榮亦可矣。乃若窮深務廣則有司所未喻，博古通今則有司不及知，故遂以大慚則大好爲不可易之論。嗚呼，胡不以吾友史君孟傳之事觀之！嘉泰元年，予以劍南幕府較士于眉士之通《春秋》者，詢以霸業所由始，迨策士于漢中〔一〕，舉唐入閤本末爲問〔二〕，其間乃有博贍宏麗者，予異而拔之，則丹稜史孟傳守道也。其年其叔父君承名坤柔〔三〕，與其鄉人稱之無異辭，予始内交焉。又九年大比，有司以左右史沿革策士，有謂二史不當隸兩省，又謂國朝之史自時政記、起居注、國史、日曆、實録、玉牒、聖政、寶訓

等書，凡皆經歷宰輔始得上聞，故載筆者不得直書，反覆辯析，如素官于朝者，發其名又孟傳也。又九年，就外省疏《春秋》經傳柢梧，辯晰不遺，有司愕曰：「是敢與公羊子辯，必老於經者。」乃得奏名。嗚呼！孟傳以正學直道，未嘗爲大慚之語也，而有司取之，公論許之，是則患有司之不公不明，而惟浮靡之是習，苟以譁衆攫榮者，不惟淺之待人，亦薄乎處己矣，得之不得固不在是也。孟傳治裝入對，忽以疾卒，實嘉定十三年正月甲子，得年四十有八。詔附劉渭榜，賜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致仕。紹定五年十二月癸卯，葬於蠶頤山壽鄉丑岡之原。予得罪南遷，會恩生還，厥子廉璧過予泣曰：「父歿十有三年矣，龜始食哀。惟吾父生而惟先生之依，歿而非先生之文將亡以窆，願有以寵綏之。」嗚呼孟傳，非予銘誰宜！史氏自臨邛府君灝始入蜀，占名數丹稜。八傳至克恭，自榮州軍事判官攝本縣令，禦賊于蟠龍峽以死，嘉泰間錫廟褒忠，封忠佑侯。曾王父憲。王父儀，迪功郎。父元談。妣王氏、孫氏，孫故太學博士逢之孫，知永睦縣份之女。孟傳孫出也，眉目秀傑，矩範夙成。年十四，以能文名于郡國。舉文固非其好也，自經子百氏及歷代國朝諸史一覽不忘，故發於文則援據詳博，詞辯雄放，頃刻數千言，見者駭服。退而即其人，似不能言者。異時學者託周、程諸儒先語以自標榜，孟傳爲詩曰：「但使躬行皆孔孟，何憂吾道不周程。」此豈苟於言者！其後學日肆，名日大，願交者日廣，每誦前輩語，云士不可多受恩，亦不可多受知，故獨於予爲平生交。予召爲學官，孟傳不能從，則以屬予外舅故荆湖北路刑獄使者楊公嘉。予後守漢守眉，持節潼、遂，又與之俱，始識後谿劉公光祖、雁湖李公壁，皆恨相得之晚。李公嘗語及本朝明堂用吉辛故事，孟傳隨問辯對，不失一

字。屢試輒奇，有欲爲之地者，孟傳不可曰：「爲我謝夫君，吾寧黜不是之爲也。」取同郡李氏，生一子，即廉璧，嘗與賓薦。一女，嫁同郡劉鑄弟守文，愛之篤，推田廬予之。予爲買屋于眉之南門，有大家以小屋易之，孟傳不之較，亦未嘗形之言也。平生論著有《傳齋集》十卷、《傳齋有用之學》二十卷、《書略》十卷、《詩略》十卷、《廣編》二百卷、《雜鈔》五十卷、《國朝名賢年譜》十卷，《廣編》藁未竟也。孟傳爲人不苟得，不輕訾笑，不戚貧賤，於我乎館者二十年猶一日也。所謂博聞强識而遜、篤善行而不怠，孟傳非與！雖然，孟傳之遇也，有司取之，公論予之，此人心之公也，而未及有行，天遽奪之，天固與人異嚮與！銘曰：

茸顯瘞在，式登于耆。侯德侯藝，匪折伊奇。謂天簡賢，我不敢知。胡瓌爾蘊，靡一日施。如馬斯磬〔四〕，旋控其馳。地泌有已，兹銘永貽。《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五〇。

〔一〕于：原作「以」，據四庫本改。

〔二〕舉：原作「朝」，據右引改。

〔三〕其：原作「共」，據右引改。「其年」二字四庫本作「既而」。

〔四〕磬：四庫本作「齊」。

恭人楊氏墓誌銘

紹定六年二月

予同年進士今四川制置副使趙敏若彦吶將以紹定六年二月某甲子，葬恭人楊氏於彭州堋口鎮僊居鄉庚山之原。先事，以其婭婿户部分差利州糧料院朱元之狀來請銘，而敏若以書申之曰：「吾婦世家資中，徙昌元。曾大父説，大父師中，父鐸，母杜氏。吾婦十歲喪母，克自準繩，凡女紅酒漿之事罔不畢誠。吾適母，吾婦之姑也，知其賢，請以婦我。於葬祭自致其誠敬，洞洞屬屬，如事存，事吾母吴夫人無敢慢。吴曦以蜀叛，鄉民將伺時敓攘，吾爲之捐私財，料丁壯，以衛鄉井。尋以授吾婦曰：『若居守，吾省兄於閬，奉母出三峽，乞荆襄之師，借用楊氏之甲撲逆焰〔一〕，而後可以有夫婦也。』乃行。吾婦不憂不懼，治酒漿炙食，伍其衆而日犒之，大得人和，盜爲屏息。吾抵夔，曦以愛將禄禧扼瞿唐。俄報曦授首，禧懼，將走胡以遺我患，吾携其肘腋戮禧，而拊其衆。厥後吾分符授鉞，當時多故，靡室靡家，吾婦里居泊如也。吾守漢中，與制置使鄭損有違言，中以奇禍，賴有白其冤者，猶坐免所居官。居數年，韃躪漢中，廬潭毒，赤地而去。朝廷不我終棄，俾貳制閫。吾受命若恫瘝之臨其身，吾婦曰：『事君之義，不避害，不辭難，君何疑焉！』乃起視事，軍律賦興皆非昔比。未幾，韃乘虚闖關大入，吾婦時已抱瘠，挈其二子轉徙，舟檥古渝則疾不可爲矣。時紹定五年正月甲午也，年六十有四。嗚呼！穀不同室，殯不蹇肆，葬不臨穴，而又不得公之文瑑諸碑銘，無以慰九原之魂，

釋二子之哀。」予讀之，憮然曰：《中庸》以《詩》「宜其家人」爲修齊治平之本。人之其所貧賤富貴，無不以室家胥慶爲樂，而《采薇》《出車》《杕杜》三詩序情閔勞，所謂「王事靡盬，不遑啓居」者，雖以天子之將帥乘戎車，駕四牡，與征夫隸人其情則一，時之所遭，古蓋有之。敏若不幸而遇人之不淑，予何敢固謝？按狀：恭人事父孝，父喪，時從敏若于沔，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之死猶流涕道之，不解於心。佐敏若紀家事，秩賓祭，法度森肅。艱險畢嘗，教二子圭夫、珙夫，皆克自立。婦孫在列，閭閭以和。圭夫□□□年進士，前從事郎、合州軍事判官。珙夫時監四川總領所隆慶府贍軍倉。孫男時錡，補將仕郎。孫女二，長許嫁晉原錢某。銘曰：

天不靖周，蜀禍孔稠。英英趙侯，同國戚休。天哀民劉，乃作之逑。宗牖奠酬，賓筵饋羞。深方淺游，不遺侯憂。侯駕俴收，華途孔脩。夫人奚郵，淒其歸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

〔一〕用：原作「田」，據四庫本改。

迪功郎致仕程君墓誌銘 紹定六年八月

予被命帥東川，眉丹稜程安之從予遊，一日哀其考君行實一編，泣而請曰：「安之不令，繄父兄

之教以齒于士，賓于鄉，升于學。居歲餘，未有所成名也，惟親年之是懼，萬里馳歸，而上堂無父焉者〔一〕，褒肂以哭吾父，吾悔之。念不得先生之文書之墓石，爲前人光，無以志吾悔也。」予嘗讀昌黎韓公文，至於哀歐陽行周之辭曰：「詹在父母側，雖無離憂，其志樂也。」夫人有離父母之憂，而外求所樂以解憂焉，吾謂無是理也。今於安之而信，將授之銘而安之之兄卒，安之持赴，哭不自聊曰：「吾父吾兄之亡，吾皆不及見，吾其行也，以襄父事，以慰母心。雖然，何以贈我？」予亦爲之泣下，迺銘。君諱南金，字叔貴。九世祖別駕君光履，自武昌來，徙家爲丹稜人。曾祖仁仲，祖隋，父益，母楊氏、劉氏。君蓋伯父鼎臣革之子，鼎臣博習士也，爲鄉先生巽巖李公所知。仲明舉昂任于是邦，因内交焉，一時秀士皆從之。君漁獵經史，口誦手勤，尤覃思於音切句投之學。既爲叔父之子，父母性嚴憚，不假人以辭色，君朝朝莫夕，順適無違。父以賓朋詠觴爲樂，家有亡不恤，君必竭力承意，至貨貸以爲養。父母愛諸女，君視父母意，禮娉惟欲，無所於吝。父歿姊妹以治命捐田佛宮，君又敬聽之。教二子，擇所從師，而躬自程督，率夜漏三十刻乃即安。夙興，庭户蠲除，家事不戒而治。其族子洋州史君伯雄過之，喜曰：「吾家久閟弗耀，我强自立，懼亡以繼也，叔父義方若此，家其昌乎！」寶慶元年，季子安之與從子圖南聯貢禮部，安之又以選補學士弟子員，不欲去親側。君勉之使行，將俾求友四方，所以望安之何如！而子之歸也，見父于肂，子之心又何如！君嘗以恩封迪功郎致仕。卒以寶慶三年十二月戊午〔二〕，享年六十，嘯以紹定六年八月丙申。娶石氏，封孺人。生二子：長之善，字子見，爲父卜宅兆，感疾而卒，則六月己亥也；

季即安之。女一人，先適史德麟，再適杜嗣賢。内外孫男女六人。安之兄弟始以母命治富壽鄉横石之阡，孰知其兄得年四十，前葬三月，遂從父于九原，嗚呼！父者子之天，兄者體之連，父篤行而寡遂，兄有志而不年，宜其情之盡而涕之漣。是爲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

〔一〕父：原作「堂」，據四庫本改。

〔二〕卒：原作「辭」，據右引改。

永康軍通判杜君墓誌銘

紹定六年十月

始予逆婦成都，吾舅威州府君教子有榘度，其冢子廣心字德充，威州誨之曰：「魏華父志紹往哲，吾以子妻之，非若世之繫援高門也，將俾女曹觀善刑德焉。」德充服父訓唯恪，敏學馴行，有聞于薦紳間。雖然，予猶未之深知也。德充凡再丞縣，久宦弗遂，予甚念之，將爲之引重于諸公貴人。會李季允臯自潼川移常德，予代爲守，新故侯飲酒樂。故侯曰：「我有婦黨爲射洪令，子爲我舉之，子之婦黨杜某則予不敢遺。」遂以薦書一通授予，曰：「是將舉射洪令者，子以吾名改畀中江丞。」予爲德充言，德充艴然曰：「然則是舉潼川守，非知有中江丞也。況子也方以大公至正表競廉貪，而洫官之初，與故侯更引私親，何示人不廣？子其辭之，不然則以付射洪，使自爲謀，我不敢膺受。」至

是予始知德充之識果有異於人也。德充少鞠於母黨，八歲而歸，逮事王父，事繼母尤得其驩心。劉文節公之妻李與吾外姑舅弟也，德充早親文節之教，氣質以美。又及事舅息齋先生李公嘉謀，見聞染濡，鄉趨近正。以父致仕恩補官，監雅州盧山縣酒務，轉爲依政、中江、涪城三縣丞，知崇慶府江原縣。制置使辟通判永康軍，未上，丁母憂。未除喪，紹定五年三月己亥以疾卒，年五十有四，階奉議郎，服緋衣銀魚。嗚呼，德充而止於是耶！初仕盧山，輸負課於期年，部使者才之，檄攝隆州鹽官，邊敝窒滲，井坎沛然。在依政，郡使輔邑長治租賦，長不嫌其逼。邑有土門堰，官吝於費，歲輒壞，德充賦丈庀役，人利灌輸。在中江，捐奉泉治官舍以奉母。攝令鹽亭，以治稱。暨丞涪城，刑獄使者應懋之留以自助，讞議不向其長，摧鹽法不盡利，嘗米廩不求贏，部刺史、郡守交薦譽之。改秩知江原縣，縣號難治，輸負課爲緡十萬有奇，增楹以築繩橋，民不病涉。至是仕二十年矣，奉賜率緣手盡，聚書求友，田畝不長尺寸。取於物之薄蓋若此，而天亦不畀矜之也。杜氏故隆州仁壽徙華陽，其譜由唐翰林學士遜能以下昭穆可考。曾祖開，祖宣義郎知來，考朝奉大夫、知威州蓋。母導江張氏，繼母江原張氏、雙流李氏，皆封安人，贈宜人。妻封安人，於宜人爲姑侄，知懷安軍嘉禾之女。安人始歸杜氏，德充父祖皆無恙，三世指千，安人左右承事無違。李宜人没，安人哭之慟，繼以毁卒，紹定四年六月某甲子，年四十有九。德充哭母未幾，又喪其偶，益不自聊。明年予歸自靖，道成都弔之，怪其神離而形瘠，爲留數日乃別，抵里門則德充訃聞矣。六男子：長直柔，先卒；次直温、直道、直中、直諒、直養。孫男三人：慶初、慶餘、慶增。初爲直柔後。孫女一。直温兄弟卜六年十月

甲申，奉德充與安人之喪合葬于成都縣金泉鄉坤山之原，先事來請銘，銘曰：

物競我舒，人棄我趨，謙靜有福，匪天道與？而嗇其齡，而扼其驅，幅有所制，豈亶然乎！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

全宋文卷七一二五

魏了翁　七三

故秘書丞兵部郎官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張公墓誌銘　紹定六年八月

開禧二年秋，予以言事忤權姦，與范少才子長、趙全道大全相繼補外。明年參知政事李季章壁薦士二十以實其處，而召者僅四人，唐安張公鈞其一也。公自瀘州通判對便殿，言曰：「陛下初即位，劉光祖嘗以《五箴》進，讀至《思箴》，陛下作而曰：『當從原頭上理會。』大哉王言，真天下國家之大本也！」遂上三疏，其略曰：「陛下之所謂原者，皆爲一權臣所湮，故使天地人之憤塞乎宇宙之內，抑鬱不得伸，以兆其變。因祀隱喪而禮樂之原湮，以臣掩君而忠孝之原湮，殺賢進姦而威福之原湮，廢經反常而學術之原湮。相恐以權，相招以利，而命義之原爲所湮矣；主竊於前，僕貨於後，而爵賞之原爲所湮矣。湮法度之原而本朝美意多廢，湮廉恥之原而人才良心幾壞。陛下即其所湮者以爲規摹之要，其序有六：一者體乾而總萬化之目，二者法祖以還舊制之良，三者用禮樂之實以破曩日之

餘氛，四者修仁義之實以淪曩日之乖氣，五者救活生靈使與權臣倍戮生靈之禍等，六者振厲士夫使與權臣斲喪士夫之心均。則原之湮者徹，何物驕虜，安能勝陛下澄原進德之力哉！」二曰：「今日之最急者，莫急於活百姓。蜀自紹興末年以來，一塵不警，百姓歲輸贍軍近二千萬緡。洎權臣忽開邊於大饑之後，用度繁興，內郡廩庾取之無錙粒之積，調夫繁夥，倍於常賦，激賞畸零既減又復。陛下赤子或死於餒，或死於兵，可謂已極。若非陛下以愛肌膚之心愛百姓，以畏夷狄之心畏百姓，使此念充塞彌滿，以起天地悔禍之心，則國家豈不岌岌！然今亦不過取之天，取之人，取之地，以爲吾用而已。取之天者，欲使實德散爲雨暘，雨暘結爲百穀；取之人者，當散權臣之家貲，以拯百姓之窮困；取之地者，欲舉鄭剛中營田之法，爲蜀民除對糴之害，推之荆襄，以及兩淮，無不可行。」其三曰：「天地之間，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立人極，使彝倫不失其道。惟陛下力行君師之職於一身，以起忠孝之心於天下，苟欲更化，莫此爲切。不然，何以謂之化也！」夏六月旱，詔求直言，公上書謂：「陛下當求之一己，不可求之天地。」又條更化之説一，更弊之説六，辭頗剴切。嘉定三年九月，輪當面對，有「仰觀俯察而見天心未復，近采遠取而見民情不寧，泝大計所自而貨源欲窮，聽四方動息而寇憂難置」，率人所難言。予嘗妄謂直道而行，宇宙間同此民也；正學以言，士大夫同此心也。自非豪傑之士，則屈信消長未有不繫乎時之昏明治亂者。自乾淳至紹熙，人才輩出，一挫於孽韓之凶焰。至泰、禧開邊，大官喑啞，小臣退縮，無敢矯其失者。人謂士氣銷鑠盡矣，而嘉定之初，勉而行之，忠言讜議，尚班班再見。嗚呼！使常如嘉定之

初，則未戾之民尚有夷届乎！公奉使東川，予與之爲代。居數年公卒，予再仕王朝，以言事徙湖北之靖。蒙恩西還，其孤猷子狀公之行，泣授使人以抵予曰：「吾父之友今其存者無幾，將葬矣，墓前之石非執事誰宜銘？」會予被命渡瀘，未皇也。猷子請不已，則爲誌其事曰：公字子和，氏張，其先自文紀葬武陽，至唐大中有名祺者，徙名數于江原。曾祖父弼，以八行遺逸應聘，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終宣教郎、懷安軍教授。祖浚，早有聲上庠。父珣，贈朝散大夫。妣何氏、丘氏，俱贈宜人。公生九年而何宜人卒，事繼母以篤孝稱。紹熙四年登進士乙科，授迪功郎，主洋州西鄉縣簿。再調隆州州學教授，改宣教郎知漢州什邡縣事，通判瀘州。召赴行在，除太常寺簿，遷國子監丞，擢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除秘書丞。請外，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等事，改轉運判官。罷踰年，復元官，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以卒。公自幼藻厲名行，不爲凡兒。少長，直欲尚友古人，一時鉅人元夫率從請益，而得於孫公巖老、范公文叔爲多。出語輒驚人，不襲前跡，才壯意新，自成一家。光宗初政，公上書論國家大耻踰六十年而不復，其末又謂古有四禍，中宮、外戚、閹寺、朋黨，而夷狄不與，其論事皆若素官然。迨對策集英殿，首論舉朝克己而後可以觸一人進德之機，末言皇子萬世攸繫，豈可以世間學者之事責之。有司第其文爲舉首，尋尼於異論，然自是聲譽籍籍薦紳間矣。始仕西鄉，復故侯所廢堰，疏洋原木馬之水以溉民田凡二百餘頃，糗糧用充。修縣學羣秀民而教以禮節，人嘉其知務。及兼餉屬，粹財賦源流爲八十一門，門各有序，有編年，有叢志，又有大序，使長馮公震武甚器重之，今其書傳於世。教授三嵎，留意公養，士之升堂者每以六學相講切。嘗舉張忠獻公《四

勿箴》爲勸，不專厲以科舉之習。什邡縣大事劇，始至，克己如克勍敵，愛民如愛赤子，防吏如防餓狼。」雨暘少愆，詣社稷精禱，必躬必誠。在瀘，會賊曦爲亂，公思所以拒僞帥王鉞、守川陸以待王師者，朝思夕厲，得疾幾殆。丞太常，丞秘府，所陳皆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雖敵己所難受者，皆爲上精言之。逮使梓部，哀矜審克，至論決死罪，或至泣下。常謂人不死於刑獄，率死於水旱，亟請于朝，勾度僧牒以爲常平糴本。先是紹興間田晟領西師駐鄂，歲徵銀絹于東西蜀以充犒賜，公以例遣而部運官吏爲欺，朝廷以罪公。其事雖卒暴白，然里居數年，公不復斯世志矣。元配李氏，通直郎璟之女，繼室費氏，迪功郎洪之女，俱贈宜人。又繼以王氏，封太恭人。有子五人：存老、端老、持子、滿覺〔一〕、驥子。二女子，長適承直郎、瀘川軍節度判官范充孫，次適從事郎、資州資陽縣監酒稅務楊宗之。存老、端老、驥子先夭，滿覺、持子及二女後亡。孫一人，順孫。外孫男女四人。猷子則弟某之子，公謂是大夫之嫡孫，兄弟之子也，命之曰猷子。王恭人推本先意，遂以猷子爲後。將以紹定六年八月丙申，葬公于縣之犍爲鄉清陽仟大夫之墓之側，公所自卜也。銘曰：

磊磊乎德而度也，犖犖乎忱而裕也。滋滋乎善之慕也，顓顓乎守之固也。微主之弗顧也，微命之弗遌也，絀信安於所遇，不以易吾素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

〔一〕滿覺：原作「猷子」，據四庫本改。

雒縣丞章公寅臣墓誌銘

予少之時志於博識，自書契以來數千百載，古人渠矱也。年十有七，從鄉先生章公游，先生必迪以義理，語輒心解，似不以凡兒畜之，予益窃然自愧。慶元五年，先皇帝始策進士，予猥綴科目，涉歷中外凡二十餘年，先生始舉進士。先是淳熙十六年，先生以詞賦舉于鄉，嘉定四年再該免舉恩，與樊武仲庚、譙仲父仲午、賀春卿東寅及予弟文翁偕試于類省試，四人咸在選，先生獨被黜。又三年，與予同産兄高南叔稼、西叔崇、周宗澤巖舉、韓子獻季壬四人偕試，又獨遺先生。得失雖不足深計，而命實有制焉。又三年，當嘉定九年，始見録于有司。明年唱第廷中，調眉山縣主簿。每謂官無卑，皆足以行己。爲簿正則稽民版，抳吏姦；攝校官則明義理，勸孝弟。再轉雒縣丞，則審券劑，明簿書；受米粟之征，則平槩量，削贏餘。所居見稱廉平。耆講學，雖事劇不廢紬繹。耆儲書，雖家貧必畜經史。爲詩清婉而深醇，自陶、杜訖蘇、黄，諷詠弗置。尤善茗飲，不以酒亂德。予自潼川召爲郎從，得先生書，貧堅老壯，將歸就而正焉，而先生年七十以疾卒於官，實寶慶元年七月乙丑。是冬，予亦以言事徙湖北之下缺。《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

楊大夫墓銘〔一〕

威聲憺乎北塞，信惠行乎南邦。未究厥施，賚志永終。偉好謙之承考，將祔葬于漢中，而韃虜内訌，傷其丘封。乃端平之卯月，窆安樂之丙峰，日直壬申，歲陽閼逢。嗚呼！君雖云亡，耿耿厥衷。知之者安、崔、曹、范諸公，銘之者太史了翁。雖墓表之未合，尚斯銘之折衷。《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

〔一〕此題原缺，據原書總目補。

知南平軍朝請江君墳墓誌銘　端平二年十一月

寶慶初元，予以言事遷靖，建士江叔文爲永平宰，叔文從吾友真希元游最久，聞見熏蒸，貌肅而氣和，孳孳然惟講學是崇，不恥問於予。逮予還蜀之明年，起家帥東川，而叔文亦守南平，壤地相錯。聞其綏御夷漢，一境清晏，益信希元不苟求友也。予方遣人問無恙，忽以訃告，予驚悼失聲，爲經理其喪輔以歸。厥明年，其孤燧等以汀州李侯華所狀言行，走介乞銘于行都。嗚呼！饕吏朘民豐

己，天或壽之，如吾叔文之乘一鄣，廉而靜，明而不苛，則速奪之，是可悲也已！叔文諱塤，世家建寧之崇安縣。曾祖灝，朝散大夫、知南康軍。祖臬，迪功郎、藤州岑令，累承議郎。父壽，累贈朝請郎。妣安人梁氏。朝請君嘗以餘財創義莊，闢塾延師，聚族教養，叔文肄業其間，絶出流輩。游庠序，踔厲有聲。兩舉于鄉，一舉于太學。嘉定元年，希元以博士校禮部試，得其文，視知貢舉倪尚書思，嘉其有憂世志。擢第，授迪功郎、福州古田縣東尉。縣有海寇出没，帥守檄叔文檢視戰艦，道與賊遇，密授弓卒，擒其黠者，餘黨悉遁。任滿，關陞從政郎，調武岡軍司法參軍。郡守問以綏御之要，對曰「吏廉則邊安」，再三奇之，命攝僉書判官事。有淫祠號剗平王，丞祝憑附，至用人于廟，叔文請焚祠毀像，籍巫祝之資以犒軍。循文林郎，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平反死獄，執憲明允。刑獄使者葛公洪、刑部尚書徐公應龍競舉之，改通直郎知永平縣事。以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縣故僥地，其俗有如甲殺乙則乙家執丙以償，而書于牘以識其事，蓋洞徭無所赴訴，而籍丙之詞以聲甲之罪，其事曰準擊，其牘曰木契。甲雖不得免，丙則冤矣。叔文彊以王法，因告部刺史憲其禁。永平當滿，予惜其去，請于京湖制置使，辟差通判本州。吏民習其教，而予又得與之處者二年。差知南平軍，過家首問政於希元，希元爲序諗之，大略謂：「叔文之先象州以吏治名當世，叔文以世學踵世科，推所以治靖之廉白清簡者而治南平，斯可矣。若錫光、任延，漢守將耳，於交趾能興其禮義之俗，於九真能迪以父子之性，是變戎而華也。今之吏細者爲蝨爲蜎以嚙人之膚，大者爲貍爲貙以齧齒以血人之顱，以物其家，以封其孥，於是民始群然喪其樂生之志，而自棄於盜賊之徒矣。是驅

民而狄也〔一〕。以中國之士大夫爲天子之命吏，而其所爲亡異於狄，亦何怪其民之狄哉！」叔文聞其說，既躬蹈之，又以風屬城之爲吏者。公嘗條五事以聞上，極陳邊障空乏，不宜視内郡科調，而於支移之虚名論建尤悉。大抵如軍裝布帛取之成都不以時至，而梁山軍衣紬、忠州博馬鹽、給賞茶、恭涪諸郡袍襖之類，皆不報期會，惟大寧監歲計鹽租可救目前之急，然視舊纔十之一，惟有徑令輸總領所而對折南平當輸之錢，亦可乎！自餘所陳，皆居郡日熟察民隱，可爲永利者。蜀帥上其政最，將以叔文知開州，未及報可，疾不可爲矣，實紹定六年八月二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五。娶張氏，封宜人。子男六人：燧，寶慶二年進士，爲從事郎、汀州軍事判官；鍒，受公遺澤補將仕郎；鎔，紹定五年進士；鉌，貢于鄉；錝、錡，未仕。女三人。諸孤卜以端平二年十有一月甲子，奉喪窆于建陽縣西臺山之原。嗚呼！以身發財，以財發身，反覆之間，而仁不仁。自貪競成俗，驅龍蛇以賊吾民。如吾叔文，以清白足以信乎屬境，行乎殊鄰。蓋叔文所謂吏廉則邊安者，服之終其身。是心昭昭，吾知江氏之世有人也。是爲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三。

〔一〕驅：原作「馳」，據四庫本改。

朝奉大夫知巴州常君有開墓誌銘

始予守潼川，常君子先有開宰涪城，頗有惠愛心，實嘉之，列諸朝曰：「剗除苛政，撫字疲甿，曾未期年，已見成效。」蓋承貪虐之餘而能撫摩燠休之也。又十有餘年，君再轉而丞吾州。予返自南遷，君辱臨焉。里之父兄子弟又能道其調護火井夷情，予益知子先之行浮於詞也，言于制置使李季允臯，辟知巴州。予守瀘而君寓是邦，又得亟會，於是端平改元，年七十有七，精神爽伉，髮目炯炯漆黑，如五六十也。八月庚午，忽以疾終于家，其孤南强兄弟卜二年八月丙申葬巽山之原。予承詔入覲，道瀘，而南强、南金乞銘，謝未皇也。行李追至京，請益恪。予閱其狀，系出唐宰相衮之後。六世祖惟簡，銀青光禄大夫、監察御史兼散騎常侍，寓居于蜀。曾祖拱，忠翊郎。祖揚，修武郎，徙名數于富義。父仁，紹熙五年以慶壽恩授迪功郎，及君陞朝，累贈朝奉大夫。妣蒲氏，贈宜人。君幼而就傅，授書過目成誦。修武謂「是子也，大吾門者」。兩與賓貢，舉慶元二年進士，調宜賓縣主簿。嘗攝令，究心職業，刑獄使者王勳廉知之，會寧囚斃于圄者，多檄君換理曹臨鞫得實。使者交舉之，調榮德縣令。名室「廉勤」，朝夕服念公。井鹽爲吏衰減，行旅不通，則抑配齊民，君檢扼吏姦而除其害。歲餘，丁父憂。免喪，授潼川府録事參軍。居民失火，有疑縱燎者，凡被執詣府，立斬以徇，人利賞相誣。君白府，請俟訊爰得實乃辟，民用弗冤。復調渠江縣令。安沂公丙宣撫全蜀，有嫠婦挾

公書以求直，而婦之辭妄，君一折諸理，兩造咨異，沂公亦不以爲忤也。改宣教郎知涪城縣事，勸分以救饑，編竹以楗水，民用奠居。通判重慶府，先是黔以鹽糴米，久之而弗給鹽，更以免錢役之半，米既入而役錢之斂如故，君受臺檄覆視，請併以夏秋役錢對給，且減蠲糴十之三，著爲定式。再通判邛州，會雅邊有警，帥閫遣君閱關隘，招土丁。君條陳防守之要在牛口，且乞官備器械，縣儲廩糗，尉差右選以任訓練之責，悉見聽用，夷不敢犯。君前後四十年，書十五考，積官至朝散大夫，巴州之辟報可而君不及拜矣。嗚呼！理道不競，士罷憊不才，與吏爲市，視民如仇者，此無以議爲。號健決有能，往往敖狠貪黷，以私喜怒肆于民上，其害甚於不才。若君之謹飭和平，終始弗渝，而不得乘一障以没，是可悲也。娶楊氏、勾龍氏、先氏，皆贈宜人。子男三人：南强，以明堂恩補將仕郎；南金，將以君致仕恩補官；幼子申。女一人，適眉山進士孫嗣勛。銘曰：

秉德兮靜淵，居官兮飭虔。恂恂兮，吶吶兮，如不能言，所居而稱焉。已矣乎，常子先！

姪女端意墓誌銘　端平二年

導江黄不已以書來曰：「之純昔歲客臨安，辱先生之知，許以弟之子妻之。其後先生南遷，之純西還。乃紹定元年十月，外姑李夫人醮子而遣叔舅叙州史君賓遠以歸于我。名端意，小字廣，今年年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三。

二十有七，有娠，尋感疾以歿，實端平元年十二月戊辰也。烏乎痛哉！大人哭之慟曰：『爾之柔順端靜，不妄言笑，自爲我家婦，七年之間，以爾庶姑與爾毋之喪，綵衣佐餕。曾不再歲，爾乃疾病，乃不字，乃罔克壽，以重爲我哀。』越五日壬申，先生亦以辭弔之曰：『爾夙喪而父，前歲又喪而母，爾遭閔凶亦云極矣。既極而通，汝之舅前誣盡白，方以郡紱起家，夫子有聲士林，亦將簿正成都，爾乃殞棄盛年。爾之諸父唯吾獨存，遇此不淑，其何以爲懷也！』之純痛惟婦幸而生於鶴山先生之家，又幸而能馴諸父之訓，而其不幸乃有如祝辭者。今命日于著龜，將以端平二年□月甲子葬于□□鄉□□里□□山，伯舅幸賜之銘。昔柳氏之小姪尚託柳州以不朽，柳州伯舅之所不爲，婦之年又不爲小，不宜使視柳氏小姪弗如也。」某執書哭不自勝，爲之銘曰：

喪父景翁，喪母李氏，叙守文翁，亦復爾棄。僅存唯吾，與兄尚志。吾以君召，窀不爾視。爾舅伯恭，爾夫不已，求我銘窆，予尚忍識！緘淚矢詞，以納諸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三。

又見光緒《灌縣志》卷一三。

知巴州郭君叔誼墓誌銘

端平二年三月

慶元末，予試吏西川幕府，與郭君幼才爲僚。暨守眉，幼才爲青神宰，戢姦弭訟，崇學厲俗，有治理聲，予嘗以陞陟論薦。其後南海崔正子與之制置四川，辟君巴州，則已迫致事之年，權相持不

可。予爲言君之才開明彊濟，往往精練少年所不及，況西山爲西南劇，惟才是擇，何可限以常制。相不能難，後果以治理聞。後九年，予論事南遷〔一〕，君固無恙也。又二年，歸自瀘，其孤允文墨絰過予，睨以郭方叔黄中之狀，爲艴然以駭。其略曰：公諱叔誼，幼才其字也。郭氏系出唐汾陽王，後有諱及者，爲廣都令，因家于縣。及兄甫爲御史中丞，妣宇文氏。王考之邵，妣楊氏、張氏。考澤，以公貴贈朝散大夫。妣楊氏，贈宜人。伯父汾，號冲寂居士，以孝友文學聞于鄉。娶宇文氏，生四子，君爲仲，庶母史宜人出也。大夫無子，取君爲後。氣禀凝重，七歲强記過人，十二能屬文。幼失庶母，至喪冲寂，執喪哀甚。已而所後父母即世，公煢然自立，與羣從刻苦自勵，有聲在庠序間。淳熙十六年，以詞賦舉于成都路轉運司。紹熙三年再舉，中類省試。宇文夫人卒，服心喪。慶元元年，始賜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監成都錢引務，至六年始領事。蓋君三十八而第，第九年而禄，處之晏如。始仕如素宦，吏無敢易。一日使者猝至，問歲出内幾何，同列噤無敢對，公引牘敷陳，指畫口喻，會稽立就，使者奇之。後有欲減新引之料而以鑿過舊引對抄，吏雖知有鍥薄銷蝕之弊，畏上官，屏氣不吐。公曰不言爲愧，言爲罪，寧罪無愧，力陳其事，退又白之餉所。令下，果詰所從，部使者始不能容，以鄉嫌去，兩易漢州綿竹主簿。朝廷復紹興舊制，命試教授，公中其選。參知政事李公壁爲守，檄攝理掾，事有盤錯，輒引與謀議，讞議稱允。改眉州教授，改辟東川簽書判官，用舉者改宣教郎，知眉州青神縣。首推搉酤以遠利，攷覆簿書，分泝銷注，以杜重催豫借之弊。兩造在庭，促席咨訪，立爲剖決，獄無滯囚，邑無冤民。通判簡州，一再

攝郡事，節費助邊，爲緡錢三十萬。通判瀘州，攝安撫司機宜文字，修城埤，積倉斛，復養濟院，皆與有勞。會巴有劇盜，大爲一方患，始至，大明賞罰，盜賊屏息。潰卒過境，執拘以歸制置司，巴境用寧。廩人以其羨二百石獻于州，公即以實常平之虛數。絶饋獻，希宴遊，不飾厨傳。考試類省，崇雅黜浮。四年不代〔二〕，有懷歸意，會得怔忡之疾，遂致其仕。以慈明慶壽恩封朝奉大夫，尚羊林下者八年，以壽終，實紹定六年六月八日也〔三〕，年七十有九。自號肖舟老人，築室藏萬卷書，皆手所校讎。遺文有雜著八十卷、《肖舟詩藁》二十卷、《理學語類》三十卷、《續通鑑長編增添綱目》二十卷、《温公通鑑評》三卷，藏于家。元配費氏，贈宜人，亦先三年而卒。子四人：允成、允行，皆將仕郎；允文、允久，皆業進士。允文以後叔氏。女二人，長適貢士費伯午，次適儒林郎、監懷安軍珍多鎮酒税費伯英。内外孫十五人。端平二年三月甲子，葬于縣之靈溪鄉震山，以費宜人祔。君氣雖勁而心則厚，事親居喪，鄉黨有聞。推田廬以畀同産弟，所至與俱，易職田以周外黨之乏。不尚苟同，雖壓以達官貴人，遇所不可，慷慨論辯，不爲勢屈。人或以執拗目之，不知其惟是之從也。而嘗以謂二氣五行流行於天地間，雖曰厚薄殊禀，剛柔異劑，然陽勝者多勁直，陰柔者多委靡。世衰俗壞，士大夫依阿苟容氣使，莫敢異辭，雖梁丘據之可否，滔滔皆是，故於君之事有感焉。銘曰：

德而度，其守維固；執而求，靡迹之留。其行若流，其止若休。靈谿之幽，我銘孔昭。《鶴

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三。又見民國《華陽縣志》卷九。

〔一〕遷：原作「還」，據四庫本改。
〔二〕代：原作「伐」，據右引改。
〔三〕八日：原脱，據右引補。

杜隱君希仲墓誌銘

端平二年三月

予自幼與内外羣從兄弟皆從杜德稱先生遊，蟲飛而興，日三商而罷，夜窗率漏下二十刻，受館十餘年猶一日也。厥後弟兄連年舉進士第，析圭持節者相望，余亦忝禁近，而公卒不偶，命也。端平二年，今天子親攬萬機，凡權相所擯抑者以次收召，余玷選中。將朝，公之子衍狀公之行謁銘，余方抱空而前，志慮紛棼，引筆遄閣，則又念末俗涼菲，師道浸微，於德稱先生之葬能不慨然？迺次其行而銘之。公名希仲，系出唐工部郎中子美之後。曾祖隆，祖該，父師望，皆潛德弗耀。師望壻于故驛之樊，家焉。生五男子，公其四也。未卯，卓犖不凡。母疾方革，公能盡孝以起其疾。父年彌高，公能竭力以致其養。凡生事死葬，惟禮之遵，有人所難能。安貧力學，窮晝夜暑寒不間。早有聲庠序間，郡博士禮延之，以爲多士式。平生斥攘釋老之書，崇尚禮義之學。士有嘆老嗟貧者，公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窮不得志，則修身以見于世可也，奚其憂？」其受産則辭腴取瘠，其約己則賙貧折券，斥淫祠之方熾，策曦變之必亡，是豈無見而能爾者。所爲文早歲富贍，晚造清遒。試有

司弗合，浮湛閭里，節衣縮食，以經理其生。家日以饒，授諸子學，躬自程督。年六十三，得疾，謝鑿却藥，遺令毋奉佛老。嗚呼！師友道喪，士不知學。古人自幼儀簡諒，方甲書名，禮樂射御書數，朝省莫習，序分彪列，循序而進，如農之有畔，所以習德輔性，爲《大學》止善之本基也。自科舉用人，無復有入學之次，而況士苟於得，涉獵經傳，以佔畢訓故名物度數爲不足學，襲浮踵陋，架虛鑿空。苟能纂爲詞章以欺凡有司，紿取聲利以駭庸夫孺子，則舉世譁然師之。於是小學之師廢而大學之基不立，吾於德稱先生之教而重有慨嘆云。德稱取王氏，以慈明慶壽恩封孺人。男子三人。女子子二人，適張某、高某。孫男子十三人〔一〕，孫女子五人。曾孫男女子六人。將以端平二年三月甲子窆於縣之正本里兑山之原。銘曰：

釋老之患，幾於無儒；科舉之學，幾於無書。舉世由之，德稱病諸。我銘昭之，以警世愚。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三。

〔一〕孫：原無，據四庫本補。

程叔運掌墓誌銘

端平二年三月

眉丹稜程叔運豪雋明辯，有志斯世。嘉泰元年，予校士眉山，得其文，紹定元年始策名類省試。

明年射策廷中，占第乙科，以恩升甲，授文林郎、洋州觀察推官。徒步杖策過予渠陽山中，問所從來，曰：「掌不佞，訪洪公咨夔于於潛，謁真公德秀於浦城，聿求當今名教宗主，觀善而歸。今見先生，志願畢矣。」袖出一編書，大廷敷對之文也。內而乘輿宮壺，近而政府臺諫，三衙宦寺，外而山東邊防，和戰利害，鑿鑿牙頰間。舜俞爲序以送之，希元識其後，又爲記孝友堂以旌其世德，予爲書之，且賦詩以遣之。予歸自靖之明年，叔運再調巴州教授。予方期之以遠，則聞死于寓廨矣，實紹定六年七月也，享年五十。其孤恪共治命，以端平二年三月七日葬于雲歸山故居之北〔一〕，泣而前曰：「吾父易簀之言曰：『吾羈而窮，惟鶴山是知；吾葬而銘，惟鶴山是祈。汝不吾從，吾死不瞑。』走也敢以父之請請，其哀矜而賜之。」予不忍辭也。叔運諱掌。程氏系出武昌，世家丹稜。曾王考誥。王考炎，以孝友聞，今以名堂。考士龍，鄉貢進士，予嘗銘其墓。妣褒忠史氏。叔運蚤歲能屬文，年十八貢于鄉。家貧，自丁父憂，千里負米爲孀母養，破窗敗壁，紬繹編摩，亹亹亡倦，以是聲名籍甚。繼丁母史憂，自喪至葬，禮而度。有姑歸二江之膺氏，貧不能窆，求予言一舉四喪。其後客遊梁、洋，始得諸公貴人資之，稍稍即故居增築，歌哭有所，歲時伏臘亦僅自給。雖然，其勞甚矣。初至洋州，即徹新官寺，誘勸悍俗。未幾而邊難作，四川制置桂如淵檄令犒師于青坐、華陽〔二〕。隆冬犯寒，攀木緣磴，遍歷山寨，盡革虛名占籍之弊。今禮部尚書李公鳳爲四川制置，喜其深識疆事，將辟置成都鈐司幹官，爲有氣力者奪去。利路轉運司又辟教授巴州，多士方屬心，而未及設施以死。方叔運未仕時，遍觀歷覽，多所知識，雖草茅言事，動中機務。予在潼川，嘗告予三事，謂景獻之喪二年無主

鬯者，謂鞏州之師傷於不審，謂靖康、開禧之禍起於君子之不見用，予固奇之。洋州太守程侯伯雄參謀制閫，叔運論關表五郡兵將之弊，疏漕運便宜，計關防利害，程甚稱之。今四川制置趙敏若帥興元，上《婺憂十議》，曰議十八族，議結邊豪，議守險隘，議城漢中，議用義士，議處忠順軍，議趯金州軍，議羅夏熟，議親僚友，皆當時急務也。類省程試之文，條餉所一歲錢穀出入，分畫區處有理，此豈局於舉子之科臼者！嗜周、程子及朱、張氏諸書，尤詳於歷代通鑑、本朝國史。爲文不求合程度，不唾塵爛語。嘗舉韓、秦故相之誤，聲之樂歌，以切時政，爲趙公所稱，館遇甚久。今有《雲歸鼓吹》、《自由編》、《歸田心畫》、《萬物吐氣編》若干卷，藏于家。爲人彊項直情，人有善稱之，有不善攘臂厲辭叱之，故所至落落。有田數頃，舉其租爲義濟以惠貧弱，爲姑捐俸營田宅，爲湯藥之助，爲叔祖出緡以歸其已易之屋，爲鄉子弟之貧者招束脩以資其學。先是在洋州，適當武休之變，至巴南則代者過更而弗授印。叔運平日負氣，不肯爲人低屈，竟以鬱勃不堪致病而斃。予嘗反復「浩氣」一章，大率集義以爲主，不集則餒；持志以爲帥，不持則暴。以叔運剛大之氣而加之直養無害之功，則行行之由，亦可以爲聖門之高弟矣。觀其自贊有曰：「麤厲猛起，頗欠時中，彊矯磨礲，晚果有功。」方以覘進學之候，孰知其遂止於斯也！娶蒲江譙氏。生二子：踏實、務實。銘曰：

不可屈者志與氣，不可必者時與位。誰挹其逢，十步九躓，鬱鬱泉原，含憤賫志。爾藏既固，尚輔于爾後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三。

〔一〕七日：原脱，據四庫本補。

〔二〕青坐：四庫本改作「青神」，按此所述事當在漢中、洋州一帶，與青神縣了不相涉，疑青坐、華陽乃堡寨之名。

全宋文卷七一二六

魏了翁　七四

知富順監致仕家侯炎墓誌銘

紹定六年正月

余蚤識家侯季文甫，吉士也。假守眉山，於鄉大夫士之賢者益知侯爲人。侯筮仕年已四十五，練洽於物情者熟，重以世載清約，睘萬事退然如不勝，而勤小物，臨大節，凜不可亂。余嘗識侯在富順時與諸郡守謀討賊曦檄及爲侯記積善堂，以爲盡所當事而無計功蘄獲之心，庶乎知侯者。記之年侯八十有四，後三年，余蒙恩歸自靖，則侯已卒。厥子寅翁以葬告，累其行請銘諸碑。余按家氏見於《節南山》之亂及《春秋經》，至晉大夫僕徒、唐侍御史方，世濟休聞。方事德宗，以言事忤姦臣杞，出刺戎州。自戎居眉，族乃大。方五傳曰季遵，爲導江令，恥仕孟氏，隱岷山之麓，寶慶初錫號沖潔。三傳爲大理評事正，正生朝議大夫隱，隱生太中大夫定國，歷懷安、渠、嘉三郡守，是爲侯之高祖。曾祖彬，元豐三年進士，哲宗朝爲尚書吏部郎中，六持使節，贈銀青光禄大夫。祖彦，知資、榮二

州，紹興間用趙忠簡公薦召，未造朝卒。考鑄，知隆州，贈宣奉大夫。妣淑人孫氏。侯諱炎，季文甫其字也。爲人篤謹端静。自侯之高、曾、祖、禰宰郡持節，而家無厚藏。淳熙□年貢于潼川路轉運司，後以父任入官，主金州石泉縣簿、雅州司理參軍、知潼川府鄒縣、通判叙州、知富順監，丁内艱，起知資、彭、普三州。自始爲吏，已能爲邦人延師，士知敬業。去之日，盡籍所載書留于庠，使學者稽焉。爲理官，捐廩給以葺囹圄，植庭楠以蔭繫囚，茶馬使故入洪雅簿趙璧贓幾萬緡，侯直其枉，使者加盛氣詬病，不能屈也。砦將誣兩平人爲蕃人盜邊者〔一〕，必實之死，侯瞷其非，請于郡貸之，弗聽。守既知其冤，益重侯，侯終以鞅鞅。鄒縣二十年皆攝令，人疑其不利，虚正寢弗敢居。侯至，新其寢以將母。積負三萬緡，侯疏滯己責，未幾縣以治，則又闢齋居以燕賓友，甓經涂以利民旅，無復近世簡陋莽鹵之政。叙州譯將言夷人將以某日絶馬湖，意叵測。及期而至，人情恟動，侯曰此譯所爲耳，召而令之曰：「一夷人過江來，乞汝首以殉。」譯犇命不遑而夷駭矣。渠、廣劇賊羅從義爲民害，既逮，瀘帥欲徙之沉黎，以責後用。侯言黎接六詔，萬一從義走夷中，是資寇也。帥動色，爲改之。侯之晰情制變率類是。抵富順之明年，曦以蜀叛，侯憤惋至忘饗寢。母問故，侯具以對，且曰：「萬一變作，守城臣當死，爲母憂，奈何！」母曰：「死城郭，分也，非吾憂。」侯乃夜自爲書告本道使者，吏竊藁去，侯不問，馳使四出。告至叙，叙守薛君九齡亟和之；至帥府，帥府布其言十四州。已而叛勢鴟張，皆沮且怖，侯不爲變。曦誅，侯亦不自言也。母喪去官，除喪，宣撫使安公上富順抗僞事，請知開州，又薦充監司科，侯辭。起知資州，宣諭使吴德夫獵奏移西師屯成都以

實内郡，安公舉以問侯，侯曰：「雖僅救目前而有二慮，凶年糧不足則聚而逋掠者難制，歲久長子孫則浮而驕脆者難用。」安公然之，奏留四分之三不遣。資西門曰珠江，侵齧城下，侯捐錢千萬築五堤而北之，又捐三百萬置鹵井，歲收羨爲修隄費，劉文節公實記之。又捐二千萬有奇代民賦，葺王子淵諸賢祠。築奇文館，朔月月半屬學士試藝，優奬風厲，歲大比得人爲多。置内江井，增隸于學以養士。資人謂侯三世守此土，築世德堂爲生祠。祠吏非古，生祠又非也，亦以識懷允之誠云耳。守彭，會慮真批大安，叛卒踐普、遂，赤白囊星火急，而三邑期會弗應，助邊犒師之費凡五百有奇，皆取諸節縮之餘財，不以厲民。縣告豪民匿稅版，民未就逮，馮氣力越訴于監司以屈郡縣，侯辯折其姦，使者不説，捃拾無所得，反以是知其廉。最後守普，承兵火盜創殘之餘，折闆訟，簡冗費，代民輸者又視資爲贏。學故有没盜田，載祀四十，鄉人有爲盜謀，並緣宣撫司檄反其田，士論弗與，猶欲爲盜地。侯具本末白宣撫使，復歸于學。侯自普歸，即謝事里居，聽聰視明，神正志彊，婚友往來，細書十行下。仕至朝奉郎，不復遷，曰：「吾仕最晚，幸不墜先澤，有官遺子，足矣。」十九年三遇異霈及磨勘所當陳乞，凡五官不遷，嘗請諸朝，以襚其先人，弗許。事孫淑人極其孝敬。侯雅不以吏能名，而治劇邑，宰彫郡，未嘗如今人皇皇求利於搉酤米粟之征，率能興仆補滯，去之日必裕於始至，又能推有餘以爲民賜。平生踐行以約爲主，温敝甘糲，大行不加，族燕酒不過三酌。自富順喪母而歸，室燬於火，脱輔于僦居〔二〕，廟無序賓之位。自退休始有室廬，歲視租之入，盛暑祁寒周族人之急者至于再，凡三十年不易其則。故居官號良吏，居鄉稱善人，是宜壽考康寧，膺受遐福。或謂侯嘗

昧旦見天上宮闕，隱隱有朱書「壽圃」二字，爲侯上壽之證，是誕漫之説，不於其本焉求之。《書》曰「天壽平格」，彼動於怪神者安知此也！紹定四年六月甲子，以疾卒于積善坊之里第，年八十有七。元配丹稜史氏，故夔州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壽朋之子，繼室峨眉楊氏、林氏〔三〕，贈、封安人。二男子：羔，先卒；寅翁，前修職郎、綿州録事參軍。二女子，長適從政郎、前文州曲水縣丞郭守中，次適故從事郎、邛州大邑縣丞虞珏，再適宣教郎、新知成都府新繁縣李温。男孫三：森，以侯致仕恩補將仕郎；雙榮、雙頂。女孫三。葬以六年月正元日，墓在金倉山之原，祔于隆州府君之兆。余早入仕，及接海内諸儒先，每見昔人言論風指，務存有餘不盡之澤爲可繼可傳。今之君子小有才智，則勢相馮，利相誘，得之不翅杪忽，厥喪固已丘山，甚至斬艾其先世所以遺後者，豪髮不疑於行。此余於侯之葬深嘉屢嘆之，而系之銘曰：

成周取人，曰常與吉。家邦浚明，載祀綿歷。下逮春秋，曰德匪才。字敬則裕，汰愎則裁。人之一心，與天地貫。盛窮壽短，非可智筭。家侯存存，動與善俱。所感所遇，吉祥畢儲。彼巧捷者，則殆且棘。謂予不信，於侯是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

〔一〕砦：原作「柴」，據四庫本改。

〔二〕脱：原作「説」，據右引改。

〔三〕林氏：原脱，據右引補。

學究焦君巽之墓誌銘

予行半天下，爲碑銘多矣，而於漢嘉焦遂良之請，爲之慨然。蓋自予筮仕佐西川幕府，遂良之考君以累舉恩爲四川特奏名進士第一，見其冢子日華，言行克肖。亡何，蜀之士仕王朝者自費蜀公士寅以下招其來，授學究出身，詣吏部擬眉州司户參軍。未拜書，卒于逆旅，日華與其弟遂良舟其喪以歸。今三十餘年，雖日華行營宅兆奪於巫史奇衰之説，不克葬而卒。卒之明年，遂良始得卜于古賢鄉之坤山，得日于明年八月甲子〔一〕。嗚呼！古之葬者，日月有時，丘封有度，昭穆有位，非有陰陽之拘、風水之疑也，惟誠信於附親附棺之物，神明乎致生致死之分〔二〕，孜孜焉是之究圖耳。爰自青囊之説行，士有没齒而不能揜其親者，桑門之供盛，民有蕩産而不能供其費者。焦君之始識予與予之聞君之名，予時冠昏未久也，今既踰中身，冉冉老矣，而君之殯肂在堂，猶不得以首于丘也，而又不得予銘，則齎恨何極！遂良之請則死者之心也，予不敢辭。君諱巽之，五世祖父自彭徙嘉之夾江。曾大父晟。大父松。父昌彦，官從政郎，取蘭氏，生二男子，君其仲也。蚤明晤，能自力於學。淳熙元年始舉于禮部，既挫愈勵，貫通古今，論説經子，有《詩總》，有《易原》，有《曾子解》。宣城孟誠之綸久仕于蜀，得君于劉文節公，宰藩持節，必招之與俱〔三〕。主賓欵繹，凡可以進賢揚善、伸達幽枉者，未嘗隱情惜己也。畜厚思渾，有志當世。伯

氏卒，從政悲不自聊，君左右以怡顏，爲治喪恤孤，以承考志。里有矜寡艱阨死喪之事，率盡分爲之。吉月會同宗同族，旌子弟之尤以勸能者。縣庠湫隘不可居，合鄉人新之。其所爲皆足以善俗。元配單氏，繼室以楊，皆同郡人，皆有令德，而二子亦皆以明經舉于鄉，人謂刑善觀德之效云。孫男女二人，曾孫一人。銘曰：

古之命民，積於比閭，月屬歲校，鄉登其書。鄉治既廢，科目取人，一日之伎，爵之終身。法雖孔敝，間亦得士，有如誠父，使在鄉遂，衆賓之席，亦於君避。天道夢夢而昭昭，是昭昭幾何而夢夢矣。匪終夢夢，爾子孫是似。《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

〔一〕八：原脱，據四庫本補。

〔二〕乎：原脱，據右引補。

〔三〕俱：原作「居」，據右引改。

監成都府錢引務鄧君應午墓誌銘

予守潼川，鄧明父應午爲中江縣尉，恂恂守道，言吶吶如不能出口，予固期之，尚疑其重遲也。又明年春三月，某以君命召上印綬去，道中江，館于縣寺。會居民失火，屋比延燬，予挾從行壯士巡

火所燬，隨宜翦撲，至則明父已率巡徼吏奮身顏行，拔藩徹屋，不移瞬而火熄。厥明，予拊而勞之曰：「尉不當如是邪！」尉斂板百寮底，誠卑且賤矣，然近民莫尉若也。譏盜訊囚，追亡擿伏，始一不謹，禍且蔓延。亦猶救焚，不務遏截，炎炎孰禦？予於是始信人之不易而儒生之果可用也，上其姓名於朝，詳刑使者應君懋之、茶馬使者鄒君孟卿聞之，競薦其才，乃以功令關陞從事郎。十七年，調華陽丞。予既召入爲郎從官，每與蜀之有位者書記往返，必稱明父之才。未幾，予以言事得罪，屏之南州，聲跡夐絶。予歸自靖，明父之子有中來言曰：「吾父不幸死矣，今卜兆于會中鄉之坎山，得日于今年十一月甲子。哀惟吾父以職事受知于子，不由左右之容。維子之故，歷事監牧，皆受不凡之知。今不得子銘無以逭不仁不明之責。」予瞿然問故，則寶慶元年七月十三日殞于風淫。嗚呼，明父而止於是乎！明父自嘉定六年以詞賦爲鄉舉首，九年再舉，中明年進士第，調中江尉。潰卒薄近竟，人情洶洶，明父程督守禦，人恃弗恐。歲大疫，力請于臺閫，飯飢藥疾，至捐俸以資之。同年進士徐君仁恭卒于閬中簿正，爲字其孤，恤其家。府尹李公杲風力峻厲，明父詣府白事，爲康色顧之，屬之城築，屬之糴廩。郡有疑獄，累歲不能決，刑獄使者以付明父，一訊立辯，囚賴以活，自是益見信任。令攝銅山縣，明父移書縣令，俾其督吏治賦以應期會，憲臺屢趣不行，令亦謂明父言然，卒以逭譴，人兩賢之。又令攝通泉，以縣令鄉嫌辭。既不獲命，則植縣綱，擿吏姦，爲教以諭百姓之怙勢逋租者，不浹旬而令行財裕。十七年，調華陽丞，部使者今工部侍郎黄公伯固俾攝縣事。縣爲西南劇，晝理邑事，夜覈訟牒，剸撥中理，吏畏民安。黄公才之，學校之校比、河渠之畚築、將士之廩給、征

商之檢扼，悉以付之。或譙其煩，明父曰：「事無精粗，莫非學也。」鄆令久虛，又俾攝事，縣以大治。既復而又攝，去之日鄆人繪而祠之。華陽考滿，黃公惜其去，辟監錢引務。至則官寺圮，役丁窮，上下蕩亡紀律，君爲振而新之，凡出入虛實之數，增減少多之額，工役勤惰之別，皆籍而記之。黃公勞之，爲請于朝，自官吏至役徒悉增其廩給，職業用勸，國無乏用，實昉乎此。嗚呼，人果不易知而儒生之果可用也乃若此，凡謂儒生不適用者，特腐儒爲章句，習佔畢，不知事無非學而拘滯一方者耳。明父世居新都之彌牟，其家彭之濛陽自王父始。鄧氏系出東漢司徒禹之後，子孫散居蜀右爲多，今成都、雙流、新都皆其裔也。曾王父仲和，生三子，其季曰師況，登紹興十一年進士第，則明父之王父也。奏辟通判潼川府，未期卒于官。父森，妣王氏，生二子，明父其季也。生有令姿，方在齠齔，親疾累月，憂無所出，刲股和藥，親疾少差。既卒，執喪如成人。王夫人性嚴厲，明父得其懽心，事庶母宋夫人惟謹。既壯，兄弟相依。兄嫂以家事自任，俾明父一意遊學，明父德嫂之恩，死爲之服。或以無服靳之，明父曰：「昌黎不以義起乎！」鄧之族大而多貧，明父事諸父生則致其養，死則賻其喪，世絶者命之後，女笄者釐其娉，親黨有札喪之事必身任之。嗚呼！古之學者爲己，蓋有所事者矣。元配李氏，繼室以趙，贈、封皆孺人。明父卒後，宋夫人尚無恙，年八十九乃卒。有中今以趙氏之命求銘，銘曰：

古之所謂學，以明德而美身；所謂士，以範俗而明民。道湮民散，則嗟卑而居下，惡囂而欲贏。以予觀於明父，事無精粗，必信必誠，尚庶幾古道之有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

中奉大夫知邛州李公駿墓誌銘　紹定六年九月

予被命帥東川，道漢嘉，李君伯言合其昆弟之子巽戚姻黨里賓酒送迎，君在羣從巋然獨存，於是生七十五年矣，風采精贍，論議娓娓，心竊異之。別僅旬時，其孤當楫、當煒以狀告銘于瀘，且乞銘，爲之瞿然失聲。李氏自唐御史大夫贊皇公栖筠、丞相趙國公吉甫、太尉衛國公德裕以來，凡十一世。迄曾祖浩，熙寧中登進士乙科，積官至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祖觀，崇寧初榜登進士第，官至太中大夫，累贈少師。自太華徙嘉，生二子：曰昌謂，官至工部侍郎。洋州取王氏，贈淑人，生四子，君在第三，諱駿，莊重好修，自同儒素。凡再舉禮部，擢慶元二年進士，侍郎尚及見之，每以訓其子曰：「吾門自入蜀以來，繼八葉科第自此始，女曹勉之。」初調隆州貴平尉，盜入境輒敗，論差役曲當民情。前諫議大夫傅公伯成爲祥刑使者，知而舉之，再調重慶府巴縣令。峽俗囂訟，分疏曲直，民用勸止。有巫左道惑衆，寘諸法。前後守賢之，引以自助，使者游忠公仲鴻又知而舉之，遇事有盤錯，或傳爰訊鞫之不辜，率以屬公，見稱明辯。尋改宣教郎，知濛陽縣。州以積負逮吏無虛日，君白守定會期，公私胥便。堋口水灌輸民田，歲以首春爲坊，縣之工材率先諸邑。通判漢州，又通判遂寧府，皆大郡，關決敏明，吏重足立，無敢慢。在漢嘗攝石泉，在遂嘗攝宕渠，所至以嚴明稱。知永康，大修學官，興李侯祠，通商阜財，扼凶掩骼。知普州如

治三郡。屬有疆事，軍潰入竟，所過殘掠，君遣官諭告：「毋害我民，資爾糧，否則以三尺從事。」軍爲斂戢。差知邛州，君曰：「吾少孤，刻苦自厲，以詩書發身，祿四千石，秩元士，澤二子一孫，於人世百無慕焉。」歸而築室，曰「塵外」，有終焉之意。一日忽命諸子之仕於外者歸省，屬以持守門户，更衣就簀而逝，實紹定六年六月己丑也。當楫以郊恩補官，任文林郎、雅州司理參軍；當煒以上登極恩補官，任從事郎、宜賓縣主簿。女子二，適承直郎、施州軍事推官王似孫，儒林郎、永康導江縣令高斯謀。斯謀，予之同産兄子也，遣賀嘉定十五年元會補官，去年秋不幸死。孫男一人，奕果，再遇郊恩補官，以慈明宮慶壽恩循從事郎。女三人，外孫男女一人。以是年九月辛酉葬公于嘉定府龍遊縣安國鄉乾山之原，令人楊氏、喻氏祔。公風姿頎然，臨事果決，自幼周旋諸父間，耳濡目染，食不兼味，衣必澣濯，祭祀、賓客，澗毛山蔌必潔必精。予曩聞劉清惠公甲嘗言，其外王父李用賓始自華徙，監政、宣奢麗，以勤儉自持。嗚呼，如君可謂善繼厥家矣！銘曰：

孝殫嫣，載五百。自華徙，監奢侈。君衣訓，自程式。耋彌邵，窮不戚。豈其窮，四千石。官元士，年八衮。詔來世，食豐積。《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

漢州通判楊君令圭墓誌銘

紹定六年十二月

楊君諱令圭，字如斯，世爲遂寧人。大父恭惠公輔兄弟五人，咸以文學行誼聞于時，人號五楊。

其後恭惠與劉文節公光祖歷事三宗，出入中外，
辜，凡前日與侂胄論者以次召用，恭惠除兵部尚
是，恭惠冢嗣有翔早世，以君爲後，萬里護喪西
都府糧料院。再調潼川府中江縣丞，僉書昌州判
之黨以僞學誣善類，摘記中語爲罪，劉遷房陵，
之。鬱攸煽災，民多露處，君計户口而賙給其貲
愛在人，聞君之來，相率趨令。通判漢州，西邊
五千餉軍，君慮以輦運病民，力争之，使者不能
屈。未幾，忽得疾不起，實紹定六年二月乙未也
散郎，累贈特進。大父恭惠公，官至端明殿學士
以後守誼盡分，唾棄權門，訖於權臣之誅，首被
能世厥家，而於文節公之流風餘烈必欲興起而懋
究其施設也。娶成都杜氏，故知威州益之女，與
之女。子合祖，早夭，本生母鄧氏太安人命襲祖
四女子，長適將仕郎姚季子，餘尚幼。襲祖卜今
通判簡州事令式與襲祖以狀來請銘，誼不得辭，

切劘獻納，媲德齊名，天下稱曰「楊劉」。韓侂胄伏
書，道拜江東路安撫使、建康留守，以疾薨于位。先
還，葬祭如禮。服除，以恭惠致仕恩補承務郎，監成
官廳公事，知涪城縣事。初，文節公嘗爲學記，韓氏
縣宰承迎仆碑，凡三十年無過而問者。君至，命封植
，民用奠居。臺府廉知治狀，就辟通判府事。恭惠遺
有警，總領財賦所以文、龍移屯軍乏糧，下州發粟石
奪，僅輸千石至彰明，卒免科調之擾，衆服其守職不
，年四十有三，積官止朝奉郎。曾大父依，故任左朝
。父贈宣教郎。予生也後，何敢班於楊、劉，然慶元
收召，則與二公出處蓋有甚相似者，故知君洎事行己
明之。其心事犖犖，與世俗不同，惜也死不待年而未
了翁之妻兄弟也。繼室以普慈杜氏，故兵部侍郎孝嚴
爲後，授以恭惠餘澤。遺腹子曰昌祖，九月丁未生。
年十二月甲申葬君于長江縣馬睹鄉坤山之原，君之弟
銘曰：

昭昭匪天，厚其質而夭其年，豐其行而嗇其傳。雖然，李當户生陵以紹廣，鄭益恩生同以繼玄。死者有知，其無恨於重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

知威州禄君堅復墓誌銘

端平元年十一月

開禧改元，王師將北征，予時召對玉堂，失權貴人意。潼川禄子固擢進士造廷，首以高瞻叔書來謁，既亦以正論居末等，予與之定交焉。予既補外，念薦賢所以報國，壓於權力〔一〕，撓於請寄，乃盟心自詭，自守郡以來，凡請者弗予，將以少戢趨競。會詳刑東川，子固爲安岳丞，循循自守。予始至境，即懷安傳舍擇書問之不至者四人舉之，於子固之辭曰「盡心職分，不求人知」。人謂是舉也，數十年所無，子固亦曰「是真知我者」。其後俾攝遂寧學官，又其後守潼川，除館延之，益得以察其所安，信前言之爲實録也。禄本子姓，以王父字爲氏，唐季曰宗憲始自鳳翔徙名數于鄴。至本朝曰儒，舉賢良方正科，與眉山蘇氏厚善。儒生勛，舉鄉進士。勛生天授，天授生居一，累贈朝奉郎。居一生二子，長曰柬之，登進士第，善詞章，尤任治劇。淳熙初知叙州，南蠻抄竟上，帥師討定，以功除直秘閣、成都府路提點刑獄。次曰櫃之，以經學教授于家，累贈朝請郎，娶馬氏，封宜人，子固之父也。子固名堅復，生十七年而孤，弟妹幼弱，家貧爲太夫人憂，子固率諸弟從舅氏傳堂先生王君行問學，夙夜不敢怠。習戴氏《禮》，有鄉曲之譽。君行名軫，潼之秀彦也。金堂仲明舉以禮幣致子固，

遣二子從遊。凡再舉于鄉，登進士第，仕小溪，會簿掾之祿將母，一時諸公皆以學術操履期之。舉考及格，關陞爲渠江令。沂國安公專閫于蜀，辟黔州録事參軍，攝通判事，將以成其秩。秩行至合陽，念母而反，沂公不能奪也。期年來安岳，以舉主改尚書左銓，注知蓬谿縣。母喪去官，服除，從外銓擬什邡縣，會有堂授者，復求蓬谿，凡九閱月，又爲人所先，復堂授知綿竹縣。秩滿，通判永康軍、嘉定府，會資州闕守，制置使選子固攝事，充四川類試院考校官，差知威州。解官來歸，中道得疾，寓漢川傳法僧舍，去家僅兩日程而卒，紹定六年十二月己丑也，得年六十。娶馬氏，男女各三人。長男紹本，奏補將仕郎；次諫孫，後族父，於秘閣爲諸孫；季曰吕孫，子固治命俾受致仕恩，爲叔父甲南之子。長女適閻德方，次適陳飛騰，次適馬□□，皆業進士。外孫男女四人。卒之明年端平元年十一月甲子，葬于射洪縣依德里聖水原之新兆。子固天姿謹厚，念德不怠，每思二親輒欲絶旨去甘。友愛二弟，無行而不與俱也。清浄寡欲，訟獄必躬聽之，麗于罰者重輕平允，後不爲之末減。人言子固所至政平訟理，無他道也。一生知己如安予文、劉德修、楊伯昌、崔正子、李季允、虞仲易、曹器遠，苟得一二賢相與已足爲重，而於予固皆交口稱道無異詞。葬有期，紹本以姚仲有所次行實來求銘，余曰我乃知子固，爲叙其槩而銘之曰：

天理之流行以命萬物者，性也，而氣數之感遇，廢興厚薄之莫逃，亦得以謂之命。如子固者，言而忠信，行而篤敬。不能以其所安施諸有政，而扼於命之有制，僅見于三縣與三郡。惟後人之紹聞迪訓，則是心之昭昭者，固不與氣形俱爲澌盡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

〔一〕壓：原作「厭」，據四庫本改。

蘇伯起振文墓誌銘

端平元年十二月

予奉使潼川日，今春官貳卿度周卿移書諗予曰：伯起振文，今堅父舉進士而蘇落落不偶，聚書數萬卷，聖經賢傳、山經地志、私乘野史，以至虞初稗官、旁行敷落之書，靡不搜羅。後谿劉德修嘗舉賢良方正科，長沙吳德夫又以遺逸薦于朝，子其言之矣。」先是，予銜命入竟，首訪人物，遂、合人士多以蘇伯起、馮仲新鼎重爲稱，予首延致之，皆魁岸人也。伯起尤善談辯，諏經訂史，援據蠭起，坐人爲屈。予嘗謔之曰：「晏子所謂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而不可以爲下，君其近諸！」則捧腹大笑。處數月而別。予仕王朝，以言事遷靖，伯起遺予書曰：「吾於遂寧有宅一區，竹萬箇，大木十圍者百章，溪流徑其間，將爲嘯歌終老之計。」請書其顏曰「水竹莊」。有亭曰玩芳，以故禮部侍郎曹公叔遠記示予，大抵述其放於騷人幽憤之意。予遷靖後，溫尋故書，自四經、三《禮》、《語》、《孟》以來，摘精抶萃〔一〕，探深抉異，雖章句訓故、名物度數，悉加讎校，往往有先賢未及發。間爲人言，或口呿目瞤，而伯起過我瀘上，相與講切則率多領會。予益知其用功之久，方將勉以斂華就實，去艱深而趨平易，反而驗諸真履實蹈〔二〕，庶不爲空言之歸，而君以衰疾求去，浩乎不可留，蓋亦自知血氣之不可强。別未數旬而卒，實紹定六年

九月戊申也。系出梓州之銅山，淳化參知政事易簡乃其九世祖，自銅山徙合之銅梁，今又徙遂寧之遂寧。曾大父某。大父某。王考某，元配趙氏，朝散郎、前知廣安軍楙之女，繼室以錢氏。二子男〔三〕：曰堅石、堅木。女適文林郎、知合州巴川縣事姚仲子。端平元年十二月庚寅，堅石兄弟葬君于龍門里。先事，使來乞銘曰：「尚死者之心也。」銘曰：

自鄉治廢而公道壅，以科目之得失爲人才之輕重。有如伯起，抱珍蘊異而老不見用，然則曾謂科目果可以選衆也！龍門之峰，凄其長終。孰銘丘封，太史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

又見《永樂大典》卷二四〇一，民國《合川志》卷四四。

〔一〕抆：四庫本作「收」。

〔二〕蹈：原作「則」，據四庫本改。

〔三〕二：原作「三」，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一二七

魏 了 翁 七五

顯謨閣學士特贈光禄大夫倪公墓誌銘 端平三年

開禧二年秋，了翁以館職論事忤韓侂胄，補外。吴興倪公召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公上疏辭曰：「臣乃者嘗爲御史徐柟所劾，柟言而是，臣不當召；臣而可用，柟不當留。」廷論偉之。於是申詔趣發，以九月入見，首言今宗祀孔邇，乞用皇祐故事，以光宗參侑，盡尊祖嚴父之禮。次言修君德，求直言，用正人，行公道，明賞罰。三言近歲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屏，穿竇而入，門生弟子施於執經受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加以恩府、恩使、恩父之目，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上雖優容，而侂胄得之大怒。其間所謂「恩父」者，乃指毛自知之於蘇師旦也。時謁侂胄者率鞠躬斂容，公視之亡如，且曰：「人言公有騎虎之勢，非也，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耳。若進退裕如，必以諸葛武侯、先忠獻王爲法。」侂胄愕然，明日謂參知政事李壁曰：「子嘗言倪

正父之爲人，今始至即立異。」李曰：「配帝之議，謂前之禮官者不知及此，則亦以僕爲不然矣。」遂上疏爭辯。了翁時自館職請外，謂李曰：「執政與從官爭辯，未問理之曲直，從官必不勝，是執政逐之也。」李三疏而止。自知之父憲爲監察御史，劾公罷，予與公偕至國門外，數款語，氣勁而詞直，心竊壯之。至金陵，與永嘉葉正則從容道前事，因諗葉曰：「頗聞倪公不見知于周益公，又忤趙丞相，今又大忤於韓。且韓與周、趙諸賢人品不相侔也，今日之忤是，則前日之忤非。」葉曰：「善哉，子之問也！雖然，皆是也。方周公爲相，公無所附麗，事趙公又不合，朱公入朝，士傾心歸之，公見之如他日，人始謂其不然。逮周公罷相，趙公爲執政，朱公説書崇政殿，公當制詔，稱奬優厚，人已異之。迨慶元元年五月，公自温陵召歸，倪胄方排根異己，意圖節鉞，以公非趙黨，且嘗與陳君舉、章茂獻不咸，將使再掌内命，先遣弟仰胄從容伺公意，公艴然曰：『上初即位，當惟賢是用，以消朋黨之禍，不當問其何學也。』既而劉德秀又詆公，公正色叱之曰：『從趙公者皆一時之傑，吾猶不肯輕附，尚爾之從邪！』倪胄知公意鄉不回，乃以節度使制屬傅伯壽，俟答詔既畢，然後公直學士院。至是人始知公之心，蓋不苟於隨者。」予聞葉公之言，瞿然興敬。厥明年十一月，倪胄既殛，公復進用，以連拄史彌遠不得久居中，出公知鎮江府，改福州。治事踰月，見彌遠拜右相制，嘆曰：「昔董賢爲大司馬，册文有『允執其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昆命元龜』，此舜禹揖遜語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不大駭乎！」乃上書請貼改麻制，上付詞臣陳晦條具。彌遠懼，擬晦殿中侍御史，於是劾公輕侮朝廷，落職鐫二秩罷。予時以君命召，辭不行，聞

公之風而竊高之。人之稱蘇文忠者，謂其在熙、豐不容於熙、豐，在元祐不容於元祐，在紹聖見黜於紹聖。嗚呼，如吾倪公，其無媿於此矣！聖人明《隨》之義，如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可謂得所隨矣，而聖人猶戒之曰「利居正」，則雖親附君子，亦不可以苟隨也。此較之六二，其失已難知矣，若「弗兼與也。」蓋既附小人〔一〕，必失君子，其是非至易決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可謂得所隨九五之「孚于嘉」，則所信者皆嘉善矣，而聖人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而先儒程子曰「隨以得中爲善」，乃知隨小人者固不足論，而隨君子者亦貴乎居正得中。如倪公者，其真有得於《隨》之三五乎！端平三年，予召爲春官，公之子祖常過予言曰：「我先公以□□□年□月□□日葬于某縣□□鄉□□山，今十有□年矣，而墓道之銘未立。子也吾先公所畏也，敢以請于子。」予與之道前事，祖常慨然曰：「蔣起居重珍嘗狀吾先公之行，亦猶是矣。」明日再拜，以徵前諾，乃爲約良貴之文而叙之曰：公諱思，正甫字也，湖州歸安縣人，湖今爲安吉。曾祖豫。祖湜，贈承事郎。父犯秀安僖正諱任承議郎，行太常寺主簿，後贈少師。從横浦先生張公九成游，舉某年進士。公少師第三子也，器質凝重，少師深愛之。擢乾道二年進士第，授遂安軍節度掌書記。丁少師憂，再調筠州軍事判官，明謹據正，不爲苟從。辯廬陵冤獄，爲刑獄使者辛棄疾所知，自後旁郡疑獄率從公決。淳熙五年，中博學宏詞科。七年，除國子正。八年閏月，遷太學博士。六月，丁王夫人憂。服闋，再入太學，閱七月遷太常博士。尋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進秘書郎。十三年秋大旱，公封事累數千言，主於罷苛斂，察冤獄，且請別詔中外士大夫皆得有言，避殿減膳，明示畏天之實，且請時召大臣

講論治道，拱默充位者斥之。次言臺臣職事官以言補外，所宜昭示好言之實以釋人心之疑。邏者嘗以倉庫事上聞，雖頗得實，然百吏各有統察，監司臺諫皆耳目也，焉用此輩爲。上皆是公言，立見施行。初，孝宗銳意規恢，迎合者往往至大官，言多不驗，久亦厭之，更用謹嘿之士。公對延和殿，言往時虛誕，今者軟美，胥失之。上顧謂公曰：「卿奇才，論事詳當可行。」翌日，諭左相王淮曰：「倪思敷奏可嘉，朕欲擢爲二史。」宰相以未有闕對，乃超遷著作郎，公之自結主知始此。十六年正月，上問丞相曰：「學士院闕人，誰可者？」周文忠公進擬數人，公與其一，然意主陸游，上特以命公。公以内制不可兼名表，因盡辭兼官。嘗内直召見，公言旌廉吏以律貪，廣集議以審令。光宗即位，公言：「光堯揖遜，父子無間言，今陛下承迎，尤當過之。」又請日引職事官輪對，如壽皇初政。除權侍立修注官，直前言事，以虞雛新立爲憂，且請增置諫員，又請召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皆見納用。五月，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公言速進壽皇《聖政》，按爲成規。又言覃恩賞格之濫。七月，除將作監，兼權中書舍人。公言皇太子府翊善宜用老儒，上以命黃裳。八月，論吴琚不可爲兵部，詔琚改知廣德軍。未幾，上侍重華宮，琚入辭，孝宗問上：「倪思今何官？」上曰：「權中書舍人。」孝宗曰：「猶爲權邪？」十月，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兼實録同修撰。時《會計録》成，凡錫賚皆三分減一，適重明節，特詔伶人依舊，公言不可。紹熙二年，兼侍講。其春以大雪震電求言，公謂大臣苟且，給諫緘默，講讀官闕員，節鉞遥刺輕濫，内廷好賜無節，燕飲褻溺，版曹州縣迫急，商農愁嘆，《會計録》條具鐫減未十一，而羣言未已，無名之賦久議而未

蠲，疆埸之備不修，緩急必誤事。初，孝宗以户部經費之餘財於三省置封椿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十五萬入内帑以備犒軍，公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而所出之餘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椿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稍有節矣。上嘗語公邊事，公曰：「若史院《亂華編》載海上之盟與北狩等事，陛下豈容不觀？」上命經筵取索。韋璞以后姪孫爲煥章閣待制，公引馬季良、孟忠厚故事及建炎詔書「后族勿任侍從」以爭之，璞坐改觀察使。諫臣論吴端不當除帶御器械，給事中繳孫瑄觀察使，上遣使諭給諫。侍御史劉文節公光祖爭之，上怒，左遷劉太府少卿，中外沸騰。上謂外府之除乃以省闈拆號差訛，不因論事，公言遷除之命不在自劾之時，而在論事之日，終無以釋天下之疑。劉公請外，端亦報罷。祖宗舊法，凡遥郡至觀察使迺落階官，轉正任防禦。譙熙載以潛邸舊恩，自遥郡觀察使徑除正任，中書舍人莫叔光三疏，不報。會熙載辭免，上令學士院降詔，公封還詞頭，卒如舊法。左司諫鄧馹以論潘景珪結近倖袁佐、李蔚宗，遷將作監，公力陳不可。上批「匠監之長，乃是超擢」，公争之益力。又言姜特立諸人恃恩干請，上爲出特立浙東副總管。明年，景珪知湖州，卒繳罷之。王士廉以皇后之姊之夫請佃平江府官田，以内小臣楊愛卿、袁佐宣諭漕臣，公言：「此自陛下出批中宫邪，是乃斜封墨敕之漸。」秘書監楊萬里求去，以直龍圖閣轉運江東，公留行不報。六月，除禮部侍郎。先是，黄貴妃薨，上忽忽不樂，乘輿過重華宫，已駕復輟。冬至日晏，不視朝，中外莫敢諫。公四疏開陳，會上召嘉王，公言：「壽皇之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宫闈頗與外事，公因進講「姜氏會齊

侯于濼」，極論家之不齊，至於陰陽易位，甚則離間父子，漢吕氏、唐武韋幾至亂亡，不特一魯莊公也。胡晉臣、尤袤、夏執中卒，上不以爲信，公因魯僖公十六年二大夫卒懇懇言之，且曰：「陛下大抵因疑致疾，疑愈深疾愈甚，遂使父子之間、中外之事有不能合理者。」上竦然。四年正月，兼權吏部侍郎。公以飲酒過度爲諫，上喜曰：「卿能盡言如此。」是時留丞相請罷政，待放于范村，久不獲命。廷臣謂上欲專相葛公邴，陳起居贊章司諫擊之。公於葛雖同郡人，實未嘗附麗，而陳疑之，謀于執政，命公爲金國賀正使以間之。明日待次重華宮，語與陳忤，公請納敕，更選他使。會報金虜鄭王允蹈叛于河南，謀劫使者，公嫌於辭難，遂行。因言：「陛下屢愆問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脱虜酋以爲問，臣將何辭？」上悟曰：「旦夕便當過宮。」公嘗援仁宗故事，請書《孝經》四章與《無逸》並賚左右，至是章司諫劾公以虜事脅君，以《孝經》譏訕，不報。公出關待命，上不得已畀以近郡，差知紹興府，主管浙東路安撫，令朝辭之任。未行，六月孝宗升遐，寧考受内禪，改婺州，辭不行。七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會求言，公條十二事：曰正心，曰勤政，曰任外庭，曰親君子，曰納諫，曰節用，曰謹終。起知泉州，未上。慶元元年五月，召爲吏部侍右侍郎。二年，同知貢舉。監察御史姚愈承侂胄風指，文致試闈事劾公，出知太平州。新學校，修社稷，坯城郭，繕器械，練卒伍，浚河渠，造橋梁，葺候館，立養濟院，百廢具修，民不知役。邦交之餽以掩骼埋胔，嫁貧女之失時者。劉德秀劾公，嘉泰元年復提舉興國宮。俄差知泉州，以所治當塗者治之。留丞相始知公有政，以用公不盡爲嘆。同郡李澄與德清令朱欽則俱求薦於

公，公不從，後澄以韓壻驟用，欽則爲監察御史，朱遂劾公罷郡。侂胄久執國柄，稍棄前怨以收士望，於是彭子壽、曾無逸復官，林和叔宮觀，徐子宜放自便，吕子約量移，公提舉玉隆萬壽宮，皆三年七月也。四年，知建寧府，察官徐柟劾免公。數月，柟進殿中，又言公縱己害民，再削一秩。開禧二年，又奉興國宮祠。其秋入春官，直禁林，僅十餘日復食興國之禄，蓋至是已五奉宮祠矣。明年十一月，侂胄誅，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入見便殿，請遵用故事，命東宮參決政事，以杜權臣之專，不時宣引宰執及别創直廬，令詞臣候對，以備批旨，諭大臣以容受直言，飭朝列以砥厲名節。嘉定元年，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同知貢舉。三月，給事中許奕使虜，公暫攝其事，内侍李樞、符澄、李益、徐考叔久竄得歸，公執不行。蓋是時斥宦寺之黨韓者，甘昺再圖知省而懼不獲，使其子宗茂首以四璫嘗外庭，聞公之風而寢。公又言辛棄疾迎合開邊，請追削爵秩，奪從官卹典；陳自强罪侔侂胄，不可異罰，乞用丁謂、王黼故事遠竄，簿録其家。皇子薨，贈太師、尚書令，公言子爲父師，名不正，宜改贈極品。史彌遠在樞庭，將以兄彌寧爲春坊，公持不可。婁機代公爲給事，卒予之。公嘗曰陽城脱不遇裴垍齡爲相，終無以自白，故在瑣闥一百六日，雖小事必言。五月，進禮部尚書。許奕使還，中書議表賀，二府將以和戎遷秩，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辠己，中書密院待罪，今屈己盟戎，奚以賀爲？」乃止。飛蝗蔽天，公言不可諉之用兵遺孽，宜修君德，懲權臣，弭盜賊，察姦貪，以求弭災之實。彌遠以樞廷造命除從官，宰相錢公象祖數請去，公請勿偏委任，尋又言咨訪宰執不可獨召一人。上曰：「前日趙彦逾亦如卿説。」彌遠銜之。章良能將除御史中丞，公進

《臺諫論》三篇，上以付中書，章見之滋不悅。七月，公請禁絶苞苴，又請察小人之交締，遂力請外補。上諭留再三，公曰：「侂胄以臺諫爲私人，今章良能未除中司前一日，亦以小輿見彌遠矣。侂胄盜權擅國，專行執奏，所稱聖旨，類雜己意，今彌遠亦獨班奏事矣。侂胄未敗，猶望舊人，今舊人出矣，而拯救無術，臣恐宗社之不堪再壞也。」越二日，除寶謨閣學士知鎮江府。未上，改福州。治事踰月，又以貼麻鐫免。二年，陳晦黜，復公元官，奉玉隆祠。五年瑞慶節，虜亂不能遣使，公陳備邊十事，謂虜亡則韃靼之强我獨當之。執政不樂曰：「倪公尚云云，以階太中大夫耳。」未幾，御史石宗萬論公，降二官，永置閒散。八年，復元官奉祀。於是公年七十矣，連疏請老，不聽。十一年，除華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請老，不聽。公嘗言從臣自休致外，皆不可陳乞，故自玉隆祠滿不復請，十年間亦未嘗乞磨勘。至是吏部檢舉，轉通議大夫。十二年宗祀明堂，進爵國伯，又請老，不聽。十三年十月，以病乞骸骨，不允。再請未報，屏醫却藥，自誌其墓，命諸孤喪事從簡。詔特轉一官，進職四等，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學士、歸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致仕。是月丙子卒，享年七十有四。其孤上公所定遺奏，猶乞收爵禄賞罰之八柄，張禮義廉耻之四維，聞者感涕。特贈光禄大夫。後諸子陞朝，該累恩進少保。上親政之明年，詔有司謚公文節。妻淑人沈氏，吏部尚書虚中之女，贈福國夫人，先十一年卒。男六人：祖仁，朝奉大夫、前通判南劍州；祖義，朝奉大夫、前充江南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祖禮，宣教郎、知撫州金谿縣事；祖智，承直郎、前監行在贍軍激賞西酒庫；祖信，承議郎、新通判袁州。公薨後相繼卒。祖常，通直郎、監行在都進奏院。祖禮以後兄知建平縣

願，祖智以後弟承務郎惠。女子子二人，適宣教郎沈鐸、免解進士周侗。孫男四人：興公、承公，皆將仕郎，餘二人尚幼。孫女壹人，許適將仕郎徐椿年。公少孤，事繼母以孝聞。仕五十年，官二品，而奉身清約如一日。先世田宅以推諸兄弟，卜室城東之月河。歸自當塗，始闢小圃，以「逍遥」名亭，作屋三間，扁曰「齊齋」，左圖右史，朝吟夕諷。嘗語諸子：「吾生平素慕樂天。」蓋樂天直道屢黜，而於牛、李之黨終無所附，居數郡有實德在民，晚歲委命無求，與公出處相似。然樂天未七十已苦風痺，公晚而益强。善乎良貴之言曰：「方柄臣初相，震赫中外，公獨折其角而奪之氣。末流之弊，至於避柄臣名諱，以詔爲誥，以照爲證，以遠爲邈，登之朝廷文書，無所忌憚，綱常倒植，所不忍聞，而在廷莫敢言其非，至此而後知爲曲突徙薪之功也。」又曰：「國朝最重臺諫，所以徹壅蔽而强主威也。彌遠把握言路，輸款而後除，納藁而後奏，目諭意嗾，翦伐忠良，濁亂海内者二十有六年。觀公《臺諫論》之作，可謂知禍本矣。」又曰：「淳熙之士不變於慶元黨禍者鮮矣，再壞之開禧，三壞之嘉定，公剛方質直，不尚苟同。以周、趙之賢猶不肯微受爾汝，則其奴視權孽固宜。」嗚呼！予早聞葉公之言，今又獲觀良貴之狀，公之純忠表裏、全節始終，爛乎簡策，予無所措詞矣。所著《齊齋甲藁》二十卷、《乙藁》十五卷、《兼山小集》十卷、《詞科舊藁》五卷、《翰林前藁》二十卷、《後藁》二卷、《翰林奏章》一卷、《掖垣詞章》二十卷、《繳論》四卷、《銀臺章奏》五卷、《南宫集》一卷、《奏議》二十六卷、《歷官表奏》十卷、《承明集》四十卷、《丙寅録》一卷、《更化奏對録》一卷、《臺諫論》二卷、《北征録》七卷、《合宫嚴父書》五

卷、《南征南轅詩》二卷、《些章》二卷、《易章》三十卷、《易説》二卷、《中庸集義》、《大學解》、辯顔子、子思子、續曾子各一卷、《論語義證》二十卷、《孟子問答》十二卷、《老子原旨遺事》六卷、《刀筆集》十五卷、《家傳》六卷、《經鉏雜誌》十卷、《馬班異辭》三十五卷、《馬史删改古書異辭》十二卷，藏於家。銘曰：

士放於利〔一〕，不有厥躬，視人作輟，隨俗介通。維文節公，懷誠秉忠。相維周、趙，且不苟同；況於韓、史，尚肯爾從？嶷立孤聳，如千丈松。無依而立，無託而容。雖隮臺省，而不久中。八爲郡守，八領祠宫。位既弗稱，用亦罔終。彼濫貴者，浮雲飄風。公之大節，吴嵩比崇。史官博士，策名誄功。我銘申之，勒榮丘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五。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録》卷一，《南宋文録録》卷二三，乾隆《浙江通志》卷四二。

〔一〕附：原作「陪」，據四庫本改。

〔二〕放：原作「狀」，據右引改。

宣義郎致仕别公墓誌銘

端平二年十一月

端平改元之年，予被命還朝。明年，别侯之傑授使者狀，以其父母墓隧之銘爲請，予謝不敏。侯

申以書曰：「親喪所自盡也。雖然，人處其常，吾處其變。始守德安，僅竊豆區禄以爲養無禄。先君即世，跣護輿輀以返葬于上泉，伏屮闇廬，將伸顧復之報，會四郊多壘，起守安陸，銜哀籲天，屢請弗俞。不肖孤懼以方命貽譴，重爲吾母憂，强起視事。厥十年，再鎮荆州，先夫人又舍去。方煢煢在疚，公朝未忍棄捐，申命守荆，尋改儀真。追惟異時壓於時宰，有慙初志，乃上疏固辭，然大懼不孝之誅終無以自贖也，匪公發潛，即死將不瞑。」予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堯舜至孔孟無改也。記禮者奚據，乃有金革無辟之説。以徐戎作難之年攷之，周公固無恙也，或曰是爲母喪，然不可攷矣。獨惟伯禽治魯，方以喪三年然後除之，爲變禮易俗之先務，故遲遲而後報政，安有以此化民而身自畔之，其決不然也。本朝宰執起復如寇、富、陳、蔣諸賢，終不可奪，雖有强起者，亦未有不持餘喪。乃自比歲怙權固位之臣，昉以伯禽藉口，雖一時賢牧守亦例被迫蹙。至端平以後，士大夫始克秉禮奉法以各如其志。於儀真之得請而侯之本心始見，則可哀已。按狀，宣義公諱湜，字景甫，其先謂以大别山得氏，歲久無可考證。南渡後散居荆、郢。曾祖震，祖宗，考中孚，妣王氏。公幼而孤，依兄澄以立。甫入黨庠，習射于圃，升降揖遜，發必中鵠。年二十，發憤力學，夙夜不懈，專以河洛諸儒及近世朱、張二先生經説爲宗，郡侯陸公九淵見而異之。後徙名數于襄，三舉於禮部而連黜於春官。晚該特恩，對策大庭，語直多忤，第居末等。會天子試士以射，公六發五中，獨冠在列，升畀上州文學。又遇郊賞，授迪功郎、監邛州合同茶場。時之傑亦舉進士第，主應山簿以歸，父子並命，鄉黨榮之。家食未上，引避茶馬使親俾代者往，自是不復再調，挂其衣冠，隱約阡陌。聞族姻有不給

者，稱家有無以賙之；鰥寡孤獨廢疾者，絶甘分少以扶持之。凡十有八年，僅一就養于安陸。每憑高望遠，中原在目，感慨歔欷，言言教思，人始知公非果無意於世者。以寶璽恩循修職郎。主上登極，以子陞朝恩授承事郎，再遇郊恩，進宣義郎。寶慶元年十二月□□，以疾終于府治之中和堂，享年七十有五，葬于明年三月壬午。取同郡田氏，累封太恭人，壺儀肅穆，媲德于公，有女士風烈。後公十年，當端平元年二月〔一〕，卒于江陵府治之正寢，年八十有三。子男二人：之英，業進士；次即之傑，朝散大夫、直敷文閣、前知江陵府。女一人，適齊可久。孫三人：模、楠、栩。將以今年十一月庚申，祔葬上泉。予嘗觀春秋之世，楚最多材，流風所漸，至有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者。如公氣弘而毅，逮聞先獻，亦所謂楚産之豪傑矣，矧又有子承家，是宜銘。銘曰：

允毅別公，維德之臧。維卒不施，匪天則爽。有赫其昌，遺後人以慶。我銘不亡，以旌其藏。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五。

〔一〕二：原脱，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二二八

魏了翁 七六

蘇和父墓誌銘 端平二年三月

自理義之學不明，士衒於詞章之末，怵於功利之下，雖足以隨時就事，繩以聖賢之訓，終爲背戾。本朝諸儒後先相望，本諸《書》《詩》《語》《孟》《易》以明時用，《春秋》以驗行事，三《禮》以節人情，然後知人所以官天地、裕萬物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五三六經不爲虛言，而匹夫匹婦皆可以與知與行。周、邵、二程子之門人嗣守大訓，至廣漢張子敬夫傳而習之，有胡子仁仲爲之模範，朱子元晦、吕子伯恭相與下上其論議，其學益以粹明。二江范文叔早從張子問學，剖析精微，羅絡隱遁，朱、吕氏皆推敬之。歸安故廬，若將終身，鄉人即其所居，以月舟先生稱之。是時余忘年友人蘇君和父實從之遊。其始也，淹貫諸子百家，旁及老釋二氏，旁搜博采；晚而斂博歸約，落華就實，目光炯如，頭容儼如，口授指摘，意亡厭斁。人有善，稱獎風厲如弗及；或謬於理道，簡於容儀，即莊

色厲聲，道師之言以訓迪之。故公在則惰者肅，譁者嘿，毋敢慢，其精神氣貌之所感發者蓋若此。嗚呼，此其所以壽正學而繼前哲者乎！君諱在鎔，和父其字也。其先簡陽安人，後徙郫，爲著姓。大王父仲文。王父處約。父覺，贈承事郎；妣蔣氏、趙氏，皆贈孺人。君方齔而孤，趙孺人手抄經史以教之，終其身言及母氏，必流涕被面。年三十一與鄉舉，年五十六始登進士第，涖官行己無一豪愧負。初任監永康軍味江鎮，再仕綿州魏城縣丞。縣民仇其長，皷衆入縣將爲亂，官吏竄伏。君聞變，推誠往諭，民爲散去。長官幸脱死，反以是忌疾君，乃託親嫌引去。三仕果州學官，四仕潼川路常平司幹辦公事。會獄有疑，公不忍緘嘿以負使者，具以冤狀白之。或疑其越職私請，毅然上印西歸，旋致其仕。其剛決不撓之氣，可以觀其師友淵源之自矣。退居七年，譽處益尊，諸公要人造門請益、貽書講學，無日無之，四方大夫士識與不識想見其風采。余爲瀘州，欲挽致之。行有日矣，端平元年秋七月，以五峰先生遺文授其子子禮曰：「此吾從月舟先生得之，吾手自讎校，汝可細觀，當自得之。」五日，命筆題詩，溘然而逝，得年八十有二。娶同邑王氏，封孺人，先君而卒。男三人：子賢、子起、子禮，今惟子禮在。孫男三人：厚、振、剩孫。孫女三人，曾孫男子三人。子禮卜以二年三月□□□舉君之喪，葬于縣之崇文鄉乾山，前期來謁銘。銘曰：

道遠民散，師異指殊。幸而猶有，老師宿儒，散在郡國，教于里閭，儀刑前哲，領袖羣趨。世莫知之，有鬱勿祛，槁項台背，理光丘墟。我銘昭之，以覺世愚。《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六。

又見《永樂大典》卷二四〇四。

太常博士知紹熙府朝散郎王聘君墓誌銘

端平二年四月

上元年恭默遵養，權凶伺間竊弄威枋，醜正仇善，是與比周。予友人王萬里時爲博士，應詔言事，其略有三。一曰：「厚風俗必本於明人倫，人倫之目則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所以彌綸天地，扶植人極，使不爲禽獸夷狄之歸者，以有是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俗之不厚未之有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今天下風俗可謂薄矣，化薄即厚，在陛下一轉移之頃。陛下設廉恥以厲臣節，明聽斷以强主威，赫然如大明正中，萬物畢照，而君臣之義立矣。陛下以四海之歡心爲孝，而不以一己之用勞爲孝，念遺大投艱之託，思繼志述事之重，而父子之恩隆矣。陛下致嚴喪紀，不邇聲色，俟三年終喪，求昏士族，禮備而後聘，而夫婦之道正矣。陛下之於兄弟，不幸而居人道之變，然友愛素深，神人所共知也。若垂念於死喪之威，致厚於恤終之典，而兄弟之愛篤矣。陛下日御經幄，親近友臣，惟正人是親，惟切己是務，毋徒誦説以備故常，而朋友之化行矣。凡此五者，陛下既躬其厚，誰忍復趨於薄？」二曰：「尊朝廷在於聚賢才。漢梅福謂孝武時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也。孝成之世，蜀郡山陽亡徒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賢才聚散足以爲國輕重者如此，然所以聚之則必有道。蓋天地沖和之氣鍾而爲人，賢

者尤其氣之清也，利禄不能誘，威勢不能壓。惟虚心忘我，用其人而行其言，則賢者樂爲吾用，天下士皆悦而願立於朝。士至於悦且願〔一〕，則自靖自獻，不言者哉？」三曰：「崇學校在於養士氣。士者，國之元氣而天下之精神也，故可殺可貧而不可辱者謂之士。京師者，首善之地也；太學者，賢士之關也。士相與聚於閒宴，豈徒誦説詞章、攫取聲利而已哉，蓋將講明義理，涵養氣質，以成其才而待國家之用也。上之人宜嬰以廉耻不可恐以戮辱，宜閑以禮義不可繩以刑辟。今朝廷並建長貳，所當專其職任，勿煩以它職。博士正録不徒以課試爲事，日進諸生，相與講論經術，陳説古今，以作其氣。萬一如有挑達不檢，則成規具在，長貳以次舉而行之，其誰曰不然？今乃郡吏得以繩之，殆非所以章好示俗、風厲四方也。世之論治者鮮不以城郭甲兵、田野貨財爲有國之先務，而孟軻獨以禮壞學廢爲憂，非闊於事情也。而况揆諸今日之事，三邊風寒，赤子露立，非無城郭不修之患；客强主弱，誨盗納侮，非無兵甲不多之憂；兵荒之餘，屯墾未就，非無田野不闢之慮；幣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歎。而臣區區惟前三者是急，亦曰人倫薄則世道廢，賢才散則主勢孤，士氣索則邦國空，此軻之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者，此臣之所爲大懼也。」時有濟邸之獄，有蜀邊之擾，有山陽之變，有郡吏卒繫捕弟子員之辱，故萬里及之。所引蜀郡山陽、輕量大臣等語，切中時務，尤爲權凶所嫉。其秋，萬里輪對，又上疏略曰：「乃者中外之臣矢謨獻議，指陳得失，此皆激揚聖化，鼓舞綸言，願忠於陛下之職分也，而在廷之臣已過憂其沽激，逆慮其朋黨。夫留班伏閤，封章扣閽，此在先朝常常見之。今以降詔

求言，久而後應，尚曰沽激云乎？內外小大之臣動以千百數，而言事者無幾，尚曰朋黨云乎？今天下議論大槩有三：勸陛下以崇孝道、厚天倫、篤意儒學以養聖明之資，親近正人以杜邪佞之口，此愛君憂國之論也；憤主威之撓奪，傷國體之搶攘，疾貪暴如疾仇讎，惡諛佞如惡惡臭，此憤世疾邪之論也；聽其言汪洋汗漫而可樂，察其意避就回曲而不根，此模棱兩可之論也。愛君憂國者其言懇惻，憤世疾邪者其言激切，模棱兩可者其言依違。臣願陛下以其懇惻者施行之，激切者獎借之，依違者斥絶之，則朝廷是非即天下之是非也，何憂乎沽激，何慮乎朋黨哉！」其二論蜀之利害，謂：「任閫寄者聞命勇往，慨然以功名自任，然政令峻急，人情惶駭；任總餉者承命筭計，奮然以了辦自居，始謂不以累公上，今乃有七百萬緡之請，既上欺朝廷，又苛取州縣。陛下端拱穆清，亦知數千里外有嘆息愁恨之聲矣乎！」時以鄭損制閫四川，李景翺總餉，故萬里及之。上反覆顧問，萬里隨事條析，語音琅琅，陛楯者愕眙曰〔二〕：「此蜀人也！」了翁時充員柱下，竊窺天顏甚怡，而權凶滋忤，蜀之用事者咸不悦。會朱端常論予不食周粟，併及真希元與萬里，於是一時同志者皆得罪，而蜀人無一立朝者，蓋先是未有也。萬里既忤權凶，又忤蜀閫，人謂持此安之，萬里浩然歸田，翠篠碧流之間，於焉逍遥，若將終身，於是又有以見萬里所存之實矣。萬里名萬，家邛之蒲江，曾祖祖某。考某，贈宣教郎；妣趙氏，贈安人。予昔誌宣教墓，世系已詳。萬里之生也淑，之學也篤，博通經術，尤善戴氏《禮》。嘉定三年類省試，以第一人充賦，歷官資州教授，以母喪，後改敘州，四川宣撫司辟準備差遣。召赴都堂審察，除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録，又遷太學、國子、太常博士。出五年，起通判成都

府。未上，知廣安軍，又知紹熙府，積階至朝散郎。平生自儆有《心銘》，申儆其子若從子有《淡齋規約》〔三〕，皆善言也。爲學官時，教循循不倦，凜不可干以私。在安沂公幕府，爭辯不可奪。爲郡牧，視民如傷，束吏如濕。紹熙府胥强於官，君黜而籍之，郡人股栗。躬儉節用，察獄必以情，皆善行也。雲闔日明，旌淑簡修，赴闕奏事之命下而萬里不及行矣，惜夫！予嘗觀五三盛時，相天子者居位久則賢之積也必厚。伊尹相商餘五十年，招俊求哲，列庶位以輔後嗣。其後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儔，猶足以迓續靈承。其忠臣義士歷武王、周公、成王、君陳、康王、畢公，播告深浹而愛商之心不衰。後之相者居位久則日邁月慆，銷刓鍥磨，賢之戾也滋甚，蔡、秦、韓、史之效今可睹矣。萬里不幸而不行於壽皇之時〔四〕，事還理明，已不及見，非命也夫！端平元年三月某日，終于治寺。明年四月某日，安厝于善何鄉坎山之原。娶同邑趙氏，贈安人；繼資中楊氏，與予之元配兄弟也，今封安人。子男子二：述，升于國子；遵，貢于鄉。女子一人，尚幼。述、遵狀其事來乞銘，萬里吾徒也，義不可辭。銘曰：

豐草之葽，嘉穀之瘏，既薙既誅，亦斷而殊。嗚呼天乎，嗚呼天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六。

〔一〕悦：原脱，據四庫本補。

〔二〕陛楯：右引作「侍楓陛」。

〔三〕其：原作「美」，據右引改。

〔四〕皇：原作「盜」，據右引改。

大理少卿贈集英殿修撰徐公墓誌銘

予自嘉定十一年被命帥東川，以心制乞身，徐公瑄來爲代。明年公召還，首爲上言：「蜀之師困財匱而徵調未已。比潼川守許奕與刑獄使者丁必稱坐論邊事譴斥，士齰舌，以言爲諱。願無嫌反汗，以旌言者。」次又請明詔大臣，分命宰掾樞屬，以三邊所請各專其責，庸儆蔽蒙。時宰專忌，人謂公言人所難。除刑部郎官，輪對，極陳大臣恃獨智，悦諂辭，疏入不報。臺臣承望風指，詆公免官。逮再入爲郎，首言皇嗣天下之本，宜專輔導之職，宜擇親近之人。時宰不爲榮國公擇傅，而公能先事識微以切中其疾，此又人所難言者。十七年八月，寧宗升遐，公號慟幾絶，退朝如喪考妣，不旬月間，鬚髮盡白。上臨朝，詔公卿各舉賢能才識之士，公薦通判隆興府周端朝、大理評事胡夢昱凡五人，皆一時之選。又嘗面對，請以一日之晷刻而五分之，一坐朝，一御講筵，一省章奏，一召儒臣，閱書史，商古今，秋冬短晷則移此於夜漏之初，餘一分爲清閒之燕，凡奏對封章令左右史銓擇，付外施行。又乞增輔郡之軍實以壯行都之威，招江陰湖秀之閒民以補禁衛之闕。公之爲慮遠矣。明年正月，湖州民潘甫與弟丙、壬聚亡命數十爲亂，夜入州劫濟王。尋敗，甫死於兵，丙磔於市，壬逸去，餘黨就擒，守臣謝周卿、通判張宗濤以下悉付大理獄，詔以公鞫其事。公矢其寮曰：「國體民命爲重，身

爲輕，不可爲利害怵。幽有鬼神，吾儕謹之。」先是，寺之推鞫或付胥徒，公偕二丞日躬訊之。時壬未就逮，蔓及亡辜，猥至數十百人，公詰其尤冤者，全活十六七。朝廷捕壬急，時宰疑壬之本生父匿之，命公織成其罪，公弗聽。未幾得壬于楚州，時宰面授風旨，又數以手簡羅致不附己者，且諭公可立致貴顯。公語諸子曰：「王忠嗣唐武將也，且不肯以人命易官，吾忍以訟受服乎？」吏有希旨摘壬詞謂它日僞擬某人爲某官者，公手裂之，吏爲危語，公曰：「唐天寶之亂，陳希烈等將抵死，李峴獨曰：『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耶？』彼罪狀顯著，峴欲脱之，矧變生倉卒、迹涉疑似者乎？湖之守貳不能死，猶曰可罪，謂與聞，謂故縱，不已過乎？」又論許澤等六人罪不當死。詔徐煥、沈源不貸，餘悉原之。公復執論數四，不報。壬黨有偶同姓名傅之死議者，公竟出之。從政郎周成子坐與潘交，時宰疑檄出其手，驗治亡狀，公以數百言争之。一日保章氏奏熒惑犯左執法，廷尉當之。公曰：「吾寧以身易人之死也。」會胡夢昱應詔言事，例借印長官，或怖公勿與，公曰：「吾位亞卿，無能建明，而又沮同寮之言乎？」夢昱坐奪官竄象州，公上書時宰争之，不可，公亦銕二官罷。已而直舍人院王埜再論公故出死罪，又銕三官，道州居住。始至州，監察御史梁成大論公不已，更追三官徙象州。於是公年已六十矣，人所不堪，公不愠也。先是去都之夕，夢有以適嚴州告者，旦而語其子。至象閱郡乘，則古嚴也，意益安之。州斗絶嶺外，户不滿百，公築室瘴江之濱，曰「觀練」，掩關謝客，以書自娱。取孟東野詩，自號「松月居士」；摘陶靖節語，名堂曰「欣止」。題寓居曰：「吾道非乎奚至此，此心安處便爲鄉。」以紹定元年

十月戊午卒。嗚呼，公可謂行乎患難者矣！詔許歸葬，象之人縞巾祖送，過饒、撫士有相率追哭數十里。乃紹定三年八月庚申朔，以公治命葬于正議之墓之對。明年七月，詔復元官致仕，官其子一人。上始親政，改元端平，臺臣王遂請褒贈公，録用其子，詔特贈集英殿修撰，仍與子陞擢差遣。十月，詔又以寶慶三年郊恩特官一子，訓詞有曰：「晚治廷尉獄，詆之風旨不移，壓之禍福不折，寧以一身蹈不測之淵，不忍以株連根逮之命資其身。」公之本心庶幾其亡憾矣。予與公先後得罪，予蒙恩生還，起家再守瀘，尋召爲春官，而公不及見。公既葬，而獻子兄弟過予於臨安休沐舍，泣而言曰：「吾父雖葬而未有銘也，實惟子之待。」嗚呼！同時譴逐者如真景元、張行甫、胡季昭、王萬里皆相繼下世，其存者惟予與洪舜俞、丁文伯，然則予奚敢辭？公字純中，一字漢玉，其先晉江人，後徙永嘉。曾大父逢。大父澤，贈朝議大夫。考定，終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觀，累贈正議大夫。妣碩人鮑氏。光宗即位，正議守潮州，遣公表賀，補官，授太平州司户參軍。未上，慶元元年中刑法科，改授慶元府司法參軍，除大理評事、江東提刑司幹官，即所居官改京秩知饒州安仁縣。復召爲評事，兩月間三遷至大宗正丞，權刑部郎官，兼户部左曹。歷知嘉興、寧國府，未上，改漢陽軍、夔州路轉運判官、直秘閣、夔路安撫，進寶謨閣知瀘州、潼川路安撫。召除刑部郎官，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還直寶謨閣、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知饒州，召爲户部郎官、大理少卿。公始仕慶元府，有怙勢者侵人冢墓，守付公予奪，不爲勢利屈。安仁縣於江左最貧，公籍邑里所儲之粟，與民爲約，遇糶則如元直，官糴則庚以高直，且先期給直十之二，俄頃得萬餘斛藏于境内。明年饑，公私無損而民以不孚。守嘗以期會致

餽，公辭曰：「賦入有常，今以多爲功，必將以少爲罪，我能責有，不能責無也。」户、刑部積櫝如山，隨事剖析，不失毫釐。嘉興府常有船遇風至吴江境上，部使者籍之，凡得數萬緡，船主請，不予，訴于户部，公爲下有司歸之。會使者爲言事官，劾公，罷嘉興。公在夔，嘗揭旗于車前曰：「有訴官吏貪贓蠹國者立其下。」遠近震竦。峽俗囂訟，公發擿如神，獄訟用稀。夔漕司故以鹽利之羨獻于朝，公念施、黔、珍民貧地瘠，移其羨以代民輸，爲緡十有二萬，又歲捐鹽若干以充其賦，民爲立碑繪象而祠焉。夔之軍籍八千人，而僅存三之一，招刺蒐簡，得精悍五千。會虜犯邊，諸道之師畢會，惟興元、夔卒嘗先登。自漕移守，吏以故事輸送迎之禮，曰不過一遷居耳，奚以此爲，邦交之餽輒付公帑。去瀘，吏以送使舊比請，公損其十之八。潰卒莫簡爲亂，公請起安忠定公鎮蜀，踰月而盜平。治家肅而和，自奉澹泊，日一肉，弊衣故履者終身。書不脱手，少喜操琴賦詩，後亦棄去。嘗語後生曰：「士大夫飭廉隅，厲名節，未有不自約己始。」故公雖浸顯而清苦自如。凡四入朝，遠不過三年，積階至朝奉大夫，垂當進秩而以罪削官者八。娶吴氏，累封令人。子男三人：長即獻子，先以嘉定郊恩補官，今爲儒林郎、欽州司法參軍；次文子，以遺澤補官，差監平江府百萬西倉門；巽子，以寶慶郊恩補官。女子二：適儒林郎趙希吉，次適從事郎鄭儔。孫男二人：備孫、偉孫。孫女六人。方湖黨之就鞫也，時宰既以付公，又擢何處仁爲治獄少卿，魏執中爲丞，林演以簿攝丞。既而何以末至辭不與，惟公據正不阿，二丞翕然從公。或曰：「故王不過朽骨殘喙，安能富貴人，雖歸獄于王無害也，而諸公違時宰、捐軀命以昭其冤，不亦左乎？」公曰：「吾豈不知此！」亡何，四人同日罷

去。予送之門，退而語諸朝曰：「祖宗育材之盛，一至於此。漢武帝謂車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當遂爲吾輔佐。』千秋非難言也，父子天性，一言可以動悟，況又有封侯取相之利。今以權臣專忌，朝奏則莫逐，而卷卷於所不報，其意主於正人心、扶善類，爲來世慮，蓋非有所利之也。而得罪者前後凡十餘人，相望於道，此何爲者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嗚呼！艮其背止於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惟義是比，不知其他，雖吾身且不有也，況於人乎！銘曰：

獄有傳爰，以察煩冤。訖威殉貨，固不足言。亦或盡心，以求諸道，高閭植槐，是猶望報。斤斤徐公，則匪思存，精誠發衷，鼓韗昭昏。彼饕怙權，雖莫予省，人心孔昭，大義以定。焉有所利，而殞其身，同列奚見，亦歸吾仁。我銘公窴，以儆媮薄，式昭性初，有善無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六。

故知辰州大夫張君墓誌銘

予始仕成都，番易張君學古爲轉運司主管帳前，博物而强志，自經子百氏以及天文星曆、山經地乘、伎巧醫卜之事，靡不究悉。又多蓄前言往行、隱書秘諜，凡世所罕見。予灑然異之，由是定交。其後于行都，于眉山，每見輒有異聞。間以星曆推人吉凶，久乃能前知國家休戚。往歲閩寇方劇，君

就養于侯宮，臺捆扣問無虛日，君策賊必敗。去年，聶善之子述、陳子華韓、吳毅夫潛及四方之賢士大夫憂國隱民者率從咨訪，君謙抑不敢誦言，然固謂京蜀得禍必慘，後皆中。今春予視師江上，既竣事，遣人勞之，得其子世南書，曰：「吾父以正月辛未棄諸孤矣。」予執書泫然。或以靳予曰：「子以張學古前知爲信乎？彼謂治亂不出乎數，然則人事固不足問耶？」曰：陰陽五行，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氣聚而有形，則象與數所由出。先賢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然則治亂安能逃乎數？予所取於張君者，正以其論數而不遺理耳。予嘗聞其説，率以太一爲主，然是説也，張平子實傳之。嘗試考其下行九宮法，蓋與《圖》《書》相爲表裏。張君之言曰：「知《易》之妙惟邵子。」觀於《皇極經世書》，實與太一數相通，知乎此則晦明風雨之變、水旱盜賊之備，皆可以豫定。然而禍福靡常，惟人自召。開禧初，予與張君遇於行都，太史奏五福太一將臨吳分，正韓侂胄開邊之時。予乃詰之曰：「如子之説，則福星所臨，其能保數十年之安乎？」君愀然曰：「此又當推陽九百六之數。」因自羿浞至五代，歷陳福星之不應者，又推本朝以來福星所歷之分，奚福奚禍，作而曰：「法固謂有道者昌，無道者亡，不可以委諸數也。」予既駭其博，又嘆其通，每謂人曰：「是非星翁曆家之説也。」又徐扣其所自得，則於邵子先天之説以及參同運氣，皆能旁通而無滯。予又嘆浮沈郡縣，枯槁山林，固有博覽强識而人不及盡知者。既以是謝客，厥十月，世南過予江東寓舍，墨衰絰，泣而言曰：「明年二月丙午，將葬吾父于縣之懷德鄉白石阡，距城二十里，父所自卜也。墓道之銘，非父之執而疇以告？」予閱其狀，君諱大訓，系出唐宰相文瓘。至刺史齐家于杭，後避黄巢之亂遷歙，繇

歙遷饒之德興。曾大父禹錫。大父浚〔一〕，以子貴贈奉直大夫。父杞，故任尚書吏部侍郎、知潼川府，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徐氏，贈安康郡夫人。君三歲而孤，少長，念二親皆不逮養，深自刻勵，族黨州閭交稱之。以侍郎遺澤補初品官。紹熙三年，伯氏大猷知昌州，勉君入蜀，調利州綿谷縣尉。邑多訟，臺閫必尉是屬，人服其公。爲藥局，盡澄宿蠹；司理洋州，數辨冤獄；任成都路計帳，出納公允。嘉定改元，以舉主改宣教郎，知江陵府松滋縣，通判夔州，寬平而事治。知文州，年穀屢登，以所節浮費糴米六萬餘石，創椿積倉貯之。十一年，虜批宕昌，破階州，階人來奔，公亟濟流民凡數萬，即燒絶棧道，虜不能前。然數萬人聚於斗州，未信宿米已不繼，力排羣議，發椿積倉以濟糴，價平而惠均，省臺外梱交是之。訖事而糴，不愆其舊。牧伯監司上其事，詔令再任。尋改知歸州，未上，改辰州。辰蠻數盜邊，請于制梱討定。又爲民代輸三縣租，爲緡十萬有奇，民懷之不忘。去郡，即自請奉祠，主管華州雲臺觀。藏書數萬卷，於所居東偏爲樓，其下述先志名堂曰「悠然」，前楹曰「湛軒」。且曰：「吾得鶴山魏華父書之，吾老於是不翅足矣。」華父蓋謂予也。嗚呼！與君平生之交，曾謂不及一見而遂爲千古之決邪！娶同邑方氏，吏部侍郎□□之孫，□□之女，封宜人，前君十五年卒。子男二人：世美，以璽恩補官，爲鬱林州南流縣簿尉，先九年卒；世南，爲都昌縣丞。女六人，長適承直郎、江陵縣丞董甄，次朝奉大夫、知營道縣洪仔，二壻皆先卒，次承直郎、前湖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朱宗尹，次朝奉郎、前通判澧州汪熙，次承直郎、寶慶府司法洪億，次修職郎、新監常州無錫縣户部激賞酒庫趙必聳。孫二人，剛辰、拱辰，當以遺澤補官。銘曰：

無競於物，故識慮明；無求於世，故論議平。齋神葆精，壽考且寧。庶幾無憾，視此窆銘。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六。

〔一〕浚：原作「後」，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七一二九

魏了翁 七七

朝奉大夫通判夔州累贈正奉大夫師君墓誌銘

予分閫東川，與眉彭山師祖敬爲僚，一日袖編書拜手言曰：「此吾大父夔州府君事狀也。府君歿於紹興二十二年六月某日，葬以明年十二月之某日，墓在彭山縣武陽鄉昌樂里，久而未之銘也，幸事先生，敢以爲請。」予幼讀杜起部、蘇文忠公詩，於師氏注釋明辯閎博，心竊好之。暨守眉，聞邦人道鄉之宿德耆齒，必師民瞻在焉。蓋其好德植善，動矩前哲，雖位止監州而子孫曼碩，世其書詩，爲郡大姓，是可無愧于銘。雖然，古之爲碑，以識日景，以節賓揖，以麗祭牲，而墓之有碑則屬紼下棺。由漢魏而來，廟墓皆刻詞其上，事既戾古矣，雖然，猶可以義起也。今而祖之葬於今幾五百甲子，其於銘碑之義也何居！從而謝焉。祖敬援近比以請，踰年弗已，其弟遇又申請。會予被命東歸，檥舟隘上，爲卒銘之。師氏以唐某道總管元義爲祖，自總管之子逮始居彭山。曰仲瑄，曰順，曰適，

君之三世也。□贈右奉直大夫，母范氏，贈恭人。君十歲喪父，受教於兄羣，穎異彊記。十八試成都學官，文冠輩類，聲籍甚。王賢良當父執也，深所器重，至以徐穉方之。崇寧□年，嘗與州貢，奏名禮部。蔡京枋國，惡太學上書排己，風失志者訴取士濫，命覆試，君在汰中。政和八年，以上舍擢第，調京兆府兵曹掾，兼工曹。自帥臣、諸使表章牋記，一以諉君，曰不出師掾手不可用。亡何罷去，諸公惜之，交辟不報。主陝之夏縣簿，改監京兆府稅，尋教授延安府。會省員，改調乾州奉天縣丞。未上，改教授鳳翔府。諸公往往乞文於岐下，前後交薦者數十人，會五路被兵，君移疾歸。逾年，監漢州稅。趙公開總蜀餉，改辟成都府等路摧茶司幹辦公事、總領四川財賦所主管文字。趙改創茶鹽酒法餉陝軍，峻法盛氣持其下，幕屬布郡縣，作威勢。獨民瞻退然其間〔一〕，曲爲之解，弗可則持置郵毋遣，以俟其平，人多其長者。君嘗在京學，與秦檜有舊，及紹興當國，鞫宣撫使鄭剛中獄，以美官詆君，將陷之不道。君力明鄭冤，旬月間釋囚徒三百餘人，鬚髮盡白。留鞫所待報，因得註蘇氏詩。爰書既上，大拂秦意，故爲餉屬者奉使典州以去，公獨回旋倅貳，以終其身。通判夔州、成都府，所事皆大官，決剖無所顧畏，長嚴憚之。再丞夔州，楊文安公提點本道刑獄，檄攝總制司幹辦公事。盛夏以職事至恭州，病暑，卒。始四川制置使席大光益與趙不咸，君坐奪官，席悔之，介君之從兄衛尉卿驥諭使造己，君弗往也。趙之卒葬，故吏惟君視窆。李璆帥成都，與茶馬使韓球交惡，君於李爲貳，於韓客也，介然靡所附離。嗚呼！自教衰俗薄，士喪常心，以勢利去留爲叛附，以事功成敗爲是非，以風指愛憎爲曲直，人之賢否、事之虛實，不暇問也。列禦寇以仕衛爲嫁於衛，蓋挈此身以

依於人，猶女之從夫，之死靡他，不可以回遹顧望也。動於金夫乘垣鑽隙，則豈惟父母賤之，兄弟咥焉，亦將無以自容矣。觀於師君之言行，不爲勢撓，不爲利回，不當表之以厲衰薄邪！君幼孤，事兄如事父，給姊妹之貧者，爲任其昏嫁。仕四十年，田宅不長尺寸。罷成都，衰奉餘市書數千卷以歸。幼耆學，至老不倦。自杜、蘇詩注之外，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積階至朝奉大夫，累贈正奉大夫。娶同郡唐氏，朝議大夫某之女，先君十五年卒，累贈碩人。五男子：慤，以子貴贈朝議大夫；曄，爲族父後，終迪功郎、□□□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恕，終文林郎、成都府司理；忞，淳熙五年進士，終朝奉大夫、知資州；昺，終承議郎致仕。二女子：長適成都范仲轂，幼早卒。孫男七人：祖慶，終朝散大夫、知崇慶府；祖同，未仕；祖敬，舉寶慶二年進士，見任承議郎、通判瀘州，新知富順監；遇，舉紹定五年進士；次祖文、祖訓、祖行。孫女十三人。曾孫男十三人：溥，故儒林郎、利州撥運茶庫；澈、曾簡、曾寬、曾立、曾願、曾毅、曾諒、曾廉、曾直、曾操、曾孝、曾邵。曾孫之子二人〔二〕：挺，承直郎、綿竹縣丞；抃，文林郎、合州推官。銘曰：

匪仕伊利，不明其德。厲氣馮炎，操之孔棘。情一鄉背，謀威間隙。手一高下，是圍非戍。反是唯君，德義斯則。如川之原，孔厚且碩。啓佑厥後，終古弗息。《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七。

〔一〕退：原作「追」，據四庫本改。

〔二〕二：原作「四」，據四庫本改。

太令人程氏墓誌銘

吾友家朝南過予言曰：「大酉生六年喪母史恭人，又五年太令人程氏歸于我先大夫，又十有七年大酉舉進士，又十有七年而先君卒。哀哀此生，所恃以紓無疆之恤者，以有母也，今又大棄諸孤。昔者母史之葬，夫子辱銘之，今弗敢他請也。」予嘗觀於《喪服》經傳。凡君子子之於師母、慈母、保母，皆在小功章，而不慈己者服總。若母之喪，父在期，父卒三年，惟因母與繼母同。且曰繼、曰慈、曰師、曰保，皆非己出，而繼與因等，其傳曰「孝子不敢殊也」，而釋者曰「繼母配父即爲片合，與母無別。」是則然矣，而予謂人非母不生，不幸無母，非繼母無以生，矧子事之如腹己，母拊之如同氣，是尤人之所難。若曰念母之片合而不敢有殊，是迫於義之有制，非本諸情之不能已也。觀於朝南之子母而尤信。朝南之狀曰：「太令人諱曼卿，字子華。曾王父衛尉少卿、贈金紫光禄大夫諱之元，王父朝散郎庭，父迪功郎諱敦謹。衛尉與蘇文忠公爲親且友，元祐同朝，文忠詩所謂『時聞小語說蘇程』是也。先大夫早寡，我王父念諸孫不可無母，謂王母蘇夫人曰：『誰宜爲婦，必此族也。』太令人不逮事舅，而執喪祭、奉姑章盡禮。先大夫教子，自離經辨志而上，口教指授，卧起與俱。大酉少壯，粗見頭角，太令人喜，爲加餐。每講習至夜艾，必問其寒飢而燠休之。大酉筮仕昭化，親年五十，不知劍道之艱。脱選西歸，調官益部，以便奉養。至是男女嫁娶，閱二十年始畢，諸孫嶷嶷

然，粗不爲親憂，而吾父已不待養矣。廬墓三年，不自意全，南海崔正子與之制梱四川，致之幕府，達之朝著，太令人皆就養焉。崔公愛其子以及其母，亟問亟餽，牲幣藥石交至。大酉待罪匠監，而弟丙仲以訃聞，不敢白母，力請外補。明年三月，始得知簡州以歸。親黨迎勞，太令人問弟無恙，不知所對，則曰『已矣乎』，哭之慟。既而以義割愛，曰：『脩短命也。吾老矣，安能戚戚不解，以爲女憂乎？』歲生辰上壽，必愀然曰：『而父不及見，吾安能獨飲此酒？』退又言：『史恭人勞而不食，吾愧之。』名義根於中而發於言，足以興起人心。今年太令人年八十，婦子稱壽，孫曾扶携，賀者填門，太令人曰：『吾年如此，東遊吳會，西徧四蜀，五被上恩，不啻足矣。』言若喜而實可懼也。太令人氣稟堅耐，少疾苦，自丙仲夫婦之死，幼孤滿前，劬躬覆幬，十年間爲之憔悴。大酉請閒曰：『丙仲之諸子將冠笄矣，願母少寬。』母頷之。秋七月，大酉被命奏事，即援親年控避。八月壬午置酒爲壽，尚懽忻夷猶如平生，未浹旬得脾疾，九月癸亥疾劇，不可爲矣。先是，母忽忽語及殯斂之事，家人驚愕。母曰死生常事也，又戒喪紀毋得踰舅姑，毋多設浮屠、老子供。又曰：『女父母葬青城縣召遠鄉，盍泝江往從葬焉。』大酉痛惟先人之敝廬在而吾母不得哭於斯也，乃泝涪，陸出眉，脫輖牖上。端平二年九月癸酉，以遺令祔先墓。太令人孝友勤儉，服澣濯之衣，至老不衰。就養三州，雖幄帝之事悉屏弗御。聰明有識慮，官居外言不入閫，聞利害罷行則毅然見於詞色。簡、池救荒，首教之曰：『流殍當散不當聚。』大酉於是量地遠近爲之期，數日而來，授糧而去，凡累月無一疾殣，全活以萬數。自餘訓敕若此者，不可殫述。」嗚呼！了翁與朝南爲三十餘年之交，每見其閨門肅穆，母子

怡愉，不知其有先後之間也。迨得罪南遷，爲史恭人誌窆，然後知大酉鞠於繼母，然而數十年間無一間言。人至於視己子如一，未足異也，視非己出者，人莫能名其薄厚，則蘊諸中者可知。《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吾於家氏之子母蓋兩賢之，乃爲序而系之銘。大夫以子貴贈官至朝議，太令人以慈明殿慶壽恩，自恭人進封。大酉以朝議大夫、直寶章閣、知遂寧府；次男震己，薦于鄉，父命爲某人後；季曰丙仲。三女子，嫁張子辰，次迪功郎孫景舒，次蘇丞。孫男七人：燉翁，紹定二年進士，從事郎、新成都府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坤翁，迪功郎、監普州商稅；鏜翁、森翁，嘗舉于潼川路轉運司；必達、必祥、潛翁。孫女四人，嫁鄉貢進士高斯衛、將仕郎袁增，餘二人許嫁未行。曾孫男女二人，外孫曾二十四人。銘曰：

飭己靜淵，秉心均壹。相夫鬻子，宜家競室。瞻前無靦，垂後有奕。爲婦爲母，匪斯奚式？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七。

蔣恭人墓誌銘

端平三年十月

昔人言積善有餘慶者必曰家，言興仁、興遜者必曰家，家云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一不盡其道，然後志叶而事修，聲和而氣感，無小大貴賤，習成矩則，心改形化，熏爲吉祥，曰慶曰仁，非自外致也。雖然，又當謹於卜昏之始。蓋男女之片合，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家道

之替興係焉。吾觀於恭人蔣氏之狀而尤信。恭人諱季荃，世爲靜江府之興安人。曾祖熙，皇右承事郎，累贈奉直大夫。祖允澤，皇任左朝請大夫、通判邕州。妣孺人吕氏。致堂先生胡明仲銘奉直公墓，謂蔣氏出蜀相晚後，爲衣冠鉅族。按家譜，在唐有諱重者守零陵，其嗣自零陵徙興安，至奉直十六世矣。奉直宦學有聞，彭忠肅公鎮江陵，首辟爲屬，没爲誌墓。恭人生長見聞，開敏而嚴重。奉議有上氣疾，遇寒彌劇，恭人侍膳服起居惟恪。事母亦得懽心。先是朝奉大夫豐城李先生脩己教授江陵府，奉議爲令，復又一再聯事湖湘間，好益密，先生喪元配盧氏，以恭人繼室，鞠弟四人，聚居數百指，恭人之歸，承順調虞，無幾微薄厚。元妃有男義方甫冠，女未笄，字之均一，人莫名所自。先生早從諸儒先講學，治家循古法，尤謹奉先。恭人始至，升降饋奠閑於禮，昧旦而肇事，質明而竣，無敢不肅，歷四十餘載如一日。嗚呼！以桂永名家，兩邕州爲父祖，長而歸諸先生，所交皆天下賢士，而又與清江彭氏迭爲昏姻，生平耳目所接，造次禮法，宜其爲女爲婦爲母鍾爲餘慶，形爲仁遜，足以範今詒後也。始義山生十年而大夫没，以屬恭人曰：「此子極力誨之，俾有成立。」於是歲聘賢士爲之師，時屬所親察其進否，每訓之曰：「自吾家邕州兄弟與吾仲兄暨汝之二父〔一〕，皆以儒學發身，有聞于時。善自勉，無忘汝父垂絶之言。」義山踰冠擢進士乙科，傷先生之不及見，及試吏，恭人誨之曰：「仕以廉勤爲本，邕州雖俸入亦不盡取，于湖張公孝祥嘗書而刻之石，曰『清廉蔣德施』，汝外祖若汝父一介不妄取予，小子識之。」義山仕衡日，嘗以刑獄司檄往常寧、世忠峒諭寇，人謂户曹且蹈不測，恭人徐曰：「彼自内訌，豈庸釋憾於官乎！」居數

日，二峒果退聽，人服其識。先生仕無私蓄，而友愛兄弟，賙卹姻族，不計有亡。恭人穀則先意，没則成志，中年嫠居，内閫外侮，處之自若。聞人艱阨，如疾痛在己。紹定二三年間，里人艱食，命計口登其日糴之數，厥直視登場時，雖他鄉價至倍差，卒無所增益。性儉勤，食不兼味，衣屢澣無斁。先是大夫爲郡〔一〕，俸入寖優，不改其故。未嘗晏起，尤好潔清，常言「兹二者吾以占家道之興衰」。晚歲猶親細務。寒食日遣子姪省墓，躬濯溉惠庖翟如他日，忽寢疾，七日而終，實端平二年三月丙辰也，春秋六十有七。義方以疾倦於仕，義山爲奉議郎、知贛州贛縣事。女適訓武郎、前監潭州南嶽廟胡維萬，將仕郎孫演，進士蕭爲己，將仕郎彭沄，適蕭彭者蔣出也，皆先卒。恭人以先生貴三遇明堂恩封宜人，紹定四年又以慈明宫上壽益今封。端平三年，二孤卜驥山之陽何林之原，將以十月丙午奉柩窆焉。先事，屬忠肅公之子今廣東提點刑獄彭鉉狀恭人行治，以求銘於予。忠肅與大夫同年舉進士，爲道義交，故恭人之婦道母儀三族皆能道之，後又彭、李迭爲昏姻，故今彭侯所書皆得諸觀聽之實，是宜銘。銘曰：

《易》繇家人，女正是利。《詩》歌祚胤，歸諸女士。士則身修，正則家治。吁嗟恭人，視此亡媿。《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七。

〔一〕自：原作「士」，據四庫本改。

〔二〕是：原作「生」，據右引改。

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曹公墓誌銘　紹定六年

公諱彦約，字簡甫，南康軍都昌人。嘉定九年，了翁與公分乘使傳于蜀道，爲忘年交。上踐阼踰月，召公及真公德秀、鄒公應龍，公以明年二月入見，又得同侍上左右。公嘗經帷進讀《三朝寶訓》至太宗取士、章聖選官皆以德行爲先，乃言曰：「古人以德行爲才，十六才子自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凡皆德行之所發見。後世以欺詐暴虐爲才，如狄之酆舒、晉之知伯、齊之盆成括皆以才稱，卒於敗事，其實小人，本非才也。」了翁聞而嘆曰：「義理之不明久矣，程子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然後知無不善者性也，可爲善者情也，苟無其才則徒善不能以有行。又嘗以是觀諸近世，如先正大老以誠心實德綏靖家邦者才也，以正學卓識統承洙泗者才也，以深醇爾雅丕變文弊者才也。若口道先王語而聚斂以剥下、深文以殘民、開邊以殄國如王、吕、章、蔡，而尚曰才之云，則吾曹公之所耻也。」公以孝友著于家，以忠信得乎朋友，以豈弟行諸郡國，以忠忱格於君父，嗚呼！公之所謂才，非公不足以當之。公之先避唐末之亂，繇宣之南陵徙都昌之龜山。自龜山後十有二世，皆以經行稱于鄉。曾大父克，大父敦禮，皆不仕。父興宗，故左從政郎、鄂州司理參軍，累贈光禄大夫。妣黄氏，封太安人，贈齊安郡太夫人。公少邁爽，六歲而孤，知哀戚。年十八後，三與賓貢，擢淳熙八年進士第，授廣德軍建平尉。丁齊安憂，服除，調桂陽

軍録事參軍，改辰溪令。未上，又辟司法參軍，改宣教郎知饒州樂平縣。秩滿入都，會擇邊守，政府以公應詔，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開禧元年，以前詔差知澧州，未及上。明年，端明殿學士薛公叔似以湖北宣諭升宣撫京西湖北，辟公主管機宜文字。其冬虜圍襄、安，遊騎至漢陽軍，盜賊蔽野而軍闕守，以公攝事。至軍未幾，虜大入棗陽、信陽，而襄陽將帥，内自相戕。公絶江見薛，勉以持重。搜土豪得許鼎，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俾將宣撫司軍屯郡城。十一月乙未，虜兵重圍安陸；辛丑，遊騎闖漢川。公授觀方略，俾漁者拒守南河。十二月丁未朔，虜騎至南河之北，觀逆擊，斬其先鋒。虜造戰艦，觀火之。大軍繼進，自十二月辛未至三年正月丁丑朔，晝夜殊死戰，北渡追擊，虜自是不敢近漢陽。時安陸被兵已久，羣盜蠭起，公命仲昇、鼎擒捕，皆駭散。三月，以守禦功進秩二等，即授漢陽。宇文公紹節代吴公獵爲宣撫治鄂，兼領江陵，公言：「不築棗陽不足以守隨，守隨而德安安矣；不築信陽不足以守安，守安而黄安矣；不築神馬坡、樊城不足以守襄，守襄而光化安矣。」且言沿江師少，和不可恃。又謂：「京湖之勢以鄂渚爲腹心，以江陵、德安爲兩臂，其餘猶十指。襄州雖大，不過駢拇巨擘耳。今若順腹心臂指之勢，則宣閫不當兼江陵，若都統制在襄則副都統當在江陵。」所論皆切中事機。嘉定改元，詔求言，公上封指陳剴切。會紹節以公政績聞，詔任滿與監司差遣。八月，除荆湖北路提舉常平茶鹽，會鄂州與湖廣總領財賦皆闕，以公攝事。首劾貪吏，罷厢官受訟，還富民椿糴之穀，勸以減價出糶，免荻場經量悉歸諸民，蠲米穀薪炭之征，歲不下數萬緡，代償前官市物緡錢。以舟運敗者千數，株連瘐死，公取開禧二年以前負者悉蠲之，餘各有

差。先是，公初領常平事，每以湖北旱蝗爲慮，亟言于朝，丐糴以備春旱，又乞假鄂帑官緡以貸下户種糧。明年旱，三月，公由鄂還治常德，下教列郡，選僚屬二人興發勸分，具有科條。澧州奉行不虔，逮吏鞫之，一道皆聳。十月，改提點刑獄。十二月，改湖南路轉運判官。先是，開禧三年，盜起郴而桂陽吏不以實聞。桂陽當湖南、江西、廣東三路之脊，山川險絶，盜窟其間。江西羣不逞相挺而起，東踐吉、南安，西逼郴、衡，南蹂韶、石，北抵攸，環數千里盜區，朝廷調江鄂軍，降勑榜，捐官資、緡錢，名捕渠魁，累歲不得要領，而江西專以招安誨盜，詭降覆出，朝廷患之。公以壬午被命，甲申上道，三年正月庚寅朔領漕事于益陽。時賊已破安仁、茶陵、桂陽三邑，迫攸縣，長沙洶懼，公親至攸督運，人心乃定。會帥去，以公攝事，朝廷下江西招安之請于帥司，公謂犯衆怒，損國威，持不可。三月，除直秘閣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公規置稍定，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賊李新敗死，李如松、鐘安誠、李文傑稍稍出降。時郴盜李孟一謀攻桂陽，公趨屯命諸將分禦，賊知有備，乃間道突韶之樂平〔一〕，公命守隘俟其歸。越三日，賊夜登百丈嶺以遁，公移軍蹙之，賊大潰。官軍焚其柵，遁入頂頭寨，又圍之。渠率李元礪率衆數千來援孟一。先是羅世傳與元礪有隙，密請于公，乘其出穴而攻之。公録賞格以報而供其乏，世傳果擒元礪以獻。公以除夕還長沙，四年正月庚寅復出督戰，二月戊午破頂頭寨，生擒孟一，餘黨悉平。世傳恃功桀驁，池州都統制方深交之，欲委世傳盡統前後洞，悉撤湖南、江西兩路之戍。公固争不可，宰士不悦。九月，世傳猖獗，如公所料。公白于朝，俾許國糾合前後洞丁討平之。公以衡之水口、郴之青要、桂陽之上猶皆要地，而闊遠不相應援，

朝廷用其議，析茶陵、桂陽、郴縣諸鄉置酃、資與桂東三縣，移潭、衡州禁軍闕額衣糧以召募土丁，省冗員以選辟令佐，至今便之。以功進直龍圖閣。五年春，以吏部郎官召，而謗書浸聞矣，六月上印還家。先是時相之弟守潭，兄子守吉，已而盜起，躪吉搖潭，遂以公與王公居安代二郡守。盜平第功，嫌不便於前人，故二守之賞不及而歸，後反以煩言罷免，此於公奚損，而朝廷黜陟之權病矣。公慶元間由龜山徙居南康城下，既又得地數十畝於城東三里外，爲圃曰「湖莊」，築室讀書，罕至城市。時宰語人曰：「人言曹長沙與人争功，二年無一字至廟堂，此豈競進者耶！」七年，忽被命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八年，以元職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明年關外艱食，公先以本司所儲減價盡糶，又輟緡錢賑贍，勸分免役，通商蠲税，勾僧牒于朝，告糴于鄰路以濟。公憂蜀邊，著《病夫議》以風，大抵謂制總節制三司，權分而議不一，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領帥權者當近邊境，當擁親兵；有兵權者當領經費，當寬用度。其他如訓忠義，覈間探，條理甚詳。厥後四川制閫雖暫徙利州，而兵財異掌，卒莫能合。是歲秋，命董四川類省試，訖事以病求歸。十年二月，差知寧國府，尋命守瀘州，而公已出峽。八月，差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會江東西大旱，公入竟，罷吉、撫州糴米糴本鹽鈔，不以賦民，遣吏鬻之淮東，糴及時而民不病。十二年，蜀邊被兵，朝論以《病夫議》善識時務，且因蜀人之思，五月乙未朔，除大理卿，壬寅除權户部侍郎。公力辭，未報，六月辛巳，乞赴闕奏事，不報。再移書廟堂請對，權相憚其來，八月甲子朔，改知福州。公且行且辭，十月丙子，以集英殿修撰知潭州。公再上祠請，乃得提舉

亳州明道宮。十四年冬，提舉常德府桃源萬壽宮。洎上訪落，以公爲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三辭不獲命，謁告踰月。寶慶元年二月入對，首勸上講學，防近習乘間；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卒言祖宗愛民之意上通于天，宜敕邊吏，不當效尤醜虜，結怨吾民。上嘉勞再三。會下詔求言，公封章言：「給舍欲正君臣之分，而陛下宜自伸兄弟之恩。」時朝廷方以言爲諱，故公及之。九月，兼侍講。未半月，除禮部侍郎，兼職依舊。二年六月謝病，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公求去愈力。三年，除兵部尚書，力辭不拜。四月，除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勸上以修身講學爲要，獻唐張蘊古、趙師民二箴，請圖之坐右，且奏求言雖切而下情猶未通，愛民雖勤而横斂猶未革。上曰：「其病安在？」公曰：「臺諫專論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公行於都城，則州縣横斂無可疑者。」時權相專忌，人以公言爲難。公又奏夷狄盜賊之患，惟在處置得宜，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衆，五曰愛民。上顧問五者何先，奏曰：「稽衆爲先。」是日經筵進讀《高宗寶訓》徹章，公辭錫賚，弗許；辭常德之命，又弗許。五月，再提舉嵩山崇福宮。公還故居之上隴，貿賜金，會宗族。病弗已，自草遺表，其略云：「望陛下精勤務學，恭儉修身。屈己以求直言，不惡其訐；守信以禦外侮，不邀其功。塞炎荒遷謫之門，絶饋遺往來之路。疾姦貪以寬民力，進恬退以厚士風。」病革，遺令斂以布素，不含珠玉，不用巫覡、浮屠，三月而葬。又言自陳致仕，不可叙閥閱。紹定元年十二月己巳晦，卒于正寢，年七十有二。明年三月己丑，諸孤奉柩葬于都昌縣匯澤鄉櫪田之原，公自卜

也。卒官太中大夫，職寶章閣學士，食邑六百户，詔以華文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遺表聞，詔贈宣奉大夫，官其後二人。公元配蕭氏，國子祭酒、禮部侍郎之敏之女，先四十有五年卒，累贈淑人。繼室黄氏，通判潮州瓌之女，封淑人。子男五人：士充，早卒；士況，宣教郎、新知岳州巴陵縣事；士規，故儒林郎、寧國府太平縣主簿，後公三日而卒；士兗，承務郎、新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兼煙火公事；士冕，承務郎。女三人：長適成忠郎、前監寧國府涇縣酒税牛斗極，次適同郡陳時，幼適湖口蕭九式。長、次女皆先卒。孫男八人，女二人。公篤實愛民，出於天禀。其爲政精密，務盡理道，所至救荒卹菑，蠲逋已責，寬酒搉，裁商征，察廩庾，謹儲糴，苟利於民，如己渴饑。至議役法，尤切切注意，所爲條教皆通疏縝密可爲法。嘉泰都城災，公上書時相，乞寬黨禁，人所難言。公之行師專以勝殘去殺爲本，封章奏篇，必以殺平民、戮降附、張虚捷爲拂天理，絶民望，失祖宗仁愛之德，非痛革此弊不可以祈天永命。自漢陽乘邊，惟行此志。二年湖南，所誅惟各捕首惡十數，未嘗輕戮一人。方賊未平，增捕生之賞踰舊十倍，或謂斬級亦當立賞，公曰：「此非蠻夷比，朝爲峒寇，夕爲省民，吾固欲生之耳。」故首惡既摺，脅從易散。公才稟素高〔二〕，輔以講學。朱文公守南康，兄弟親炙之，爲白鹿洞書院諸生。後十四年，見文公於長沙，又述所知行而請益焉。其師友淵源蓋如此，是以理明行修，出入中外垂三十年，人以其進退爲時重輕。考諸近世名卿而觀公之所成就，信乎公之所謂才者矣。平生所著《輿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藁》六十卷、《經幄管見》七卷，藏于家。公歿之六年，士況抵予書曰：「無禄先君即世，墓道之石未有以銘也，大懼幽潛未

昭，將諸孤死且不瞑。莫如子也知我父者，敢流涕百拜以請。」予每歎昔之人選于衆，聽于國人，旁蒐一世之才，僅濟一世之用，而且廩乎有不給之慮也。後世俗薄民散，才既鮮少，又率以黨論迭爲儥興。一則常以其半置在閒散，故才不周用；次則久閒者多君子，而小人雖閒不肯久也；三則棄之聰明未衰之日，而用之老疾交侵之後〔三〕。下缺。《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七。

〔一〕問：原作「開」，據四庫本改。

〔二〕稟：原作「命」，據右引改。

〔三〕侵之後：原脱，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七一三〇

魏了翁　七八

哭杜威州文

嗚呼！天下之生夭壽並區，吉凶同域，莫可終詰也。歲在丙寅，余校中秘書，余友虞仲易及楊節毅公以書抵余曰〔一〕：「子未有室，成都杜子仁端人也，其親知皆天下賢士，今其子長矣，子盍妻諸！」余未及報，尋丐守漢嘉以歸。明年還里舍，余以虞、楊之言宜信，不復他求昏，又明年而委禽焉。禮成之夕，公與余表叔父一見投分，不翅平生。僅踰月公死，則元年三月也。叔父常悒悒，念之踰年，始獲拜公像于成都，哭之慟。又踰月而叔父死，則二年之三月也。相望各旬歲，安知其遂相從於九原也與哉！余與婦各執喪于服舍，卒卒之懽曾不盈眥，而無涯之戚殆將終身，尚安用生斯世也與哉！去冬余葬余叔父，銜茹荼毒，曾未數月，而公之子今又以公之即幽之日月告，憂患摧心，精力遐漂，靡所濟集，益覺歲月遒卒，人命危淺。嗚呼，余永無望也與哉！衰制攸繫，義不得先往以聽役於

將事者，亟馳薄奠，姑識余衷，儻未即溘去，或能援我吊也與之義。蒙縞曳素，臨封宰上，爲公一哀而出涕也。言不能文，神鑑之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〇。

〔一〕抵：原作「邸」，據四庫本改。

代哭楊端明輔文

上缺復引疾求謝。夏五月至京口，秋七月除兵部尚書，兼侍讀。未及造朝，除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赴鎮旬有九日，大星隕于府，公不起疾，詔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尋贈光禄大夫。三年七月庚寅，其孫令圭以公之喪返自建康。四年八月壬寅，葬于小谿縣落星山。竊惟公平生淑德茂行，出入中外幾五十年，有誄有銘，有功狀，有卹章，有奉常之謚，有史氏之策。雖如余之晚陋，亦嘗附於前五人之末者，知公不爲不詳，而亦安所措詞也！獨原公之心人所不及盡知者，爲辭以哀之曰：

桂樹兮交槍，谷陬兮澗涯。芳菲菲兮羅生，遠迢迢兮孤枝。日杲杲兮扶桑，招美人兮雲旗。濯春暉兮暄和，驂景馭兮赫戲。步蘭皋兮止息，遵大道兮逶遲。黽夷猶兮索胡繩，莫容與兮畦留夷。羌靈脩且焉服媚兮，胡爲乎庭之廩歷。靈辰兮圜丘，款清德兮神娭。壎其征兮有任之徽，不可殄兮維民之

彝。心戚戚其未安兮，目炯炯而懷疑。胡椒椒之充幃兮，荃不得揆余之思。嘿遐情而涕洟兮，蹇不留而空歸。攬余轡兮郢丘，女婉孌兮調飢。輟余榜兮漢廣，方余枻兮涪之湄。荃不余遺兮，敕蹇脩以下詒。蹙蒼波兮于逝，望重華兮陳詞。風颼颼兮助余以太息，嗟長纓之浪清兮不覺涕之橫臆。瞻膠葛兮日極，歎郵傳兮孔棘。猘反噬兮夜縞，梟橫絶兮晝黑。搴杜若兮涂潦，擷水芝兮茅塞。命不可説兮或推而還，蜀無他揚兮濟事以權。弭余節兮舊服，攬赤子兮安眠。鎮幾事於不容髮兮，此無素而能然。莫吾知兮，壹鬱誰陳？獨我眷兮，天王聖明。紉蕙纕兮余户，將以遺夫友朋。舟流乎莫届，行邁兮靡臻。遺余玦兮門畿，畀余鑰兮陪京。期不可兮時逝，路漫漫兮重陰。猿啾啾兮鶴飛，風冥冥兮雨淋。癙思兮肝傷，往孰與兮今斯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〇。

哭袁參政説友文

嗚呼！耆臣宿弼，在今幾人，日替月零，如星斯晨。維建安公，蚤事阜陵，揚歷中外，今三十春。歷從入藩，翊樞佐衡，維忠作純，維夏斯楹。萬日喁喁，白麻在廷，引疾求謝，午橋幅巾。人傒公歸，帝圖乃廑，天下慙遺，胡嗇厥齡！遠道折軸，扶桑成薪，逝如可贖，何直百身。如壁等輩，生長西岷，自公之西，實睠我儀。粤來周行，日睎衮衣，一去不復，今將疇依！莫往予哭，鬱陶余思，一奠矢誠，終古之違。《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〇。

哭楊寶謨震仲文

國朝以仁厚遇士大夫，以禮義嬰臣節，故士之處變，率能隨事著見。貝賊之變，馬遂死之；邕賊之變，孔宗旦、趙師旦、曹覲死之；僞楚挾虜以窺僭〔一〕，吴乂夫死之；僞齊引虜以陷大名，郭永死之；後此者八十年而興賊附虜以叛，公死之。雖然，公非諸公比也。或向賊不屈，或臨陣死守，而公未有所迫也，責望猶後於時賢也。以藐然孤蹤任六十州向背之機，明萬世君子之分。僞檄之來，引義語寮吏，寄聲訣家人，而後屏人閉閤，飾巾待終，從容就義，如往如歸。由是而爲士者，迺知所決擇也，則視前諸公爲尤難也。公非以一死爲諒也，節義之稱不著於平世，非無也，欲惡有甚於生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義在生則生，義在死則死，賢者亦率吾性、素其位、慊於中而行之，以爲人所當爲者耳。況在臣子，本無毫髮過分事也。世降道微，義理不競，而士之拔然自立、不汙不屈者，則昭昭然揭節義之稱於天下矣。間有遇患難而能真知實見，爲君決一死，則又絶無而僅有矣。是雖出於世降道微，脱併是而無之，則亦無以爲國矣。能始終聽命於天地而不貳者矣，紀天彝而扶人極，立世教以奠民志，皆在是矣。有國家者無使全身失節者終其幸，而賁忠入地者重不幸，則可以正邦矣。幸不幸則固有任之者矣。某夙荷公知，歸自萬里，吊公獨後。雖然，公不亡矣，吾知勉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〇。

〔一〕挾：原作「陝」，據四庫本改。

哭趙廣安昱文

嗚呼君乎！余之妻之母之弟也。昔在辛酉，余僉判西川，君亦來介漕事，始獲拜君于成都，風規峻嚴，氣象開偉，一見固心降焉。而又聞親友間具言忠孝實德，古訓是師，迂淡事業，寵利莫撓，則益起敬願交焉。君亦以意氣相許，凡二年欵從，未始三日不聚首，聚輒移晷，往往開醪命炙，觥籌蝟毛，擷醇注芳，務廣探深，循嵩洛關輔之源流以上遡洙泗之傳，其爲學蓋參觀徧考而據之以正，歷覽博識而會之於約，每使人惕然有寡陋固滯之愧。癸亥之秋，余將造朝，君亦解漕屬。且別，復相謂曰：「昔者俱以職事，不獲亟會，悉露衷臆，今皆在行，將爲無相見期之別，而舍我去乎！」方軌齊驅，度萬松岡，臨流釃酒，飯于東門之圃累日，搜郭外山水勝處，不主于君則賓于我，于飲于遊，于釣于休，蓋數日不能去。君既先余首塗，出蕭寺飲之酒，目視晢晢，耳語剌剌，持我毋去，曰：「余歸，杜門求吾事，以期無隕吾世焉耳矣。而子也，方爲世用，其正學之務，毋負而志，來日浩瀚，子行勉之！其數以書來，毋我翦棄。」余惟其言之衷，不忘以汔今。三年周行，逮得外補，還至荆州，猶得君手書，燁燁累紙，陳義悃愊，且言宿疾幸少間，或尚堪作州。余持以自慰，曰吾歸復得吾良師友矣。正學立朝，無負吾志，固皆吾所當爲，然獨幸名場利區免於顛蹶，可持面以見君無恧矣。舟未

至瞿唐，手吾婦翁書，以君之赴來，且曰夙有氣疾，自聞叛亂，憤廢寢食，而疾劇以至死。烏乎傷哉！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呼巫陽而莫前，頫大江而長號，自今蔽誰余之啓，而吝誰余之釋哉！豈惟余之莫獲從也，習往聖之格言、燭義理之正宗如君者，能拔然自立於頹俗末學之中，其於西南人士亦所少見者矣。吁，余今安所復質也矣！河山載邈，斂莫余待，窆莫余送，奠羞告虔，悲惋積臆，豈獨親舊之情爾哉！嗚呼哀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〇。

哭女璧海文

嗚呼！歲在癸亥，汝生于成都，汝母以產餘感疾而殂。時吾已得學官之除，亟解僉幕，偕汝護汝母之喪以歸。既葬，挈汝造朝。明年至臨安，吾屬汝妳謹視汝，時汝飲食，冀汝長在吾側，則猶汝母之存也。逮九月，汝以脾弱，因致風癇，吾親爲問藥，又使醫者王永年診汝。既少間，吾仍入太學考試，謂當無他。不一二日，汝叔翁以書來，云汝疾作，吾歸省狀，則已不可爲矣。猶守汝藥汝，數日而卒，寓汝于僧舍。後二年，吾丐守漢嘉，不忍使汝與我偕東而捐汝於萬里也，使人負汝以歸。越二年戊辰正月甲子，穴汝母之墓之左藏焉。吾行負神明，使汝夭閼，痛傷奈何！汝其有知，其歆此奠，以從母於九京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〇。

家廟祭文

維開禧四年戊辰二月辛丑朔，越五日乙巳，孝孫某等謹以牲脯酒茗之奠，致祭于皇叔妣孺人高氏鳳娘子、先伯父南五郎、伯母趙氏五娘子、先叔父鄉貢進士南九郎、叔母高氏愛明娘子窀穸之靈。嗚呼！自葬我先大父，于今三十有五年，先大母爲壽冢其旁，昔者嘗有治命于我諸父曰：「我死則合葬于是，以從汝父于九原也。」後十四年，大母即世，不幸天降割于我家，疫癘相尋，自是喪祭疾病無虚日〔一〕。明年四月，伯母繼卒，既逾時不舉，而陰陽家者流遂得以拘忌之説肆。今年曰山頭不白；白矣，明年曰隧道不明；明矣，又明年曰墓龍不出；出矣，又明年復曰中宫不空。家蓄一書，人持多喙，雖皆誕謾不根，而人所共疑，不敢獨異。綿歲歷禩，事日益變。越六年辛亥而伯父卒，越九年癸丑而叔母卒，越十四年庚申而叔父卒，是歲伯父之爲族人後者亦卒，至是而諸父之存惟後高氏者一人。某等因自惟念，自大母下世，兄弟長者卯，次者齔，幼者襁，今有室有家、有禄有子矣，使父祖淹延西序之攢，而子孫食稻衣帛，尚有顔面以生斯世乎？爲父祖尚安用此不肖孤乎？亦欲置拘忌不問，以惟事之早濟，或又謂澤鄉沮洳，坎隧久揜，今啓之以納後喪，設有圮頹，咎將誰執？乃稽之《禮經》，酌之人情，而又考諸唐神龍故事：將合葬后于乾陵，嚴善思謂尊者先葬，卑者難復於後開入，乞於乾陵之旁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别爲一陵，且云神道有知，幽塗自得通會。其議雖爲陵墓

設，然等而下之，以用之於士庶人之葬送，取義則一。乃定議，於昔壽冢之旁爲塋，距百步，地名文池，得兑山卜焉。其地可容數穴，兆域雖異而岡連勢接，新故雖殊而魂氣無不之，遂命翦拂。趙氏姆居左，高氏嬸居右，二父在後，先大母在二父後。撰即窆之日，得今年二月之庚申，敢先事啓殯，用酒醴牲牢以告。嗚呼！自大父始造我家，我大母實相成之。諸父皆不幸早世，克紹我大父母者，實惟今葬之二父賴焉，不幸亦相繼零謝。逮二十餘年，緣情起義，乃始克以二世之五喪窆，不孝之罪上通於天，雖百身奚贖！神某有知，尚歆此薄奠，以即安于新宅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〇。

〔一〕虚：原作「尋」，據四庫本改。

哭外舅杜威州文

某昔官於公之鄉，迺識公。見其容貌恂恂，服用簡質，夷考其行，其鄉之人曰如其服若容，訪其親知，則皆蜀賢士大夫也。余心降焉，而未得□也。後數年，取公之長子，公不我棄，遠道送將。塾余于居凡三日穀，敷衽論心，情義欵篤。始至如平生，且別，戒其子曰：「往之汝家，善事爾長，相爾夫子，其儉共是務。」既去，則又數以書來會，期我乎莫之春，要我乎其家，其悃愊無華亦如其服若容。余將撰日，越以婦邁，乃季春之四日，致土之毛，遣人問無恙。未三十里而及公之家之隸遇諸

途，來訃公喪矣。致書之日而公死之明日矣。踉蹡挈婦，晝夜倍道，行百八十里，逮至而不及馮其棺矣。余外姑以公之二子衰而逆我矣。吁嗟天乎，爲善者果不必報乎！報而固若此乎！三十年州縣，以考進階，階不過外郎，以資受任，任不過二千石。今日藩臣以威州奏可，而明日公寢疾，病以死，天胡奪之亟乎！循分迪彝，不事矯競，不見知於世固也，而蒼蒼者未知之乎？善類惋嗟，里閭驚愕，而況余舅甥之至情乎！薄奠不腆，公乎，其尚能飲余酒，如疇昔將爾子以過余之日乎？嗚呼！《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〇。

哭族兄德先文

嗚呼，德先甫其真亡矣乎！余生也後，不及知公於春秋鼎盛之日，迨其知之，則公既耄，而體冲慮澹，宇靜氣夷，則未嘗與年俱耄。脱有不知，視其抑抑之儀，而德之蘊於中者固可推見，矧余知公之深者乎！聖賢精微之蘊，百家異同之論，二氏放遁之詞，參稽徧考而融貫擺落，以潰于成，惟己之爲，不蘄知聞。余雖甚愚不肖，而粗有志於學，仕止必俱，館置必親，觀善之益既足以啓發滯吝，而誘誨之切又足以警策惰偷〔一〕，由是於公益親。公一日謂余曰：「吾殆將死矣，姑聽吾去。」余曰：「公奚爲是言也！」不可。冬仲朔至之日，公執余手而言曰：「才知有餘者其陷溺深，吾子勉諸！」余聞之悚然。明日，又與余論鬼神晝夜之蘊。又明日，忽援筆書紙，曰「死生事大，惟當澄心静慮」

等語，凡數十字，末又及孟氏六等之序。又明日，則已溘然去矣。嗚呼，德先甫果舍我而去邪！大化流形，聚散同體，既全而歸，公則何憾，而影沉聲謝，既自今安所復質也，寧不使我涕泗之橫集也！公今舍我去矣，郡祓是縻，不克從公于邁，尚幾有以陰輔余志也。嗚呼哀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〇。

〔一〕惰：原作「墮」，據四庫本改。

哭表嫂李氏文

嗚呼！自嫂之歸于四兄也，敬共夙夜，克相夫子，以承姑志，環珮穆然，閨門化之。不幸遘厲虐疾，七年于茲，暫已復作，靡有夷瘳。去年之秋，力疾以辱于眉，就訪良醫，即造藥喜。今年春疾作，則曰昔者晷漏之不保，眉之良醫嘗遺我以安矣，盍俟少間而再往。疾亦遄愈，乃果就道。會郡有樂事，奉姑遊豫，固無恙也，俄而體少不平，由是則旦異而脯不同，盡醫師術，窮極萬道，汔以就木。嗚呼！人孰無疾，而至於閱歲之久也；人孰無死，而殞於方壯之年。安車以來，喪舟以還，死生旦暮，如夢一覺。嗚呼哀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〇。

哭楊修撰虞仲文

嗚呼！盈天地間，人爲物靈。匪禄匪爵，匪勢而榮。人鮮克信，以胥厥生，維公懋德，秉政履純。維進不絿，維用不矜，維居不矯，先民是程。厖然秀艾，以考以寧。無有祇悔，是遺子孫。有苾其馨，媚于堦庭。芸芸並區，豐悴虧盈，奚集全福，於公而并。有來假守，寔親美仁。一見雖舊，相知維新。欲往從之，簡書是繩。獨於牋素，數瞻儀刑。或有來諗，公體不平。謂適然耳，大命以傾。諱音之來，霣涕失聲。九衮非夭，胡斯涕零。嗚呼哀哉！耆德宿齒，在今幾人。日替月謝，如星之晨。州有二老，巋然獨存。厲我有士，律我有民。而奪其一，天誰云憎！殄瘁之悲，善類同心。終畏簡書，往吊不能。歸心典刑，寓此幽情〔一〕。二老者，謂長泉史容宜甫，時以太中大夫老於家，年八十終。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〇。

〔一〕幽情：原脱，據四庫本補。

哭吴侍郎獵文

嗚呼！自師友道闕，天下學士堇堇屈指，後生末至已不及師事前輩，名場利區喪己爲人者，蓋不足道也。間亦有志，則溺文眩博，自爲曖昧，保殘守闕，私恐見破。如公蓋親得廣漢張氏而事之者，其宏深碩大，槃槃乎山嶽之鎮也，寬易夷曠，委委乎江河之流也。其不幸而不及事前輩者，其亦幸而識公，猶得以考言行，觀儀刑，以闚衆芳之會也。某蜀之鄙人，早點策府，偶聯王事，海内之士如某者，履屐間所不乏也。公一見之頃，似不以衆人待遇者，合堂同席之際，靡微不講，罔末弗諏。由是之荆之蜀，往往異席而容禮焉。肫篤懇欵，洞見膺鬲，每使人惕然有滯吝之愧。自公去蜀，今四年矣，孤根弱質，居養移鑠，其勢安能奮然自立以獨卒其業，音驛雖闊而風聲相聞，猶足以自儆。忽有來諗，謂公引年謝事者，某曰此《禮經》當然也。既又聞莫有縶維之者，固竊異之，既遂知公不起疾矣。嗚呼天乎，奚降割于斯文乃至此乎！殄瘁之悲，吾末知其如何也！徒見公在蜀僅二年耳，諱音之傳，某與同志之友霣涕失聲固也，而識與不識，聚泣交吊。公微權勢，人微交譽，是卷卷者果何爲乎！大化流形，聚散同體，公之此心，其與形俱亡乎？其不然乎？岷山之江，至于衡湘，泯然神交，共此一水。公乎，其尚能歆余奠，如疇昔岷陽祖帳之日乎？嗚呼哀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〇。

哭虞萬州剛簡妻趙氏文

嗟嗟夫人，而止於斯。衛國之子，雍國之歸。延閣之婦，萬侯之妻。生長見聞，不煩姆師。終溫且任，象服是宜。云胡弗訛，伊戚之詒。天有六氣，人有四時。孔惠孔時，福禄爾綏。哀樂樂哀，如何勿思。矧是婦事，無非無儀。夫人之儀，則有過之。過焉弗節，則戾于彝。干和違豫，卒以弗支。顯允夫子，秉德不疵。胡不偕老，爲家之肥。夫前子後，哭踊涕洟。赴車之來，承問恐悲。莫往余哭，郡紱是縻。亟陳圭薦，神尚鑑茲。《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〇。

哭宗五弟文

嗚呼天乎，何使汝至于此極也！汝質聰慧，扶植門户將於汝望焉，而不自謹疾，夭棄盛年，嫠婦幼子，今將疇依！言念及此，涕泗横集。郡紱攸繫，汝病不及視藥，汝死不得憑棺，負汝多矣。遣人以奠將誠，臨風一慟，涕筆俱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哭史致政□□母范夫人文

由我者吾，不我者夭，是以夫人，事所當然。善惡之報，則不敢必，云不敢必，報寧不即。有苾其馨，媚于堦庭，有茁其華，交柯並榮。或著之節，冰明玉潔，或秉爾麾，風行日揭。以體以志，養既爾全，孔曼且碩，胡不百年！晦明之爽，遘厲虐疾，期飲弗更，期養弗卒。子前孫後，婦號室啼，至于閭井，爲之助悲。僕之假守，亦既滿歲，夫人之子，託在交契。雖則升堂，儀刑之覘，莫我展兮，德容之瞻。今其云亡，何嗟及矣，何嗟及矣，聊陳我悝。《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〇。

全宋文卷七一三一

魏了翁　七九

哭外舅楊提刑熹文

嗚呼，公而止於斯乎！生自名胄，倩于相閥。玩心往籍，景行先正。外視寬裕而中實縝密，即之粹温而察焉剛方。雖州符簿節，皆三錫命，而位以勞授，官以次遷，去就始終，秉德不疵，非若世之詭獲而倖成者。某甚愚不肖，甥于公之館者今十有四年矣。公始一見，以爲可教，往往異席而容禮焉。泯然相投則喜見顔面，命酒張飲，雙亮交照，洞見膺鬲，蓋若不以世之常堉畜之者。脱有小異則反覆訓詔，亦無留藏，每使人躍然以舒，復惕然以警也。昔者公所歷歷皆在蜀，某雖漫仕而投閒之日半之，蓋未嘗不得從焉。公之之楚，某以守郡，義不得往見，胸臆結約，良不可任。既聞將自楚返，庶知見時以陶近憂，猶以自慰，然亦訝閒者之何闊也。一日公之子以書來諗，進使者而問故，則公之戢于木久矣。嗚呼，公而止於斯乎！克自抑畏，無有祗悔，於世果奚愠也！世論淺隘，既加排媢，無

已，則天乎！天誰云憎，顧亦夢夢於此乎！生不得撰杖屨以從，病不得執膳藥以侍，死不得持楅衡以斂，歸不得服緦縗以吊，惛惛此心，誰其愬之！岷山之江，至於荆州，心契神交，共此一水。魂其來歸，以即安于華萼之故墟，尚有以歆予奠也。嗚呼哀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哭宇文樞密紹節文

嗚呼！天之生公，疇克度之，既予其資而厄其逢而嗇其終，竟亦何爲者邪！自公造朝，郎闈樞掾，宰士史坳，東省南曹，北門西掖，清資顯序，閱歷殆遍。至於析珪作牧，專閫宣威，則又無以易公。蓋自是聲實既孚，遂儀政路，尚謂公不逢邪？而始值權臣威陵勢壓，委心濡跡，罔克自靖；晚居宥府，志亦少紓，位則有制。凡其尊主庇民之盛心，推賢揚善之雅志，訖未能有所展布。嗚呼公乎，其亦可悲矣夫！自義理不競，士習卑鄙，而吾蜀之士習隘踵陋，顧私患失，媢忌成風，汲引莫聞，尤爲可嘆。士將有望於公，以一洗耳目之陋，而有銜弗祛，以殞厥身。天乎，盍不慭遺，俾有以大慰民志者乎！某昔以諸生受知於公〔一〕，他日又得侍同朝甚喜，自丙寅請外，音驛頓疏。嘉定更化之初，録前爲權饗所軋者，某首叨召用，既辭不獲請，則將治任以趨。會離心制，榮望日頹，公以德愛我，亮其鳥烏之情，勉徇私請，力遏前命，俾守郡紱，得以竊禄養母。某佩荷此意，至于今不忘。山川悠遠，既不克馳漬絮之奠，合以簡書之畏，又弗克馳詣帳下，爲之一哀而出涕。忞忞此心，將以醴幣，

神鑑之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一〕昔：原作「景」，據四庫本改。

哭張致政□□文

嗚呼！人亦有年，公壽而臧；人亦有德，公流而光。儀于一鄉，聞于四方，將子干仕，率履弗忘。蕃珪簉節，孔脩且張，藻衣華綬，孔曼且長。忽然却眎，消摇尚羊，負陸侯之劍以自放於山顛水涯，此又公不言之教。而厥子是似，寔承寔將。厲我有士，律我有民。維此義方，寔關政經。僕以晚出，拜公于京。高冠長珮，爛其典刑。德子云愛，施及其親。撫歲月之俯邁，慨前會之難并。追遐感其未愬，尚新益之是承。復念間闊，即期中更，綘桮江介，攝齊前榮。忽聞公之云亡，寧不使我搏髀而失聲也！既壽允臧，亦流而光，今復有斯人邪！簡書是畏，欲吊不能，薄奠申敬，瘝思涕零。《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哭劉少監靖之文

嗚呼！降年有永，厥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維此劉君，既戒既謹，不絶而隕，天胡不定！和平發衷，沖約成性，資裕器周，體莊履正。早遇聖期，服采于廷，右府列屬，昔佐樞柄。其在于今，寔裨台鼎，殆與宰掾，俱稱仕徑。君雖無營，時所委聽，謂繇此升，言授之政。大車彭彭，中道而僨。父不哭子，是謂大順。胡今斯戾，其夢其信。僕之交君，七閱歲閏，紀羣之間，嘗挹清峻。夙期云遠，大命以近。合散消息，陰陽之分。矧如君者，有死無竇。我獨何爲，瘋思涕隕。俯觀人事，仰察天運，宗周之憂〔一〕，鬱其未愬。魂知無知，瞑乎弗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一〕憂：原脱，據四庫本補。

哭表姪女高氏文

嗚呼，汝亦止於斯邪！毓德于家，柔静有儀，以得重闈之懽心。迨作嬪于閨人，又能敬共夙夜，

以事舅姑，環珮穆然，克有令問。云胡不淑，而止斯邪！古謂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九生，是則然矣，彼林林而生斯世者，不屬于毛、不離于裏邪，而獨於汝乎不利也！余方以王事逖東土，不克馮棺一慟。嗚呼！汝溘然而歸，則亦已矣，汝之祖母迨汝諸父，將何以爲懷邪！哀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外舅楊提刑熹哀詞

嗚呼公乎，其安之乎！言膏其車，于梁之西，不我後先兮遭逢百罹。雷虺虺其未憖兮，霧淫淫其無輝。呼靈氛爲余占，將引車而南之。心忽忽其未安兮，目炯炯其懷疑。豕白蹢兮涉波，女婉孌兮調飢。吾其綏袂而還歸乎！日曖曖兮高春，路漫漫兮巉巇。呼巫陽而莫余聞兮，傷采旄之逶遲。嗚呼噫嘻〔一〕，我將安之乎！突梯絜楹，我不敢爲；劬躬盡力，亦莫我知。華萼之傲，珠江之湄，山媚水秀，雲清日熙。玉植青葱，交幹連枝。蘭膏在室，芳醑盈巵。四方上下不可以託兮，其將反吾之故居。孰得孰喪，孰成孰虧，是將奚極，竟亦何爲！集遐感其靡已，豈惟恤乎吾私。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一〕噫嘻：原作「其所」，據四庫本改。

哭史帳幹□□文

嗚呼！衆萬之生，夭壽不齊，是惟其常，於子奚悲。謂今乏才，我不敢知，獨我知者，如子亦希。形容甚臞，學日以肥，生理槁悴，而昌於詩。鉢心劌目，搯擢肝脾，劼毖之行，深湛之思。侯藩使傳，舉辟交馳，披雲騁跡，濛汜是期。云胡不淑，而止於斯！無兒傳業，有妻啼飢。一哀之涕，非子而誰。歲且更始，子遄其歸。喪死賻生，力所逮爲，不敢有愛〔一〕，以愆于儀。猶有鬼神，尚克鑑茲。《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一〕愛：原作「憂」，據文意改。

哭知遂寧宇文侍郎□□文

維宇文氏，世載其英。維公受才，超俗邁倫。囱昔先正，迭爲疑丞。維今聞孫，適承家聲。言食舊德，爲公爲卿。邦采云亮，王心亶寧。故典是拘，以公專城。治理之效，靡人弗稱。溥彼寧川，戎考所營。將聲克頌，以假魯靈。晦明奸裕，體少不平。

然猶自力，以冀有成。何恙弗克，卒隕厥身。我生雖後，早識典刑。昔侍同朝，色予意傾。今聯王事，新益是承。如何彼蒼，殲我哲人。寧不使我，瘨思涕零！神其鑑茲，愾如平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哭韓運幹廷珪文

嗚呼！君在劍之北，我居邛之南，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風聲不接，素昧平生。偶來涪川，獲聯王事，問其所主，則陽安劉起居嘗亟稱之，飛烏楊理卿嘗與之交，成都范吏部則嘗所處薦者也。問其所不與，則見劾於吳挺矣，見忌於吳昕矣。嗚呼！斯其爲人大略從可知矣。何恙不已，溘其云亡。果毅之資，直諒之益，寧不使我瞦然思、潸然涕邪！奠以招之，神尚不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哭張總卿□□文

嗚呼！寬弘者難周，縝密者不大，彊濟者易過，舒緩者弗及，孰有能大而周、不敢過也而未嘗弗及，如君之幾於此者乎！盡所當事而不蘄赫赫之名，所居稱治，所去見思，士所以望君者將何如也！而爲親求逸，浩不可遏，曾謂亡何而喪其親以及其身也。悠悠蒼天，亦若是恝邪！偏駁纖瑣之人，匪

利是營則事鮮濟〔一〕，幸生濫貴，視人罔極，天亦畀矜之弗問也，如君而罔克壽，則何爲者邪！世道多艱，匪才不乂，日零月替，如星之晨。矢詞侑悲，涕筆俱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一〕利：原作「科」，據四庫本改。

哭李郎中道傳文

昔有人見子産如舊識、得醯蔑如故知者，聲應氣求，既云匪易，而亦有未及一見，不交一言，往往舊識故知之所不若也，如某之於貫之者乎！相距萬里，行理之問無時不至，孳孳矻矻，先民是程，靡有二事。他日直道犯患，奉身去國，嘗使人勞諸江介，且遄其返也。手書言報，尚期有以相觀相切，以共圖至善之歸也。庸詎知其不復一見、一言而卒以喪返也！藐藐昊天而遂恝於斯世也！幸生濫貴，視人罔極者，天畀矜之弗敢傷也；正道直學，將以康時否而濟人窮也，何幸于天而奪之爾昚也！民今方殆，匪賢弗乂，道喪俗薄，匪學弗經，而又弱一个焉〔一〕。近憂遐感，鬱其未愬，豈惟哀吾之私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又見光緒《井研志》卷三一。

〔一〕个：原作「介」，據四庫本改。

代開三兄同諸弟哭叔母文

嗚呼！自喪我諸父，于今歷年，藐然諸孤，異氏同氣，則我叔母實依。黄芝紫蘭，膏潤風雨，越茲菌穈，亦彼餘滋。謂將百年，作鎮親鄰，晦明之不時以干常裕，此亦膚理之微疾也，曾謂赴車之成而以凶諗！榱崩棟折，門户殄瘁，零丁孤露，果將疇依？嗚呼，其自今永無望矣夫！悼心失圖，靡所底告，將誠沃酹，言不能文。《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哭樊李二表嫂文

維兩嫂氏收華茂年，凄其寒堂，永返玄宅〔一〕。疇啓龜兆，於今告猶，適丁斯時，以與凶會。兩兄銜恤，屬茨倚廬，諸幼滿前，亦各念母。前號後踴，創鉅痛仍，行道之人，往往爲之失涕，矧伊同氣儼在衰絰者乎！望旐容車，明當歸窆，將誠沃酹，庶或饗之，庶或饗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一〕永：原作「未」，據四庫本改。

哭薛秘書紱文

嗚呼！充牣兩儀，皆我同氣。厚薄感殊，正衰習異。傑魁如公，蓋亦無幾。敏世所怯，敢人所畏。天方夢夢，人亦憒憒。蟲飛而朝，會盈而退。喑不鳴仗，窳不供事。而於斯時，造辟陳誼。事勢若茲，今罔攸蔽，災異若茲，亦罔攸畏。何恃不恐，幸可常耳。帝爲嗑噓，曰卿言是。又言陵木，爲風所壞，此豈小變，恬不知怪！帝爲斂容，天幸敢恃，特公卿者，苟若而已。公復開陳，紀綱未治，庶政未立，恃幸攸致。帝乃太息，他人不爾。同列厚顏，大官羞泚。公名以起，而禍此始。公之斯言，爲社稷計，而於公卿，亦職有利。不是之思，方茂爾忮，舍爾當事，維斯胥忌。嗚呼！百人所指，幸生濫貴，欲其生者，乃以窮死。是關天運，匪公之爲。我拘官常，斂不撫棺，今我銜恤，窒不臨隧。歲路猶崒，山澤殄瘁，我憂方殷，公則已矣。《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哭將作張少監從祖文

嗚呼！上下千百載，前言往行，舊章故典，於其成敗得喪，如生其時、爲其人以泝其事也，今有如公者乎！蕭然一室，圖史左右，蓋世所謂可慕可説可怵可愕之事，舉不足以易其傃，今又有如公者

乎！昔在嘉泰、開禧之間，某無似，階緣薄伎，陪厠周行〔一〕，不四三年而蜀人之更迭出入者不下十七八人，其始終同省者惟公與參與李公及夕郎許公爾。今十七八人中之僅存者，乃獨李、許二公與吏部范公，而餘皆下世久矣。矧三公者方以祠官之禄里居，而某越在哀煢，死亡無日。撫人物之牢落，感世道之愔悒，於公之葬寧不使我寤嘆而啜泣乎！每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昔人以爲深憂，然則一哀之涕，非特爲公出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三。

〔一〕陪：原作「倍」，據四庫本改。

哭許侍郎奕文

嗚呼！射策應書，寧乏高第，名不揜行，榮不蓋愧。充曹刜省，孰匪近侍，喑不鳴仗，窳不供使。聳善扶誼，如公亡幾，不矜於譽，不怵於毀。始僕與公，同堂並峙，權門翕霍，我宇高邃。然僕猶謂，此常分爾。尋遷起居，遂陟顯美，以郎從官，爲中給事。有臣次山，王社是涖，杜晚錫節，高止廉使。自曹向吴，韋郭鄭氏，以元舅封，以后父貴。至于孟韓，已揜前比，矧兹后兄，亶謂異禮。颺于縉綏，屑稽腹誹。公獨誦言，成命已出，次山即辭，請遂其志。朝奏九重，夕遠萬里，人爲公危，公甘如薺。瀘遂汔庸，往釐東梓，弭藪恤隱，罔末弗理。會有介狄，阻兵負鄙，莫肯念亂，胥爲

蒙蔽。有告于公，狄勢孔邇，公曰吾嘗，於朝有位，吾而不言，誰告君父。迺爲奏書，道所以故，藉令過實，主聽公耳。魏高平侯，文靖公李，數白四方，盜賊災異。是卷卷者，今昔一意。數不加罪，一已見忌，況嗾使者，遽加搏噬。嗚呼！危言直道，婉變攸忮〔一〕，天則不然，惟善是芘。胡亦夢夢，崇降疾厲！然猶庶幾，天欲平治，則罔殲良，以勸善類。終於夢夢，公疾不起。今年之春，狄難滋熾，腹敗枝披，外訌内猘。遂使有位，以公懲艾，坐視生人，肝腦塗地。吾相或知，吾君則未，是孰使然，天實爲此。一二年來，頻喪吉士，欲其生者，率以忠死。百人所指，則久於世，善罔攸勸，惡罔攸畏。是關天運，匪公之爲。僕方在蹙，矧得公諱，嘗欲往吊，屬有疆吏，告警于我，中路而廢。盡傷未愍，憂結交至。匪私憂傷，言路榛閉，將使狄難，未有止戾。公知不知，我生靡届。《鶴

〔一〕變：原作「戀」，據四庫本改。

哭史孟傳守道文

自得孟傳，今二十年，破裘敗履，斷簡殘編。嘿坐兀兀，疾書翩翩，不見喜愠，如一日然。科舉之弊，淺末相沿，昧於一慚，求容取妍。維此孟傳，雖有弗挺，雖疚逾美，雖窮益堅。提撕初心，脱

棄俗孿。寧以範御，班其屯邅，不以此獲，獸禽丘山。謂終不逢，忽一遇焉。人曰是理，可必者天，屈信之度，轉續相嬗。彼一慚者，祇足嘆憐。人方交稱，君已疾顛。然則慚者爲是，比者爲賢，御不必範，屯不必班。不然則窮搜歷覽，細大不捐，荷重揭貴，神降之愆。我不敢知，獨傷孟傳，進不盈寸，復推而旋，寧其不逢，壽命之延。嗚呼哀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代南叔諸兄作先叔母大祥祭文

嗚呼！昔喪吾父，無母疇依，母今云亡，倏又三載。愾彼泉户，凄其寒屋，昊天孔昭，我恤靡至。大義攸制，喪期有終，勉即先廬，祇薦祥事。居處維舊，杯圈如新。藐然諸孤，惕是遺體，莫養于下，不如無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哭先叔母文

嗚呼！陰陽之相嬗，物化之循環，此亦天運之常然，而銜恤以來，有蠲其前則動心惕志，擢腎傷肝，悽霜而怵露，踴地而踏天，非造化之運獨有異於間者之三年也。昔喪叔父，不自意全，十年之間，猶有母憐，今陟屺而誰念，上堂則無人焉。悼昔養之不終，愴前懽之莫旋，岌孤蹤其無依，紛遐

感其相沿。哀無窮而禮有制，服雖改而情不遷。縱體受敬身，或能圖酬於未死；而伶俜孤露，亦何羨乎久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哭張宣義文

嗚呼！同登諸友，親在者幾，我免心喪，而哭夫子。我往乘傳，使于遂州，君來過我，言汎其流。曰從吾兒，于帝之里，雪髮蓬舟，我拜我起。駸駸令子，有聞于朝，清衢肅軫，華轂楊鑣。胡不百年，以永終養，東征不復，輔棫西上！我承王命，來析藩珪，望旐容車，亦言還歸。往吊無從，矢詞侑奠，瘞其如昔，顧我明薦。《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哭宗三弟文

嗚呼，天禍我家乃至此夫！自諸父淪喪，中外弟兄相依爲命，脱喪未幾，淳甫兄舍我而去，今僅八閱月，外弟亦相從于九原，藐是餘息，亦何羨於久生也！諱音來薨，舉室號慟，乃挈孥累，並走蕭寺，爲位而哭。神亦有知，以歆余薦乎否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哭楊通判申之文

曩余攝守武信，會君爲長于屬邑，精養而沈審，寬平而剛特，今又聯事于潼，我警我導，我扶我翊。方副車之來上，胡六月而遽息！嗚呼，屈信聚散，雖物之常則，然父不哭子，是謂順德，忍使八十之親而至此極也！善人之報，茫不可謂，楄柎衰麻之事，所得爲者不敢不盡力。雖然，是惡足以寫余心之傷盡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哭表嫂李氏文

嗚呼！同氣諸兄，早喪其儷，巋然獨存，維仲嫂氏。矧余兄南，生世劬瘁，年餘四十，登太常第。浮湛黄綬，終養莫遂，遭罹若此，僅綴息視。以訖免喪，强從禄仕，三十年間，嫂亦勞勤。然幸有子，有婦有壻，女既宜家，男將生子。蹙蹙半生，僅此少慰，胡寧未脯，戢景于地。兄來赴我，驚怛失涕，爲位而哭，偕我婦穉。緘詞往奠，不遠千里，不知余兄，何以慰意。嗚呼哀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哭宣撫安少保丙文

嗚呼！天之方憯，民靡有臻。金戎假息，銀夏詭盟。達蒙稱幣，青冀欵庭。襮順裹睽，孰罔孰真？內羈外覃，孰撫孰寧。何恃不恐，福于王明。其明維何，鎮梁徂荆。英英安公，犖犖産仁。仁之云亡，志士失聲。曾未數月，梁亦隕星。同詔並峙，猶懼國輕。又弱一个〔一〕，天威孔頻。昔歲單閼，鴟義血人，有狂者晢，有潰者黯，哀兇蔓毒，赤子昏酲。公惟無出，大憝再清，胡不牧馬，士不弄兵，赤子晏眠，婦織男耕。視公未至，川臊谷腥，視今年春，淮甸震驚，掀蘄掇黄，此烏可泯。如千丈松，磔砢輪囷，雖多節目，可任棟楹。公今已矣，事變日新。豈終無才，如公英英，暢練軍事，究諳戎情，回翔西鄙，幾四十春，則匪驟致，積習以成。鉏筍摘伏，隱户罷征，閉門謝質，保境息民，圖惟厥終，以遜名卿。公則奚憾，我憂方殷。汎汎舟流，渺未有程。天命難諶，人心孔填。一哀之涕，匪蜀父兄。《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一〕个：原作「人」，據四庫本改。

哭劉閣學光祖文〔一〕

嗚呼！天下達尊，曰爵德齒。君子三樂，父母兄弟。有才教育，無事怍愧。雖則云然，彼事與位，與倫與教，命有攸制。無德居一，孰權其二；有一愧怍，二樂弗遂。乃知古今，惟命惟義。命乃在天，義則由己。矧如公者，樂極尊備，俯仰裕如，維今鮮儷。今春與公，嘗論是理，公荅曰然，吾庶幾此。了翁造朝，道出渝水，公不我忘，以言追遺。相與共觀，虞侯仲易，嘆公聲畫，氣老神邃。俄以書來，江陵告我，謂公疾聞，凶音已叵。我率親朋，荆梓故吏，爲位相向，欲哭復止，猶覬傳聞，或與實戾。日久地遥，前聞狎至，撫江長號，奪我人瑞，尊有不磨，樂則永已。何恃弗恐，惟今之世，鉅人長德，爲國元氣。苟尚有存，無間中外，如玉在山，餘潤旁溉。奄其若斯，天意方憐，天匪公憖，宛宛赤子。行邁靡臻，舟流莫届，公惟不知，則亦已矣，知氣未殄，幽明一致。歲晏風寒，江回山瘁，悵悵獨立，靡所止戾。嗚呼公乎，毋我翦棄，尚如平生，陰輔吾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又見民國《簡陽志·詩文存》五。

〔一〕光祖文：原脱，據四庫本補。

哭李參政壁文

五月辛酉，哭後溪翁，六月甲午，而又哭公。耆德宿齒，欲見無從，風流文獻，罔以考終。岷嶓之西，邦瘁國空。雖天降才，曷其有窮，豈無後出，可配前蹤，獨嗟人物，如千丈松，培埴崇長，非一旦功。自文簡氏，才識清通，下涉虞初，上窮帝鴻，歷靡遐不緯，匪末弗攻。公生其間，熏炙貫融，上下千載，挺其遺風。入參天綍，竭力劬躬。人謂斯人，三出勿庸，晦明之愆，以離鞠凶。其在于今，憂端蝟蠭，露立赤子，鼎分諸戎。兼收衆逮，猶慮弗充，日替月零，天其夢夢。矧如了翁，早荷獎崇，今年造朝，道出故封，公已得疾，體瘵力慵，猶能三日，燕豆歌鍾，感新道舊，慷慨發衷。孰知此觴，永矣無同。伶俜顧影，于江之東，緘淚書詞，以寄哀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哭閣學葉侍郎適文

嗚呼！合散消息，陰陽之分，奚獨於公，感深涕霣。匪學弗濟，匪才弗乂，苟尚有存，毋間中外。如珠在淵，如玉在山，木石何知，枯潤所關。公居海濱，奚與人事，海内同氣，視爲榮顓。門墻孤峻，基宇邃深，披剥傳注，貫融古今。東南諸老，收

聲戢影，軒裳所忻，公力未憖。前年爲詩，寄我鶴山，去年貽書，喜我東還。精神風采，英晤踔軼，言論風指，間見層出。迨我造朝，公詩未賡，公書未報，公體不平。然猶私謂，人畸天耦，天如有意，則俾單厚。胡然藐藐，不吊我師，三朝舊人，所存幾誰！年開八秩，不爲夭蹇，天隳斯文，寧有絶續。獨嗟人物，如千丈松，封植培養，匪一旦功。日零月替，世道攸繫，公知不知，我未有届。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哭王常博萬文

嗚呼！權凶既殞，聖斷日新，吾謂曼里，必被選掄，將與同德之彦，扶危持傾，以乂我民，而止於斯，吾將以誰訊邪！曼里夙禀良質，慮淡氣醇，居中則引義以廓上，補外則節用而愛人，蓋姦慝之讎而忠信之倫，小人之忌而君子之親。積氛未靖，公屈弗信，厥既靖之，而殞厥身。然則屈伸之感，天邪人邪！或開之先，或推而旋，或輓而前，或擠之顛〔一〕，謂天佑善，苟亦無然。臨風一慟，有淚如泉。爲時數感，匪私其親。《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一〕擠：原作「捏」，據四庫本改。

哭楊尚書汝明文

嗚呼！天之生材，其幾何年。自拱把而合抱，人將賴之以持危扶顛，而吾鄙之中又弱一个焉。惟公道廣而猷邁，氣和而慮純，進而著定，出而蕃宣，有言以見于世，有德以及乎人。歷歷中外，餘四十春，紛内嬖之相仍，眇事幾其無垠。莫乂匪賢棄去，莫鞏匪天，而白首耆艾之士，如月星之麗晨，公又相後先，方行理之踵問，忽訃音之墮前。合散消息，雖陰陽之常分，而風舟沸鼎之中，吾獨伶俜其可憐。北巖之趾，盧峰之顛，與公舊寮及其吏民爲位而哭，瘝憂酸辛，斂涕爲書，又以告于有神。《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全宋文卷七一三二

魏了翁　八〇

哭高嘉定泰叔文

嗚呼！吾哭萬里，百有餘日，而又哭公，云如何盡！世之論士，或以科目，或以官職。吾觀萬里，邑小而迫，然士生其間者，非無科目之患，名之浮於實；非無官職之憂〔一〕，位之溢於德。如公之賢，才名四十年〔二〕，仕官八千石，此白屋之所甚榮，而公退然無矜色。于彭于嘉，悼志之不行，則懼去之不疾。行其心之所安，循乎理之獨得。無苛取於斯世，無厚望於造物，胡亦奪之爾亟！某藩紱所縻，吊傷未及，辭以矢哀，不覺涕泗之橫臆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一〕句首原有「實」字，據四庫本删。

〔二〕句首原重「才名」二字，據右引删。

哭虞仲易提刑文

維寶慶三年冬十一月戊子，追降朝請郎、靖州居住魏某謹遣家隸明冲，以酒脯庶羞之奠告于故某官虞公而系以詞曰：天之方憯，民罔攸瘉，言所當言而人疑其幸變，爲所當爲而人謂其軋己，恐諛相師，貪暴寡恥，苟一日之安則有一日之肆，腹敗枝披，内訌外猘，此何時也，而越秦之相視！學之不講，其流禍乃至是。若仲易父，則天生是人以擬緩急之備者也。昔在先正，唱明大誼，風流文獻，子孫是似。公生其間，培以父祖詩書之澤，開以宇宙清明之氣，瀹以師友道義之淵，養以世故更嘗之味，志足以充其學，才足以達其志。其尤著者，陽安守禦之績，夔峽保伍之利。迨乎梁、洋之間，比鄰節授，又軍政之攸寄，募民墾荒〔一〕，歲入已十餘萬計，此在經濟之胸，僅陳其一二，而驚愚駭俗，已無所容其身於斯世。滄江之濱，習湖之涘，順剥而遂困，碩蹇而亨否，渺世紛其無垠，屹金石而獨止。使得若人參諸宇内，何難之弗濟，而又弱一个焉。嗟善人之難立，而正理之果不可恃也。合散消息，陰陽之常分，公全而歸則亦已矣，而悠悠斯人，莫常安處。撫事懷人，涕筆俱下。嗚呼哀哉！

〔一〕募：原作「暮」，據四庫本改。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哭茂叔兄文

維年月日，具位魏某收家記，伏聞謙四宣教表訃音，謹率妻孥就本州威德寺爲位而哭，而系之以詞曰：嗟嗟吾兄，而殞厥身。勤約以處己，畏謹以得親。友愛著于兄弟，而恩意浹乎鄉鄰。博聞多識，不溺志於詞采；正色直道，不受變於遭迍。嘿坐兀兀，疾書翩翩。雖疚逾美，雖誘弗挺。同氣之倫類爲世用，而兄不一遇焉。藉曰得失有命，顧不可少假之年乎！去年之秋，手書諄諄，謂苦脹疾，艱於屈伸。旋聞入冬，疾已少痊，而相望數千里，終莫能以釋然。亦謂以半生之坎壈，豈不能貿數歲之遷延，胡爲凶問，忽墮乎前！猶幸斯得聞諸路人，而彭門亦以書來，此宜得諸族姻，驚怛失據，其夢其信。藐是羈窮，五溪之瀕，疾不問膳藥之齊，死不陪哭位之聯，蠻荒一慟，涕淚徹泉〔一〕。《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一〕徹：原作「撤」，據四庫本改。

哭張義立提刑郎中

維年月日，具位魏某謹以襚奠敢昭告于提刑郎中年兄張公之靈。嗚呼！聚散詘信，陰陽之常理，忽然爲人以立乎兩間，亦安能凝立而獨止！惟是非邪正之辯，著乎人心，閱千載而靡已。吾友義立，隽厲踔偉。不可徑而造，如斷山絶壁；無所麗而立，如喬松鉅梓。州符使節，所居稱治。此特義立之發諸事者，而事親之實德、事君之誠意，則可以貫金石、監天地。雖不幸中身，亦庶幾盡其道而死。平生之交，越在荆鄙，義立之喪其母以殞其身也，曾不得尺書之赴。比其知之，則已易簀而從祭〔一〕。緘詞寓哀，無廢友紀。紛内羈之相仍，耿遐憂其未弭，睠生人之靡届，嗟逝者之不可起。嗚呼哀哉，尚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一〕簀：原作「真」，據四庫本改。

哭張大監文

維年月日，臨邛魏某謹以襚奠昭告于某官友兄張公之靈。嗚呼！二氣之運，有詘有信，有闔而無

開乎？如吾行父，曷爲一斥而不復，長往而不來也！自豫公、雍公以儒學領大科〔一〕，維師魏公以篤誠佐中興，世濟猷念則有宣公之學識，端明之器業，是纂是承。宣失其傳，茫茫墜緒，端明有子，維吾行父。閱變久而擇善明，徙義速而立德固。耻貪得而苟容，或違律而棄度，獨正色而盡言，雖九死而不懼。建、紹、乾、淳之風烈，猶庶幾其是似。方電激而雷轟，倏風號而雨止，民之無儀，不容于位，民之靡届，溘其永已。嗚呼！載之以岷峨之靈，培之以雍魏之澤，開之若是而傳之若是，然則善人之世亦有時而不可恃邪！楚山蒼蒼，湘水洋洋，遡長風而永號，邈千里其相望。嗚呼行父，其尚予享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一〕科：原作「聞」，據四庫本改。

哭叙州弟文

嗚呼！昔在我大父，有子七人，以其一以後高氏。自諸父即世，二家兄弟相依以生，今其僅存者高氏六千石，而魏氏之從唯予與汝。予仕王朝，得罪南遷，汝貳成都，汝守簡、守叙，行理之問，歲時不絶，知汝盡瘁民事，宣昭令猶，奮身戎行，綏靖王略，汝德日懋，予心亶寧。上恩龐鴻，俾予以故官還里，汝數奏記予，問道所從出，訖于十月之望，手書尚歷歷也。檥舟夔子，忽手凶問，長號永

嘆，幾不能生。嗚呼，予將誰望矣乎！汝之齒少於予，而汝猶不可恃乎！我祖父辛勤立家，嗚呼，其自今誰與共守！孤穉滿室，自悼至壯，誰其字之而教誨之乎！汝蚤有立志，紹聞畜德，學脩行明，仕于州縣，忱謹肅括，所至稱治，今而止於是乎！是豈惟天禍我家，方時多故，匪才弗乂，而又弱一个，凡在善類，不汝盡傷乎！道阻且脩，寇戎爲梗，撫棺一慟，悠悠其何期乎！銜哀矢詞，間道馳使，以諗諸殯廟，儻賴我先靈，數旬之間得反其田里，則尚與其二三孤圖所以送汝終事，凡汝欲爲而未及者，予尚有辭于責乎！嗚呼哀哉，尚鑑茲乎！尚饗茲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哭郭興元文

嗚呼！自棄捐邊關，誨盜延敵，而毀封破域矣。削弱監牧，專利委責，而鬩墻鬬室矣。金繒事虜，飲欺茹詐，而堂皇四闢矣。有功弗賞，有善弗納，卒叛弗戮，將驕弗戢，而龜玉毀于篋櫝，龍蛇生于几席矣。於是公受任於多故之餘，挺身於羣疑之側矣。衆蓄禍於八年，而公持扈於一日，衆投戈於散地，而公纓冠於同室矣。既幸生之不忍，則一死之皇卹矣。自靖自獻，雖爲臣之常分，而言不己從，事不己出，則一死之奚益矣。我生不辰，離郵蹈絀，南遷來反，則公之逝魂邈不可即矣。悠悠斯世，靡有夷届，而公賚志原穸矣。一奠寫哀，何嗟及矣，尚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哭楊季穆知縣文

傷哉穆乎，命何促乎。豈民之無禄乎，何遇人之不淑乎！隽明開亮，生不篤乎；修潔博裕，行不得乎。何開之大而成之蹙乎！何予之難而奪之速乎！天運茫茫，吾將以誰告乎？傷哉穆乎，傷哉穆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嗚呼，吾猶有望於爾似爾續矣乎！《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一。

導善觀人日祈雨文

踰時不雨，深憂宿麥之傷；靡神弗宗，尚觖祈年之望。循愆陽之示異，繄謬政之爽中。新年換故年，涉春已久；元日至人日，常燠有加。方茲領事之初，惕若求弭之託，亟修圭薦，仰叩穹崇。伏望興雨其濛，大慰來麰之望；多稼且碩，用資終歲之勤。《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焚黄告先墓文

嗚呼！予不天，不逮事厥父母，亦惟衣厥父事以無敢失墜。歲己未，猥以薄技，濫齒峻甲，該龍

飛恩，視進士第一人，躐畀京秩。越四年癸亥，以國子正造朝，明年爲武學博士，又明年召試賓館。六月，以實歷湊前學官減年，遂得陞朝。又明年九月，上祀明堂，同休諸臣。某時由校書郎出守漢嘉，既陛辭，猶以官簿得贈考承事郎、妣孺人，今年始克還墓下，以命書之副告。吁！何及矣，弗可贖也矣。不學不令，豈其自致，實繄我先世克績我家，遺我後人休，其不肖嗣特蒙積行之成，以不隕其世，以奉而致之於我考妣焉耳矣。雖然，亦尚有可勉者，體受敬身以期無忝，以庶幾顯揚萬一，以對揚天子之寵靈，則今其未死，兢斯惕斯，圖惟酬斯，惟神之鑑斯。《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焚黃告楊孺人墓文

嗚呼！君棄予而死，今五年矣，而墓之木樅樅其陰。君死之年之冬，余造朝，明年甲子九月二十六日，女壁海亦不幸以病死于臨安之官舍矣。恍昔懽之猶夢，慨響像之滋邈，弗可追也矣。又明年六月，余始以實歷湊學官減年得陞朝。又明年九月，上祀明堂，敷祭澤，余時由校書郎出守漢嘉〔一〕，已陛辭，猶以官簿得贈考妣，君亦得婦人初品封，今年始克還墓下，褒命書之副以告。吁！穀不受禄，死而飾壤，何嗟及矣！尚其有知，以服天子之休命。《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一〕由：原脱，據四庫本補。

祭先墓文

某治郡亡狀，誤叨恩除，司臬東梓，嘗申審朝廷，待報解郡。會憲漕空官，制司速令上事，遂於前月之晦上眉山印綬，涓十月之望祗服司存，敢具所以忝竊告謝于祠下。靜惟庸虛，荐更中外，蔑然報效，亦既苟免。今委寄日劇，倀倀乎未知所以將厚望、稱隆指者，惟神尚陰相之，毋俾瘝敗，而作神羞。《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代鄉人祭周孔祝文

古之士未嘗無求也，而求其有益於得；未嘗不欲仕也，而仕惡不由其道。於鑠皇家，尚倣周制，三歲大比，興其賢能。承學之士，服先聖之訓有年矣，于求于仕，未之能忘，而無益於得、不由其道，則所不敢。用修明薦，以自歸於斯文之宗，惟王尚終相之，汔用有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梓潼廟祝文

某邛之鄙人也，早緣末技，濫齒峻甲，佐西川節度府，召官學省，賜對禁林。愚戇淺中，輕沮邊議，以取忤時好，蓬山未幾，力陳詭郡，冀便將親。一遠闕廷，八移歲琯，三辭聘召，再玷便麾。推本所天，已不待養，尚冀有以慰母心也，而繆政致異，郡人遊觀，死傷橫道，遂使素嘗愠嫉者得以甘心焉。尚賴寬恩，僅從鐫免，曾未半載，即察前誣，詔趣上。厥惟忝冒，寔惟我有神是嘏是祐，敢不知自？而郡大人微，未知所以稱隆指者。惟神聰明正直，永奠西土，祝釐禳疹，咸克顧享。是用圭薦，以希靈佑，匪釐敢祝，惟疹寔禳，神鑑之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先聖祝文

某已試罔功，固分久棄，敢圖誤柬，畀守江鄉。成命初頒，申詔趣上。以未信之學冒承劇寄，敗車傷錦，廪乎未知攸免。獨惟敬信節愛，聖有明訓，敢不夙夜究圖，以期無負？惟聖寔鑑之。三蘇云：「獨惟一翁二季，流風未泯，高山景行，敢不夙夜敬共，以期無愧？神尚鑑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載英堂釋菜文

維士大夫郡，遠有自來，爰蔇國朝，風烈彌邵。奠祀于學，厥存彝章，而象設渙然，顧瞻罔一。迺稽史牒，郡乘家言，室于東廂，列繪惟肖，翼翼其序，後先以時。茲考厥成，敬用舍菜告于先聖先師。神保如在，是饗是皇，啓佑後知，其永無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謁蘇文公祠祝文

眉號士大夫郡，聖天子不以某不肖，奠守茲土，其在境内凡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夙夜承祀無忒。矧惟山川炳靈，世載蘇氏，一翁二季，先後相望，文章事業，在太史氏之典策。今居郡滿歲，顧用修圭薦，展于宰下，以内翰太師文忠公、黄門文定公從祀。既齊既稷，神保攸歆，敢不永與多士承繹斯文，以毋忘德！《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祈晴文

積陰爲沴，每深害稼之憂；下民其咨，尚觖祈年之願。原乖氣之致異，繄繆政之爽中。方茲領事之初，惕若求弭之託，亟修圭薦，仰致宗祈。伏望帝靈居歆，神聽來假。杲杲出日，式蠲常雨之愆；厭厭其苗，俯慰大田之望。《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謝晴文　十月六日

暟暟其陰，久觖大田之望；杲杲出日，爲蠲常雨之愆。既皂既堅，是刈是穫。錫之多稼，既荷神釐；貽我來麰，敢徼終惠。《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祈雨文　二月二十八日

春膏動陸，期首種之向榮；常燠爽中，尚貽麰之弗虔，乃愆陽之示譴。敢修圭薦，仰冀惠寧。伏望興雨其濛，悉慰大田之望；多稼且碩，用資終歲之觖望。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守吏之

勤。《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社稷及諸廟祈雨文

維莫之春，常暘爲沴，時雨久曠，土膏弗滋。若吏之弗虔，政有闕繆，以干陰陽之和，則罰止厥躬，元元何辜，罹此菑暵！敢修明薦，以冀惠寧。儻賴神休，孚霈嘉澤，俾物無疵癘，麰麥以登，則由吏若民，咸永有嘉賴。《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謝雨文

厥罰常暘，懍農疇之告瘁；以祈甘雨，冀雲漢之惠寧。果蒙顧諟之仁，亟霈涵濡之澤。錫之多稼，貽我來麰。物無疵癘之憂，民有豐穰之望。用伸報謝，仍露懇祈。惟靈造之鑑觀，悼民生之不易。念一人耕而百人食，振古如茲；使十日雨而五日風，自今以始。終承嘉惠，汔用康年。《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寺觀祈雨文

南訛紀候，斯穡事之向榮；旱魃爲菑，懍農疇之告瘁。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吏守之弗虔，乃常暘之示譴。敢修圭薦，仰冀惠寧。伏望興雨其濛，悉慰大田之槁；多稼且碩，用資終歲之勤。《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祭先墓文

某不學不令，徒賴世積之休，猥繇薄技，濫齒儒科。自癸亥造朝，遂不獲躬汛掃于松檟，夙夜廩廩，惟祭祀之乏供是懼。最後遷校書郎，丐守漢嘉以歸，清朝卹下〔一〕，惟欲爾從。中遭叛亂，遡沿往復，逮今年六月，始獲善還舍里。越三月，始展墓下之拜而致壤奠焉，明日則藝黄於父母妻之塋。自顧么麽，緊誰云致，實惟我先世克績我家，遺我後人休，其不肖嗣特蒙積行之成以不墜厥世焉耳矣。雖然，尚有可勉者，體受敬身以期無忝，以庶幾顯揚萬一，則今其未死，兢斯惕斯，惟神實保祐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一〕卹下：原作「柬遵」，據四庫本改。

謁趙衛公雄祝文

於皇阜陵，游精太平。首撰大吏，言授國成。英英衛公，命世篤生。立談寤主，迪簡在廷。典司百工，身修庶明。邦采云亮，王心亶寧。淳熙之治，于今耿光。爰考歘歷，昉于涪濱。迨還宰輔，復杭守旌。流風善政，蔚其猶存。我生孔後，雖忝戚姻，不及於公，前授後承。今以王命，恪共明刑，維棠有芟，維公所營。是用往拜，睇言風聲。神其來娭，監于克誠。《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寺觀祈雪文

朋陽起陸，正宿麥之方興；常燠爽中，顧祈年之敢後！矧惟蜀左，介在山丘，土雖廣而民稀，地既磽而功倍。方冬不雪，嗣歲之憂。且陰陽之久愆，將疾癘之弗戒，用修圭薦，庶底惠寧。惟冀上天同雲，式霈雰雰之澤；大田多稼，少寬閔閔之憂。《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告射洪廟文

惟王嘉師，厥有常性。道遠民散，刑章以滋。得情則矜，閱實其審。矧惟貨、惟反、惟内、惟來，罔黜乃心，將有不辜于戮。惟王吉士，則又異于民，無待而興，無産而固。今利禄之誘，胡亦不然！干澤要爵，已喪所貴，甚至詭遇貪獲，謂人不知，其將誰欺，帝實臨汝。某猥陳時臬，受王嘉師，郵罰麗事，既罔攸忽。會攝將漕，爲王吉士，謬職選舉，有邦攸謹，曰教與刑，兹惟何人，敢共二事！若曰使民以不冤，士罔佚遺，則單見謏聞，所不敢必。惟自靖自獻，謹所不睹，懼所不聞，則昊天旦臨，實鑑猷念，神亦左右，照知厥心，尚以是自勉。惟神汔保佑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改除潼川運判辭廟祝文

某頃被誤旨，嘗以司臬兼攝漕引，才謭能薄，不堪共二，乃叨申命，即俾爲真，廪乎未知攸濟。既即憲治，亟祗成命，將以詰朝往庀厥司。惟神照知，罔有遐邇，尚終相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社稷壇謝晴文

間者常陰爲沴，害我粢盛，于社于方，祈求孔力。惟神鑑諟，克庥于人，劈析重陰，顯行麗日，既諧多稼，爰啓來牟。織婦耕男，居民行商，忻忻衎衎，咸荷神況。吏實亡狀，神罔恫怨，不惠之罰，而俾蒙成，敢率厥僚，肅恭以謝，惟神實保佑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射洪縣截江告射洪神文

射洪瀕江爲縣，比歲水失故道，岸屢崩，官寺民廬，壓覆是懼，徙避無所。某自春徂秋，三過其上，躬爲相攸，念非疏鑿故道以順水性，遏截新流以除永患，則歲一興築，抗民之精，而患固自若也。民懼昏墊，莫有固志，殆猶行邁，靡所止戾，今不知援而止之，是己溺之也。於是物土慮材，屬役賦丈，遴敬事之吏以督工作，合一府之斥幣以給丁庸，隨山濬川，使故道既通，然後架筠揵石以捍新流。或誚其迂，或哂其愚，亦惟拯民是問，消功殫賄不遑恤也。吉日丁亥，庀事云始，惟我有神，奠祀茲土，敢用圭薦，以告事期。惟神右之，俾勿壞。《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又見《永樂大典》卷

春祈祝文

載芟載柞，首重春祈，敢迪彝章，式陳明薦。穀順成，則嘉與千里之民，敢忘昭報！惟神汔保佑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社稷壇祈雨文

自冬徂春，雨暘燠寒，咸罔不時，土膏用滋。首種既入，乃旬有四日，陽驕肆梗，以害于垂成。人情皇皇，靡所馮依，職吏之愆，民則何罪！惟邦有社，實司我民，是用敬共以祈，甘澤沛然來下，咸俾昭蘇。儻穡事濟登，物無疵癘，則若民若吏，祇荷休德，其永永無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社稷壇謝雨文

頃以常暘爲疹，穡事告傷，于社于方以祈。甘雨滂沱來下，物意昭蘇，吏責以寬，人情胥悦。敢帥寮吏，敬謝神貺，惟神尚終相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全宋文卷七一三三

魏了翁　八一

祭江神文　一

維郡瀕江，地居下濕，常陰未解，江水横流，民墜泥塗，罔知攸舍。吏則有罪，民其何辜！維我有神，實宅茲土，遏絶汎濫，劃蠲重陰，使民猶奠居，吏逃曠責，則荷神之賜，寧有弭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祭江神文　二

間以水沴，禬于明神，神保居歆，江流遄返，降丘宅土，甫奠厥居。乃甲申之夕，漲潦暴至，厥明乙酉，黝雲如屯，白日霾曀，雨亘晨夜，江溢常流，民情皇皇，宵寤晝訛，惟懼墊溺之復不免也。

吏實亡狀，神惠之罰則止厥躬，元元何辜，大命近止！敢以柔毛剛鬣，制幣量齊，申寓禱祈。儻水歸其壑〔一〕，民得平土而居，則所不與邦人德神之惠者，有如大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一〕歸：原作「平」，據四庫本改。

祭周孔文

竊惟成周令典，造士以詩書禮樂，興賢以德行道藝，而吾先聖先師之訓，亦以温良恭儉爲求，以見聞言行爲禄，以仁義忠信爲爵。諸生服是明訓，亦既有年，應聘云初，敢述所聞以自歸於斯文之宗。惟神尚終相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代鄉人告靈應神文

昔先王肅恭明神，教民昭事祈報，以無忘本始。雖坊農表畷之蜡，門行户竈之享，伯侯祖纛之靈，有德于民則無不宗也。矧惟大神令德孝恭，奠祀坤倪，士之德爵，神實司之。應聘云初，敢用祇遹舊典，毖祀于我有神，尚無忘本始之薦，庶綏靈顧，襲于休祥。《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代鄉人祭靈應廟文

維我有神，世篤忠孝，承寧帝命，陰騭斯文。維我有士，追遹本始，寅念于祀，罔或不虔。矧茲靈辰，揆度云始，敢修祀物，祗薦精純。尚其來娭，崇降多福。《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靈惠廟祈雨文

維莫之春，嘉生動陸，雖時雨之數下，尚土膏之弗滋。人情嗷嗷，靡所底告。敢用牲醴以告于我有神，庶幾顧歆，大霈嘉澤，終惠多稼，汔成康年，則荷神之休，曷維其已！《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天慶觀祈雨文

三陽動陸，正宿麥之方興；一雨愆期，懼土膏之未奮。矧惟蜀左，介在山椒，地廣而民稀，田磽而功倍，冬深未雪，歲首尚暘。又念陰陽之或乖，亦將疾癘之不免。用修圭薦，亟控宗祈。惟冀霈潤

澤於羣生，散之霢霂；變札瘥爲和氣，襲于休祥。《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社稷壇祈雨文

某自祗厥官，荷神之休，雨澤洊至。首種既入，乃浹辰之間，陽驕弗戢，以害于垂成，人情皇皇，易喜爲憂，靡所馮依。職吏之愆，民則何罪！惟邦有社，實司我民，是用敬共，以祈終惠。儻沛然下雨，咸俾昭蘇，穡事濟登，物無疵癘，則若民若吏，祗荷神保，其永永無斁。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于社神、稷神，社神以后土勾龍氏、稷神以后稷氏配神作主。《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靈惠廟生辰祝文

我有民人，我神祐之。我有田疇，我神雨之。時禋歲祀，我儀主之。誕彌厥旦，我民赴之。享有舊典，我儀舉之。無腆具脩，神毋吐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靈應廟神父生日祭文

維我有神，世篤忠孝，是生哲嗣，陰騭斯文。惟我有士，追遡本始，寅念于祀，罔或不虔。維仲之春，揆度云始，敢修祀物，祇薦精禋。尚其來娭，茫我有士，時厥純嘏，襲于休祥。《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祭靈應神文

惟王生爲正人，没爲明神。生則令德純孝，垂世範俗；没而備物之享，貤于其親。二月中吉，維聖考揆度之辰，郡有彝典，酌醴薦純。惟王其歆之，茫我有士，福我有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再祈雨文

農有三時而東作實爲首種，凡資糧錢鎛實取具焉。而方春愆陽，害我穡事，于方于社，若既應

祈，乃旬日以來，復有曠瘼之慮。惟我神保，奠祀茲土，出雲爲雨，以惠我民，則於神是望。敢敬共以告，尚克顧享。《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社稷壇再禱雨文

春日愆陽，農疇告瘁，吏則有罪，民其何辜！惟我有神，憫茲下地，敷遺甘雨，以綏來麰，則民業用安，吏瘝少逭，神亦永有依。嗚乎，尚鑑之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罟湫文

某自祗厥官，既四閱月，天久不雨，以害我穡事。雖然，豈誠不雨者，殆杯水車薪，不足以勝爾。今浸迫南譌，秀麥被野，又五日不雨，蒔麥且槁死，穜稚之種，蒔不入土，饑饉將至，疾癘乘之。嗚乎，神之空我師乃至此也！守之庸虛，自底不類，則自菑于厥躬。不于其躬，于其無辜之氓，神之降罔是爲爽忒。且神之馮依而人所輸，向也亦惟侯禳禱，神人交賴焉耳。守率僚吏若士民有事于神亦既累日，而神如不聞，立而視民之死而不恤也，然則民安所復望也！謹以元湫投之江流，神其有知，奮張馮怒，速出雲爲風雨，則尚有以章神之心惠終我師。守雖無狀，寧忘報塞！《鶴山先生大全文

集》卷九八。

撓湫文

守遺僚吏有事于神，神卧而不我聽也，然則民安所復望也！挾此躬詣湫潭，樅金伐鼓以請，神庶幾改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東嶽生辰祝文

清寧奠位，五嶽方峙，維東曰岱，帝實主之。初度嘉名，相傳自昔，舊儀肅穆，罔敢不虔。惟今春暘過亢，膏澤未洽，麥不堅好，稻種不入。帝閔下地委安，則吏瘝其少逭，敢併以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進士題名大成殿舍菜文

某學未能信，冒承民社之託，圖所以崇化善俗者，惟教學明倫，簡修旌淑，所不敢後。昔歲大

比，邑士王辰應等八人以經明行修爲天子使，入治其民。今將服厥采，敢適舊典，用舍萌之禮于我先聖，退而書名于泮，示不忘德，且俾承學之士有觀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明堂後祀百神文

於鑠皇家，哀祀廟室，既竣釐事，爰霈惠術。眷我有神，輔天福民，申嚴報祀，命吏薦陳，吏敢不共王之休命？重惟愆陽，奪我冬令，凍閉不密，雷出非時，敢併以告。神其來娭，導迎時和，推廣德意，雨我大田，以開嗣歲。《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一。

社稷諸廟禱雨文

自冬愆陽，雨雪未應，于方于社，靡神不舉。神不我答，而屯其膏。神其聰明，則降罰于吏躬，毋使我民飢而死也。敢率僚吏，踏躬俟命，神鑑之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周程三先生賜謚舍菜祝文

嗚呼！大道湮阨千五百年，人安於時君之化，士習於世儒之言，清虛即明理之極，詞華即間代之賢，富貴即稽古之力，功利即用世之權。大哉人乎，成位兩間，蓋鬼神之會而五行之端。天命我作，天明我先。人之大也，氣命於德則日星山川，事感於證則雨暘燠寒，天且不違，而遏其躬者乃若是之顓顓。微吾周子，首發其秘，二程、張子，親得其傳，知幾於屈信動靜之感，觀生於性命理氣之源，明一本以示人，則亦惡睹夫我生之全！奉常易三子之名，曰純、曰正而首以元。雖出於一介外臣之請，而人不咎其僭且專。信道之將行而文之未喪在天，非人力之能爾，乃是心之同然。敢繪德容于學東偏，併以命書之三勒于牲石之前。無腆幣醴，告神揭虔，明中子之謚則嗣有請焉。嗚呼，凡我受學之士，疇敢不祗治理所關！《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告先墓文　紹定五年

某猥由愚戇，自速罪辜，偶被誤恩，放歸田里，盡還職秩，申畀真祠。脱命讒波，挺身寇燄，十年于外，一日生還。職是僥踰，緊神之芘。敢共酒幣，悉帥妻孥，展墓告衷，神其歆止。《鶴山先生大

全文集》卷九八。

告楊宜人墓文

嘉泰三年夏，君以疾卒，是年秋卜何村之癸山以葬，今三十年矣，而陰陽家者流多言其不利〔一〕。幽冥雖異，情則一致，竊計九原有知，亦不能即安于此土也，用改卜茅林先墓之側，得乾山之原。爰以今辰啓壙舉柩，徙於新兆之廬，越七日甲申即窆，謹以清酌庶羞陳于墓前。《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一〕家者：原倒，據四庫本乙。

社稷壇祈雨文

劍之南東，土硗田下，十日不雨，四民嗟咨。矧時朱煒，陽沴弗戢，職吏爲孽，繄民何辜！民生所資，于社于稷，謹率僚吏，敢共幣辭。神其來娭，雨我多稼，瞻仰以俟，降假是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諸廟禱雨文

劍之南東，土磽田下，十日不雨，四民嗟嗟。矧時朱明，陽沴弗戢，職吏爲孽，繄民何辜！惟我有神，廟食茲土，匪逭吏譴，亦爲神羞。神其來娭，雨我多稼，永與民吏，荷神之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再祈雨社稷壇文

比以亢旱，謁于神保，神弗我顧，驕陽如惔。耕耨失時，大命攸繫，敢再用幣，以祈以禳。神其哀恫，益之震霖，雨我多稼。神不民恤，將率具僚敬共夙宵，得請乃已。《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社稷諸廟祈晴文

比以積潦，霖圮于水，龍見戒事，茲維其時，乃以常陽，害我後事。神尚陰相，剗蠲重陰，俾克勸功，迄底成績。荷神之賜，寧有弭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春祀祝文

維莫之春，農功載新，厥有彝章，祈于有神。神聽來娭，顧享苾芬，庶幾旗魚，夢我牧人。《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過資州展外舅提刑楊大夫墓祝文

龍集閼茂，造公之居，其在涓灘，別公之祛。公不憖留，荆江之墟，欲逆公喪，乘使者車，欲視公窆，攝郡守符。厥三十年，被命守瀘，上印趨召，道公鄉閭，始以漬絮，傅于生芻，偕我婦子，見吾舅姑。嗚呼公乎，其有知夫，尚輔吾志，如平生與。《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赴召辭先墓及諸廟祝文

上親攬萬機，凡爲權臣所嫉者以次召還，某誤在選中，辭不獲命。神靈陰相，職是僥踰。將簡元辰，往趨嚴詔，不負所學，是報神庥。《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焚黃告先墓文

上踐阼之歲，某自柱下吏升事官之貳，未幾以言事得罪，贈褫之命凡十餘年不敢以請。比歲生還，起家爲吏，會宗祀明堂，先考妣以恩升四品官。明年改元親政，被命造朝，將簡元辰，往趨嚴詔，始得以命書被諸樂石，以其貳焚于墓。神其有知，歆此休命，尚幾終相，毋爲神羞。《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禡祭祝文

古者師行，必有禡祭，鄭氏謂是祭也，禱氣勢之增倍。蠢茲犬羊，敢犯王略，天子震怒，爰命仗鉞專征，董師七路。謹用牲以告于神，惟神典司五兵，具在載籍，其佑我王國，相我戎昭。儻賴神休，肅清天步，匪惟受任之臣得以復命于天子，將社稷生靈實嘉賴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池州祭文孝廟文

惟神以禦菑捍患，秩在祀典。蠢彼狂猘，自干天誅，受我亂民，整居王略。天子震怒，以一介臣爲八州督，恪共武服，師次池陽。神其相我戎昭，殄彼羣醜，肅清天步，以赫神之靈。《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祭富池廟祝文

惟神以捍患禦災，秩在祀典。蠢彼狂猘，自干天誅，受我亂民，虔劉疆圉。天子震怒，以一介臣爲八州督，東至于海，西接固陵，北盡漢淮，南暨湘淦。力小任重，未知攸濟。神其相我武服，殄彼羣醜，妥安天步，以赫神之靈。《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八。

立秋祀五福十神太一祝文

月望東維，氣澄西顥。時維四立，報重十神。敢迪彝章，式嚴圭薦。庶綏神顧，申錫邦休。銷弭

沴祥，導迎和氣。師干載戢，年穀屢豐。嘉與函生，永嚴昭事。《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顯恭皇后下宮修砌山墻告遷神御表文

載省宮墻，荐更歲路。正僝功而興仆，當移御以即安。敢以靈辰，首伸虔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八月半禱浙江設醮青詞

金令方中，正潮汐瀰漫之候；土功未戒，有隄防潰決之憂。敢希顧諟之仁，爰舉醮禳之典。仰冀天神祚善，益鞏固於皇圖；川后靜波，畀妥安於京邑。庶偕億兆，永荷生成。《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皇帝甲子本命就開元宮設醮青詞　九月一日

歲歷三時，爰届季商之候；日周六甲，適丁元命之辰。載祓殊庭，肅延真馭。仰冀無私之造，式

開有永之祥。天威咫尺，庶享克誠；童瀆再三，尚陳餘懇。惟冀有嚴帝鑑，申錫邦休。長垂顧右之仁，益保靈長之慶。《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告太一祝文

五福、君棋、太遊、小遊、天一、地一、四神、臣棋、民棋、直符，闔宮之神。

蓐收告謝，朔易閼辰。攷四啓之彝章，舉十神之秩祀。伏冀忱辭孚格，靈監博臨。三務成功，各保室家之慶；四夷慕義，永銷兵革之虞。《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奏告太廟景靈宮祖宗祝文　九月二十日

臣維前寧人，嗣大歷服，在時邦哲，有相汝愚，定策宮闈，計安宗祏。鼎湖弓劍，歲一星終；高廟衣冠，德百世祀。載疇侑食，無易元功。畚築云初，吉圭以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青詞

昔在寧考，相維汝愚。獨高元祀之功，宜與大烝之享。師虞既穆，象肖聿新。茲惟有國之常經，仰冀在天之昭鑑。《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

遷居設淨宅醮詞文

降原陟巘，抉江山千古之藏；慮材鴻庸，營風雨一枝之託。自景岡而庀役，逮旬歲而考成。苟美苟完，爰居爰處。肆熏修於淨供，將布露於虔祈。伏念某人微地寒，質薄材朽，不揆繩樞之子，謾營畚築不時而禁忌多觸，土木大盛而凉薄弗勝。伏望赦爾積愆，錫之多福。敢謂美哉而其誰有此，庶幾免然而聚族於斯。子孫衆多，叶《斯干》之占夢；親朋輯睦，希《伐木》之求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文昌醮啓壇詞

順詩書禮樂以造士，嘗粗知四術之崇；攷德行道藝而興賢，今復際三年之比。茲惟多士，各迪乃心，思皇盛旦之逢，期就季春之聘。然念道之將行有命，文之未喪在天，用穆卜於靈辰，將協陳於圭薦。仙科考式，具緡寶櫝之文〔一〕；秘館延真，恭挹飇旂之馭。庶蒙鑑諟，嗣致宗祈。《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一〕櫝：原作「憤」，據四庫本改。

青詞

天爵修而人爵從，固無逃於義命；人道邇而天道遠，尚有瀆於高明。中謝。伏念某等生長寒鄉，迂疏末學，少承父師之訓，勉服聖賢之書。念食求飽，居求安，學將不固；而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故惟藏器以待時，不肯枉道而從彼。或託情於文賦，或肆力於聖經。人欲幼而學，壯而行之；辰何來之遲，去之速也。撫歲陰之遒邁，恍科詔之郵傳。重念邑雖介於窮陬，士薦登於畯甲，文風浸

廣，儒習用修。益惟根本之趨，咸恥浮華之尚。油油然日改而月化，駸駸乎家詩而户書。曷濟登兹，惟畀矜爾。用啓無厭之欲，敢徼終惠之私。伏願帝靈居歆，神聽來假。因彼嚮趍之正，示之勸慕之方。棫樸芃芃，共赴作人之治；榛楛濟濟，無慙干禄之詩。《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散壇

企清虚之鴻覆，既幸博臨；陳固陋之蕪辭，不嫌屢瀆。載惟爲己之學，初豈求人之知。惟窮則獨善其身，而仕將以行其義。兹因大比，庸激懦衷，咸造在廷，願終有請。伏冀作興多士，式穀斯文。鄉禮禮賓，秀者造者俊者；功懋懋賞，官之爵之禄之。疇報洪恩，誓堅素守。《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祈雨醮詞

春膏動陸，期首種之向榮；常燠爽中，尚貽弊之觖望。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守吏之弗虔，乃愆陽之示譴。敢修圭薦，仰冀惠臨。伏望興雨其濛，悉慰大田之望；多稼且碩，用資終歲之勤。《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祈雨醮詞

厥罰常暘，已迫晏陰之候；靡神不舉，未蒙嘉澤之滋。繄粗政之積愆，顧烝民之何罪！瞻仰以請，怵惕靡皇。伏願靈監博臨，純忱孚徹。念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矧惟救死於須臾；使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尚可更生於田里。望霓待命，以刻爲年。《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再設九龍醮詞

時澤昭蘇，僅徧畇畇之原隰；陽驕賜梗，又驚滌滌之山川。民易喜而爲憂，物向榮而俄悴。寔繄政事之謬，以戾陰陽之和。斯民何辜，大命近止。敢復憑於馨薦，以荐控於宗祈。儻賴帝臨，不崇朝而徧雨；尚令田畯，乃力穡以有秋。震懼靡寧〔一〕，瞻仰以俟。《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九。

〔一〕靡：原作「庶」，據四庫本改。